

## 孤 骑（下）

艾姑娘问：“金家船帮的船？”

蒲天义道：“是的，姑娘请看桅顶的那盏灯。”

艾姑娘的目光由桅顶下移，落在了船头甲板上，只见甲板上有两个提着单刀的黄衣壮汉，在来回地走动，船只甲板上也有两名，船舱里透着灯光，但不见动静。

蒲天义道：“看这情形，要想不被他们发觉登上船去，似乎不大可能。”

冷超道：“何必怕他们发觉，干脆来个迅雷不及掩耳，一拥抢上船去。”

蒲天义道：“倘若他们在船上劫持着那位傅姑娘，在救下傅姑娘之前，绝不能让他们发觉。”

李燕豪道：“这不是那位金少主金无痕的座船，只怕傅姑娘跟申老人家不在这条船上。”

尉迟峰道：“金无痕的座船比这条船豪华，也比这条船大得多，傅姑娘跟申大娘绝不会在这条船上。”

艾姑娘道：“恐怕也不是劫万家粮船的那条船。”

冷超道：“何以见得？”

“劫万家粮船把万家运的粮食劫了去，看这条船的吃水，不像载重的样子。”

蒲天义道：“嗯，的确不像。”

李燕豪道：“您这么说，哈三他们也不一定在这条船上？”

艾姑娘道：“恐怕让您说着了，要是哈三在这条船上，他绝不可能让金家船帮的人担任警戒。”

冷超道：“为什么？”

艾姑娘道：“哈三此人一向谨慎，除了跟随在他身边的，或是他一手训练出来的秘密卫队成员，他是不会相信别人的。”

艾姑娘对哈三了解得很透澈，可是这时候谁也没注意到这一点。

只听冷超道：“至少这些人会知道，金无痕的座船停在哪儿，哈三那帮鹰犬现在何处。”

艾姑娘道：“这倒很可能！”

冷超道：“那么这条船仍有对付的价值。”

艾姑娘道：“当然。”

冷超转望李燕豪：“少侠，咱们怎么上去？”

李燕豪沉吟道：“还是尽可能不让他们发现的好，免得他们发出信号，惊动了金无痕、哈三等。”

蒲天义道：“君仁，挑几个会水的弟兄，由水里挨近，从那边登上船去，先制住头尾那四个。”

冷超道：“叫弟兄们带暗器，必要时可以暗器放倒他们，只要不让他们发出信号就行。”

魏君仁应声而去。

李燕豪道：“请蒲帮主、冷总护法带几名弟兄稍时随我扑过去接应，艾姑娘诸位请稍待再上船。”

他这里安排妥当，魏君仁已转了回来，道：“我挑了四名弟兄自下游下水挨了过去。”

李燕豪道：“好，咱们也可以准备行动了，请注意船上动静。”

众人当即屏息凝神，望着几十丈外河岸边，船头船尾那四名黄衣汉子。

没多大工夫，忽听一声水响，四条黑影从船的那一边疾掠登船。

李燕豪一见黑影登船，便陡然一声轻喝：“是时候了，走。”一声“走”，他抢先一缕轻烟般扑向那条船，蒲天义、冷超带着几名“南派穷家帮”弟子紧随出林。

就在这时候，从水中登船的四名穷家帮弟子已分别制住了船头、船尾的四名金家船帮带刀汉子。

水中登船不比经由陆上，要是没有绝好的水性，一定会带出声响，四名穷家帮弟子虽已制住了四名金家船帮的人，但行动却也惊动了船上另外的人。

只见舱中灯影一闪，两名黄衣汉子扑了出来，一见船头情形，探手入怀，就待有所行动。

李燕豪天马行空般扑到，如神龙怒卷，两名黄衣汉子立即倒在了甲板上，手中一枚旗花火箭掉在甲板上，滚出了老远。

蒲天义、冷超等跟着射落甲板，李燕豪抬手一指船舱，冷超会意，带着两名弟子扑了进去，同时，蒲天义也派出两名精干弟子掠向舱后，守住了底舱出入口。

一转眼工夫，冷超从舱中出来，道：“少侠，船上恐怕只这几个人了。”

蒲天义道：“不会，这几个不够操作这条船的。”

伸手抓过一名黄衣汉子，拍开了穴道，那黄衣汉子脸色陡变，还待挣扎，蒲天义五指微一用力，那黄衣汉子已矮了半截，急道：“你们是——”

穷家帮的人都改变装束，如今都是庄稼人打扮，是以黄衣汉子没看出来。

蒲天义道：“穷家帮的。”

黄衣汉子忙道：“这是金家船帮的船。”

“知道，要不是金家船帮的船，我们还不惹呢。”

黄衣汉子一怔，瞪大了眼。

蒲天义冷笑道：“弄清楚了，我们是南派‘穷家帮’的，跟那帮弃宗忘祖、卖身投靠的东西不一样。”

黄衣汉子脸色变了。

蒲天义接道：“你最好有一句说一句，船上只你们这几个人么？”

黄衣汉子道：“不错。”

“少来这一套，只你们这几个没法操作这条船，人呢？”

“我说是这么几个人，你要是不信——”

蒲天义五指猛一用力，那汉子“啊哟”一声又矮了半截。

此刻，艾姑娘等已登上了船，道：“蒲帮主，何不派几个弟兄到底舱看看去？”

蒲天义一挥手，冷超带着人走了。

李燕豪望着那名黄衣汉子道：“我重复一下蒲帮主的话，你最好有一句说一句，金无痕的座船，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不知道！”

“这你就不够老实了，刚才你两个同伴不是打算以信号示警告急的么，你们是向谁告急啊？”

“这个——”

艾姑娘含笑道：“你最好说实话吧，免得自找苦吃。”

只听甲板下传来砰然几声巨响，震得船身都为之晃动不已。

黄衣汉子脸色变了一变。

艾姑娘道：“别存什么指望了，说吧。”

黄衣汉子没说话。

冷超一阵风般过来了，脸色铁青，道：“底下有五六个东西，把个掳来的姑娘糟蹋死了，我把那几个东西全毁了。”

蒲天义脸色大变，猛一抓，黄衣汉子杀猪般一声大叫。

李燕豪忽然想起了什么，一步跨过去揪起黄衣汉子头发，厉声道：“那姑娘你们哪儿弄来的，说！”

黄衣汉子到底不够硬，忍着疼道：“前头，就在前头，是个在河边洗衣裳的……”

李燕豪心里一松，但也恨到了极点，松了黄衣汉子头发，道：“万恶淫为首，难道你们就没有妻子姐妹，该死。”

抖手就是一巴掌，黄衣汉子半张脸立即肿起老高，鲜血顺嘴角流了出来。

冷超道：“他不说明，宰了换一个。”

黄衣汉子到底怕死，忙道：“我说，我说。”

蒲天义道：“那就说，金无痕的座船现在在哪儿？”

“我们少主的座船现在在哪儿，我不清楚，不过我知道我们另一条大船现在在下游一里外。”

蒲天义“嗯”了一声。

黄衣汉子急急说道：“真的，真的，刚才要放信号就是通知那条船。”

李燕豪道：“我问你，京里出来一帮人，由个姓哈的带头，你看见过么？”

“我没有看见过，不过我听说少主在‘通州’附近接了几个朋友上了船。”

冷超道：“少侠，那就不会错了。”

李燕豪点一点头，继续问道：“上游有条‘天津卫’大粮栈运粮的船，是你们船帮的哪条船劫的？”

“这我就知道了。”

“你们金家船帮的老帮主，现在什么地方？”

蒲天义道：“艾姑娘，这不用问他，谁都知道，金家船帮的总舵在山东境内的‘东平湖’里！”

艾姑娘“呃”地一声，点了点头。

蒲天义道：“少侠是不是还要问什么？”

李燕豪道：“不问什么了，不过，请帮主留下六套衣裳来。”

蒲天义道：“老叫化子省得。”

黄衣汉子已知不妙，心胆欲裂之余，张嘴要叫。

蒲天义一指闭了他的穴道，一摆手道：“拖到船尾办吧！”

冷超立即指挥几名弟子，把几名黄衣汉子拖向舱后。

李燕豪道：“大家帮个忙，看看是不是能把艾姑娘的马车赶上船来。”

蒲天义道：“容易，只是少侠打算——”

李燕豪道：“我要利用这条船走水路，赚他们一赚，对了，贵帮弟兄有懂操作船只的么？”

蒲天义面有难色道：“这个——”

冷超道：“不要紧，可以挑出几个来，有几个在水上长大的。”

蒲天义道：“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冷超道：“这个属下知道，帮主放心就是。”

艾姑娘道：“这倒不失为个办法，省得大家在陆上奔波了。”

冷超道：“先把马车赶上船来再说吧。”

人多好办事，冷超一声令下，两块跳板搭了下去，然后拉的拉，推的推，没多大工夫就连车带马匹弄上了船，然后又把牲口卸下来拴在了车上。

艾姑娘道：“哪儿来那么大的布啊？”

尉迟峰道：“不要紧，船上可能有备帆，找出来用一用。”冷超道：“对，找找看。”

派人去找，没一会儿工夫就从底舱里找来了一块备帆，抖开来盖上了马车。

李燕豪对蒲天义道：“帮主找六名弟兄把那套黄衣裳穿起来吧。”

蒲天义当即挑选了六名弟子，穿上了那套黄衣裳，也提起了单刀。

看看打扮停当，李燕豪偕同多余的人进了船舱，甲板上只留下六个人，一声令下，船启碇顺流而下。

舱里站的站，坐的坐，都尽量避开灯光，以免把人影映在窗户上。

李燕豪道：“那些人怎么处置了？”

冷超道：“怕隔日漂起来让他们发现，干脆都扔进底舱了。”蒲天义在几上轻击一拳道：“没想到金家船帮变成了这个样儿，简直就是烧杀劫掠的强盗。”

冷超道：“恐怕比强盗都不如。”

蒲天义道：“金老头不是这种人啊。”

冷超道：“帮主，人是会变的啊，本帮那个叛徒卖身投靠，当初您想得到么？”

蒲天义哼了一声：“这还成什么世界。”

顺水而下，行船快速，正说话工夫，外头弟子的话声传了进来：“禀帮主，看见船了。”

蒲天义道：“船上有灯号么？”

“有，船桅上挂着写‘金’字的灯笼。”

“舱里有灯么？”

“没有。”

“船头船尾有人么？”

“太黑，看不见。”

蒲天义望向李燕豪。

李燕豪道：“尽量挨近，他们要是没动静，就一直靠过去。”

“夜静了，话声能传出老远去，大家别说话，准备行动。”

于是，大家都没再说话，静等船只靠近那艘双桅大船。

突然，一个话声遥遥传了过末：“嗯，谁让你们启碇过来的？”

李燕豪忙道：“告诉他有事。”

舱外一名弟子扬声叫道：“有事。”

那话声道：“有事有什么事？”

李燕豪道：“不要理他。”

舱外弟子默然未答。

那话声道：“问你们话呢，听见没有？”

舱外弟子仍未做声。

那话声破口骂了起来：“奶奶的，你们耳朵里敢情是长驴毛了，还是嘴里含了鸟了，问你们两遍都不吭气儿……”

只听一个冰冷话声传了过来：“嚷嚷什么，你想让谁听见？”

先前话声道：“刘爷，您不知道——”

冰冷话声道：“我又不聋，干吗不知道，要是有什么要紧的，能像你这样隔着老远嚷么？”

先前那话声沉寂了。

冰冷话声扬声说道：“船停在两丈外，不要挨太近。”

李燕豪吩咐道：“别理他，近两丈距离告诉我们一声。”

舱外弟子低低答应一声。

李燕豪对舱里众人道：“诸位准备了，听我招呼掠上他们的船，迅雷不及掩耳，制住一个是一个，尽量阻止他们放信号。”

艾姑娘道：“嬷嬷跟单老过去帮忙，有海珠跟紫琼照顾我就行了。”

姬凝翠、单超恭声答应。

只听舱外弟子低声道：“近两丈了。”

李燕豪霍地站起，道：“停住，小心撞船，走。”

一声“走”，李燕豪、蒲天义、冷超、魏君仁、尉迟峰、姬凝翠、单超，还有穷家帮大部分弟子，分从前后扑出船舱，一眼就看见有艘双桅大船停在丈余外，众人停都没停，腾身便掠了过去。

这些人一个个都是高手里的高手，功力高绝，行动快速，尤其是在这种出敌不意、攻敌无备的情形下，扑过去只一转眼工夫便控制住那条双桅大船了。

甲板上控制住后，李燕豪立即命冷超、魏君仁带一部分人手扑向底舱查看，然后他招呼坐来的船停船。

一个马脸阴森的中年黄衣汉子，控制在李燕豪手里，他就是那冰冷话声汉子，而且看样子他是这条船上的首脑人物。

李燕豪左掌五指扣住他右肩井，冷然发问：“你是‘金家帮’的什么人？”

马脸汉子平静得很，泰然道：“小喽罗一个。”

“你客气，要是个小喽罗，喽罗们也不会称你一声刘爷了。”

“那就算我是个大喽罗。”

“别跟我耍这一套，惹火了我先碎你的右肩骨，你是个练家子，你该知道骨被碎的后果。”

马脸汉子没说话。

“告诉我，金无痕的座船现在何处？”

马脸汉子没说话，李燕豪五指用了力。

马脸汉子的肌肉牵动了一下，一转眼工夫之后，他额上见汗，右肩上发出吱吱的轻响，突然，他开了口：“松手。”

李燕豪五指一松。

马脸汉子猛吸一口气，脸色变回来了。

冷超大步走了过来：“少侠，底舱里装的是‘天津卫’万家的粮食！”

李燕豪两眼精芒一闪：“万家的船，是你这条船劫的？”

马脸汉子道：“你们是万家的人？”

蒲天义忙打个眼色过来。

李燕豪会意，点头道：“不错。”

“你们的消息倒是挺快的啊！”

“北运河里，万家的运粮船不只那一条；听我们的人说，劫船的人不少，还拿块什么令符，那些人呢？”

“朋友，你们来迟了，那些人已经换船走了。”

“换了哪条船，金无痕的座船？”

“不错。”

“金无痕的座船哪儿去了？”

“你们想追上我们少主，算这笔帐？”

“那是当然，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们自然要跟金无痕讨取一个公道。”

马脸汉子哈哈一笑道：“就凭你们这些人？”

蒲天义道：“端人家的碗，吃人家的饭，不能不替人家卖命，此去是死是活，那是我们自己的事，你就不必操心了。”

“说得倒是，听说书落泪，我这是替别人担的哪门子忧啊，只是，你们得很赶一阵了。”

李燕豪道：“金无痕走远了？”

马脸汉子道：“不错。”

蒲天义道：“那也是我们的事，只要他不离开这条水路，我们就不会找不着他，说吧，他在哪儿？”

“算算行程，恐怕如今已经出海进入黄河口了。”

“是么？”

“我说的是实话，你们要是不信，我就没有办法了。”

“拿块什么令符的人，也在金无痕船上了？”

“那当然。”

冷超道：“这一船的粮食，你们打算运到哪儿去？”

马脸汉子道：“黄河口分舵，然后从陆路运往总舵去。”

“这一船的粮食，够你们吃不少日子啊。”

“那当然，要不然我们费这个事干什么。”

冷超又问：“一船水运不是挺方便的么，为什么改陆路呢？”“这我就知道了，上面怎么交待，我们就怎么做，也许是为避万家人耳目吧！”

冷超道：“既然是为避万家人耳目，又为什么非经过‘天津卫’不可呢？”

马脸汉子摇头道：“抱歉，我答不上来了。”

蒲天义道：“你刚才说，金无痕的座船，如今已经出海进黄河了么？”

“不错，这话是我说的。”

“他是回你们总舵去，是么？”

“也许是吧，我们少主要干什么，是不必事先告诉我们的。”“既是回你们总舵去，为什么非出海经渤海湾呢，北运河也可以直达山东啊，再说那汇入黄河的地方，已经在你们总舵门口了。”“这我就知道了，也许，我们少主想看看海的景色，要不就是他喜欢走黄河，不喜欢走北运河。”

李燕豪道：“看来，这位刘爷也只能告诉咱们这么多了。”蒲天义道：“不错，就此打住吧。”

李燕豪一指闭了马脸汉子穴道，把他摔在甲板上。冷超道：“少侠，这家伙说的许是实话，他既把咱们当成了‘天津卫’万家人，他就不会把咱们放在眼里。”

李燕豪点头道：“我也这么想。”

蒲天义道：“只是这条运粮船非经到黄河口才改陆路，金无痕不走运河，非出渤海湾不可，这两件事启人疑窦。”

冷超道：“我想了半天，就是想不通。”

尉迟峰道：“管他呢，咱们走北运河，直捣他老窝等着去，不然救不了傅姑娘。”

李燕豪摇头道：“不行。”

尉迟峰道：“怎么不行？”

“这条运粮船既是接奉这么样一个令谕，若是没如期赶到黄河口去，必招他们动疑，必引起他们的搜寻，这么一来，咱们就打草惊蛇了——”

蒲天义点头道：“嗯，对，少侠顾虑的对。”

李燕豪接着又道：“还有，救傅姑娘要紧，救我忠义豪雄更要紧，倘若金无痕船经渤海湾入黄河口是另有什么用意，以便让哈三施展什么阴谋，咱们若是到东平湖去等他，岂不又造成一项损失。”

冷超两眼寒芒一闪，道：“对，少侠想得周到，那些东西一定有什么阴谋。”

李燕豪道：“诸位哪位知道，由渤海湾进黄河口，到东平湖这一段水路之上，可有我什么忠义豪雄活动么？”

蒲天义道：“一时还想起有什么人物在那一带活动。”

冷超道：“就是有，他已经进了黄河口，咱们落后他这么远，怎么追得上、赶得及？”

李燕豪道：“冷老，怎见得他一定进了黄河口？”

蒲天义道：“对呀，适才那姓刘的说的话，未必全可信。”

冷超道：“不管可信不可信，只有一个办法，尽快追。”

李燕豪道：“我就是这个意思，为免被他们发现，打草惊了蛇，这两条船咱们都不能放弃，蒲帮主，把金家船帮的人闭上穴道，扔进底舱，让弟兄们尽量换上他们的衣裳，然后把人分两部分，各乘一条船，即刻启碇，顺流赶它一阵。”

蒲天义立即吩咐了下去。

不到片刻工夫，两条船先后启碇，顺流而下，一同把帆扯满，借一帆顺风，快泻如箭。

走在前头的双桅大船，由冷超、魏君仁、尉迟峰坐镇，冷超发号司令，负责指挥。

李燕豪、蒲天义跟艾姑娘、姬凝翠、单超、海珠、紫琼二婢，则坐后头那条船。

两条船高点金家帮灯号，一前一后顺流疾驶，李燕豪等则坐在船舱里说了话。

李燕豪把刚才在那条船上的情形，以及所采取的对策告诉了艾姑娘，想听听艾姑娘的高见。

艾姑娘对李燕豪分析金无痕绕渤海湾的道理，完全赞同，然而对于这船粮要等过“天津卫”，经渤海湾进入黄河口以后才改陆路运的理由，却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她说，金家船帮此举并不是为避万家人耳目，而是这条运粮船另有任务，而交付任务的地点，必是黄河口那处分舵。因为，既过了天津卫，实在不必

改用陆路运粮，必是这条船另有任务，不能有太重的负荷，所以才把粮交由陆路运往总舵。不能说艾姑娘的分析没道理。

至于这条船要接受什么任务，谁也不知道。

不过，好在到了黄河口的金家船帮分舵以后，必能把真相弄个清清楚楚。

谈谈这些，又谈谈别的，不觉更深了，万籁俱寂，只听得见河水拍船的轻响，偶尔风劲些，船桅发出“吱”地轻响。

这些人都是江湖上跑了多少年的，但赶船夜航的情形却不多。天天有一个夜，但是少有今夜这么美，宁静的美。

大家都有一个感触，这个感触，起自宁静间的一刹那。人，也只有在这时候，才能尘念全消，浑然忘我。

这种感触是，江湖厮杀，争名夺利，所为何来，谁都没说出口。

因为这些人都不是为私斗而厮杀的人，他们为的是一个目标，神圣的大目标。

所以，他们的厮杀是可歌可泣，即使牺牲，也是壮烈的。

艾姑娘这位神仙般人儿，为这美而宁静的一刻，长长的吁了一口气。

人如神仙，吁的气也像芳兰。

在这些人里，蒲天义是英雄，是豪杰，忠义可风，但，毕竟他沾的尘俗多了些，他以为姑娘倦了，当即站了起来道：“姑娘就在这舱里，将就歇一会儿吧。”

艾姑娘想解释，但她没解释。

李燕豪知道艾姑娘为什么吁这一口气，但是蒲天义已经站了起来，艾姑娘都没说什么，他又怎么代人解释。

李燕豪跟蒲天义出了船舱，蒲天义去了船尾，李燕豪去了船头。

船尾，有几个轮流掌舵的穷家帮弟子。

船头，却只李燕豪一个人。负手卓立，衣袂飘飘，这正是，乘长风，破万里浪。近处的河，远处的山，寸寸都是画，寸寸都是锦绣。

李燕豪陡然间豪气干云霄，武穆的那阙“满江红”，险些冲口而出。

就在这时候，身后响起艾姑娘那甜美、轻柔的话声，如从天而降的一串仙乐：“水上的夜，好静。”

李燕豪回身，却只艾姑娘一个人，艾姑娘一双闪着光亮的清澈眸子远望着。

“是啊！”李燕豪轻轻应了一声。

“我不知道水上的夜这么静，这么美。”

“我也是第一次领略。”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轻吟罢，她接着说：“我知道寒山寺的钟声，为什么夜半能到客船了，因为夜太静，尤其是水上的夜，是不是能这么解释呢？”

李燕豪笑了。

“你笑什么？”艾姑娘惊讶问：“我说的不对？”

“不是。”

“那你为什么笑？”

“笑姑娘太痴。”

“呃！”

“你偏选上了这一首，寒山寺的钟声够嘹亮，什么时候都能够到客船，只不过，枫桥夜泊尤其是夜半，听见寒山寺的钟声，别有感受罢了。”

“我领教了。”

“好说，我也获益匪浅。”

“怎么说？”

“对姑娘，我又多认识了一层。”

“呃，哪一层？”

“痴！”

“是么？”

“当然，只有在不自觉的时候，姑娘才会流露出这份最真、最纯的痴来。”

“那么，你是说我平素都不够真，不够纯了？”

“不，姑娘别误会，并不是姑娘平素不够真、不够纯，而是平素姑娘把它隐藏得太深了。”

“我不懂。”

“姑娘不会不懂。”

艾姑娘的神情微微震动了一下：“我为什么要把我自己所有的，都无遗地表露在人前呢？”

“没有人强迫姑娘这么做，也没有人能强迫姑娘这么做，一个人有权保留自己的任何东西。”

“这不就是了吗？”

“只是，姑娘是否觉得，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真与纯，是最感人的，也最能引出别人的真与纯来。”

“你是这么想的么？”

“难道姑娘不是？”

“我刚才不自觉地流露出的真与纯，有没有感动你呢？”

“我深深的被感动。”

“那么，我这不自觉流露出来的真与纯，有没有引出你的真与纯呢？”

“要是没有的话，我就不会跟姑娘说这些了。”

“受教了，我也多认识了你一层。”

“呃！”

“你把你的真与纯，也隐藏得够深啊。”

李燕豪微怔，旋即一笑：“姑娘，没有你的真与纯，哪来我的真与纯。”

“为什么你不先表露你的真与纯呢？”

“姑娘，那是要看情形的。”

“什么情形？”

“一个人不自觉表露自己的真与纯，必须受外来的影响，否则他不可能不自觉地表露出来，而也只有在这种情形下表露出来的真与纯，才是最感人的，如果常表露真与纯，我不敢说它不感人，但绝不会感人至深。”

“这种情形恐怕也有例外。”

“姑娘指教。”

“好说，心智深沉的人应该例外。”

“不错，可以这么说，喜怒不形于色，就是其中之一。”

“可见，你我都不是心智深沉的人。”

李燕豪笑了，艾姑娘也笑了。

就在这互相凝视一笑中，艾姑娘又情不自禁地流露了她一直深深隐藏着的，那是一双明眸中绽放出来的动人异采。

可惜，这动人异采出现的太短暂了，就像是夜空的流星，一闪而过，旋即，她把一双眼波投向水波：“张继要是知道他这首‘枫桥夜泊’，引出今夜这么一番道理来，他泉下应该瞑目了。”

“呃！”

“文人，尤其是杰出的文人，都有他天赋的灵性，否则，他就无以成为杰出的文人，他的躯体纵然已随草木同朽，但是他的灵性是长存不灭的，既然灵性长存不灭，还有什么他不知道的。”

“有这种说法么？”

“我是这么想的，也许别人会指为荒谬。”

“我倒是觉得很有道理。”

“那是因为姑娘够痴。”

“又是痴。”

“不痴的人是绝不信这种说法的。”

“这么说，你我都够痴。”

“是的。”

两个人再一次地互视而笑，这一次，两个人都流露了那一直隐藏着的，只是，艾姑娘的流露，比头一次的时间略微长久了一点。

接着，是片刻令人窒息的宁静，这份宁静，也使得两个人微微有点不安。

艾姑娘轻吁一口气，打破了这份宁静：“夜很深了。”

“是的，夜已深了。”李燕豪轻轻应了一声。

水上的夜风，微有凉意，艾姑娘一袭衣衫，再加上她那玉骨冰肌，令人有不胜单薄之感。

李燕豪道：“有点凉了吧？”

“还好。”

“要不要进舱里去？”

艾姑娘微摇头道：“我舍不得。”

艾姑娘知道，她一再地流露出了她那份“痴”，可是她却不明白她为什么会一再流露，一再情不自禁。这些，都是她隐藏了多少年的。

难道真如李燕豪所说，这是受了外来的影响，可是为什么自她懂事以来，就从没有遇见过这种外来的影响呢？

她不明白，却好像又有点明白。

她战慄了，在心底战慄，只有她自己觉得出。

就因为这发自心底的战慄，她说：“我还是回舱里去吧。”她走了。

李燕豪没有留她，没有说话，甚至连动都没动一下，但是，他感觉到，清晰地感觉到，一丝怅然袭上了心头。

他觉得，河面上好像升起了雾，一片薄薄的雾。

这片雾，挡住了他的视线，也蒙蔽了他的敏锐听觉，直到蒲天义走到他身边说了话，他才猛然警觉到：“少侠。”

“呃，蒲帮主。”

“少侠不累？”

“还好。”

“少侠不用烦，该得到的，是绝丢不了的。”

李燕豪霍然转头：“蒲帮主是提‘虎符剑令’？”

“不错，也还有别的！”

李燕豪只觉脸上一热：“谢谢帮主。”

“两位都是人间奇英——”

“蒲帮主，我认识她还没多久。”

“不必久，少侠。”

“不然，我不了解她，似乎她也不愿让人多了解。”

“我看得出，她们那几位，是个很奇怪的组合，单、姬二位能任她驱策，也太不寻常。”

“我也是这么想。”

“少侠有没有发觉，她偶尔会流露出一种常人所没有的慑人威严，似乎，她是富贵中人。”

“呃。”

“少侠没发觉？”

“没有。”

“少侠应该多留意。”

“蒲帮主是说——”

“目下我还不敢说。”

李燕豪心里着实震动了一阵，尽管他以往没留意，可是如今经蒲天义这么一提，他也觉得确实有点，艾姑娘的确隐隐有一种慑人之威，言谈举止也确乎像是富贵中人。

“假如艾姑娘她真是富贵中人，那么她的身份就用不着多想了——”

“如果她真是，她怎会跟我出京来，联手对付哈三？”李燕豪问。

蒲天义道：“也许我看错了。”

“咱们现在就假定她是。”

“她似乎没有理由帮少侠对付哈三。”

“是啊。”

“只有一种力量能促使她这么做。”

李燕豪明白这种力量是什么力量，脸上一热，道：“我一真没有觉出什么来。”

“也许时机还没到，不过也有人不愿意过于表露。”

“她不计后果？”

“我所说的那种力量，能让人不计一切后果。”

李燕豪默然了，他在想，究竟事实是不是像蒲天义所说的那样，他很快就会得到了结论，恐怕是的。

只听蒲天义又道：“还有，少侠，如果我没有看错她，恐怕她的身分还较哈三为高，权势也远较哈三为大，否则她奈何不了哈三。”

“恐怕蒲帮主没有看错，我想起来了，她命单、姬二人挡过北派穷家帮的追兵，而后北派穷家帮的人就没有再追赶、再拦截马车了。”

“少侠，那就离我的看法更近了。”

“在他们之中，身分比哈三高的，不在少数，只是权势比哈三大的却不多，她会是——”

“目下不敢断言，只有慢慢的往后看了。”

“怪不得她京里那么熟，怪不得她能打听到哈三已经出了京。”

“少侠，不管怎么说，她对您总是一大助力。”

李燕豪强笑摇头：“未必，咱们还不能确定她的真正意图究竟何在，也许她是比哈三还难对付的一个敌人。”

“也许，不过以我看，她是敌是友，那还全在少侠，少侠能使她成为敌，也能使她成为友。”

李燕豪口齿启动了一下，欲言又止。

蒲天义道：“往后看吧，不过，奇女难得，我衷心希望她是友不是敌。”

李燕豪没说话。

天亮了，晨曦金光万道，照耀在波面，照耀在船上。

李燕豪还在船头站着，一动不动，一阵晨风拂动衣袖，像座挺拔的石像。

他听见身后传来了步履声，他也听出是谁来了。

他先开了口：“姑娘起来了？”

“只能说我又出来了。”

“姑娘没睡？”

“没有，这是我生平头一回在船上过夜，不习惯！”

李燕豪笑道：“姑娘不是天生的江湖人。”

“这话什么意思？”

“江湖人都能随遇而安。”

“你不也没睡么？”

“我是不想睡。”

“怎么知道我就想睡呢？”

李燕豪笑笑，没说话。

艾姑娘却又道：“昨天晚上我回舱以后，想了大半夜，一直到刚才才做了决定。”

“什么事让姑娘这么劳神费心？”

“我觉得我们不必到处跑，去找金无痕、哈三他们。”

“姑娘的意思是——”

“给他们来个釜底抽薪，咱们攻他们总舵去，只要能掌握了他们的总舵，还愁金无痕不乖乖回去吗？”

“我也考虑过这一点，只是傅姑娘掌握在金无痕手里——”

“我知道，你心悬那位傅姑娘的安危，但是像如今这样，你找不着金无痕的座船，不是也不能救人吗，何如给他们个釜底抽薪，让金无痕自己找上来？”

只听蒲天义的话声传了过来：“艾姑娘说的是理，我赞成。”

蒲天义大步走了过来。

“两位，”李燕豪道：“‘虎符剑令’在哈三手里，我要及时——”

“少侠！”蒲天义道：“哈三行踪飘忽，咱们不容易找到他的，尤其是在水上，运河四通八达，更能到海，有长年活跃在水上的金家船帮跟他狼狼为奸，咱们上哪儿找他去，等到出了事再赶去，总是迟人一步，还是阻挡不了他，与其如此，何如照艾姑娘的釜底抽薪办法，来个先发制人。”

李燕豪沉吟未语。

艾姑娘道：“你要是真不愿这么做，当然我们还是听你的。”

“不。”李燕豪双眉一扬道：“请蒲帮主通知前船，咱们直驶东平湖。”

“遵命！”蒲天义立即领命而去。

艾姑娘看了李燕豪道：“你很能从善如流。”

“姑娘高见，我自当遵从。”

“恐怕不是蒲帮主说话，你还不会听我的吧？”

“那怎么会，对的永远是对的。”

“好一个对的永远是对的。”艾姑娘笑了笑，眼波流转，瞥了李燕豪一下：“那位傅姑娘，她究竟是……”

不瞒姑娘，傅姑娘是傅青主先生爱女。”

艾姑娘满面讶异：“啊！原来她是傅青主先生的掌珠，傅先生是位奇人，他的女儿，也必是位奇女。”

李燕豪道：“傅姑娘称得上是位奇女。”

“长得很美？”

“奇与平庸，不是以美丑来衡量的。”

“她会武？”

“不会。”

“学问很好？”

“家学渊源，应该不差。”

“似乎让人觉不出她奇在何处？”

李燕豪笑笑道：“要是没见过姑娘，只听说姑娘文才武学都很好，也未必认为姑娘是位奇女。”

“真会说话，一句话捧了两个，我非要瞻仰瞻仰这位奇女子不可。”

“我相信，你们两位都不会让彼此失望的。”

“但愿如此了。”

顺水而下，再加上一帆风满，日夜连赶，没有几天工夫，便进入了黄河，李燕豪吩咐船靠黄河北岸，暂时停下，把冷超等邀过船来共商大事。

冷超道：“少侠，东平湖口，听说是金家船帮总舵的门户，咱们用金家的船混进去，应该不是难事。”

蒲天义道：“未必，咱们不懂他们的旗号，也不能离他们太近，只要他们一打旗号，或者是挨近一点，咱们非被拆穿不可。”

冷超道：“到那时候，咱们也闯进东平湖了，怕什么？”

蒲天义道：“能尽量小心还是尽量小心的好，水上搏杀，咱们吃亏很大，万一再让他们把船凿沉了，只怕咱们一个也跑不掉。”

艾姑娘道：“对了，这一层咱们倒没想到，真到那时候让他们把船凿沉了，咱们就自身难保了，还想干什么别的。”

尉迟峰道：“那么咱们舍舟登陆，从陆上捣他们的贼窝去。”

蒲天义道：“驼老有所不知，金家船帮的总舵，是建造在东平湖的水中央，不坐船，难道咱们插翅飞渡不成。”

尉迟峰皱眉道：“这就难办了。”

冷超道：“说不得只好冒险了。”

李燕豪道：“我想不碍事，真要起了搏杀，咱们且战且走，真等他们凿沉了船，恐怕咱们已经上了他们的总舵了。”

魏君仁道：“还有个办法，他们凿咱们的船，咱们就往他们船上跳，看看他们能一连凿沉多少艘。”

蒲天义道：“恐怕也只好如此了。”

李燕豪站了起来，道：“就这么决定了，咱们前船改为后船，后船改为前船，除了穿他们的衣裳的弟兄们以外，其他的人一概隐身舱中，非万不得已，绝不先动手。”

就这么决定了，后船改为前船，李燕豪等坐的船在前，冷超等的船在后，横渡黄河向东平湖口行去。

就在东平湖口，停泊着两艘双桅大船，不用说，那是看门的。

好在只是看门，并没有挡住门，湖口宽阔，那两艘船一东一西，距离至少在五十丈以上。

船桅上高点金家船帮的旗号，大家镇定而不失警觉，借一帆风，让船往里走。

托天之佑，那两艘守门船没动静，居然顺利地混进了东平湖口，可是一进湖口，大家就怔住了。

东平湖水中央，聚集着几十艘大小船只，那里是金家船帮的总舵。

明知道，金家帮的总舵，让这几十艘大小船只挡住了，可是，这几十艘大小船只，稍时怎么通过去。

事到如今，李燕豪只交待了一句话：“既来之，则安之，只有进，不能退。”

李燕豪刚交待完，只见一艘浪里钻，从那一堆船只中驶出，破浪疾进，驶了过来。

两个人，一人立船头，一个操舟。

蒲天义叹道：“单这操舟的手法，就够咱们这些陆上跑的学上好几年的。”

艾姑娘道：“准是奔向咱们来的。”

李燕豪道：“让它驶近，让人登船。”

两下里相向而行，都够快，浪里钻尤其是快，不过转眼工夫，两下里已来近，忽听一个话声传了过来：“停船。”

李燕豪吩咐道：“停船。”

船慢了下来，浪里钻到了船头下，一条黄影冲天而起，直上大船船头，是个中年汉子，他一上船就叫：“你们怎么搞的，进湖也不打讯号，舵外的船不让，你们怎么靠泊码头？”

一名弟子应道：“您别见怪，是我们疏忽。”

“疏忽，你知道该受什么罚——咦，你是哪儿来的，我怎么没见过你？”

那名弟子急中生智，不说话，朝船舱指了指，那中年汉子上当了，一脸异色，直奔船舱，刚推开舱门，蒲天义的手已经落在他腕脉上，一下就把他带了进去。

中年汉子大吃一惊：“你们——”

蒲天义冷然道：“要命的就别吭声。”李燕豪道：“告诉你坐来的船，让他前行开道，通知让路。”中年汉子没吭声。

蒲天义不客气，另一只手扣住他的“肩井”，两下里同时用了力。

中年汉子受不了了：“我说，我说。”

蒲天义手上一松：“干什么非吃罚酒不可，说。”

中年汉子扯着喉咙嚷道：“前头走，让舵外的船让让。”话落，水响，浪里钻驶出大船船头下水域，往回飞驰而去。蒲天义道：“跟上。”

大船当即跟了上去。

李燕豪问中年汉子道：“金无痕在总舵么？”

“你们是——”

“别管我们是干什么的，答我问话。”

“不在。”

“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不清楚，没跟总舵联络。”

蒲天义道：“金老头儿呢？”

“我们老帮主早就过世了。”

众人心头一震，李燕豪道：“怪不得。”

“胡说！”蒲天义道：“金老头儿死了，江湖上怎么会不知道？”“我们少主不准发丧，不准说出去。”

“为什么？”

“少主没说，我们也没人敢问。”

“有这种事……”蒲天义沉吟道：“金老头儿怎么死的？”“不清楚。”

“不清楚？”

“我们少主没说。”

蒲天义沉吟未语。

艾姑娘道：“你们亲眼看见你们老帮主过世的么？”

“那倒没有。”“没人看见你们老帮主的遗容？”

“有人想看，少主不准。”

艾姑娘淡然一笑：“这就更怪了。”

蒲天义道：“金老头儿葬在什么地方？”

“总舵密室里。”

“这么说是停棺未葬？”

“我们也不清楚。”

只听外面一名弟子道：“禀少侠，近了。”

李燕豪等一看，只见浪里钻已不知去向，十几艘大小船只缓慢移动，似在让路。

李燕豪道：“一直过去。”

转眼问中年汉子：“总舵还有些什么人？”

“不太多。”

“究竟有多少？”

“两三百吧。”

艾姑娘道：“不算少啊，那些船为什么停在舵外？”

“少主不在的时候都是这样。”

“总有个理由。”

“保护总舵。”

“恐怕也只有这理由了。”

舵外弟子道：“禀少侠，已近总舵五十丈。”

李燕豪道：“减慢速度。”

“是。”

蒲天义笑道：“少侠像是行船老手嘛。”

“我只是靠自己想的，距离近，速度快，那不是猛撞吗？”艾姑娘道：“聪明人。”

李燕豪道：“好说……”一顿道：“蒲帮主，派人通知后船，只一近岸，立即舍船上去。”

蒲天义答应一声往舱后行去。

说话间，金家船帮总舵外的那些船已移向两边。

让出了一条水道，看见金家船帮的总舵了，最近处是个码头，一大片平地，往远处则是木栅大门，里头一大片房子，全都是木板搭的。

这时候码头上站着两个黄衣汉子，手里各拿两面小黄旗，往这边打旗号。

李燕豪道：“这是什么意思？”

中年汉子道：“小心靠船。”

李燕豪扬声道：“落帆。”

只听外舱一声响，帆落了下来。

艾姑娘道：“又是靠自己想的？”

李燕豪道：“不错。”

忽见码头上又一阵急促旗号。

李燕豪又问：“这又是什么意思？”

那中年汉子面有异容，道：“停船，暂不准靠岸。”

李燕豪微一怔：“为什么？”

“不知道。”

蒲天义在身后道：“少侠——”

“不能停，反正已经近了，硬靠过去！”

舱外的众穷家帮弟子不懂旗号，自不用再行招呼。

忽听暴喝传了过来：“奶奶的，你们眼瞎了，叫你们停船没看见。”

蒲天义扬声道：“不理他。”

只这两句话工夫，码头上也已聚集了十几个黄衣汉子，比手划脚，纷纷叫喊。

这时候船离码头已不足五丈。

李燕豪道：“蒲帮主，通知所有弟兄跟后船准备。”

蒲天义立即传下令去。

李燕豪道：“单、姬二位，请保护好艾姑娘，稍迟再行登岸。”

单超、姬凝翠齐声道：“少侠放心就是。”

“奶奶的，等他们到了，非痛揍他们一顿不可。”

“不对，这些人不认识。”

“不认识？”

“可不，不对，射箭，射箭。”

听得岸上这一句，李燕豪提起中年汉子扑出船舱，此刻船已近岸三丈内，他抖腕把那汉子扔了出去。

那汉子人在半空，扯喉咙大叫：“我是金标，不能射箭。”

岸上的人手上一软。

李燕豪就把握这一刹那工夫，断喝：“走。”

带着蒲天义等腾身离船，行空天马般扑向码头，一闪即到，举手投足工夫，十几个黄衣汉子全躺下了，有几个腿快，奔进栅门溜后船的人也上了岸。

艾姑娘等也到了。

尉迟峰道：“不难嘛。”

冷超道：“恐怕高手全出去了。”

突闻数声呐喊，码头附近的船上，一拨拨黄衣汉子奔掠而至。

蒲天义道：“把船上的忘了。”

一招手带人迎了上去。

这些黄衣汉子全是喽罗脚色，哪是李燕豪这些一流高手的对手，转眼工夫，跑的跑，倒的倒，落水的落水，全没影儿了。

冷超道：“土鸡瓦狗，乌合之众。”

蒲天义道：“少侠，往里闯吧？”

李燕豪道：“走。”

一声“走”，大伙儿转身奔进栅门。

刚进栅门，迎面十名手执大刀的黄衣壮汉挡住去路，就中一名抱刀道：“诸位是哪条路上的，金家船帮自问——”

蒲天义道：“别自问了，自己干的事自己明白，好朋友找上门来了，想活命的就让路。”

那壮汉脸色一变，道：“朋友这话——”

冷超瞪目喝道：“弃宗忘祖，卖身投靠，谁是你的朋友，让！”

壮汉脸色大变，一招手，十把大刀一阵风般卷了过来。

冷超带着几个得意高足迎了上去。

李燕豪道：“冷老小心。”

“多谢少侠，这些东西还不在冷某眼里。”

果然，一接上手，两把大刀飞上了天，冷超自己一下就放倒了一对。

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冷超的几个徒弟祁奇等个个了得，十招之内，另八个壮汉躺的躺，爬的爬，全倒下了。

冷超伸手抓起了一个，道：“你金家船帮这总舵里，只有你们这几个稀松平常的窝囊废么？”

那壮汉咬着牙道：“我们这几个喽罗角色算得了什么，别欺我金家船帮没人，有种的你们就往里闯闯看。”

冷超挥手给了个大嘴巴，往下一扔，向着李燕豪、蒲天义道：“少侠，帮主，咱们往里闯，会会他们的高手去吧。”

蒲天义道：“这人言过其实，以我看，金家船帮这总舵里，恐怕没有多少人留守。”

艾姑娘道：“不会吧，没有高手留守，难道他们就不怕有人乘虚进袭。”

蒲天义摇头道：“艾姑娘有所不知，除了今天咱们这些人，江湖人敢惹金家船帮的人，恐怕还挑不出几个来。”

“呃，金家船帮这么厉害么？”

“一方面固然由于它人多势众，实力庞大，另一方面金老头儿这个人也是个义薄云天的人物，轻钱财、重朋友，交游极为广阔，所以金家船帮一向很受同道敬重，别说没人会招惹金家船帮，就是有，也让旁人伸手给拦下来了。”

“原来如此，那金家船帮怎么会变成今天这么样儿呢？”

冷超道：“艾姑娘刚没听说么，金老头儿已经作了古了，虎父犬子，金无痕这一转变实在令人痛心，他就不知道他金家船帮对天下武林有多大的影响。”

尉迟峰道：“金无痕或许没想到，那满虏可是看准了这一点了啊。”

蒲天义沉吟着道：“我是越琢磨，越觉得金老头儿死得可疑。”

艾姑娘道：“难道蒲帮主怀疑金无痕杀父篡帮？”

蒲天义摇头道：“我倒不敢这么说，只是觉得金无痕处理金老头儿的后事，处理得太神秘了。”

冷超道：“嗯，是有点儿。”

魏君仁道：“好在金老儿就葬在他这座总舵里，咱们进去看看，不就可以明白究竟了吗？”

冷超道：“对，咱们闯，冷超为各位开道。”他领着几个徒弟，迈大步就要走。

艾姑娘突然道：“等一等。”

冷超停步道：“艾姑娘还有什么事么？”

艾姑娘目光一掠，道：“咱们是不是该留下几个人来，看住一艘船。”

众人呆了一呆，蒲天义道：“对，别让他们断了咱们的去路，多亏艾姑娘想得周到。”

艾姑娘道：“看船的人不用太多，有两位就够了，我就把单、姬两位留下好了。”

蒲天义道：“何必烦劳单、姬二位，我派几个弟子——”艾姑娘道：“不要紧，留他们两位人不算多，可是能当大用，我有海珠、紫琼跟着就够了，再说我跟诸位在一起，诸位还会让谁伤着我么？”

蒲天义道：“这倒是，那就偏劳单、姬二位吧。”

姬凝翠道：“老单，姑娘这主意倒真好，人家厮杀，咱俩待一会儿弄根钓竿，坐在船上钓鱼消遣消遣吧。”

一句话逗得众人哄然大笑，笑声中，姬凝翠道：“姑娘，咱们看哪条船？”

艾姑娘道：“就是来的时候坐的那一艘吧，马车不还在上头么？”

姬凝翠、单超没再多说，恭应一声，转身向码头行去。

一声“走”，李燕豪群豪也往金家船帮的总舵中走去。

金家船帮这总舵占地不小，房子也多，东一间，西一间的，显得杂乱无章。

魏君仁忍不住道：“这些房子是怎么盖的，乱七八糟的。”

艾姑娘道：“魏堂主走眼了。”

“艾姑娘，我怎么走眼了？”

“这些房子看似杂乱无章，其实是按照九宫八卦、生克妙理摆列的。”

众人听得心头一震。

冷超叫道：“九宫八卦、生克妙理，这么说，金家船帮里确有高人哪？”

李燕豪道：“那自然是不会错了的。”

魏君仁道：“这么说，咱们得小心点了。”

艾姑娘道：“小心固然应该，紧张大可不必，我来开道，诸位请跟着我走吧。”

她带着海珠、紫琼往前行去。

李燕豪紧迈一步跟了上去。

艾姑娘看了他一眼道：“谢谢你。”

艾姑娘带着海珠、紫琼在前，李燕豪紧随在侧，穿过重重屋宇，一阵东弯西拐，居然毫无阻拦，约摸盏茶工夫之后，眼前豁然开阔，一个大院子呈现在眼前，典型的四合院。

刚才一路所经，十之八九都是木板盖的房子，唯独这座院子，却是砖瓦

盖的，居然还飞檐狼牙，画栋雕梁，美轮美奂。

院子很大，建筑也很精美，只是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也听不见一点声息。

艾姑娘道：“这地方居于阵图正中，恐怕是金家船帮总舵的中枢重地了。”

尉迟峰道：“怎么会没人呢？”

冷超哼了一声：“恐怕人都跑光了。”

忽听一个低沉话声传了过来：“未必。”

众人为之一怔，只等发话那人现身，谁知等了片刻，不但未见那人现身，便是连话也没再说了。

冷超冷哼一声道：“既然发话，怎不现身？”

那话声立即又响起：“不想现身。”

冷超冷笑道：“我当是位什么样的高人呢，原来是个缩头缩尾之辈。”

“由你骂吧，这是你现在碰见我，要在以前我早就抽你嘴巴了。”

“好大的口气。”

“信不信由你了，我已经看透了这个人世，心如止水，不想与人争斗了。”

蒲天义忍不住道：“尊驾金家帮的哪一位？”

“到底是个有教养的，让我先问问，你怎么称呼？”

“老朽蒲天义。”

“蒲天义，化子头儿蒲天义？”

“当今世上，还有第二个蒲天义么？”

那低沉话声忽转激动：“蒲化子，没想到你会到这儿来，没想到你会到这儿来啊。”

蒲天义面泛诧异之色道：“听尊驾的口气，好像是蒲某人的旧人。”

“可以这么说。”

“恕我蒲某耳拙——”

“那也没什么，我不也没听出是你来了么，刚才吃了横人肉的那位是——”

“蒲某的总护法冷超。”

“冷超，哈，原来是他，冷化子他可还是改不了的那让人皱眉的脾气啊。”

冷超叫道：“你究竟是谁？”

“冷化子、蒲化子，你们俩怎么连当年跟随金老帮主身后的老头儿也给忘了。”

蒲天义、冷超齐声叫道：“无奇老儿。”

“不错，到底想起来了。”

蒲天义道：“无奇老儿，既是你，为何不见现身跟老朋友见见面？”

“抱歉之至，我有现身之心，却无现身之力，只有劳动你们来见我。”

冷超道：“无奇老儿，我们何处找你？”

“你们——慢着，蒲化子、冷化子，你穷家帮中，何时出了高明人物了？”

冷超道：“无奇老儿，你什么意思？”

“这金家船帮总舵的建筑，是我一手设计的，全是按九宫八卦、生克妙理排列，尤其这个院子更是阵图中心所在，你们两个不懂这一套的，没有高明人物带领，你们绝摸不到这儿来。”

冷超笑道：“无奇老儿，你自号无奇，却是个奇中之奇的人物，你说对了，我们穷家帮里确实出了高明人物。”

“我为老朋友喜，为老朋友贺，待会儿我要见见这位高明人物，蒲化子、冷化子，你们两个如今是在进门处吧？”

冷超道：“不错。”

“那么你们俩并肩举步，往前走十步。”

蒲天义诧声道：“无奇老儿，你——”

“老朋友不会坑你们的，不这样我看不见你们。”

“你的意思，是要先看看我们？”

“不错，我要先看看究竟是不是你们俩，老朋友原谅，我已经让人家坑怕了啊！”

“你让人坑怕了，什么意思，谁坑你了？”

“一言难尽，见了面再详谈吧！”

蒲天义一点头道：“别人信不过，无奇老儿我信得过，走。”

话落，他跟冷超立即并肩往前走了十步。

冷超道：“无奇老儿，看见了么？”

“走了十步了？”

“不错！”

“你们俩，再往左靠三步。”

冷超叫道：“无奇老儿，你——”

蒲天义道：“听他的，靠。”

两个人当即又往左靠了三步。

只听无奇老儿激动地道：“果然是你们这两个老伙计，果然是你们这两个老伙计，恐怕是出气的时候了，恐怕是出气的时候了。”

冷超道：“无奇老儿——”

“慢着，冷化子你别生气，如今我已经确认你们的人了，现在再让我弄清楚你们的来意——”

冷超怒声道：“无奇老儿，你明知道我——”

“冷化子，别叫，我是不得已，等你稍时见到我，了解了我的处境以后，你就不会怪我了。”

冷超道：“无奇老儿，你到底在耍什么把戏？”

“你就不能耐着性子等片刻么？”

“不能，你在搞什么东西，多少年的老朋友了，还问什么来意？”

只听无奇老儿悲声道：“别怪我，冷化子，我不跟你说过了么，我实在是让人坑怕了。”

“谁坑了你，把你坑成了这样？”

“片刻之后，你自然会明白。”

“难道说我们这老朋友也会坑你？”

“冷化子，做儿子的都能坑老子，你信不信？”

无奇老儿话里有话，冷超为之一怔。

蒲天义道：“无奇老儿，你要怎么弄清楚我们的来意？”

“告诉我，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告诉你相信么？”

“何妨说说看。”

“好吧，我们是来捣金无痕小贼这座贼窝的。”

无奇老儿突然仰天大笑，笑声中充满了兴奋，可也带着不少悲怆意味。

冷超怒声道：“无奇老儿，你笑什么？”

“冷化子，我高兴，我也难过啊。”

“这是什么狗屁话，你高兴，也难过？”

“冷化子，我高兴的是你们终于来了，我难过的是你们为什么早不来？”

蒲天义道：“你是说我们来迟了？”

“不，蒲化子，我气你们迟来，但是你们来得并不迟。”“无奇老儿，你——”

“好了，蒲化子，有什么话见面说吧。”

“好，见面再说就见面再说，我们怎么见你？”

艾姑娘突然道：“我大概可以猜出无奇老人在什么地方。”无奇老儿诧声道：“蒲化子，这是谁？”

冷超道：“就是你想见的那位高明人物。”

“是个女娃儿？”

“不错。”

“你穷家帮里何时收女化子了？”

冷超哼哼一笑道：“无奇老儿，告诉你吧，穷家帮可没那么大造化，这位姑娘是武林同道，‘穷家帮’刚交的朋友。”“我说嘛，要饭化子天生的穷贱命，哪来那么大造化，女娃儿，你能猜出我在哪儿？”

艾姑娘道：“虽不中，相差也不会太远。”

“那么你说说看，我在哪儿？”

“地下。”

众人都为之一怔。

无奇老儿大笑：“好，高明，果然高明，只是你怎么知道我在地下？”

“老人家，对着蒲、冷二位的站立处，不太远的地方，应该有面镜子吧？”

“好女娃儿，有。”

蒲、冷二人忙四下看，冷超叫道：“艾姑娘，哪儿有镜子啊？”

艾姑娘道：“镜子在暗处，镜面微下斜，不反光，两位是看不见的。”

无奇老儿大叫：“好女娃儿——”

“既然是镜面下斜，就表示老人家是在地下，如果我没有料错，老人家的所在地顶上，正对着这面镜子有个洞，洞下，老人家面前有另一面镜子，否则老人家身在地下是无法看见地顶上的人。”

无奇老儿惊声大叫：“女娃儿，我服了你，那么你能不能带他们找到我？”

“除非顺着老人家安装隐密处的传话器找，否则谁也难找到老人家。”

无奇老儿怪叫：“传话器你也知道？”

“老人家身在地下，没有传话器如何能跟地上的人说话。”

“你不是说我顶上有个洞么，有洞怎么不能说话？”

“洞未必只有那么一个洞，洞中一定有个圆筒状的东西穿过，否则老人家的藏身处就不够隐密了，就算是有个空洞，话声由下上传方向，也是固定的，人家一找就找着老人家了，老人家又怎么能安稳藏身。”

无奇老儿尖叫：“女娃儿，你，你，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不要找什么传话器了，我急着看你，快来吧，往左边屋里走。”

蒲天义、冷超带头进入了左边屋里。

这间屋像是间敞厅，除了桌椅，正中靠里，还有扇镂空雕花的屏风，别的便再无长物。

冷超叫道：“无奇老儿，我们进来了。”

只听无奇老儿道：“看见屏风了么？”

冷超道：“那么大个屏风，还有看不见的。”

“往屏风后走。”

蒲天义、李燕豪等当即转到了屏风后，只见屏风后有一只大鼎。

“看见那支只了吧？”

冷超道：“看见了。”

“把鼎搬到一边儿去。”

蒲天义一声招呼，几名弟子上前把鼎抬到了一旁。

“仔细看，地上有三尺见方的一块，可以掀起来。”

众人忙低头望去，果然，三尺见方的一块，有一条较深、较粗的缝隙。

“看见了么？”

冷超道：“看见了，是不是要掀起来？”

“等等，从外往里掀，站在外面的人躲开，小心淬了毒的弩箭。”冷超一挥手，站在靠外的几名弟子立即闪了开去，然后冷超右掌平贴地面，暗用真力，一声：“起！”

硬把三尺见方一块地面吸了起来。

“噗”、“噗”一阵响，一蓬小箭射了出来，有的射在了屏风上，有的穿过屏风镂空的地方射了出去。射在屏风上的，箭已没入木头一半。

众人为之暗暗心惊，冷超叫道：“无奇老儿，你想害死谁啊？”

掀起三尺见方一块，是个方洞，深不见底，却有一道石梯下通，无奇老儿的话声却由洞中传了上来：“总不会是想害你，你下来吧，小心脚下，石阶逢奇数是翻板。”

众人一听这话，鱼贯下梯之际都踩双数石阶。

刚下来，还有一点亮，往下十余丈之后，竟然黑得伸手难见五指。

冷超拦住大家叫道：“无奇老儿，你在哪儿？”

无奇老儿话声由下传上：“再往下走。”

“能打亮火折子么？”

“你举火把都行。”

众人之中，有火折子的当即打着照亮，重又往下走去。

石梯是旋转下降的，约摸走了盏茶工夫才到底。

眼前是一间圆石室，空无一物，仍不见无奇老儿。

众人莫不惊诧不已。

蒲天义道：“无奇老儿——”

“你们下来了么？”

话声由四面八方传来，嗡嗡做响，除了嗡嗡的话声之外，竟还听到了水声。

冷超道：“下来了，无奇老儿，怎么听得见水声，难道此地已深入湖底？”

“不错！”

“简直神奇不可言喻，匠心独具，鬼斧神工，无奇老儿，这是谁想出来的主意？”

“除了我无奇老儿之外，你想还有谁想得到这鬼主意？”

”

艾姑娘道：“老人家简直让人五体投地。”

“好说，好说，姑娘，快来吧。”

蒲天义道：“你老儿在哪儿呢，让我们快来？”

“哈，我一高兴竟忘了，蒲老儿，往前走，到你正对面的石壁前来。”

蒲天义迈步走了过去，直到石壁之前。

“蒲老儿，到了没有？”

蒲天义道：“到了。”

“那么仔细看，石壁上有一尺见方的一块可以掀起来，你把它掀起来看看。”

蒲天义借着身后照射来的光亮，凝目一看，果然，正对面处石壁上，有一尺见方一块，边上的缝隙比较明亮，当即伸手一掀，果然掀起一块，只见壁上现出个方洞，洞中有一球状型物。

“蒲化子，掀开了么？”

“掀开了。”

“看见一个圆球型东西了么？”

“看见了。”

无奇老儿高声道：“你们大家站稳了。”

一顿轻喝：“蒲老化子，把那个球往右转一周，然后往回转两周。”

无奇老儿号称无奇，可是干的都是奇事，蒲天义也未多问，当即照无奇老儿的指示，把球往右一转，又往回转了两转。

这几转不只是转了球，简直转动了天地，刹时间天为之旋、地为之转，尽管大家事先都听见了无奇老儿的指示，但谁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穷家帮的弟子摔倒了好几个。

海珠、紫琼没扶住艾姑娘，害得她一个娇躯扑进了李燕豪怀里。

幸亏火折子都灭了，要不然那是够让人窘迫的。

温香软玉在抱，兰麝异香钻进了鼻子里，李燕豪心头猛跳，却不敢放松艾姑娘。

不知道艾姑娘是个什么样的感觉，李燕豪却觉得一种生平从未有过的异样感觉升自心底，电似的传遍了全身。

好在这天旋地转的时间并不长，陡然间，静止了，眼前大放光明，艾姑娘忙离开李燕豪的怀抱，羞红了一张娇靥，硬是没敢看李燕豪。

好在，大家谁也没注意到这窘迫的一幕。

怎么会没注意到呢？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都被眼前的景象吸引住了。

那么，眼前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景象呢？

李燕豪、艾姑娘也忙看，一看之下，也震住了。

适才的圆型石室，如今变成了一个方型石室。石室正中央，是一座石榻，石榻之上，停放着一具棺木。

棺木头对着的石壁下，坐着一个白发银髯瘦小老人，老人满头白发蓬如鸡窝，一部银髯也长短不齐，瘦得皮包了骨，身上的衣衫破得难以蔽体。

这都还没有什么，让人触目惊心的是，老人自膝以下的两条小腿没了，琵琶骨上穿着两根铁链子，另一头牢牢的钉在石壁上，铁链上的斑斑血渍都发黑了。

老人身前地上，堆着一座小山似的鱼刺鱼骨，除了这些，这石室中再没有一种别的东西。

静、静、静，一阵令人窒息的静！

老人家打破了这份令人窒息的静寂：“诸位——”

冷超瞪目大叫：“无奇老人，你，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敢情这老人就是无奇老儿，只见他白发银髯一阵拂动，道：“蒲化子、冷化子，你们不会再怪我不现身见故人了吧？”

蒲天义颤声道：“无奇老儿——”

冷超厉声道：“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儿？”

无奇老儿平静地道：“冷化子，我都能静如止水，你又何必如此激动？”

“无奇老儿，你——”冷超扑过去。

蒲天义抬手拦住冷超，道：“冷兄弟，无奇老儿说的对，此刻，不论你怎么样，已于事无补——”

“对！”无奇老儿道：“前两年我差点发疯，可是有什么用，那是自寻烦恼，自我苦吃，只有尽量平静，才能活得长久，才能等得机会，事实上我是对了，咱们老朋友了，等会儿再聊——”

目光一转，落在艾姑娘身上，道：“女娃儿，你就是——”

艾姑娘上前两步，浅浅一礼，道：“见过无奇前辈，晚辈姓艾。”

“艾姑娘！”

“不敢当，前辈多指教。”

“指教？姑娘谦虚了，我该跟你讨教。”

“这晚辈更不敢当了。”

“姑娘的师承——”

“他老人家自号无名老人。”

“无名老人？”

“是的。”

“我怎么没听说过？”

“哈，哈，姑娘，我称无奇却有奇，令师这无名，恐怕也该是大大的有名吧。”

“家师这无名，跟前辈这两字无奇大不相同。”

“就算不相同吧，我不问了，总而言之一句话，你姑娘是我生平首见的奇女子，我要好好跟你亲近亲近。”

艾姑娘道：“是晚辈的荣宠，晚辈巴不得能跟前辈多请教益。”

“好，好，咱们谁也别再客气了，我这儿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冷超叫道：“无奇老儿，我可忍不住了，我们又不是上你这儿做客的，坐什么，你快说吧，你到底怎么会变成这样儿的？”

无奇老儿道：“说来话长，咱们长话短说，是金家船帮那位少主整的。”

冷超叫道：“金无痕？”

“正是他。”

“你是他金家船帮的军师爷，他怎么会整你？”

“这有什么稀奇，他连他老子都整了，何况是我。”

蒲天义震声道：“无奇无儿，你说金无痕杀父？”

“并不是杀父，可也差不多了。”

冷超叫道：“无奇老儿，究竟是——”

“唉，长话不能短说，还是从头说吧，金无痕卖身投靠，想把整个金家船帮拉过去，老帮主一怒之下就要大义灭亲，哪知道金无痕勾结了满虏鹰犬，

先下手为强，暗下毒药，使得老帮主成了一个活死人——”

“什么叫活死人？”

“整个人瘫痪了，不能动，也不能说话，这不就是活死人么？”

冷超大叫道：“好小贼……”

无奇老儿道：“他何止是个贼，简直是天地间第一等罪人，罪该万死，万万死啊。”

艾姑娘很冷静，李燕豪等目眦欲裂，眼都红了。

蒲天义道：“无奇老儿，你是说金老头儿没有死？”

“本来是非死不可的，要不是我早就发现金无痕的阴谋，老帮主他是死定了。”

“那么你——”

“我预先给老帮主服了一种奇药，这种奇药消弭了金无痕得自满虏鹰犬，暗给老帮主服下那种药物的药力，使得老帮主看似已死，其实还活着，这才瞒过了金无痕那些满虏鹰犬。”

冷超道：“金无痕小贼不知道？”

“不知道，要是让他知道，哪还有今天。”

“那么你为何落得这等模样？”

“我跟了老帮主几十年，金无痕岂肯放过我，可是我不能死，我要是死了，老帮主不但冤沉海底，永无人知道金无痕杀父罪行，而且老帮主也就要这么躺上一辈子，是我左求右求，最后金无痕总算一念仁慈，把我整成这个样子，然后把我囚在了这儿，他以为我是个无用的废人，哪知道我早有安排，是他的要命煞星——”

冷超道：“无奇老儿，你——”

无奇老儿突然哭出声来：“总算苍天有眼，让我盼来了救星，我原以为天道昏暗，哪知道天理依然昭彰，报应依然不爽，蒲化子，你要是救了金家船帮，我下辈子一定结草衔环——”

蒲天义须发拂动道：“无奇老儿，忝为侠义，我自当全力拯救金家船帮，但是能救金家船帮却另有其人——”

“你是说，这位姑娘？”

蒲天义指的本是李燕豪，詎料无奇老儿只知道个艾姑娘，哪里知道谁是李燕豪，蒲天义闻言方一怔，艾姑娘那里却已肃然开了口：“老人家，我要救金家船帮，一定要救。”

蒲天义看得又暗暗一怔，旋即道：“艾姑娘是一位，另外还有一位。”

“另外还有一位，哪一位？”

蒲天义道：“无奇老儿，你可知道‘虎符剑令’？”

“‘虎符剑令’？”无奇老儿两眼放光，猛一阵激动：“当然知道，当然知道，要不知道‘虎符剑令’，我岂不是白活了。”

“是‘虎符剑令’的衣钵传人，李少侠。”

李燕豪上前一步，欠身为礼：“李燕豪见过无奇老人家！”

无奇老儿猛可一怔，急叫：“少侠这是折煞无奇，恕无奇身子不便，无法大礼拜见。”

李燕豪轩眉道：“晚辈何敢当老人家大礼，老人家一念动天地，一行泣鬼神，令人敬佩，应当之金家船帮之神而无愧，可否容晚辈先卸下老人家的困身铁链，再做详谈？”

“少侠好意，无奇感激，但这等铁链如无神兵利器，如何动得了它，稍一不慎，把它从无奇肉中扯出来，无奇就会一命呜呼。”

“老人家，倘若能从两头剪断，不加扯动呢？”

“那当然可以，留这么一段在身上，也比老困在这儿好啊，莫非少侠怀有神兵利器不成？”

“晚辈没有神兵利器。”

“那么少侠——”

“晚辈要凭这双肉掌试试。”

众人方一怔，李燕豪已大步走过，立于无奇老儿身前，双掌微探，一手各抓一根铁链：“老人家不可稍动。”

话落，闭目，转眼工夫，只见他额上现汗，全身热气冒起，越来越浓，越来越浓。

众人看得瞠目结舌。

艾姑娘脱口惊呼：“‘三阳神功’。”

众人跟着脱口惊叫：“‘三阳神功’。”

无奇大叫：“无奇有救了。”

就这么句话工夫，李燕豪全身已被热气所笼罩，热气像一团浓雾，包住了李燕豪整个的人，连人形都看不见了，但是这团雾样的热气并不散开，一直紧紧的裹着李燕豪的身躯。

约摸盏茶工夫，热气渐散，越来越淡，终于不见，李燕豪浑身若水淋般湿了个透，两手一松，四截铁链荡击石壁，他吁了一口气：“托老人家之福——”

铁链断了，无奇老儿两肩上还各留一段。

无奇老儿翻身拜倒：“少侠大恩——”

李燕豪双手架起无奇老儿：“老人家，万万不可。”

众人此刻方如大梦初醒，蒲天义颤声道：“少侠天人！”

冷超道：“少侠，我们开了眼界了，从此不敢再言武！”

李燕豪脸色有点苍白，淡然笑道：“两位见笑了。”

艾姑娘道：“‘三阳神功’只在传闻中，想不到今天出现在你身上！”

李燕豪笑笑，没说话。

只听无奇老儿道：“这是我无奇命不该绝，也是天不绝金家船帮，蒲化子，你们跟李少侠到这儿来，莫非也是为了金无痕？”

“正是！”蒲天义点头答应，当即把李燕豪丢失“虎符剑令”的经过，以及他穷家帮的分裂，从头到尾细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无奇老儿叹道：“金无痕真是罪大恶极，真是罪大恶极啊，少侠、蒲化子，两位都不必担忧，别人不知道我清楚，霍大侠以及‘穷家帮’的人，是中了一种迷失心智的药物所致，这种药物只有我无奇有药可解——”

冷超喜道：“那太好了，帮主，只要咱们能把金无痕、哈三诱来总舵，就不怕他飞上天去。”

艾姑娘道：“有件事情，比咱们攻破金家船帮总舵，更能诱使金无痕加速赶回。”

冷超忙道：“艾姑娘，是什么事？”

“金老帮主复活。”

冷超猛击一掌道：“对！”

急急向无奇老儿，道：“无奇老儿，你确有把握让金老头儿复活？”

“当然能，要不然我苦这么些日子，等的是什么！”

蒲天义忙道：“金老头儿呢？”

无奇老儿抬手一指：“那不是棺木么？”

冷超忙挥手道：“掀开来。”

几名弟子应声上前，合力掀开了棺盖，只见棺中静卧一名白发银髯的瘦削黄衣老人，脸色苍白，没有气息，摸之冰凉，简直就是一具尸体。

冷超道：“无奇老儿，你没有弄错，金老头儿真还活着？”

无奇老儿一手探入怀，摸出一白色小瓷瓶，一扔道：“接住！”冷超忙伸手接住。

冷超打开瓶塞，倒出一颗药来。只见药丸小如米粒，其色金黄，他道：“无奇老儿，这就是——”

“捏开牙关，放进嘴里去。”

“我是说，就这么小一颗——”

蒲天义伸手捏开老人牙关。

冷超把那颗金黄丸药放在了老人嘴里，蒲天义收回手，牙关合上。

无奇老儿道：“哪位助一臂之力，可以复生得快一点。”

冷超道：“我来。”

探掌按在老人胸腹之间，立即闭目运功。

盏茶工夫之后，只听老人腹中鸣声如雷，脸上渐有血色，鼻间也有了轻微的呼吸。

蒲天义惊叹道：“无奇老儿果然好灵药。”

无奇老儿道：“蒲化子，现在什么情形？”

蒲天义把老人的变化告诉了无奇老儿。

无奇老儿道：“行了，冷化子。”

冷超立即睁目收手，跑到一旁盘膝坐下，闭目行功，恢复真力。

此刻老人脸色越来越红润，呼吸也渐趋正常，状若酣睡，只是犹未醒转。

蒲天义道：“无奇老儿，怎地还未醒来？”

无奇老儿道：“老帮主此刻是否状如常人？”

“不错！”

“那就差不多了，快醒了。”

话刚说完，棺中老人已有动静，只见他眼皮一阵眨动，缓缓睁开了两眼。

蒲天义忙叫道：“金帮主。”

棺中老人双目猛睁，凝望蒲天义，嘴张了几张，方始说出话来，只是话声虚弱无力，一如大病初愈：“你是——”

无奇老儿突然间激动得很厉害，一袭衣衫无风自动，扑簌簌直响。

蒲天义道：“金帮主怎地连故人也不认识了？”“故人？”

无奇老人突然接口道：“帮主，他是蒲化子？”

“蒲化子。”棺中老人神情一震：“你是‘穷家帮’的蒲化子。”

他仰身欲起，只是起了一半又躺了下去，直喘。

无奇老儿道：“帮主虽已醒转，但体力尚未恢复，不必强起。”

棺中老人神情再震：“是无奇贤弟说话吗？”

“帮主，正是无奇。”

“无奇贤弟，我，我怎么会躺在此处，蒲化子怎么到总舵来了？”

蒲天义道：“无奇老儿，金帮主还不知道么？”

“不知道，我没敢说，说了帮主未必相信，以帮主的脾气，若是让他知道，一定会坏事，那我就保不住他的命了。”

“无奇贤弟，什么事我不知道，什么事你没敢说——”

蒲天义道：“无奇老儿，现在能说么？”

“是时候了，现在还不能说，要等到什么时候，你说吧。”

蒲天义把听自无奇老儿的，从头到尾地告诉了棺中老人。棺中老人脸色变白，没动静。

“金帮主，现在你该信了。”

棺中老人忽然颤声道：“无奇贤弟这是真的？”

“帮主，蒲化子等于替我说话，不会错的。”

蒲天义道：“金帮主，你看看无奇老儿，你就知道是真是假了。”棺中老人仰身欲起，蒲天义伸手把他扶坐起来。

棺中老人一眼就看见了无奇老儿，他两眼暴睁，神情猛震，颤声道：“无奇贤弟，这就是——”

“帮主，这就是少主所赐啊。”

“无奇贤弟，我万死难以赎罪，畜生呢？”

“蒲化子，还是由你告诉帮主吧。”

蒲天义又把李燕豪追出京的原因经过说了一遍。

棺中老人身躯暴颤：“畜生他，他是千古罪人，他，他该碎尸万段，他该碎尸万段，少侠——”

李燕豪道：“帮主暂莫激动，容我先为帮主增加些体力吧。”

跨前一步，道：“蒲帮主，扶好金帮主。”

伸掌抵在棺中老人后心之上。

棺中老人立即转趋平静，闭上双目。

一盏热茶工夫，冷超先一跃而起，李燕豪同时收手而退道：“金帮主，可以试着活动活动了。”

棺中老人一伸双臂，“劈拍”一阵响，随即跃出棺木，拜倒在无奇老儿之前。

无奇老儿大惊相扶：“帮主，你这是——”

“大恩不敢言谢，贤弟先受我一拜。”

他一拜抬头，与无奇老儿四目相望，四行老泪滚滚而下，众人看在眼里，不由一阵凄然。

蒲天义道：“金帮主，行了，咱们还有更重要的事——”

老人转身拜倒在李燕豪之前：“金太极教子无方，罪该万死！”

李燕豪急急扶起道：“帮主万不可如此，这不能怪帮主。”

金太极老泪泗流道：“孽障如此大不韪，叫金太极日后有何颜面见地下列祖列宗，如今又有何面目站出来面对天下武林。”

蒲天义道：“金帮主，事已至今，你也用不着这样了，亡羊补牢，为时尚不迟，这诱来满虏鹰犬，夺回‘虎符剑令’，还要靠你啊。”

“金太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大事紧急，不可迟缓，咱们这就上去吧。”

蒲天义道：“是该上去了，三弟，照顾无奇老儿。”

冷超立即派了一名弟子背起了无奇老儿，大伙儿这就要走。

“慢着！”

无奇老儿忽然叫了一声。

“怎么，无奇贤弟？”金太极问。

“在这儿待了这么些时日，如今要离开了，我还有点依依不舍。”

金太极道：“贤弟啊，我是巴不得重见天日啊。”

立即当先行去。一行人仍由原路回到地上，入目眼前情景，金太极、无奇老儿不由一阵唏嘘。

就在这时候，忽听一阵杀声飘送过来。

冷超忙道：“是码头方向，别是姬、单二位跟人打起来了。”

艾姑娘忙道：“不可让他二人再伤人，咱们快去看看。”

一行人急急往外行去。

刚到栅门内院子里，一眼就看见数十黄衣人正在那艘大船上围着单、姬二人厮杀。

数十黄衣人中有好手，但却不是单、姬二人对手，正陷于苦斗之中，眼前险象环生，就要不保。

李燕豪震声发话：“大家都住手。”

这一声恍若晴天霹雳，立即震住了大船上的斗场。

蒲天义接着喊道：“金帮主跟无奇老人在此，你们还不快来拜见。”

大船上数十黄衣人个个怔住，没一个稍动。

金太极扬声道：“沈护法，不认识我了么？”

忽听一声尖叫传来：“天，果然是老帮主。”

数十黄衣人飞掠下船，疾奔过来，奔近栅门，立即拜倒，为首一中年小胡子道：“老帮主，您，您还健在啊？”

金太极银髯拂动：“详情容我稍后告知，速传金龙令，召回所有船只。”

无奇老儿忙道：“不可，帮主，只可发告急信号，不可传‘金龙令’！”

那为首小胡子恭应一声，带着几个人转身奔去，如飞登上一条大船，旋即，大船上破空冒起一道亮光，到空中砰然爆为一蓬，色呈五彩，满天雨花般冉冉飘落。

无奇老儿道：“好了，告急信号发出去了，就跟在水里扔下颗石头一样，水波涟漪越扩越大，是金家船帮的人，很快就会知道了，咱们只要在这总舵里等着就行了。”

金太极银髯飘拂，望着远处，神色难以言喻。

单超跟姬凝翠走了过来，双双向艾姑娘躬身：“姑娘！”

艾姑娘道：“单老，嬷嬷，上前见过金老帮主。”

单、姬二人上前欠身：“见过金老帮主。”

金太极忙答一礼，道：“这两位是——”

蒲天义道：“老帮主，这两位都是跟随艾姑娘的，单超单老、姬凝翠老婆婆，听说过么？”

金太极、无奇老儿双双神情震动，无奇老儿惊声道：“敢莫是当年黑白二道拔萃人物的单、姬二位？”

冷超道：“无奇老儿，你不算孤陋寡闻。”

金太极急行一礼：“原未是两位大驾在此，请恕金太极有眼无珠。”

无奇老儿道：“金家船帮可真是光彩不小，曾几何时，竟接得当年名震天下武林，多少人闻名丧胆、多少人慕名而不得一见的大人物，两位，请恕

无奇不能行礼。”

姬凝翠道：“老帮主，无奇老，千万不要这么客气，大家不要这么客气，大家都是武林同道，对两位的大名，我们也是如雷灌耳，仰慕已久了啊。”

金太极道：“惭愧，惭愧！”

无奇老儿道：“是啊，姬老婆婆，你就不要臊我们了。”

冷超道：“曾几何时，无奇老儿也懂得臊了。”

众人闻言大笑，便连金太极脸上，也露出一丝笑容。

单超道：“冷老三，你这话说错了对象，金老帮主侠义盖世，仁义过天，领袖江湖水路，无奇半生无事不奇，无行不奇，只有我单超在黑道上混出了魔名，要不是碰见了我家姑娘和姬老婆子，我还不知道要魔到何时为止呢，所以说这惭愧羞臊的，应该是我啊。”

金太极、无奇老儿要说话。

姬凝翠已然道：“好，好了，单老你已经成了佛了，既已成了佛，又何惭愧羞臊之有。”

冷超道：“说得是啊。”

那中年小胡子已来到近前半晌，一直没机会说话，此刻上前一步，恭声禀道：“禀老帮主，告急信号已然发出。”

金太极道：“我看见了。”

中年小胡子突然跪了下去，道：“属下万没想到今生今世还能再见到老帮主。”

金太极上前扶起，道：“沈护法快快请起，先见见诸位高人，然后我再告诉弟兄们详情。”

中年小胡子立即抱拳为礼：“沈玉山见过诸位。”

众人连忙答礼。

金太极一旁道：“他是我总舵八大护法中的一位。”

姬凝翠道：“难怪那么好身手。”

沈玉山道：“姬老婆婆夸奖，承蒙您跟单老手下留情，要不然我们几个早完了，要是我们早知道是您两位，我们也没那个胆跟两位交手了。”

姬凝翠笑道：“好说，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我们跟沈护法交起手来，还真有点吃力呢。”

沈玉山道：“姬老婆婆这么说，沈玉山就越发挂不住了。”

冷超道：“好了，好了，你们两位都不要客气了，你们都不行，就我冷老三行，听金老帮主说正经的吧！”

“对！”

蒲天义道：“金老帮主，你就把你帮里的事说个清楚吧，免得弟兄们到时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金太极神情肃穆凝重，当即把金无痕的诸多罪行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金家船帮的弟兄都怔住了，沈玉山一脸悲凄色：“属下不敢瞒老帮主，属下早就觉得不对了，所以属下才没跟船出去，可是属下愚昧，在总舵一直也没能看出什么来，要不然属下早就下去见无奇先生了。”

无奇老儿道：“沈护法，我倒是看见了你几回，可是我不敢相信你，所以没敢叫你啊！”

沈玉山悲愤地道：“没想到少主会做出这种事来，沈玉山誓死效忠老帮主，但有吩咐，沈玉山万死不辞。”

“好，好，沈护法，如今总舵还有多少人？”

沈玉山道：“不过百名左右，其他的都跟船去了。”

“这百名左右，都是弟兄么？”

沈玉山道：“都是弟兄，不过护法袁泰、巡察莫成，都在湖口两条船上，等于也是在总舵里了。”

只听一名弟兄道：“禀护法，湖口的两条船回来了。”

众人抬眼望去，果然望见两艘大船，乘风破浪而来。

沈玉山忙道：“禀老帮主，袁泰跟莫成他们回来了。”

无奇老儿道：“一定是看见了告急信号赶回来的。”

金太极道：“沈护法，你去迎迎他们，把总舵的情形告诉他们，看看他们的反应如何。”

沈玉山道：“老帮主放心，袁、莫二人都是忠义之士，可以信任。”

“那是最好不过，你快去吧。”

沈玉山答应一声，转身如飞而去。

金太极道：“咱们就在这儿等他们。”

蒲天义道：“无奇老儿，你该清楚，金家船帮到底有多少人效忠金老帮主？”

“我当然清楚，举帮上下，十之八九都效忠老帮主，可是他们以为老帮主已然去世，不能不看在老帮主份上效力于少主。”

“这么说，等他们知道老帮主健在，必然会起义来归了。”

“那是当然。”

冷超道：“这么一来，金无痕那小子就容易对付了。”

蒲天义看了冷超一眼，冷超自觉失言，不免有些尴尬。

金太极道：“蒲帮主、冷老三不必如此，金无痕已不是金某人的儿子，他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贼，弃宗忘祖，卖身投靠，复又杀父，他罪该万死。”

蒲天义叹了口气道：“金老帮主，蒲某只能说两字敬佩了。”

“说什么敬佩，金某教子无方，该一头碰死以谢天下。”

冷超浓眉轩动，道：“老帮主，你也别这么说了——”

只听一名弟兄道：“沈、袁两位护法，跟莫巡察来了。”

只见三条人影从码头大船上跃下，如飞奔来，为首一人正是沈玉山，后头两个人跟沈玉山差不多年纪，一个瘦高，一个中等身材。

三人身法极速，转眼已到近前，一起拜倒在地：“属下袁泰莫成叩见老帮主——”

金太极忙伸手扶道：“三位快快请起。”

沈、袁、莫三个一起站起，袁、莫二人好生激动。

瘦高的袁泰含泪道：“适才沈护法告诉属下老帮主健在，属下还不敢相信——”

中等身材的莫成道：“刚才一眼看见老帮主，属下等几疑身在梦中。”

金太极道：“详情谅沈护法已告知二位，我不愿再多说，我发告急信号，就是要诱回那个畜生，还望两位届时助我，除掉那个畜生。”

袁、莫二人躬身道：“属下等誓死效命。”

“好，我为金家船帮谢谢两位，船上的弟兄呢？”

袁泰道：“禀老帮主，弟兄们都在船上，属下没让他们擅自离船登岸。”

金太极道：“附近还有咱们的船么？”

巡察莫成道：“禀老帮主，百里水域之内，没有咱们的船。”金太极转望无奇老儿道：“无奇贤弟，以后的事，你代我运筹吧。”

无奇老儿道：“帮主，眼前尽多高人在——”

蒲天义道：“强客不压主，无奇老儿，你就别客气了。”

“我不是说你，我是指李少侠跟艾姑娘。”

艾姑娘道：“无奇老人家，再高的人也高明不过您去，我们对‘金家船帮’的情形还不够了解，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看您就别谦让了。”

李燕豪道：“说得是，老人家当仁不让，义不容辞。”

无奇老儿道：“既是这样，那我就僭越了。”

目光一扫沈、袁、莫三人，道：“三位——”

沈玉山、袁泰、莫成齐躬身道：“听候无奇老吩咐。”

无奇老人道：“其他的船既然都在百里之外，等到他们接获告急信号，赶返总舵，少说也要一两天工夫，总舵方面正好利用这两天工夫布署布署，三位现在先去把总舵周围的船只调开，尽量紧贴两边湖岸停泊，等候令谕，封锁湖口。掌灯时分，再到议事厅见我。”“是！”沈、袁、莫三人躬身答应，领命而去。

冷超道：“真行啊，谈笑用兵，只几句话就先断了强敌的退路，无奇老儿，不愧高明啊！”

无奇老儿道：“冷化子，别瞎捧了。”

艾姑娘道：“无奇老人家，我们也听候您的调度了。”

“姑娘别折我了，一旦强敌来到，我请姑娘偕同单、姬二位守住中心重地，蒲化子负责总舵后，冷化子负责总舵前，魏化子负责总舵东，尉迟老儿负责总舵西，李少侠挂帅——”

李燕豪道：“老人家，晚辈年轻，一无经验，二不谙韬略，何敢膺此重任。”

蒲天义道：“调度得好，少侠，不要推辞了。”

李燕豪道：“无奇老人家，理应由金老帮主指挥大局。”无奇老儿道：“少侠不要推辞，我这么安排是有道理的，金家船帮要先了断家务，然后再听候少侠令下，围剿满虏鹰犬，痛歼讎仇于金家船帮总舵之中。”

“原来如此，李燕豪不敢再行推拒。”

“现在没事了，晚上议事厅共商细节，总舵无人照料，难以待客，诸位请随意觅地休息吧！”

无奇老儿不愧是位奇人，运筹帷幄，简单明了，且十分恰当。大家散了，各自觅地歇息去了。

艾姑娘既被分配把守中心重地，她就带着单超、姬凝翠、海珠、紫琼二婢折回到中心重地歇息，一方面也好详细了解一下中心重地的形势。

她带着单超、姬凝翠、海珠、紫琼巡视了一匝，中心重地的详细形势，已然了然于胸，然后到了一间敞厅里歇息。

几个人坐定之后，姬凝翠道：“格格听见无奇老儿说的话了吗？”

“听见了，我一直在盘算怎么应付。”

“格格打算怎么应付？”

“不管怎么应付，我总不能让他们毁了哈三他们，必要的时候，我会反制他们，好在咱们掌握着中心重地呢，怕什么？”

“别人都好办，只有那个李燕豪——”

“两国交战，各为其主，彼此的立场不同，这也是任谁都没有办法的事，他应该能谅解。”

“谅解或许能谅解，可是格格跟他，就要反目成仇，化友为敌了。”

艾姑娘神色微黯，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叫他跟我生长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两个不同的族类里，偏偏这两个族之间又有着深仇大恨。”

“格格长痛不如短痛，这种事不会有结果的，老奴劝您及早收心。”

艾姑娘轻轻一叹道：“也只好收了。”

单超突然道：“格格，何不设法先通知哈三。”

“能么，咱们出得去吗？”

姬凝翠道：“出去是太容易了，难的是咱们没有理由出去，这时候出去，也一定会令人动疑。”

艾姑娘道：“哈三最近也太过骄狂嚣张了，除了皇上，他眼里还有谁，我不打算通知他，让他受点教训也好。”

海珠道：“格格，怎么‘青龙社’的人，没有一点动静，没有一点痕迹呢？”

艾姑娘道：“这就知道了，我也一直在怀疑，为什么他们会突然销声匿迹了。”

单超道：“别是他们另有什么阴谋吧？”

艾姑娘道：“那是一定的，他们没有理由销声匿迹，必是在进行着一项更大的阴谋。”

姬凝翠道：“那么，格格，咱们一直守在这儿——”

艾姑娘道：“嬷嬷是说，咱们没有侦查？”

“是啊，万一他们的阴谋成熟，有所蠢动，皇上怪罪下来，格格你——”

“唉，现在说这个已经太迟了，谁叫我跟着他到了这儿呢，但愿在这件事完了之前，‘青龙社’不要有什么蠢动。”

“怕只怕他们利用的就是这个机会啊。”

“真要是那样，我也只好认了。”

艾姑娘的心情颇为沉重，说完这句话之后，她没再说话。“因之，单超、姬凝翠也没敢再说什么。

李燕豪、蒲天义就站在码头边。

李燕豪望着万顷湖水，默默地。

蒲天义嘴张了几张，才说了话：“少侠，届时要多注意她啊。”“帮主是指艾姑娘？”显然，李燕豪是明知故问。

“是的！”

“帮主的意思是——”李燕豪又是明知故问。

“少侠，这是歼灭哈三的机会啊。”

“帮主是怕她有所行动？”

“如果咱们不幸言中，她一定不会坐视。”

“帮主以为她能怎么样？”

“以她的才能，救哈三应该不是难事，尤其——”

“尤其她掌握了中心重地。”

“是的，我没想到无老奇儿会这么分配法，等我想到时，无奇老儿话已经说出了口。”

“无奇老人家，无意中帮了她的大忙。”

“是啊。”

“帮主，也许咱们料错了。”

“但愿如此，但却不能不防。”

“帮主以为该怎么个防法？”

“能对付她的，只有少侠一人。”

李燕豪苦笑：“这个任务很艰巨啊。”

“我深信，少侠不会因私废公。”

“蒲帮主，我不敢。”

蒲天义缓缓叹了口气：“这也是千古艰难的一件事啊，但愿我走了眼，看错了。”

“诚如帮主所说，宁愿看错，不可不防。”

“少侠，我很不安。”

“帮主错了，大局为重，帮主不该有什么不安。”

蒲天义默然未语。

“帮主，咱们商量商量，她若有什么动静，一定会等到那要紧的一刻行动，越是那个时候，我越得指挥全局，届时如何分身去防她？”

“容易，少侠，无奇老儿虽是无意中帮了她的忙，可也无意中把她困在了中心重地之内，无奇老儿让她守住中心重地不是么，既是如此，她怎能轻离，她只要不离中心重地，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只要咱们想办法知会老帮主他们，没有少侠令谕，任何人不得进入中心重地，不让她掌握任何人，谅她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好主意，可若是到时候她不管一切，离开中心重地呢？”

“那也好办，既然离开了中心重地，与少侠的距离近在咫尺，少侠还怕不好防她么？”

“多谢帮主指点，时候还早，短时间内是不会有什麼变故的，我先去看看她去，烦劳帮主跑一趟，知会大家一声，从现在起，任何人不许进入中心重地。”

“蒲天义遵命。”蒲天义抱拳而去。

望着蒲天义不见，李燕豪神色一黯，表情也越来越凝重，迟疑了一下，迈步行去。

李燕豪缓步徐行，没一会儿工夫便已到了中心重地，刚进院子，便听见单超的话声传了过来：“少侠怎么来了？”

李燕豪抬眼一看，只见单超站在一间屋门口，当即强笑道：“我来看看，艾姑娘呢？”

“在这边，少侠请跟我来。”

单超带着李燕豪，走过两条长廊，来到敞厅门外，他咳了一声：“禀姑娘，李少侠来了。”

敞厅里立即响起艾姑娘话声：“快请进。”

单超陪着李燕豪进了敞厅，艾姑娘已含笑带着姬凝翠、海珠、紫琼迎了上来：“少侠有事？”

“我来看看各位。”

“那怎么敢当，请坐。”

艾姑娘跟李燕豪落了座，单超、姬凝翠双双退了出去，艾姑娘道：“少侠已经让大家布署好了？”

“他们诸位各自准备去了，我连动都没动，他们诸位都是成名多年的老江湖，经验功夫两足，哪用得着我说话。”

“你很谦虚。”

“不是谦虚，是实话。”

“要不要听我报告一下我的布署？”

“不敢当姑娘这报告二字，我也不是来查看的——”

“我知道，走吧，我陪你到处走走去。”艾姑娘站了起来。

李燕豪只好跟着站起。

艾姑娘向二婢道：“你们留在这儿，不用跟着了。”

“是！”二婢答应声中，李燕豪、艾姑娘出了敞厅，只见单超、姬凝翠在廊上站着。

艾姑娘道：“嬷嬷、单老，我跟李少侠到处走走去，你们不用跟去了。”

单超、姬凝翠本来要迎过来的，一听这话，立即双双停住，躬身答应。

艾姑娘陪着李燕豪，顺着长廊行去，李燕豪脸上没带什么，心情可却是相当沉重。

拐过一个弯儿，过了一处月形门，进了另一个院子，艾姑娘打破静寂，先说了话：“你好像有什么心事？”

“我，没有啊。”

“别瞒我，我的眼力很厉害，能看入别人的心里头去。”

李燕豪心头震动了一下，强笑道：“既是这样，那索性就请姑娘猜一猜，我有什么心事好了！”

“你要让我猜？”“不错！”

“猜着了你愿意承认？”

“我没有什么不能承认的。”

“这可是你说的啊？”

“当然，我向来说一句，是一句。”

“好吧，那我就猜上一猜——”

美目流波，瞟了李燕豪一下：“这件事让你相当烦心，对么？”李燕豪失笑道：“不烦心怎称心事，姑娘这不是猜，姑娘说的是理。”

“不见得啊，心事不一定是烦心的啊。”

“呃，是么？”

“我举个例子你听听，待嫁女儿心，那算不算是心事？”“这……当然算。”

“待嫁女儿心，乍惊还喜又羞，你能说那是烦心么？”“姑娘深长辩才，我自知不是对手。”

“你这烦心事，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很久以前就有了？”“姑娘不是在猜么？”

“猜你也得给我一个范围，若干提示啊，猜灯谜还有什么‘卷帘’、‘脱靴’格呢，这所谓格，等于就是提示，你说是不是？”“姑娘以前看我有心事么？”

“这么说，这心事是最近才有的了？”

“可以这么说。”

“既是最近才有的，就应该跟‘虎符剑令’无关了，对不对？”“事实如此，我不能不承认。”

“‘虎符剑令’是大事，大事也即是公事，既不是大事，就该是小事，小事也就是私事，对不对？”

“一半。”

“一半？”

“不错，一半。”

“为何一半？”

“就是说姑娘只说对了一半。”

“哪一半？”

“私事。”

“不只是私事？”

“也沾点公事。”

“呃！”

艾姑娘美目转动娇态动人，她突然停了下来，一双美目紧紧地凝望着李燕豪。

李燕豪一怔也停住了，道：“怎么了，姑娘？”

艾姑娘没说话，美目只凝望着李燕豪，一眨不眨。

李燕豪只当她猜中了，心头不由一阵猛跳，神色也不免有点紧张。

艾姑娘突然说了话：“这儿很静，我能听见你的心跳声，你的心跳得好厉害。”

糟，李燕豪的心跳得更厉害了。

“怎么跳得更厉害了？”

李燕豪忍不住道：“姑娘——”

“我知道你的心事了。”

李燕豪心头猛震：“怎么，姑娘知道了？”

“嗯，知道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要不要我说给你听听。”

“当然要，姑娘请说，我洗耳恭听。”

李燕豪这句话，是鼓足了最大勇气说出来的，他想听，可是怕听，他怕听，可是不能不听。

艾姑娘美目眨动了一下：“是不是牵扯到一个女孩子？”

“更近了。”李燕豪一颗心，险些脱腔而出，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地步，那就不如干脆摊开来说了。

李燕豪暗一咬牙，点了点头：“是的。”

“是不是牵扯到儿女私情？”

“可以这么说。”

“你犹豫难决，不知道是该顾大局好，还是该顾她好，是么？”

李燕豪一颗心跳得飞快：“是。”

艾姑娘突然沉默了，娇靥上泛起一种望之能魂销、肠断的异样神色，久久没有说话。

李燕豪心底泛起一阵强烈的不安、强烈的歉疚，吸了一口气叫道：“姑娘——”

艾姑娘也开了口：“你对这个女孩子，用情很深么？”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衡量。”

“是我问得多余，你对这个女孩子用情当然很深，要不然，你不会在大局跟她之间，难做抉择。”

李燕豪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他默然了。

艾姑娘娇靥上，那异样神色更浓，她缓缓转脸一旁，道：“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

“姑娘，世间事本就难以预料。”

“是的，世间事的确难以预料，造物也由来作弄人。”

“姑娘何以教我？”

“我？”

“是的。”

“我若是你，我也会为难，我也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那么，站在姑娘的立场看呢？”

“那我就更不知道是该让你顾大局呢，还是该顾她？”

“姑娘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说话了。”

“你以为我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

“姑娘是站在超然的立场说话。”

艾姑娘目光一凝，道：“何以见得？”

“倘若姑娘是站在自己的立场说话，应该要我顾她才对。”

“你错了。”

艾姑娘香唇边掠过一丝令人心酸的笑意：“任何女孩子，尽管平常表现得再大方，再洒脱，事到临头，她一定会把自己放在前头，只有上上人，才能没有私心，而这世上的上上人，毕竟是太少了，尤其是事关一个‘情’字！”

“姑娘的话，跟我所想的可说是不谋而合！”

“不谋而合？”艾姑娘一怔：“怎么会，你说我会让你顾她，而我却是——”

倏地神情猛然一震，叫道：“天，倒是你我都错会了对方的意思了。”

李燕豪心头也猛震：“你我都错会了对方的意思了，这……姑娘，你说的是——”

“那位傅姑娘啊。”

李燕豪闻言一怔，旋即红热上脸，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了下去，急急道：“姑娘，李燕豪万分歉疚，务请原谅！”他转身要走。

只听艾姑娘叫道：“等一等。”

李燕豪想不停……毕竟他还是停下了，回身望向艾姑娘。

艾姑娘一双美目瞪圆了：“你告诉我，你说的是——”

“姑娘——”

“你一定要告诉我。”

李燕豪心里忽然一阵黯然，道：“姑娘，我已经知道错了——”

“我说你错了么，我说了么？”

李燕豪突又打心底泛起一阵出奇的激动，道：“姑娘既然无意，又何必非让我受窘不可。”

“我无意，你怎么知道我无意，你虽然没听我说什么，难道你也没看见我的神色、我的表情？”

李燕豪一颗心猛然提到了腔口：“难道——”

“我以为你说的是傅姑娘，我告诉你，任何女子，尽管平常表现得再大

方，再洒脱，事到临头，她一定会把自己放在前头，只有上上人，才能没有私心，这世上的上上人毕竟太少了，尤其是事关一个‘情’字，难道你没听见，你还要我怎么说？”

李燕豪为之身震、心颤，他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低下了头，随又听艾姑娘缓缓说道：“感谢这场误会，要不然，你我谁也没有勇气说破。”

李燕豪抬头，他的目光碰上了艾姑娘的，四道目光里，包含了太多太多，两个人都没再说一句话，静、静，这个小院子里，寂静得能让人窒息。

半晌，艾姑娘把目光缓缓移了开去：“你知道我了？”

“是的！”

“是怎么发现的？”

“不是我，是蒲帮主。”

“呃，不愧是‘穷家帮’的帮主，目光够锐利，这么说，你们都知道了？”

“他只告诉了我一个人。”

“呃，为什么？”

“或许因为跟姑娘在一起谈真论痴的是我。”

“蒲帮主的眼光的确锐利，想多知道一点么？”

“姑娘愿说么？”

“我总有一天会告诉你，没想到会是现在，要不然，我也不会跟着你出来跑了。”

“姑娘，我感激。”

“我不要你感激。”

李燕豪没说话。

“我是个公主，德怡公主，皇上的三女儿——”

李燕豪神情震动，道：“失敬了。”

“别言不由衷，我的身份越高，你们对我的仇恨就越大。”

“至少我对你没有仇恨。”

“真的么？”

“要是有的话，我就不会为难了。”

“对，我该相信你，我姓的是爱新觉罗，所以我取个谐音的‘艾’为姓，从小，我住在蒙古，在天山学艺八年，最近才被召回京来。”

“这么说，姑娘会武？”

“要不然我怎么能收服单超跟姬凝翠呢？”

“姑娘一身所学——”

“我暗地里比较过，比你差那么一点儿。”

“姑娘客气了。”

“现在，有这个必要么？”

李燕豪道：“我不能不承认，姑娘掩饰得很好。”“只有一半是掩饰，另一半，我有姬、单二人，再加上海珠、紫琼，需要我自己动手的时候，几乎没有，我又何必炫露呢？”“说得也是，有姬、单二位，已足抵半个武林了。”

“我被皇上召回京来，几乎只有皇上一个人知道，也因为我自小在蒙古长大，所以京里认识我的人也不多，直到现在为止，就连朝廷大内，知道我是德怡公主的人都没几个。”

“此举一定有什么深意？”

“不错，官家说最近出现了一个叛党，但也不站在你们那一边的秘密组织，叫‘青龙社’，听说过么？”

“‘青龙社’？”

“是的！”

“没有听说过。”

“他们暗中活动，行动极为诡秘，他们的目的是暗中扩张实力，逐渐坐大，进而里应外合，占据内廷，篡夺神器，皇上曾派出几个侍卫侦查过，但这几个侍卫都先后神秘失了踪，皇上觉得事态严重，因之下秘诏，召我回京，以平民身份住在京里，暗中进行侦查。”“姑娘可曾查出什么端倪？”

“没有，不过他们在京里的活动突然停止了，人也跟着不见了，就像轻烟似的，我推测，他们不是在进行别的阴谋，就是转移到江湖上来了。”

“我倒没听说过有这么个组织。”

“我已经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了，你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真不知道，姑娘呢？”

“跟你一样，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李燕豪没说话，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既然，你知道我在先，你到这中心重地来，就一定有什么用意。”

“用不着瞒姑娘，蒲帮主跟我，都担心到时候姑娘会阻碍这件事。”“哈三是朝廷的人，而且是个极为得力的人，我不能让你们杀他，他吸收了金家船帮，这也是巩固朝廷的权力，我自然也不能让你们坏了这件事，所以，我应该阻碍你们的行动，是不是？”李燕豪黯然未语。

“我不得已，你要原谅。”

“姑娘，我要说明，我也要阻拦姑娘。”

“我知道，各有各的立场，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你我只好公私分明了。”

“公私分明？”

“我只会这么说，事实上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公私分明，而且能做到公私分明的人，毕竟也不多啊。”

李燕豪又沉默了，艾姑娘也没再说话，显示出两个人的心情都够沉重的。

半晌过后，艾姑娘打破静默，说了一句：“走吧，咱们回去吧。”只这么一句，过后，两个人并肩迈步，一直默默地走着，谁也没再说一句话。

回到了廊上，单、姬二人迎了上来。

艾姑娘含笑道：“少侠，都看过了？”

“是的！”李燕豪强应了一句，接着道：“诸位歇息吧，我告辞了。”他没跟艾姑娘打招呼，也没等姬、单二人再说话，转身走了。姬、单二人何等老练，这情形还能看不出来，转脸就要问艾姑娘。哪知艾姑娘也没说话，扭头进了敞厅。

姬、单二人一怔互望，姬凝翠低声道：“老单，恐怕麻烦了。”“麻烦就麻烦吧，咱们也没办法。”

“唉，李少侠人中祥龙，的确是少见的少年英杰，可惜他跟格格生在两个不同、而又偏偏敌对的环境里。”

“造物弄人啊。”

“进去劝劝吧。”

“老婆子，这种事哪能劝，让格格自己去决定吧。”

姬凝翠默然了。

## 第十章 天人交战

李燕豪回到了前头，除见码头上、船上，有些“金家船帮”的弟兄在活动外，别的看不见一个人，想必各忙各的去了。

站在栅门旁，望着万顷湖水，李燕豪呆呆地出了神。

良久，良久，背后响起了一阵雄健步履声，冷超的声音传了过来：“少侠！”

李燕豪把头一转，冷超已到了跟前，赶忙道：“冷老辛苦了。”

“辛什么苦，应该的，少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我刚到中心重地去看过了。”

“少侠看过别处没有？”

“还没有。”

“要不要到别处看看？”

“不用了，有你们几位在，还用看么？”

“少侠太高抬我们了。”

“冷老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实话。”

“少侠，到时候哈三怎么办？”

“自然是除去为快。”

“金无痕呢？”

“按情按理，都该交由金老帮主处置。”

“恐怕金老儿会请少侠做主。”

“在不认识金老帮主之前，那容易，可是现在就难了。”

“这倒也是，可是少侠执掌着虎符剑令，金老头儿怎么敢僭越。”

“冷老如今还说什么‘虎符剑令’。”

“少侠放心，只要哈三来了，咱们一定能将‘虎符剑令’追回来。”

“冷老不知道，哈三这个人狡猾多智，我担心他不上这个当。”

“会吗？”

“冷老，金无痕既能杀父，他还会把总舵的安危看那么重么？”

“可是少侠别忘了，如今这金家船帮的总舵，也等于是他们的根据地了。”

“希望他们到处跑，不是另外找根据地去了。”

“不能说没这个可能，可是，少侠，金家船帮这总舵，经营不是一天了，一切都已颇具规模，上哪儿去找这么形势好，又现成的根据地呢？”

“这倒也是，不管怎么说，最大的希望是希望哈三能顺利上钩。”

“少侠放心，他一定上钩。”

只见蒲天义走了过来，道：“三弟，你在这儿啊。”

“帮主找我？”

“魏堂主有事跟你商量，你去一下吧。”

冷超答应一声，跟李燕豪打了个招呼，大步而去。

蒲天义到了近前，道：“看过了么，少侠？”

“看过了。”

“情形怎么样？”

“帮主没看错，她果然是。”

蒲天义脸色一变，道：“少侠点破她了？”

“只能说彼此摊牌了。”

“她是——”

“当今的德怡公主。”

蒲天义大大吃了一惊，叫道：“什么，她是——”

“帮主，轻声。”

蒲天义压低声音急道：“她是个公主？”

“不错，虜主的三女。”

“天，她竟然会是——我还是走眼了，我还是走眼了。”

“帮主不能算走眼，要不是帮主的眼光锐利，恐怕至今咱们还蒙在鼓里呢。”

“没想到，没想到，真是做梦也没想到——”

话锋微顿，蒲天义接着说道：“少侠，既然是彼此双方点破，那么得到的结论是——”

“不算有什么结论。”

“不算有什么结论？”

李燕豪当即把跟艾姑娘会谈的结果，概略地告诉了蒲天义。静静听毕，蒲天义不由为之动容，良久方说道：“少侠，照这么看，也许不会有什么危机。”

“何以见得？”

“少侠，纵然是没领略过，您也该听人说过，情之一字的魔力，大得无与伦比。”

李燕豪只觉脸上一热，道：“帮主，我既能坚守自己的立场，人家也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立场。”

“少侠以为她不会放弃自己的立场？”

“帮主，我们不能盼望她因私而废公。”

蒲天义点头道：“少侠说得是，咱们还是应该有所预防。”

李燕豪轻轻吁了一口气，道：“我就是这个意思。”

蒲天义看了看李燕豪，没再说话。

日影西斜，霞光万道，万顷湖水上，闪漾着数不清的耀眼金辉，这金家船帮总舵，表面上看起来，相当的平静，静得几乎没有一点风吹草动。

可是谁都知道，此刻的金家船帮总舵内，是既紧张又忙碌的。

半晌过后，蒲天义打破了沉默，道：“少侠，我陪您到处看看去吧。”

李燕豪微一点头道：“也好。”

随即一同往东行去。

两个人顺着木栅墙往东去，一边走，一边察看临水岸边的情势，渐渐地，他们发现，金家船帮的总舵周围，几乎根本无险可守，甚至于可以说没有一点防卫设施，李燕豪觉得奇怪，道：“难道金家船帮这总舵，都是靠人防守不成？”

“恐怕是了，金家船帮威震武林，平素少有敢来侵犯，就算有人敢来侵犯，免不了要坐船来这座总舵，要是坐了船来犯，十有八九连湖口都进不了就让他们在外头歼灭了，就算有侥幸的能够闯过重重阻拦，抵达总舵谁又抵得过金家船帮的人多势众呢。”

“有道理，这么说，金家船帮总舵的防卫，不是靠人，应该说是靠水。”

“是啊，少侠，要不然，这座总舵怎么会设在水中央呢？”

金家船帮不算太大，可也不能算小，以李燕豪跟蒲天义的步履速度，边走边说着话，也费了一盏茶工夫，才到了总舵正东。

只见魏君仁、冷超正在说话，穷家帮的一些弟子，每人手里不是拿着长弓，就是捧着强弩，拉弓的拉弓，试弩的试弯，旁边堆着一堆破布，还有两桶油。

魏君仁、冷超一见李燕豪、蒲天义走了过来，忙双双迎了过来，魏君仁欠身为礼，叫道：“少侠。”

李燕豪答了一礼道：“魏堂主辛苦了。”

“好说，应该的，怎么敢担待起少侠这‘辛苦’二字。”

蒲天义道：“恰好冷三弟也在这儿，你们都记住，从现在起，没有少侠的令谕，任何人不得到中心重地去，即便是艾姑娘传唤，也需要经过少侠的同意，得便派个人通知所有的人，包括金帮主、无奇老儿在内，要是不听，耽误了大事，他自己要负全部责任。”

冷超、魏君仁双双答应，冷超接着问道：“帮主，这是为什么？”

蒲天义道：“不要问理由，让你们这么做，你们就这么做就是。”

冷超恭应一声，没再多问。

李燕豪扫视了众弟子一眼，道：“魏堂主这是准备——”

魏君仁道：“我打算有船来袭，不等它靠近总舵，就让它起火，要是有人跃离他们的船，隔老远扑过来，我就用强弩对付他们，少侠看怎么样？”

“好主意。”李燕豪道：“只是魏堂主要小心，一旦他们的船起了火，千万不能再让他们冲过来，否则后果便不堪设想。”

魏君仁呆了一呆道：“这我倒没想到。”

蒲天义道：“少侠顾虑的对，要是没有办法把他们的船拦在几丈以外，这个主意可就太冒险了。”

魏君仁沉吟未语，冷超道：“要命，这么一来，岂不是白忙了。”

只见沈玉山奔了过来，丈余外收势停身，躬身先施一礼，李燕豪等连忙答礼。

李燕豪道：“沈护法辛苦了。”

沈玉山道：“少侠这是哪里话，少侠诸位为的是金家船帮，沈玉山是金家船帮的人，就是赴汤蹈火也是应该的，说什么辛苦。”

李燕豪道：“沈护法，咱们为的是大局。”

“这就是了，那又哪来的辛苦？”

李燕豪笑了笑，没说话。

沈玉山道：“冷老刚才说什么白忙了？”

冷超把魏君仁的准备，以及李燕豪的顾虑提了一遍。

沈玉山拍手笑道：“魏老好主意，少侠不必有任何顾虑，他们的船绝过不来的。”

魏君仁忙道：“怎么过不来？”

沈玉山笑道：“诸位不知道，我清楚，总舵周围水底，装了一圈刀轮，只有正面有个使船只进出的缺口，开关在‘綵望楼’上，只一开动，就是铁船也会在刀轮圈外打得粉碎，他们哪里闯得过来。”

魏君仁大喜：“好，太好了，没想到总舵水底有这种装置，这下我不会白忙了。”

蒲天义也笑道：“真的，这样就行了。”

李燕豪道：“真是没想到贵帮总舵这水面之下，还装的有刀轮，这是哪位设计的，无奇老人家么？”

“正是无奇老人家。”

李燕豪道：“沈护法可知道，这些刀轮，装在离总舵多远之处？”

沈玉山道：“十丈之外。”

李燕豪叹了一口气道：“有了这种装置，贵帮总舵可以说是固若金汤了，也托天之福，刚才我们来的时候，贵帮总舵没有开动刀轮，要不然我们这些人一个个早就下了水了。”

此言一出，蒲天义也为之猛可想起，无不个个面有惊容，冷超叫道：“我的天爷，好险啊。”

沈玉山道：“其实，诸位还是占了坐的是金家船帮的船的便宜，直到过了刀轮，逼近了码头，他们才发现不对，可是那时候再开动刀轮，已经是没有用了。”

蒲天义道：“不管怎么说，就像是少侠说的，我们是托天之福了。”

李燕豪道：“沈护法，那綵望楼上，是那位在负责的？”

沈玉山道：“不一定，谁在綵望楼上当值綵望，谁就负责。”

“那么，綵望楼上的弟兄，是不是可以随时开动刀轮呢？”

“不，綵望楼上的弟兄，不能随便开动刀轮，有情况的时候，总舵之内，至少有位内五堂的堂主，坐镇綵望楼，负责綵望全湖，控制全局，必要的时候，他可以下令开动刀轮。”

“刀轮以前使用过么？”

“装设以来，使用过一次。”

“沈护法可记得那是什么时候？”

沈玉山想了想道：“约在五年以前了吧。”

李燕豪道：“五年以前？”

“是的。”

李燕豪沉吟了一下道：“以沈护法看，刀轮长久浸在水中，不会因长年不用而失灵么？”

沈玉山一怔道：“这个……就不敢说了。”

冷超道：“少侠想的周到，别等到时候要用了，刀轮却不转了，岂不坏事。”

蒲天义道：“沈护法，咱们能不能上綵望楼去试试看？”

“当然可以，容沈玉山带路。”躬身一礼，转身行去。

李燕豪、蒲天义、冷超迈步跟了上去，魏君仁跟他率领的一部分弟兄则留在原地没动。

綵望楼高高的矗立在金家船帮总舵中心略往前的地方，在总舵的任何一个地方都看得见。

沈玉山带着李燕豪、蒲天义、冷超三人，走没多久便到了綵望楼下，只见这座綵望楼高耸入山，完全是木头搭造的，绕塔一圈木梯盘旋而上，可供上下。

望着綵望楼，李燕豪的眉锋忽地为之一皱。

蒲天义深深看了李燕豪一眼，道：“少侠，上去看看吧。”

沈玉山躬身摆手，道：“请。”

李燕豪谢了一声，当先举步上梯。

一行四人，绕着綵望楼拾级而上，没多大工夫，便登上了楼顶。

楼顶是间木造小房子，有一张木床，桌椅等物，正中央有座木台，台上有四根儿臂般粗细，可供扳动的铁把手。

李燕豪一指四根把手，道：“这就是刀轮的开关么？”

沈玉山道：“是的，四根把手，控制四方，由左而右，分别控制前后左右。”

李燕豪道：“刀轮开动，水面上是否看得出什么来？”

沈玉山道：“可以看得出水纹波动。”

李燕豪道：“那么我跟蒲帮主、冷老看看，请沈护法开动试试。”

沈玉山道：“遵命。”

李燕豪、蒲天义、冷超三人立即走向窗边，居高临下，总舵四周的山、水尽收眼底。

沈玉山那里一连扳动了四根铁把手，李燕豪等看得清楚，只见环绕总舵十丈外水面，涌起了一道水纹，像水乍沸似的。

李燕豪道：“行了。”

沈玉山随又扳动把手，停住了刀轮，适才涌起的水波，立即趋于平静。

蒲天义道：“刀轮没失灵，咱们的防守省事多了。”

冷超道：“只等他们来到，看吧，刀轮一转动，管教他全军覆没，悉数做了湖底王八。”

李燕豪道：“恐怕不容易。”

冷超忙道：“怎么不容易？”

“金无痕是金家船帮少主，他自然知道这一道水底埋伏，他岂会轻易上当。”

冷超一呆道：“这倒是，我怎么把这一点忘了。”

“不上当不要紧。”蒲天义道：“咱们只要能护住总舵就行了。”

李燕豪道：“说得是，咱们要的只是哈三跟金无痕，不必多伤无辜，只要能把他们大部分的人阻在刀轮以外就行了。”

沈玉山道：“少侠仁厚，事实上有很多弟兄都是不明了内情真相的，一旦他们明了了内情真相，一定会马上投过来。”

李燕豪道：“我麻烦沈护法，选派十二名干练弟兄，从现在开始，分十二时辰轮班綵望，一有情况，立即示警。”

沈玉山道：“是，我这就办去。”一躬身，下楼而去。

李燕豪道：“冷老也看情形去吧。”

冷超没那么多心眼，答应一声也下楼去了。

望着冷超下了楼，蒲天义道：“少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是的，蒲帮主。”

李燕豪道：“蒲帮主是不是觉得，这座綵望楼，离艾姑娘所在的中心重地近了些？”

蒲天义神情一震，转身略一打量楼下形势，回过脸来，点头道：“的确，这座綵望楼离总舵的中心重地太近了。”

李燕豪忧色现眉锋，默然不语，蒲天义道：“少侠是怕，到时候她会派姬、单二人上来控制这座綵望楼？”

“蒲帮主，我正是担心这一点，倘若让我不幸言中，这总舵四周的水底刀轮，岂不是发生不了效用，形同虚设了么？”

蒲天义点头道：“的确，真要是有那么一刻，能上綵望楼赶下姬单二人的，恐怕只有少侠了。”

“若是他们把这开关加以破坏，就算能把他们赶下去，又有什么用？”

蒲天义脸色一变，一时没能说出话来，李燕豪道：“除非，有这么一个能守得住綵望楼的人，从现在起就守护在这儿。”“那是不可能的啊，少侠，您要在前头指挥全局啊。”李燕豪愁苦一笑道：“蒲帮主，那么您说该怎么办？”蒲天义想了一想，突然目透奇光，道：“少侠，至少现在她们还不知道总舵四周水底有刀轮，而开关就在这座綵望楼上，是不是？”“蒲帮主是说，严守秘密，不让她们知道？”

“少侠，这一点并不难做到。”

“是的，这一点，不难做到，只是，蒲帮主，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啊，这件事关系太以重大，万一要是有人走漏了——”

蒲天义截口道：“少侠的意思我明白了，必得有个万全之策。”

“是的，蒲帮主，必得有十分把握，不能有一点风险。”

蒲天义思忖了一下，道：“少侠，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了。”

李燕豪苦笑道：“蒲帮主，我可以把所有的人召集起来，要他们保守秘密，不让她们知道，只是，你要我编个什么理由呢？”

蒲天义吁了一口气道：“我知道，少侠难以开口。”

“我若是道破他们的身分，要大家暂时别动她们，大家或许会听我的，但是那对大家的心理都有影响啊，一旦搏杀起来，大家都会分一份心啊。”

蒲天义点头道：“少侠顾虑得极是，那是一定的。”

李燕豪焦聚眉锋，道：“难，难，难。”

蒲天义双眉陡扬，道：“少侠，眼下恐怕只有一个办法了。”

李燕豪忙问道：“什么办法？”

蒲天义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李燕豪入目蒲天义的神色表情，一颗心不由往上一提，道：“蒲帮主，有什么话，但说无妨。”

蒲天义似乎费了很大的口气才道：“我知道，这办法会让少侠更为难，但除了这，实在没有更妥当、更安稳的办法，少侠，咬起牙来，先除内忧。”

李燕豪一颗心差点脱腔而出，脸色倏然变了一变，久久没有说话。

蒲天义一直凝望着他道：“少侠——”李燕豪唇边闪过丝抽搐道：“蒲帮主，你叫我怎么忍心这么做？”

蒲天义肃容道：“少侠，小不忍则乱大谋，这等于是养虎为患，一旦事败，影响咱们整个匡复大计，而只有您我事先知道她的身分，一旦容她存在，真要有那么一刻，您我怎么向天下忠义豪雄交待？”

蒲天义这几句话说得相当重，的确，蒲天义是一帮之主，尤其是李燕豪，更是虎符剑令的执掌人，他们两个让一个敌人存在，最后让敌人坏了大事，怎么向所有的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以及普天下的忠义豪雄交待？

李燕豪只听得心神猛震，脸色连变，默然未语，良久，良久，方始吁了一口气，毅然道：“蒲帮主，请随我见无奇老人家去。”他未答蒲天义说话便下楼而去。

蒲天义两道灰眉耸动了一下，跟了下去。

在一座后院里，李燕豪、蒲天义找到了无奇老儿，金太极也在。无奇老

儿是行动不便，金太极却立即起迎抱拳：“少侠，蒲帮主。”

李燕豪、蒲天义双双答礼，李燕豪道：“金老帮主没有什么不适吧？”

金太极道：“多谢少侠关注，我一直感觉很好，无奇贤弟真是百年难见其一的奇人物。”

蒲天义道：“他不是人，快成半仙了。”

无奇老儿道：“蒲化子，你何不干脆说我是个茅山老道。”金太极为之失笑。

李燕豪想笑，但却满腹心事，笑不出来。

蒲天义正色道：“无奇老儿，我说的是实话，总有一天你会飞升的。”

“好要饭的！”无奇老儿叫道：“你是嫌吃饭的人多剩不下饭来舍给你们了，要咒我早些儿死是么？”

无奇老儿的确是位奇人，的确够看得开的，落这么一身生不如死的残废，他居然还能谈笑游乐。

这，无形中给了李燕豪一个启示，使得李燕豪心里的忧烦减轻了不少。

笑声中，落了座，金太极道：“少侠，四周的情形怎么样了？”

蒲天义道：“我陪着少侠看过了，大致还算可以，少侠此来，是来跟无奇老儿商量事的。”

无奇老儿道：“呃，少侠有什么事要跟我谈？”

李燕豪道：“晚辈跟蒲帮主，刚上綵望楼试过了刀轮开关。”

“哎呀！”无奇老儿叫道：“瞧我多糊涂，我竟然忘了把这埋伏告诉少侠了。”

蒲天义道：“不要紧，沈护法已经替你说了。”

金太极道：“连我也忘了，少侠，试过的情形怎么样？”

李燕豪道：“一切正常，贵帮总舵的这道埋伏，对付来犯之敌，可以收很大的阻遏功效。”

金太极道：“这全是无奇贤弟的杰作。”

李燕豪道：“就是为这，我特来请教无奇老人家，除綵望楼之外，是还有别处可以控制这一圈刀轮？”

无奇老儿讶然问道：“少侠问这——”

蒲天义道：“是少侠问你，不是你问少侠，只管答话就是。”

无奇老儿疑惑地看了李燕豪一眼道：“少侠，我当时没在别处装置开关。”

“现在是否能改装？”

无奇老儿又一怔，但旋即答道：“能，不过很费工夫。”

“要多少时候才能改装完成？”

无奇老儿想了一想道：“至少要十天工夫。”

李燕豪眉锋为之一皱。

蒲天义看了李燕豪一眼，没说话。

无奇老儿道：“少侠，我现在是否能问——”

蒲天义道：“无奇老儿，你不问也罢。”

无奇老儿一怔，诧异地望着蒲天义，即便连金太极，也是满面疑色。

李燕豪两道剑眉耸动了一下，吁了一口气，缓缓说道：“我不愿瞒两位，恐怕也瞒不了，真要是瞒了两位，那反倒不好，蒲帮主，还是请你替我说吧。”

蒲天义恭应了一声“是”，然后肃容把艾姑娘的来历，以及前因后果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金太极跟无奇老儿两个人惊得目瞪口呆，脸色都变了，半晌，金太极才道：“有这种事，有这种事！”

无奇老儿也定过了神，惊声道：“我真没想到，做梦也没想到，这个女娃儿，这个女娃儿，这是个百年难见其一的奇女子，设若她跟咱们为敌，那简直太可怕，太可怕了。”

金太极道：“何只是她可怕，她身边那两个，一正一邪，不都是出了名难惹的拔尖人物。”

无奇老儿道：“这就对了，能让单超、姬凝翠这两个人物臣服身边，听候差遣的，自然是可怕的人物，你们不知道，可是我清楚，这个女娃儿的智慧，高如山岳，深如大海，我胸中所藏的这点儿玩艺儿，恐怕都不在她眼里。”

蒲天义动容道：“是这样么？无奇老儿，你是否太高抬她了？”

“高抬她了？”无奇老儿道：“蒲化子，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说话从不夸张，这是我根据事实所做的推断，我活了这么大把年纪了，能一眼看穿我那些玩艺儿，这还是头一个，不是我卖瓜子的说瓜甜，为自己的玩艺儿吹嘘，放眼天下，能一眼看穿我那些玩艺儿的，还挑不出几个来，要是我没料错，这个女娃儿的胸蕴，跟我这个糟老头子，恐怕是不相上下啊。”

蒲天义吁了口气道：“应该是这样了，不然虎主怎么会放心派她出来呢？”

金太极神色一肃，道：“少侠，有句话我不该说，可是我却不能不说，这件事关系着金家船帮的安危跟整个大局，金家船帮的安危事小，整个匡复大计事大——”

李燕豪道：“金家船帮，这利害得失我懂，我跟蒲帮主曾经再三谈起过。”

蒲天义道：“金老帮主的意思是——”

金太极肃容道：“小不忍则乱大谋，金太极斗胆，敢请少侠以壮士断腕的精神，速予铲除。”

李燕豪脸色陡然一变，蒲天义望着李燕豪，口齿启动，没说话。

金太极道：“人毕竟是人，是人就不免有感情，老朽知道下这种决心实不容易，但少侠执掌虎符剑令——”

李燕豪猛然站起，道：“老帮主不必再说什么了，老帮主都能大义灭亲，李燕豪还有什么拿不起、放不下的。”

蒲天义忙站起道：“少侠——”

李燕豪唇边掠过抽搐，转身要走。

“慢着！”无奇老儿突然喝了一声。

李燕豪停步转身。

金太极道：“无奇贤弟——”

无奇老儿道：“老帮主，您这个主意，我不赞成。”

金太极道：“怎么说，无奇贤弟，你——”

“老帮主，我不赞成，绝不赞成。”

“无奇贤弟，你可是兴了爱才之念？”

“我爱才。”

“无奇贤弟，不能因为你爱才，而置整个匡复大计于不顾。”

“老帮主，我爱才，并不是主要的原因。”

“那么，你还有什么理由？”

“那女娃儿，跟少侠他们做伴南来，不是一天了，是吧？”

蒲天义道：“不错，确不是一天了。”

“这就对了，她要是有心坏咱们的大事，何时何地不能下手，偏等在此时此地？”

金太极微一怔，旋即道：“那是因为‘虎符剑令’还在哈三手里，少侠他们也正在找寻哈三，不比如今，哈三即将自投罗网，‘虎符剑令’已近在眼前。”

“老帮主，您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虎符剑令在哈三手里，还不就跟在她手里一样，要是她在半途早下手，对付了少侠，那岂不是一劳永逸，釜底抽薪，她还怕谁对付哈三啊。”

这句话，听得李燕豪、蒲天义、金太极都为之一怔。

倏地，蒲天义叫道：“对啊，这是最浅显的道理，咱们怎么就没想到呢？”

金太极道：“无奇贤弟，你是说，她没有不利咱们之心？”

“那倒不是，她本是有不利咱们之心，可是人毕竟是人，感情的力量大于一切，她天人交战一阵之后，最后一定会打消不利咱们之心，到了那时候，她对咱们又有什么害处呢？”

金太极道：“无奇贤弟，你认为，她对咱们会打消敌意？”

“不错，老帮主。”

“有把握？”

“老帮主，要是没有她跟少侠做伴这么些时日，该动而未动这点，我是一点把握也没有，可是既有她跟少侠做伴这么些时日，该动而未动在先，我就有绝对的把握。”

金太极眉锋微微皱起，道：“无奇贤弟，事关金家船帮安危，跟整个匡复大计，咱们可不能不慎重啊。”

“老帮主，我无奇是个轻忽大意的人么？我也不愿意，更不敢做那千古罪人啊，咱们为什么不朝这条路上走呢？”

“无奇贤弟，你这说法我不敢苟同，要她对咱们打消敌意，或许可能，虏主是她的生身之父，要她背叛虏主，投向咱们，那恐怕不太可能。”

“老帮主，恕无奇斗胆直言，您的儿子为一个‘利’字都能背叛您，怎么见得那位艾姑娘，不会为一个‘情’字背叛她的生身之父呢？”

金太极呆了一呆，脸色也为之变了一变，道：“这个……无奇贤弟，我总觉得，拿整个匡复大计作为赌注，所冒的风险未免太大了些。”

“老帮主，倘若我的推断不错，艾姑娘终究会打消对咱们的敌意，甚至会背叛她的生身之父，投向咱们，而咱们却现在就下手铲除了她，咱们这一辈子的愧疚，对整个匡复大计的损失，又将如何呢？”

“无奇老弟，咱们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

“我不能说老帮主的顾虑不对，但老帮主尽管放心，真到时候有了万一，咱们再出手也还不迟啊。”

金太极转望李燕豪，道：“少侠——”

李燕豪忍不住激动，毅然道：“无奇老人家跟老帮主的宽容，我感同身受，请放心，只要到时候有了万一，我一定会给诸位一个满意的交待。”

金太极道：“既然少侠有了这句话，我还能再说什么，少侠跟蒲帮主都请坐吧。”

蒲天义没说话，长长吁了一口气，与李燕豪又坐了下去。

金太极道：“关于刀轮开关的事，咱们怎么解决？”

蒲天义道：“既然咱们有这种打算，这件事已经不成问题了。”

金太极道：“不，它还是个大问题，万一到时候她控制住了綵望楼，纵然少侠毅然下手予以铲除，但是刀轮失效，哈三他们已大举攻进总舵，抵挡起来就增加许多艰苦了。”

蒲天义道：“可是无奇老儿没有时间去改装开关，少侠又不能整天守在綵望楼上，那又怎么办呢？”

无奇老儿道：“当今之计，恐怕只有一个办法了。”

金太极道：“什么办法？”

无奇老儿道：“晓谕咱们金家船帮的弟兄，严加保密，绝不许泄漏刀轮之事，就是对自己人也是一样。”

金太极微微点了点头：“恐怕只有这样了，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召集弟兄们吧。”

蒲天义道：“不必劳师动众，金家船帮以外的人，知道水底装有刀轮这件事的，只有少侠、我，还有我那三弟，老帮主只召集沈护法几位，要他们几位晓谕弟兄们，也就行了。”

无奇老儿道：“对，劳师动众，反倒惹眼。”

蒲天义站了起来道：“我替老帮主跑一趟，去把沈护法几位找来吧。”

金太极忙道：“不必，何敢烦劳蒲帮主大驾，我这就派人去找他们——”话锋一顿，扬声喝道：“来人。”

一名金家船帮的弟兄奔了进来，躬身道：“老帮主。”

金太极吩咐道：“去请沈、袁两位护法跟莫巡察即刻来一下。”

那名弟兄恭声答应，转身要走。

“慢着，兄弟，麻烦你顺便也把我‘穷家帮’的冷老三也找来。”

那名弟兄恭谨应声而去。

蒲天义重又坐了下去，几个人聊着防卫后歼敌的事，聊没几句，沈玉山、袁泰、莫成，还有冷超已先后赶到，蒲天义交待冷超别泄露刀轮之事，金太极也立即传令，要金家船帮弟兄严守秘密。

沈、袁、莫三人恭声答应。

冷超却忍不住问道：“帮主，如今这座总舵之内都是自己人，还怕谁知道啊？”

蒲天义道：“你不要多问，要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就是。”

冷超可不是闷葫芦的人，道：“咱们对付的，是在外头的金家船帮的人，既是金家船帮的人，就没有不知道这圈水底刀轮的，咱们还能防谁呀？”

蒲天义耸动两道灰眉道：“三弟，你就不能我说什么，你听什么，你就不能不问么？”

显然蒲天义已有点不高兴了，冷超哪敢再问，只有忍住心中的疑窦，顶着满头的雾水，躬身答应了，只听巡察莫成道：“禀老帮主，属下派出的巡逻快船，适才回报，黄河水城，五里之内，已出现本帮的船只。”

无奇老儿道：“行了，有了反应了。”

金太极道：“派出两艘大船，凡是进入湖口的船只，都要严加盘查，并告诉他们我还活着，若知道醒悟的放他们进来，否则就在湖口外把他们解决掉。”

莫成躬身答应。

无奇老儿道：“干脆，这件事就交给三位了，要是船只一下回来的太多，

干脆就让他们进入湖口，把咱们的船退开停在刀轮缺口上，高声宣布老帮主健在，看他们的反应如何，然后再做打算。”

蒲天义道：“那何不把他们一艘艘都放进来，让他们都停在外面，等所有的船都到齐了，再做宣布。”

金太极道：“这倒也是个办法，就照蒲帮主的意思去做吧。”

沈、袁、莫躬身答礼，领命而去。

无奇老儿道：“蒲化子，你也晓谕你那些要饭的，只要有船进入湖口，让他们掩蔽好，别露头，免得让他们瞧出什么来，先给哈三通风报信儿。”

李燕豪道：“哈三狡猾得很，只让他看出有一点不对，他是不会上当的。”

蒲天义道：“无奇老儿，你放心，我照办，要是让他们瞧见一个‘穷家帮’的弟子，你唯我是问就是。”

话锋微顿，道：“冷兄弟，你传话去吧。”

冷超答应一声走了。

李燕豪道：“蒲帮主，我看咱们也到前头看看去吧。”

蒲天义点点头道：“该开始忙了。”

李燕豪站了起来。

李燕豪、蒲天义到了总舵前，栅门外，低垂的暮色中，只见两艘双桅大船缓缓驶离码头，码头上看不见什么动静，湖口到总舵之间的这片水面上，也看不见有别的船只。

相当沉寂！

相当宁静！

事实上，谁都知道，金家船帮总舵的情况，如今是外弛内张，弓上弦、刀出鞘，无时无刻不在准备着杀敌，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着血战的来临。

蒲天义吁口气，轻轻咳了一声，打破了身周的沉寂：“少侠以为无奇老儿的推断如何？”

李燕豪脸上笼罩着一片迷茫，像升起水面的氤氲水气一样：“我不敢说。”

“少侠——”

“蒲帮主，我真不敢说。”

蒲天义道：“少侠难道一点儿把握都没有？”

“那倒不是，只是，我并不企求，也不愿勉强她放弃自己的立场，我是以己度人，你知道那是最艰难的抉择，不过，我却盼望无奇老人家的推断正确，不然……”

他住口不言，“不然”怎么样，他没法说出。

其实，他又何用说出来？谁不能想象出那种怕人的后果。

两个敌对的对方，固然有深仇大恨，但这两个敌对双方的本身，却是没有生命，没有灵性的。

而这两个敌对双方的个体，却是有血、肉、有灵性、有感情的，一旦不同立场的两个人之间有了感情，尽管你我之间有深仇大恨，要这个人去杀那个人，那不但是件残酷的事，而且是件最让人为难的事。

蒲天义焉有不明了的，尽管“事”不关他，可是他的心情并不比李燕豪的心情来得轻松。

所以，他没再说什么，当夜幕初垂时，他告辞往后去了。

只有李燕豪，他一个人仍在栅门前站着。

夜风飘动了他的衣袂，他人却是动也不动，两眼呆呆地凝视着远方，脸

色像初垂的夜色那么暗。

夜深了，李燕豪仍在栅门外站着，连姿势都没变。

他听见身后传来了一阵轻微步履声，他听出了像谁……

但他不相信，不相信这时候她会到这儿来。

而，事实上——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站着？”

熟悉的话声，银铃也似的，美是美，但却带着令人说不出的一种意味，甫听入耳便让人心酸。

李燕豪心神震动，转过了身。

艾姑娘已伫立眼前，只她一个人，清丽的娇靥上，看不出什么来，那双眸子紧紧盯着他，却包含了许多，许多。

李燕豪心神再次震动，叫道：“艾姑娘——”

艾姑娘说了话，声音是那么轻柔，轻柔的话声中，却带着几分动人心弦的愁怨：“夜这么深了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李燕豪定了定神，暗暗吸了一口气，道：“姑娘不也是一个人到这儿来了吗？”

“我？”

艾姑娘香唇边掠过一丝凄楚笑意：“我没办法歇息，我一直难让心境平静下来。”

李燕豪轻轻地呃了一声，缓转脸，目光重又投向远方那万顷静静的湖水。

一阵微动的香风袭人，显然艾姑娘又上前一步，没错，那轻柔而带着幽怨的话声，在他耳边轻轻响起：“难道，你也跟我一样吗？”

李燕豪心头猛地一震，他没敢转脸，他知道，如果他转过了脸，他的脸离艾姑娘的娇靥就太近了，但也没敢躲，因为又怕伤了艾姑娘的心，他道：“事实如此，我不愿否认。”

“为什么？”

“姑娘又是为什么？”

“天人交战，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你也是么？”

李燕豪默然未语，这就够了，他不需要多说一句话，哪怕是一个字。

艾姑娘轻轻叹了一口气：“我何幸认识你，又何不幸跟你生长在两个敌对的立场里。”

李燕豪道：“造物弄人。”

“造物何其残酷。”

“格格——”

“别这么叫我，我听得刺耳，尤其是你这么叫我，更像拿刀扎我一样。”

“姑娘——”

“这样好多了。”

“姑娘，你我的立场虽属敌对，但是你我个人之间，应该是丝毫没有敌意，更没有一点仇恨。”

“可是，你我能置身在立场之外么？”

一句话问得李燕豪默然了。

他不能，绝不能，他绝不能舍弃自己的立场，尤其他执掌着虎符剑令。

“你不能，是不是？”艾姑娘追问了一句。

李燕豪咬牙点头：“是的，姑娘。”

“那就难了——”

为什么那就难了，什么“难”了？

艾姑娘没说明，她接着又说了话，话声中，所含的愁怨更浓：“上天既让你我生长在两家敌对的立场里，又何必让你我碰面，更何必让你我认识。”

“我刚说过……”李燕豪道：“造物弄人！”

“难道就无可挽救，没有办法解决？”

“有，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你说？”

“不说也罢，这是做不到、也是不公平的。”

“什么做不到，什么又不公平？”

“姑娘冰雪聪明，又何必要我明说。”

“再聪明的人，也有一时的糊涂。”

“姑娘——”

“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刚说过，这是做不到的，也是不公平的。”

“世间的事，并不是样样都能做到的，也不是样样都公平的。”

“可是这件事——”

“你为什么不肯说呢？”

“姑娘又何必非让我明说不可呢？”

“我要听你说明！”艾姑娘娇靥上掠过一丝异样神情：“我要听你亲口告诉我。”

李燕豪没看见艾姑娘脸上那异样神情，因为他背着艾姑娘，他暗一咬牙，毅然道：“好吧，我斗胆，请姑娘放弃自己的立场。”

艾姑娘娇躯一阵抖动，道：“这是你的意思，还是他们的意思？”

“当然是我的意思。”

“你真希望我这么做？”

“我又何止是希望。”

“你应该知道，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下很大的决心的。”

“我当然知道。”

“你也应该知道，我要是真那么做了，我的牺牲有多么大。”

“我知道，姑娘。”

“我不能这么平白无故做这么大的牺牲，你也不能让我平白无故做这么大的牺牲，是不？”

“姑娘的意思是——”

“我要知道，如果我听了你的，我能得到什么样的补偿？”

李燕豪猛转脸，艾姑娘的娇靥近在咫尺，兰麝奇香隐隐可闻，他顾不了那么多，两道锐利目光直逼过去，激动地道：“姑娘真能——”

艾姑娘也有点激动，她的激动并不只这么一点，显然她是强忍着的：“你还没回答我呢，是不是？”

“姑娘要什么样的补偿，尽管说。”

“我要什么，你给什么？”

“我不敢这么说，只能说尽我的所能。”

“那么，你以为我要什么样的补偿呢？”

“这个……我就知道了。”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你要明白，一旦我舍弃了自己的立场，我就跟无家可归的孤儿一样了，而且这种叛逆行为必为大内所难容，我怎么办？总得有个躲避的处所，跟个可以保护我的人啊。”

艾姑娘话说得够含蓄，可是，也相当露骨。

李燕豪就是再糊涂，再懵懂，他也应该明白艾姑娘的意思，事实上，他的确已经明白了，他心神为之狂震，入目艾姑娘那两道清澈而又带着异样光辉的目光，他心弦再次为之抖动：“姑娘——”

“这就是我所要的补偿，你能给我么？”

李燕豪胸气翻腾，热血上涌，嘴张了几张……才道：“我要求姑娘舍弃自己的立场，那么，对于姑娘所要的补偿，我自然应该负责。”

“这就是你的答复？”

“是的。”

“我没有勉强你的意思。”

“我丝毫未觉得勉强。”

“你不必顾虑什么，真要放手一搏，我未必是你的对手。”

“我没有想到这一层。”

“这么说……”艾姑娘明眸中绽放出异采，娇躯也泛起了轻微的颤抖：“那么，这是你肯定的答复了？”

“可以说是许诺。”

“我相信你说了就算。”

“李燕豪由来是千金一诺。”

“我听见了，也记住了，只要你能给我这种补偿，我就可以做考虑了。”

“考虑？”

李燕豪一怔。

“我刚不说了么，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与很大的决心的。”

“那么，我愿意等姑娘考虑的结果，也只好等了。”

“如果——”艾姑娘深深看了他一眼：“我考虑的结果，让你很失望呢？”

“我诚挚的企盼，姑娘考虑的结果不会让我失望，否则……”

李燕豪唇边闪过抽搐，他没再说下去。

“否则怎么样？”

艾姑娘问了一句，声音微微有点发抖。

“姑娘！”

李燕豪哽声说道：“这又何必多问，夜深露重，请回去吧。”

艾姑娘动了，但是她并没有走，只半转身，把一双目光投向远处。

刹时间，两个人之间，陷入了令人窒息的静默中。

那两个身影，也像两尊石像似的，没动一动。

良久，良久，艾姑娘轻轻一叹，打破沉寂，开了口：“生身的父母，自己的族类，尽管有时候我很不满意他们所做的，毕竟，这种血缘关系，不是任何人能够否定的，你要知道，那是大逆不道啊。”

“我知道！”李燕豪缓缓说道：“所以说，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与很大的决心的。”

“我心里充满了恐惧、惊慌。”

“要是没有一个很大的力量牵引，任何人都无法背叛这些的，除非他先天就有背叛性。”

的确，要不是为了什么，要不是很渴求什么，谁也舍不得背叛自己的亲人，谁也做不出背叛自己族类的事来。

李燕豪道：“姑娘这种心情，我能体会。”

“所以说，”艾姑娘道：“我必须值得，我必须能得到我所要的补偿，要不然，我又图的是什么？”

“姑娘我也明白，我保证，而且我会尽心尽力，如若姑娘下得了这种决心，我会一辈子感激。”

艾姑娘缓缓回过了身，香唇边掠过一丝令人心酸的笑意：“我要的，不是你的感激，如果是为要感激，我可以从任何人那儿，轻易地得到感激。”

“我知道，姑娘，只是我这感激两字，包含得太广，太多。”

“我懂你的意思了，我也别无所求了，我回去了，你会看到我考虑的结果的。”

她转身要走……

“姑娘！”李燕豪叫了一声。

艾姑娘停步回过了身。

“不管你考虑的结果是什么，只你有这种意向，已经使李燕豪感激了。”

艾姑娘深深看了李燕豪一眼，她没说什么，而她目光里所包含的，已足代替她所要说的，她转身缓缓地走了。

李燕豪望着那无限美好的身影，一直到那美好的身影消失在浓浓的夜色里。

美妙的身影消失了，李燕豪的心底泛起了一种感觉，这种感觉，难以言喻，他自己也说不上来是什么。

夜越来越深，露水也越来越浓了。

李燕豪就这么呆呆地站着，就这么呆呆地站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蓦地，一声尖锐呼喝划破寂静，在这时候听来分外刺耳。

李燕豪惊醒了，转眼望去，只见湖口方向有两盏灯火冉冉而动，灯下有两条黑黑的影子，那是两艘大船。

总舵方面，也有两盏灯疾若流星的船迎了过去，那是两艘浪里钻小船。

这时，沈玉山如飞掠到，恭声说道：“少侠，有船回来了。”

李燕豪定定神道：“哪位驾船迎过去了？”

“莫巡察！”

“是否让来船停在刀轮以外？”

“是的。”

“好，那就等莫巡察送回消息再说吧，咱们到码头上看看去。”

李燕豪带着沈玉山走向码头，等他们到了码头，一艘浪里钻已折了回来，船头上站着的正是莫成。船还没到，莫成已腾身掠上码头，向着李燕豪微躬身，道：“少侠，来船由李、查两位巡察率领，他二人誓死效忠老帮主。”

“莫巡察，这两位可靠么？”

莫成道：“这两人莫成知之甚深，对金家船帮一向忠心耿耿。”

沈玉山道：“少侠，沈玉山也愿意担保。”

“那么，烦劳请他二位登岸，其他弟兄，暂留船上。”

“是。”莫成恭应一声，探怀取出一只哨子，转身吹出两长一短三声哨音。

哨音甫落，远处湖面那盏灯光，流星般折了回来。

灯近五丈，李燕豪已看见了，浪里钻上站着一胖一瘦两名中年黄衣汉子，浪里钻靠岸，两名黄衣汉子跃身登上码头。

莫成道：“李、查二兄，快过来见过李少侠。”

一胖一瘦两名黄衣汉子近前躬身，黄衣胖汉道：“李华见过少侠。”

黄衣瘦汉则道：“查奇见过少侠。”

李燕豪连忙答礼：“不敢，两位辛苦了。”

“好说。”

“金家船帮所发生的事，以及眼下总舵的情况，想必两位已经都知道了？”

李华道：“莫成兄已经告诉我们的。”

“听说两位愿意效忠老帮主，李燕豪衷心十分敬佩。”

查奇道：“少侠这话我们就不敢当了，少帮主弃宗忘祖，卖身投靠，为图荣华富贵，竟而杀父，天地神人难容，别说查奇等身受老帮主知遇大恩，就是查奇等跟老帮主素不相识，也要助老帮主除此禽兽不如的贼子。”

沈玉山道：“两位一路返来，外面可有什么动静？”

李华道：“别的倒没有什么动静，只是凡是本帮船只，都已在返回总舵途中。”

沈玉山道：“两位归途中，见着别的船了么？”

李华道：“只在夜晚老远望见灯号，白天倒没看见本帮别的船只。”

李燕豪道：“既然他们都已在归途中，想必陆续可以抵达了，两位巡察也没听过金无痕的讯息？”李华、查奇同声应道：“没有。”

莫成道：“这就怪了，他们会上哪儿去了？”

沈玉山道：“少侠，他们会不会不回总舵来？”

“他们视总舵为根据地，应该不会不回来。”

莫成道：“倘若苍天有眼应该会让他们回来。”

李华道：“少侠，能容我们见见老帮主么？”

“当然可以！”李燕豪道：“麻烦沈护法陪他两位见老帮主去吧。”

沈玉山恭声答应，带着李、查二人鱼贯行去。

莫成道：“少侠，船上的弟兄怎么办？”

李燕豪道：“等李、查二位见过老帮主之后，请他二位返回船上，告诉弟兄们不做任何动静，等叛变的船只回来，辨明之后，一旦起搏斗，也好让他们断金无痕他们的后路。”

“少侠高明，就这么办，等他们见过老帮主之后，我来告诉他们。”

“莫巡察，你可知在外未归的船只之中有多少是效忠老帮主的，有多少是跟着金无痕卖身投靠的？”

“据莫成所知，在未归来的船只之中，绝大多数是效忠老帮主的。”

“莫巡察可知道，都有哪些人确实卖身投靠了么？”

“不敢说十分确定，倒也明白个十之八九。”

“那就更好办了，等船只返来，看带船的是谁，然后决定如何处置。”

莫成道：“少侠，何不这样，凡是效忠老帮主的，让他们留在船上，以

断金无痕的后路，要是跟着金无痕卖身投靠的，干脆就把他诱进总舵处置了，这样岂不就减少他们的实力了么？”

“莫巡察好办法，只是怕屠杀了忠贞，冤枉了无辜。”

“这个少侠放心，莫成自有办法辨别忠奸。”

“好极，那么这件事，我就烦劳莫巡察了。”

“遵命。”

两个人刚谈到这儿，沈玉山已偕同李华、查奇从里头出来，近前躬身为礼。

李燕豪答礼道：“见着老帮主了？”

李、查二人同声道：“见着了，若非少侠几位莅临，还无法救老帮主脱难，几位对金家船帮的大恩，高山大海，请受我二人一拜。”

话落，李、查二人就要双双拜下。

李燕豪双手并出，拦住了李、查二人，道：“李燕豪为的是所有汉族世胄、先朝遗民，身受先师大恩，继承先师遗命，敢不竭尽心力以赴，唯汗颜惭愧者，至今一事无成……”

李华道：“少侠千万别这么说。”

查奇道：“是啊，未见老帮主，只知李少侠，见了老帮主，才知道李少侠是‘虎符剑令’衣钵传人。‘虎符剑令’一生为匡复奔走，令所有汉族世胄、先朝遗民敬仰，我等福薄缘浅，无缘拜见，如今能见着少侠，也足慰平生了。”

“彼此都是一家人，也都是生死同偕、福祸与共的兄弟，两位这么抬爱，叫李燕豪如何敢当？”

沈玉山道：“少侠当之无愧，就不要客气了。”

李、查二人道：“是啊，既然都是一家人，少侠何必客气。”

李燕豪笑笑道：“咱们谈些眼前的要紧事吧，两位可知道，船上的弟兄，有没有卖身投靠的杂在其中。”

李华道：“少侠放心，就我二人所知，我二人所带的船上，还没有甘心卖身投靠之辈，弟兄们只是不知内情，逼于形势，糊里糊涂地跟着金无痕走，等我二人回船说明内情以后，弟兄们必然会唾弃金无痕，誓死效忠老帮主。”

李燕豪道：“那是最好不过，莫巡察，请把刚才你我谈的办法告诉他两位。”

莫成当即把刚才说的诱敌办法说了一遍，听毕，李、查二人抚掌道：“好极，这下看金无痕还能往哪儿跑？”

莫成道：“二兄请回船去吧，若是万一船上弟兄中有卖身投靠的——”

查奇截口道：“放心，只要哪个丧心病狂，我二人先剥了他的皮、抽他的筋，然后把他扔进湖里喂王八去。”

说完了话，与李华双双一躬身，大步行向了码头，转眼间，一艘浪里钻驶离了码头，向两艘大船停泊处如飞而去。

李燕豪转望沈玉山道：“老帮主跟无奇老人家，还没有安歇么？”

“还没有。”莫成道：“少侠，以老帮主跟无奇老的心情，叫他们怎么睡得着啊。”

李燕豪吸了一口气，微微点头道：“这倒是。”

沈玉山突然抬手外指，道：“少侠，又有船回来了。”

李燕豪、莫成急急转眼外望，果然，湖口方向夜空，一盏灯火飘了进来。

莫成急道：“少侠，我去看看带船的是谁。”

他转身奔向码头，转眼间，码头上打起了灯号。

李燕豪看不懂，沈玉山一旁道：“莫巡察的灯号询问，带船的是谁。”

随见来船上也打起了一连串的灯号。

沈玉山双眉一剔道：“原来是巡察周三环，这个匹夫。”

“是个卖身投靠的么？”

“这个匹夫平素就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金无痕宣布老帮主病亡后，他头一个声言追随金无痕，必是个卖身投靠的贼徒，少侠请看，莫巡察已打灯号，召他独自回总舵来了。”

李燕豪看见了，一连串的灯号闪动，起自码头，随见李、查的那艘浪里钻，带着灯光迎向那艘大船。

沈玉山冷哼一声：“且等那匹夫回来，看他怎么说。”

没多大工夫，那艘浪里钻已如飞折回，隐入码头那一边，转眼间，莫成陪着一个人，快步行至。

李燕豪第一眼就对那人没有好感，只见他长得鹞眼鹰鼻，尖嘴猴腮，一部绕颊山羊胡，一脸的奸诈相。

莫成一指李燕豪道：“这位就是李少侠。”

周三环含笑抱拳：“李少侠。”

李燕豪答了一礼道：“不敢。”

莫成道：“少侠，这是巡察周三环。”

“周三环。”沈玉山突然道：“周巡察，莫巡察告诉你了么？老帮主仍健在。”

周三环呆了一呆，道：“怎么说，老帮主仍健在？”

沈玉山道：“不错！”

周三环道：“沈护法开玩笑，老帮主怎么可能——”

莫成道：“周巡察，老帮主是真健在，李、查两位刚见过老帮主。”

周三环瞪大了眼：“真有这种事？”

沈玉山道：“不信你也可以去见见老帮主。”

“这……”周三环道：“理应见见，老帮主现在——”

沈玉山道：“跟无奇老在一起。”

周三环脸色一变：“无奇老也——”

“也健在。”

周三环叫道：“无奇老也健在？”

“是啊！”沈玉山冷然道：“周巡察还敢去见见老帮主么？”

周三环眼珠一转，转身要跑。

奈何沈玉山比他快，沈玉山已疾探右掌抓了过去：“你还想走？”

周三环一翻身，出指欲点，莫成冷哼一声，一掌拍中周三环左肋。

周三环闷哼一声，踉跄而退，沈玉山一步欺上，钢钩般的五指已扣住周三环肩井。

周三环一皱眉，身躯矮下半截：“你们这是……”

“周三环，你自己明白。”

周三环叫道：“你们敢把我怎么样，等少主回来——”

莫成一掌掴了过去：“弃宗忘祖、卖身投靠的东西，你不提金无痕还好，提起他来，你死得反倒快一点儿。”

沈玉山道：“周三环，我不妨告诉你，金无痕已是自身难保，弑父卖身、弃宗忘祖，眼看就要遭到报应了。”

周三环道：“我不信就凭你们这些人，能抵挡少主所率精锐——”

莫成冷笑道：“你还在那儿做梦呢，金无痕跟他那些爪牙算得了什么，你知道这位李少侠是何许人？”

周三环道：“他是何许人？”

莫成道：“你站稳，小心吓破你的狗胆，这位是‘虎符剑令’的传人。”

周三环脸色陡然一变：“是‘虎符剑令’！”

沈玉山道：“不错，你该知道‘虎符剑令’是何许人，你也应该知道‘虎符剑令’的一身修为，李少侠是他衣钵传人，金无痕跟他那些爪牙，又算得了什么！”

周三环脸色仍有点发白，但是神色已趋于平静，道：“就算他一身修为已臻化境，但独木难撑大局，少主有大内秘密卫队为助，放眼当今，谁敢抵挡——”

莫成气得狠狠地给了他一掌，骂道：“狗娘养的，你简直恬不知耻。”

这一掌打得很重，不但把周三环的半边脸打肿了，而且把周三环的嘴也打破了，鲜血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周三环骨头还挺硬，怒视莫成，狠声道：“好，姓莫的，现在算你狠，只等少主回来，攻下这座总舵，到那时候……”

莫成怒声截口道：“到那时候怎么样，卖身投靠的东西，你等不到那时候了。”扬掌又要打。

李燕豪伸手拦住，道：“周三环，你不要自讨苦吃了，金无痕救不了你的。”

周三环道：“我不信，有种你们就多留我些时日，看看少主是不是救得了我。”

沈玉山道：“你少来这一套。”

莫成道：“你还想多活几天啊，做梦。”

李燕豪抬手拦住了沈玉山跟莫成，道：“可以，周三环，既然你对金无痕那么有信心，我可以多留你几天，看看金无痕是不是能救得了你。”

周三环道：“好啊，咱们等着瞧。”

莫成道：“少侠，这东西贪生怕死，不过是想多活两天……”

李燕豪笑笑道：“就让他多活两天，也没什么大碍，是不是？”

莫成咬牙道：“这种弃宗忘祖、卖身投靠的东西，留他干什么，我恨不得马上劈了他。”

李燕豪道：“不急，莫巡察，该劈的人又何止他一个。”

沈玉山道：“少侠自有少侠的道理，就便宜他这一次吧，反正也没有下次了。”

李燕豪道：“周三环，金无痕的座船，现在什么地方？”

周三环道：“我不知道。”

“对金无痕，你倒是忠心耿耿啊，金无痕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你把你这个心效忠于金老帮主，不也是一样吗，何必非弃宗忘祖、卖身投靠呢？”

周三环道：“那是我的事，人各有志。”

“好一个人各有志，你这份志向，又能给你什么好处呢？”

“这种志向能给我什么好处，现在还很难说，闯了几十年江湖，到现在

仍是个船帮的巡察，我不能不混出个名堂来。”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你以为他们会给你什么好处？”

“他们之中，汉人不少，并不见得个个都落悲惨下场。”

莫成道：“少侠，您不要苦口婆心再劝了，这个东西劝不醒、渡不化的。”

沈玉山道：“我看他是让鬼迷了心窍，中了邪了。”

李燕豪道：“周三环，虽然你还是个船帮的巡察，但是你还有你的族类，你的朋友，你要是仍执迷不醒，你不但会失去你的族类，而且会失去你的朋友。”

“我不怕，我周三环不怕交不到朋友。”

“既是这样我就没话好说了，周三环，咱们谈点别的吧！”

周三环道：“你我还有什么好谈的。”

“当然有，你还没有答我的问话。”

“什么问话？”

莫成忍不住道：“你装什么蒜，少侠问你金无痕在哪儿。”

“我说过了，不知道。”

沈玉山五指猛一用力。周三环闷哼一声，矮下半截。

莫成道：“周三环，现在知道了么？”

周三环怒视沈玉山，咬牙道：“好，沈玉山——”

沈玉山道：“当然好，有本事等金无痕救了你之后，尽管找我，现在你得乖乖听任我的摆布，说吧，金无痕在哪儿？”

周三环从牙缝里进出了三个字：“不知道。”

沈玉山钢钩般五指加了力，周三环龇牙咧嘴，头上见了汗迹。

李燕豪道：“周三环，你对金无痕如此忠心耿耿，连他人在哪儿都不让你知道，难道你不觉得悲哀么？”

周三环道：“那是我的事，不劳你操心。”

沈玉山沉声道：“周三环，你要是等我捏碎了你的肩骨，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周三环道：“沈玉山，你要是敢下这种毒手，只等少主攻破这座总舵，我发誓要十倍讨回。”

沈玉山勃然大怒道：“好，我等着你。”

话落，暗一运真力，五指就要用力。

李燕豪伸手拦住，道：“沈护法，这位周巡察一身铁打骨头，你那一套行不通，恐怕得让我来了。”

沈玉山道：“少侠您……”

“错骨分筋的搜魂手法，是不是比你这一套来得有用点儿？”

沈玉山一怔。

莫成抚掌大笑：“好，好极了，少侠，对付这种东西，就得用错骨分筋的搜魂手法，您快让我们开开眼界吧！”

李燕豪凝目望着周三环，含笑道：“周三环，你可以有片刻工夫考虑考虑。”周三环面有悻色，嘴上还硬：“我不信你会错骨分筋、搜魂手法。”

“那么你就等着试试看！”

“我真不知道金少主在哪里。”

“莫巡察，你给我数数儿，数到十，不可太快，但也不可太慢。”莫成恭应一声，立即数起数儿来。

李燕豪凝目望着周三环，不言不动。

当然，这给周三环的威胁相当大，他的脸色不对了，可是嘴上还没说什么。

从一数到十，再慢也用不了多久，很快地，莫成最后一声“十”出了口。李燕豪抬起了右掌。

周三环机伶一颤忙道：“金少主只跟我联络过，可是没说他在哪儿。”

“是么？”

李燕豪脸上挂着笑意，手缓缓伸了出去。

周三环忙道：“我说的是实话。”

“我怎么能证明你说的是实话？”

“你就是杀了我，我也是不知道他在哪儿。”

“那么你告诉我，他什么时候跟你联络的？”

“三天前。”

“为什么事联络？”

“例行的指示。”

“指示你怎么样？”

“指示留意你们那帮人的行踪，万一碰上，立即密报，并小心应付，千万不可露出破绽。”

“他是用什么方法下达指示的？”

“用信鸽传送的。”

“这么说，你船上有信鸽？”

“不错！”“你船上的信鸽，也能飞到金无痕船上去？”

“当然。”

“金无痕行无定所，信鸽怎么能找得到？”

“你问这干什么？”

莫成道：“少侠，这我知道，信鸽认旗号不认船，只要是久经训练的信鸽，看见船上插有特殊旗号，它就会落下去。”周三环道：“姓莫的，你知道的不少啊。”

“那当然，别忘了，我也是金家船帮的巡察。”

李燕豪继续问道：“你们之间，互相联络，可有什么特殊标记？”“没有。”

“你要尝错骨分筋、搜魂手法了。”

李燕豪的指头，已触中了周三环的衣裳。

周三环忙道：“真没有。”

“随便写几个字，交信鸽带走就行了？”

“不错。”

“总该有个署名吧，谁署名呢？”

“我！”

“你怎么署名法？”

“写两个字三环。”

“不是画——圈圈。”

周三环脸色一变，道：“不是。”

“希望你讲的是实话。”李燕豪笑了笑，转望莫成：“你辛苦一趟，上船上找他一个弟兄问问着他说的是不是实话。”莫成恭应一声，要走。

周三环急道：“慢着，是三个成品字形的小圈圈。”

“本来嘛，你名叫三环，是该用三个圈圈，代替那两个字，三个圈圈叠不叠，别忘了，我马上可以去问。”

周三环忙道：“不叠，不叠，刚碰着。”

“是实话？”

“是实话，不信你可以让莫成去问。”

“那么，据你所知，到底有多少人真心归服了金无痕？”

“不多，只有几条船。”

“这我绝对相信，周三环，你完了。”

“我怎么完了？”

“你泄露了机密，就算金无痕救了你，你想他会把你怎么样？”

“我是被逼的。”

“贪生怕死，任何一个组合、任何一条法规都容不了你，何况是金无痕，对金无痕的心性，你该了解得比我们多啊。”

周三环脸色变了变，道：“可是……我并没有泄露什么了不得的机密。”

“但愿金无痕也能这么想才好。”

周三环脸色大变，默然不语。

李燕豪道：“周三环，你还是听我的吧，金无痕那儿你只是死路一条，把你所知道的告诉我，我担保给你一条生路。”

“你说话可算数？”

“李燕豪向来一言九鼎，你尽管放心就是。”

“好吧！”周三环迟疑了一下，毅然点头道：“我都告诉你吧。”

“你说吧，我听着呢？”

“金无痕三天前给我的指示，着我先回总舵，探清虚实，然后以信鸽飞报他。”

李燕豪悚然道：“金无痕的确是够小心的，到了这时候还能小心翼翼、不乱阵脚，足见他的心智高人一筹。”

“金无痕现在是两条大船在一起，一条船上坐的是金无痕和二姑娘，另一条船上坐的则是大内的秘密卫队。”

“哈三他们？”

“不错。”

“他们在什么地方，等你的消息？”

“这就知道了，不过想来不会太远。”

“这倒是，你有没有回复他，什么时候给他消息？”

“没有，不过当然是看出虚实之后。”

李燕豪想了一下道：“你船上的弟兄，都是真心归附金无痕的？”

“是的。”

“没有一个不愿意的吗？”

“当初是有几个，可是，可是……”

“可是怎么样？”

“都被我下令做掉了。”

莫成咬牙道：“周三环，要不是少侠答应饶你一命，我现在就劈了你。”

李燕豪道：“莫巡察，不要冲动，周巡察提供的机密，特具利用价值，已经足抵那几条人命了。”

莫成恭应道：“是。”

李燕豪又向周三环道：“你船上有多少名弟兄？”

“卅多名。”

李燕豪当即转望莫成，道：“莫巡察，通知那艘船驶进来靠码头停泊，船上的弟兄全部下船登岸，然后想办法把他们都囚禁起来。”

“是。”莫成恭应一声，如飞奔向码头。

李燕豪道：“周巡察，等船靠岸以后，咱们还有事做，沈护法，松开他吧。”

“是。”恭应声中，沈玉山松指收手，放了周三环。周三环抬手直揉肩头，想是疼痛难忍。沈玉山道：“少侠，卅多个人，恐怕不好应付。”

“以沈护法之见？”

“恐怕得多找几个人帮忙。”

“那就偏劳沈护法吧。”

沈玉山恭声答应，抱拳躬身，转身掠去。

周三环道：“李少侠，你是打算……”

“暂时囚禁他们，等事过之后，请金老帮主定夺。”

“恐怕老帮主饶不了他们。”

“未必，金老帮主跟他儿子金无痕大不相同。”

“少侠真能保我不死？”

“李燕豪言出必行。”

“那好，我帮少侠把这卅多名弟兄稳住。”

“那是最好不过，走。”

李燕豪带着周三环赶向码头，两个人到了码头，已经看见那艘大船缓缓驶了过来，莫成、沈玉山并肩站在码头上，各暗处埋伏着不少人手。

李燕豪道：“两位，周巡察愿意帮忙稳住他们。”

沈玉山道：“少侠信得过——”

“他信得过我，我当然信得过他。”

周三环脸上掠过异容，道：“我若有二心，任凭处置。”

说话之间，那艘双桅大船已近码头，船上晃动的人影都看得见了。

李燕豪道：“沈护法、莫巡察，有周巡察在，让弟兄们暂时不要轻举妄动。”

沈玉山、莫成双双答应了一声。

李燕豪又道：“周巡察，船已近码头，该怎么办，你看着办吧。”

周三环道：“少侠放心，我省得。”

他往前走了两步，站在李燕豪身前，高声喊叫，指挥着把船仔细靠好，然后又高声喊道：“魏风，叫弟兄们统统下船。”

只听船上有人应了一声，然后有人放下跳板，由一名瘦高个儿带着人鱼贯下了船。李燕豪凝目打量瘦高个儿，只见他皮肤黝黑，长得鸡眼鹰鼻，一脸骄傲之色，心知这人是问题人物。

二三十名弟兄，很快地下了船，在码头上围成了一堆，瘦高个站在最前头，冲周三环一抱拳道：“周爷，您把船召过来，叫弟兄们全下了船，是……”

周三环截口道：“弟兄们都下来了么？”

瘦高个儿扭回头看了一眼，高声问道：“还有人留在船上么？”

只听有人应道：“没有了，都下来了。”

瘦高个儿回头来道：“周爷，都下来了。”

周三环突然出左掌，扣住了瘦高个儿左腕脉，瘦高个儿一怔，惊声问道：“周爷，您这是……”

他余话还没出口，周三环一只凝足真力的右掌，已经结结实实拍在他的心口之上，他两眼一瞪，嘴一张，一口鲜血喷出，然后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身子发软，往下滑，终于倒了下去。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自然震住了眼前的二三十个人，等到瘦高个儿倒了地，这些人方始定过神来，群情骚动，为之哗然。

周三环睁目大喝：“不要吵，魏风跟随金无痕叛帮，卖身投靠，死有余辜，有谁不服气，站出来说话。”

没人站出来，却有人说了话：“周爷，当初跟随少主，也是您的主意啊。”

周三环冰冷道：“当初是当初，现在是现在。”

那人道：“这么说，您是欺骗了弟兄们。”

周三环大喝道：“少废话，哪一个不服，哪一个还要跟随金无痕去卖身投靠，站出来跟我面对面说，不要躲在人堆里嚷嚷。”

此言一出，没人再吭声，都瞪着眼望着李燕豪，面有惊色。

周三环回身抱拳道：“少侠，魏风是我的副手，也是这些人里的头儿，如今先把他除掉了，这些弟兄们就不会再有什么了。”

李燕豪没理周三环，目光一扫，朗声说道：“我先告诉诸位一声，金无痕弃宗忘祖、卖身投靠，并且大逆弑父，罪该万死，所幸苍天有眼，老帮主福大，现仍健在，所以发出紧急讯号，就是为诱回金无痕，以正家法帮规，如今我给你们两条路，一是束手就缚，听候老帮主处置，老帮主仁厚宽大，念在你们居于人下，为情势所逼，也会网开一面，饶恕你们，要是有谁不愿束手就擒，也可以放手一搏，只要有自信能逃得出去，尽可以往外逃，言尽于此，你们任择其一吧。”

李燕豪话是说完了，但是眼前那二三十名弟兄却面面相觑，没一个人动，甚至连吭声也没人吭声。

李燕豪道：“这么说，诸位是愿意听候老帮主处置了，诸位的抉择是对的，这才是唯一的保命办法，沈护法、莫巡察。”

沈玉山、莫巡察躬身答应。

李燕豪道：“让弟兄们把他们带走，聚集一处，不得任意行动，但是要吃喝供应不缺，更不可施以凌辱。”

沈玉山、莫成再次躬身答应，一招手，埋伏着的弟兄们提着兵刃走了出来，由沈玉山、莫成带领着，押走了周三环船上的三十名弟兄。

周三环满脸堆笑，抱拳躬身：“少侠，我处理得还差强人意吧，这总能搭救我一条命了吧？”

李燕豪淡然说道：“周巡察处理得是很好，可惜只可惜，周巡察你是为了自己的性命，并不是真心悔悟。”

周三环忙道：“谁说的，我要不是真心悔悟，怎么会杀了魏风。”

李燕豪道：“周巡察，你杀了魏风，也是为震慑住那些弟兄们，好保住你自己的性命啊，魏风固然罪无可恕，但我却以为他不该死在你手，你更不该出手杀了他。”

周三环惊讶地道：“少侠，您是——”

“周巡察！”李燕豪脸色微沉，冰冷道：“周三环，你自己才是真正的

罪魁祸首，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不惜牺牲他人，今天你能如此对待你的弟兄，焉知日后你不会再背弃老帮主。”

周三环急道：“我……”

李燕豪道：“周三环，我看透了你了，你的心性、作为，让我寒心，要是留下你，日后终必是个祸患。”

周三环急道：“少侠，你答应过饶我不死的，以你的身分，岂能言而无信。”

李燕豪道：“我可以饶你不死，但是我并没有明说让你怎么活下去。”

周三环大惊，转身要跑，可惜他没能快过李燕豪。

李燕豪双眉扬处，抬手一指点了出去。

周三环身躯一颤，突然栽倒在地，一个转身，惊骇地望着李燕豪道：“你……”

“我毁了你一身武功，现在你已经与一般常人无异，只要你安安份份，还可以过一辈子。”

周三环脸上的惊骇之色，突然转变成狰狞凄厉之色，他大叫道：“姓李的，我跟你拼了。”

他支撑着站起来，抬双手就要抓李燕豪。

只听一声沉喝传了过来：“周三环，你找死。”

一条疾若鹰隼的人影，挟带着一片威猛的掌风劲气，截向了周三环。

李燕豪由话声中已听出来人是谁，探掌抓了出去，正扣住那人腕脉，往旁边一带，同时左掌轻翻，推得周三环踉跄倒退了几步。

来人是莫成，也被李燕豪带得身子歪斜，直往旁边撞去，周三环因而躲开了威猛无伦的一掌，却吓得呆住了。

李燕豪道：“莫巡察，我答应过饶他不死的。”

莫成站稳身形，怒视周三环：“可是他竟敢出手袭击少侠……”

李燕豪截口道：“那是因为我毁了他一身武功，他心有不甘。”

莫成一怔，旋即纵声大笑：“原来如此，周三环啊周三环，你可真是罪有应得啊。”

周三环凶性不减，厉吼一声又扑向莫成。

如今他更不是莫成的对手了，莫成左掌一翻便轻易地抓住了他。

李燕豪道：“莫巡察，把他囚禁起来，一并等候老帮主发落吧。”

莫成恭应一声，变抓为点，一指闭了周三环的穴道，拦腰抱起，飞跃而去。

莫成刚走，沈玉山折了回来，身后还跟着袁泰，两个人双双向李燕豪施了一礼，沈玉山道：“少侠，莫巡察把周三环押走了？”

李燕豪道：“是的，周三环此人心存奸诈，反复无常，终是祸患，不能留，我已经毁了他一身武功。”

袁泰道：“少侠太便宜他了。”

“周三环这个匹夫，是个典型的小人，早年要不是老帮主仁厚，早就把他逐出金家船帮了。”

李燕豪道：“我已经答应过留他一条性命，只好毁了他一身武功了。”

沈玉山道：“也够他受了，对一个练武的人来说，毁了他一身武功，跟杀了他可以说没什么两样。”

袁泰道：“玉山刚跟我谈起了少侠的对敌计划，要是船回来一艘，咱们

把效忠老帮主的留下，把投靠金无痕的整掉，这样等到金无痕、哈三他们到来，他们就剩不了几条船，不足为患了，咱们来个内外夹攻，准能一举把他们消灭掉。”

李燕豪道：“但愿如此了，不过这项计划实施起来也有困难，总舵哪里有这么大地方，可供囚禁那么多人。”

袁泰道：“这是少侠仁厚，要是依我，干脆把他们一个一个扔进湖里去，既不占地又干净……”

李燕豪截口道：“不，这些人怎么处置，还是请老帮主定夺的好。”

沈玉山道：“老帮主应该将他们处死。”

袁泰道：“老帮主恐怕不会忍心这么做。”

李燕豪道：“这就是了，老帮主既是如此仁厚，咱们岂能弱了他的英名。”

袁泰赧然道：“少侠教训得是，我是恨透了这帮弃宗忘祖、忘恩负义的东西，想法未免偏激了些，还请少侠不要见怪。”

“好说！”李燕豪道：“弃宗忘祖、卖身投靠之辈，固然该杀，但上天有好生之德，又同为我族类，相信这些弟兄之中，有不少是一时糊涂，一步走错了，咱们该给他一个回头的机会。”

袁泰道：“少侠说得是，袁泰受教了。”

李燕豪道：“袁护法不要客气。”

沈玉山道：“少侠不必担心无处容纳这些人，总舵有的是地方，囚禁这些人绰绰有余。”

李燕豪道：“沈护法，那些地方都能够安稳么，万一金无痕、哈三他们到来，被囚禁的这些人来个脱困而出，到那时候咱们腹背受敌，可不是闹着玩的啊。”

“少侠放心，这一点我早想到了，凡是被囚禁的人，我一律制了他们的穴道，而且用的是独门手法，不虞他们会脱困的。”

李燕豪微微一怔旋即说道：“沈护法想得周到，那就不怕他们脱困了。”

袁泰道：“少侠不能太劳累了，请去歇息会儿吧，等有船回来，我们再派人去请少侠。”

李燕豪道：“谢谢两位的好意，我不累，事关重大，大家都在忙着布署，严阵以待金无痕，我去歇息算什么？”

李燕豪还真没觉得累，他只是为一个“情”字，心情沉重而已，就算他能去睡会儿，恐怕也是难以合眼入眠。

袁泰不明就理，还待再说，忽听一阵轻捷步履声传了过来。

三个人扭头一看，只见是蒲天义快步行了过来，袁泰、沈玉山抱拳相迎，叫道：“蒲帮主。”

蒲天义答了一礼：“两位辛苦了。”

“好说，我等的份内事，倒是帮主诸位够劳累的了。”

蒲天义双眉耸动道：“为整个匡复大计，为诛除深仇跟那些卖身投靠、甘供满虏驱策的不肖之徒，就是抛头颅、洒热血又何妨，那还在乎什么累。”

“帮主令人敬佩。”

“好说！”蒲天义转望李燕豪道：“我越俎代庖，刚替少侠巡视一遍，几处地方都布署好了，只等他们到来，前头这儿可有什么动静么？”

李燕豪当即把前头发生的故事，说了个大概。

听毕，蒲天义双眉耸动，道：“好极，少侠好策略，先把他们的人一拨

一拨擒下，等到金无痕、哈三到来，就只剩下小猫两三只了，那就好收拾多了。”

袁泰道：“少侠的用意，也就在此。”

忽见湖口方面进来一盏灯光。

沈玉山忙挥手指：“少侠，又有船进来了。”

李燕豪看了一眼，道：“看样子只有一艘。”

沈玉山忽地脸色一变，震声说道：“少侠，是金无痕的座船。”

李燕豪、蒲天义神情陡然为之一紧，急又凝目望去，只见那盏灯比别的灯略微大一点，但由于夜色太浓，却难以看见船身。

蒲天义急道：“沈护法，你没有看错么？”

袁泰道：“玉山没看错，确是金无痕的座船。”

蒲天义激动地道：“苍天有眼，终于等着了，终于等着了。”

沈玉山道：“怎么会只有一艘船，他没带别的船回来。”

蒲天义道：“不知道哈三那帮鹰犬，是不是在他船上？”

袁泰道：“少侠……”

李燕豪突然冰冷发话：“蒲帮主速去通知金老帮主跟无奇老人家，沈、袁二位速去迎船，我在暗中掩护，记住，想办法把金无痕诱进里头来。”

蒲天义跟沈、袁二人答应一声，如飞奔去。

李燕豪站在原处没动。

转眼工夫之后，码头上亮起了灯号。

就在这时候，莫成奔到，道：“少侠，又有船回来了么？”

李燕豪道：“听沈护法说，是金无痕的座船。”

莫成忙凝目望去，只一眼，神情震动，急道：“一点没错，少侠……”

李燕豪道：“莫巡察，火速找些弟兄们埋伏码头附近，等沈、袁二位把金无痕等诱进去之后，严密监视他的船，他们无动静，则埋伏不动，他们若有任何动静，速派人往里禀报，不可放信号示警，以免惊动外头的船只。”

“是！”

莫成恭应一声，如飞而去。

就这么片刻工夫，那盏大灯已近，这时候也可以隐约看见些船身了。

李燕豪目力超人，他看出来，这艘船正是以前他上过的那艘金无痕的座船，他忍不住一阵激动，闪身扑向码头附近的暗影中。

李燕豪轻功身法高绝，又有暗影掩护，所以他已经扑近了沈玉山跟袁泰立身处，沈、袁二人居然毫无所觉。

只见袁泰拿着一盏特制的风灯在打灯号，沈玉山则表情严肃地站在袁泰身旁。

大船更近了，除了船头上站着个黄影外，别的看不见人，而且除了桅杆顶端那盏大灯外，到处也看不见一点灯光。

又是片刻工夫之后，大船靠了码头，刚停稳，高立船头的黄影扬声发了话：“接船的是谁？”

沈玉山立即高声应道：“总舵护法沈玉山、袁泰，恭迎少主座船。”

只听船头上黑影又道：“上来一个见少主答话。”

李燕豪听得一怔，沈、袁二人显然也为之一怔，但沈玉山很快就恢复了平静。

高声答应一声，腾身跃起，直上船头，很快地随那黄影往里去不见了。

沈玉山上了大船，码头上的袁泰、李燕豪、莫成可各自暗揪了一把心。

沈玉山随同一个黄衣人直趋舱门，舱门紧闭，门缝里射出一线灯光，而两边窗户上却看不见灯光，显然，船舱里两边窗户上，是有窗帘遮着灯光的。

只听黄衣人恭声说道：“启禀少主，总舵护法沈玉山到。”

两扇舱门砰然而开，灯光倏然泻出。

沈玉山一眼就看见了，金无痕神情冷漠，站在靠里座椅之前。

两侧，站着四名提长剑的黄衣人，看打扮，倒是金家船帮的人，只是这四个人面目陌生，沈玉山都不认识。

沈玉山定了定神，举步进入船舱，躬身施礼：“属下总舵护法沈玉山，见过少主。”

两扇舱门突然关上了。

金无痕以及那四名黄衣人，十道锐利目光一起落在沈玉山脸上。

沈玉山暗自警惕，极力保持镇定。

突然，金无痕开了口：“沈玉山。”

沈玉山欠身答应：“属下在。”

“总舵何事发出告急信号？”

沈玉山不慌不忙地道：“回禀少主，正厅地下，前两天忽传人声，属下等不知该如何处理，也不知少主座船在何处，只有发告急信号，俾使少主知晓，赶返总舵处理。”

金无痕双眉一扬，沉声道：“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正厅地下，本是老帮主停灵所在，有无奇老在守灵，自然免不了有人声上传。”

沈玉山道：“少主当日派守灵的，只有无奇老一人吧？”

“不错！”

“可是那人声分明是两人交谈之声。”

金无痕为之一怔：“怎么说，是两个人交谈之声？”

“正是。”

“沈玉山，真的？”

“这是何等事，属下岂敢欺蒙少主。”

“还有谁听见了？”

“属下，还有护法袁泰，属下二人因事出怪异，未敢张扬，袁泰现在码头上，少主可以召他上来问问。”

金无痕道：“不必问他，你二人听见过几次人声？”

“好几次，自头一次听见后，属下即特别留意，因之一连听见了好几次，可是每次都是断断续续、隐隐约约听不真切。”

“是不是有谁下去了？”

“属下查过人口，毫无开启征兆，而且少主曾经颁下令谕，谁敢不遵少主的令谕，私自潜下探视，再说，下面是老帮主停灵所在，也没有什么好探视的。”

金无痕默然未语，凝望沈玉山片刻，脸色陡然一变，道：“我去看看。”

他迈步要走，沈玉山心中一喜。

可是，金无痕迈出的腿突然又收了回去，脸上浮现一片阴鸷之色，道：“沈玉山……”

沈玉山心中倏又为之一紧，道：“属下在。”

“这些日子以来，可有什么外人到过总舵？”

“回禀少主，属下等没有发现外人的踪迹。”

“真的么？”

“回禀少主，总舵占足地利，若有外人到总舵来，非坐船不可，若有外船入湖，属下哪有不知道的道理。”

“那么，在我回来之前，曾经派周三环先回总舵，查明究竟，他人呢？”

沈玉山心里又一紧，但话却答得十分从容：“回少主，周三环确已先回总舵，且已率弟兄下船歇息，但由于事情怪异，属下跟袁泰未敢告以实情。”

金无痕突然笑了：“嗯，这倒可信，我已接周三环飞鸽使者，他说总舵平静无事，带路。”

沈玉山一颗心往上一提，喜得差点脱腔而出，躬身应道：“是。”他转身，舱门已开，他迈步行了出去，金无痕跟出。

四名提剑黄衣人紧随金无痕身后。

金无痕一出舱，已有人把跳板搭好，沈玉山带着金无痕走下跳板。

码头上明里暗里的袁泰、李燕豪、莫成心中顿松，袁泰急步迎上，躬身施礼：“属下袁泰，恭迎少主。”

金无痕冷然摆了摆手，锐利的目光却四下扫视着。

沈玉山忙向着袁泰道：“走，咱们快带少主上正厅去吧。”

袁泰一点即透，答应一声，转身前行而去。

沈玉山陪着金无痕跟了上去。

看着金无痕等进了栅门，李燕豪扬手向莫成打了个招呼，借着暗影掩护，闪身跟了上去。

沈玉山陪着金无痕往中枢重地的正厅走，而金太极、无奇老儿的歇息处所在地并不在正厅。

不过沈玉山很放心，只因为要望正厅去，必得经过金太极、无奇老儿的歇息处所。

袁泰在前带路，左弯右拐一阵，踏上长廊，来到一座敞轩之前。

敞轩之中突然亮起了灯光，袁泰、沈玉山急急一掠丈余，远离了金无痕等。

金无痕够机警，急忙沉喝：“退。”

他带着那四名黄衣人转身要退。

敞轩中传出冷喝：“孽畜，你还想走么？”

金无痕傻住了，那四名黄衣人没吭一声，长剑出鞘，闪身扑进敞轩。

蒲天义双眉一轩：“鼠辈敢尔。”他就要迎上去。

李燕豪的冰冷话声传了过来：“蒲帮主，我来吧。”

一条人影奔电般射到，谁也没看清是怎么出手的，几声闷哼，鲜血横飞，四名黄衣人倒下了地，敞轩里多了一个人，李燕豪。

金无痕脸色大变：“你……”

李燕豪冷然截口：“金少主，还认得我么？”

金无痕转身就跑，他的轻功身法可以说是一流的，可是他仍嫌晚了一步。

李燕豪已经拦在了他身前。

金无痕脸上闪过抽搐，扬掌劈出，李燕豪挺掌硬迎，砰然一声大震。

李燕豪一动没动，金无痕踉跄后退，一直退进敞轩。

金太极睁目大喝：“孽畜，还不跪下！”

金无痕脸色发白，对金太极的话声，似是听若无闻，一脸狰狞之色，从

喉咙里迸出一声低吼，闪身又扑向了李燕豪。

金无痕身为金家船帮的少主，一身武功自非泛泛，在武林之中也已是一等的好手，奈何他今天碰见的是“虎符剑令”的衣钵传人李燕豪。

金无痕扑近李燕豪，双掌并出，一口气连环攻出八掌，尽是杀着，显然他是想一举将李燕豪毙于掌下，他也看得清楚，只要能除去眼下这个劲敌，放眼总舵，就未必再有人能拦得住他。

他的想法很正确的，只可惜他的能力有限。

武功的高低深浅，是一丝儿也勉强不来的，差半筹，就只有束手就缚的份儿，除非你特别滑溜，跑得特别快。

李燕豪脚下不动，上身移挪，左右前后闪动，轻易而且潇洒异常的一连躲过了八掌，突然翻掌抓了出去。

还算金无痕应变快，“嗤！”地一声，金无痕的左衣袖，被李燕豪的钢钩般五指，齐肩扯了下来。

金无痕大惊失色，脸色登然一变，目中陡现凶光，右掌飞快在腰间一摸，然后向着李燕豪一扬，只见一片乌黄物，成网状洒向了李燕豪。

蒲天义惊喝道：“少侠，小心。”

金太极霹雳般暴喝：“孽畜，你还敢——”

乌黄之物，十有八九蕴有剧毒，李燕豪未敢造次，闪身飘退三尺。

金无痕这一蓬暗器洒出，能伤了李燕豪，那是最好不过，不能伤着李燕豪，他还有另一目的，逃！

如今李燕豪这一飘身退后，金无痕算是抓住了千载难逢的不再良机，一闪身，人已出了敞轩，到了檐外，然后凭空拔起，往上窜去。

他想从屋上走。

袁泰、沈玉山守在外头，此刻大喝声中，双双扬掌。

但是，他们俩都不及李燕豪快，他们俩双掌刚扬起，李燕豪已如脱弩之矢般扑了过去，右掌疾探，一把抓住了金无痕的右脚踝，沉腕一扯一抖，金无痕痛呼出声，一个上窜的身躯，突然倒射回来，砰然一声摔在了敞轩里，而且就摔在金太极面前。

金无痕够顽强，他人一落地，翻身即起，可是他不知道李燕豪刚才已把他的右腿脱了臼，刚站起便砰然一声又摔了下去。

金太极须发贲张，暴喝扬掌，向着金无痕的头劈了下去。

而，李燕豪适时赶到，伸手架住了金太极这一掌，而且把金太极震得往后退了两三步，道：“老帮主且慢。”

金太极惊怒说道：“少侠这是……”

李燕豪一抱拳道：“老帮主恕我，我还要从他嘴里追出哈三跟傅姑娘的下落来。”

金太极怔了一怔，歉然抱拳：“是金太极鲁莽。”

李燕豪道：“好说——”

只听金无痕厉声道：“姓李的，你做梦。”

李燕豪头一低，目中威棱直逼金无痕：“金少主，你大罪弑父，弃宗忘祖，卖身投靠，天地难容，事已至今，你还要逞强么？”

金无痕神色一凛道：“我……”

“说！”金太极怒喝道：“哈三跟傅姑娘现在何处？”

金无痕抗声道：“我不知道。”

金太极抖手一掌挥了出去，“叭！”地一声脆响，金无痕仰面倒地，右半张脸红肿，鲜血顺嘴角流下：“我真不知道哈三，还有什么傅姑娘——”

李燕豪截口道：“金少主，恐怕你不知道，尉迟峰老人家，现在金家船帮总舵。”

金无痕脸色一变：“谁是尉迟峰？”

李燕豪淡然一笑道：“金少主，你若不认识尉迟峰，怎会认识我李燕豪。”

“我也不认识你。”

“迟了，金少主，刚才你一声姓李的，已经够了。”

金无痕还待再说。

李燕豪已淡然又道：“身为金家船帮少主，弑父、卖身投靠，这等惊天动地的事你都敢做，别的你还有什么好怕的。”

金无痕默然不语。

“说吧，金少主，傅姑娘，还有照顾傅姑娘的那位老人家，现在什么地方？”

金无痕像没听见，没说话，金太极双眉一剔，又待扬掌。

李燕豪伸手一拦，道：“老帮主，请不要动气。”

金无痕看了李燕豪一眼，忽然阴阴一笑道：“告诉你，你又能怎么样，她被我囚禁在海中的一个秘密小岛上，由我手中的弟兄看守着。”

“那么，令妹呢，难道也在那个岛上？”

“不错，让你说着了，我妹妹也在那儿。”

金太极怒喝道：“畜生，你把无垢怎么样了？”

“没怎么样，她不听我的话，我只是把她困禁起来罢了。”

“畜生，你真不是人啊，连你妹妹你都要迫害。”蒲天义淡然道：“老帮主，他连你这个生身之父都害了，还管什么妹妹。”

金太极须发贲张，身躯一阵抖动，连连点头道：“说得是，说得是，他不是人，他本是个畜生。”

李燕豪道：“金少主，你适才说的是哪一个小岛？”

“那个小岛没有名字，我也记不得它在什么地方了，你自己去找吧。”

“只要海中真有这么个地方，我不愁找不到，那么哈三呢，哈三现在什么地方？”

“自然也在那座小岛上。”

李燕豪笑了，是冷笑：“金少主，你说傅姑娘现在一座不知名的小岛上，我勉强可以相信，你若说哈三也在那座小岛上，我就不相信了，你编的谎也未免有欠高明了。”

“话是我说的，信不信在你。”

“金少主，对满虏鹰犬，或许你比我清楚，或许你不及我清楚，哈三这个人，除了他自己，他是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的，你回到了金家船帮总舵，他必然也跟到了金家船帮总舵，只是他没有进入湖口，留在外头以观动静而已，金少主，我猜到了么？”金无痕脸色连变，等到李燕豪把话说完，他却又恢复平静，冷笑说道：“我还是那句话，话是我说的，信不信在你。”“信与不信，并不关什么紧要，只是事到如今你还替哈三隐隐瞒瞒，未免太傻，也未免太让亲者寒心了，老实对你说吧，只要哈三到了这附近，我就不信他能再逃脱，你一身犯数条大罪，令尊就在眼前，看你怎么面对令尊交代吧。”

话落，往后退了一步，显然，他是把金无痕交给了金太极了。蒲天义道：

“少侠，哈三……”

“不急！”李燕豪道：“只要总舵没有动静，他是不会跑的。”蒲天义没有再说话，目光转向金无痕，金无痕居然毫无惧意，也毫无悔色。

只听金太极颤声道：“畜生——”

金无痕截口道：“要是想保全这座总舵，你们最好不要动我。”

“畜生，你还敢——”

金无痕冰冷道：“我说的是实话，你们没猜错，哈三爷亲率大批大内好手，就在左近候我，两个时辰之内不见我的动静，他就会把这座金家船帮总舵夷为平地。”

他话刚说完，金太极悲怒异常地一掌掴到，打得金无痕满嘴冒血，往后倒去，金太极暴叫道：“你这个畜生，你这个畜生，等我亲手杀了你之后，我再向金家的列祖列宗请罪，来人！”

袁泰、沈玉山应声而至。

金太极乾指金无痕喝道：“把这个畜生给我架起来。”

袁、沈二人应声架起金无痕。

金太极翻腕掣出一把尖刀，李燕豪、蒲天义等为之神情一震。

金无痕脸色陡然一变：“爹——”

“不要叫我。”金太极咬牙道：“你不是我儿子，我也没有这种儿子，你是金家船帮的叛徒，罪大恶极，我要亲手处置你，”

翻腕挺刀，直刺金无痕胸膛。

眼下众人俱是武林英豪，杀人的事常见，但毕竟没见过这种人伦惨剧，均不忍卒睹，不由闭上了双目。

只听金无痕骇然大叫：“爹——”

金太极忽地机伶一颤，一只执刀右手硬为之一顿。

“爹——”

金太极脸色苍白，身躯剧颤，浑身上下抖得好厉害，“当！”地一声，钢刀落地。

众人闻声睁眼，看在眼里，心中雪亮，谁都明白，做儿子的能大逆弑父，做父亲的却难以亲自下手，处置自己的儿子。

谁也不便说什么，各自心中不由一阵悚然。

金太极忽然虚弱摆手：“带出去，你们替我处置吧。”

袁泰、沈玉山闻言一怔，不由犹豫了一下。

金无痕为之失色，急叫道：“爹，您不能，我总是您的儿子啊。”

金太极颤声暴喝：“畜生住口，你还认我这个爹么？”

金无痕竟然声泪俱下：“爹，我知道错了，我该死，我该死。”

“住口，拉出去。”金太极暴喝。袁、沈二人定过神来，齐声答应。

金无痕大叫：“爹，我知道错了，求求您饶了我，求求您——”

袁、沈二人却不让他多说，架起他就走。

金无痕嘶声大叫。

金太极突然背转身去，显然，他是不忍看，也不忍听。

李燕豪抬手喝止：“慢着！”

袁、沈二人闻声停住，金太极霍地转过身来。

金无痕含泪目光急望李燕豪。

李燕豪目射威棱，逼了过去：“金无痕，你真知错么？”

“真的，真的。”金无痕忙点头：“我若有半句假话，叫我遭天打雷劈。”

“你早该遭天打雷劈了。”

李燕豪吁了一口气，道：“我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不过要先看看老帮主怎么说。”

他转望金太极，道：“老帮主，李燕豪愿求老帮主免他死罪。”

金太极震动地道：“少侠，他若不死，我何以对金家船帮弟兄，我何以对天下武林同道？”

李燕豪道：“老帮主，他若能够帮助咱们合力诛除哈三，夺回虎符剑令，也是一桩莫大的功劳啊。”

金太极嘴张了几张，霍地转望金无痕：“畜生，还不叩谢少侠。”

金无痕砰然一声跪了下去：“少侠——”

李燕豪道：“两位，扶他起来。”

袁、沈二人伸手架起了金无痕。

“你应该说实话了。”李燕豪道：“傅姑娘现在在什么地方？”

“傅姑娘跟舍妹，都在哈三船上。”

“哈三船在何处？”

“在湖口外。”

李燕豪目中突现寒芒：“傅姑娘还好么？”

这话金无痕懂。“好，好。”

“真的？”

“不满您说，我本来打算，可是舍妹从中作梗，等我把舍妹囚禁以后，哈三他们又到了，哈三有个干儿子看上了傅姑娘，所以，所以，我一直没敢动。”

李燕豪脸色一变：“那么，哈三那个干儿子有没有——”

“没有，没有，哈三怕惹翻了我，也暂时不让他那干儿子轻举妄动。”

李燕豪暗暗吁了一口气，道：“哈三船上该还有姓骆的父女在，对吧？”

“对，对，那位骆姑娘说是哈三干儿子的姘头，可是处境却不怎么好。”

“霍天翔霍大侠可在船上？”

“在，在。”

李燕豪眉锋为之一皱：“你可知道，哈三给他服了什么药物？”

“这我就知道了。”

无奇老儿突然说道：“少侠放心，不管他中了什么药物，我能解。”

金无痕道：“少侠，船上好像还有位霍姑娘。”

李燕豪一怔，急道：“霍姑娘，她，她是……”

金无痕犹豫了一下：“好像，好像她跟哈三不错。”

李燕豪心中不由一阵绞痛，那位霍姑娘，是完全的堕落，她毁了自己。

如今霍姑娘跟哈三，可见霍姑娘是如何的堕落，满虏鹰犬又是如何的不顾伦理道德。

将来一旦哈三伏诛，霍天翔心智恢复，那后果——

李燕豪不敢再想下去，他深深吸了一口气，来抑制心中的悲痛与激动。

只听蒲天义咬牙道：“这，这还算人，简直禽兽不如。”

李燕豪缓缓说道：“金少主，你跟哈三，是怎么个约定的？”

“约定？少侠是说——”

显然，金无痕一时没弄懂李燕豪的意思。

李燕豪道：“你进入湖口，返回总舵以探究竟，那哈三候在湖口外，然后呢？”

金无痕道：“不管总舵有什么动静，尽快通知他。”

“怎么个通知法，信鸽传书？”

“用不着，他的船就在左近，而且他相信我能掌握总舵，要我派艘船通知他。”

李燕豪目中陡现威棱：“金少主，你是真心悔过？”

“当然是，难道少侠还信不过我？”

“我是否信得过你，那还在你的表现，你派个人出去，把哈三骗进总舵来。”

金无痕忙道：“不行，少侠，不能这么做。”

金太极脸色一变，怒喝：“畜生！”

李燕豪抬手一拦金太极，道：“怎么不行？”

“人一旦派出去，非马上被他识破不可。”

李燕豪道：“呃，哈三高明到这种程度？”

“那倒不是，而是他指定非由他的亲信坐船去禀报他不可。”

“那也容易，只要你不动声色，骗过他的亲信——”

金无痕苦笑道：“少侠，他的亲信都死了啊。”

李燕豪心头一震，一指地上那四名黄衣人道：“难道这就是哈三的亲信？”

金无痕点头道：“少侠，哈三是个人心机深沉的高明人物，他会不派亲信监视我的行动么？”

李燕豪心往下一沉，一时没能说出话来。

只听金太极道：“畜生，你不用口舌耍狡猾，我不相信。”

金无痕忙道：“爹，我说的是实话，您是看见的，这四个不是金家船帮的弟兄啊。”

沈玉山欠身道：“禀老帮主，属下等的确不认识这四个人。”

金太极呆了一呆道：“这四个真不是本船帮的弟兄？”

袁泰道：“而且陌生，确实没见过。”

金太极跺了一脚，没再说话。

蒲天义道：“少侠，哈三真是老狐狸，步步提防，处处小心，照这么看，咱们是不容易把他骗进总舵来了。”

李燕豪眉锋皱深了三分。

沈玉山道：“说不得咱们只有来明的，跟他硬拼了。”

李燕豪摇头道：“哈三机警，恐怕咱们的船出湖口，他就会立刻警觉遁去，这回要是让他跑掉，再想找他，可就难了。”

无奇老儿点头道：“嗯，恐怕是这样。”

蒲天义道：“无奇老儿，你有什么好主意么？”

无奇老儿摇摇头，苦笑道：“这回可难倒我无奇了。”

金太极道：“既不能拼，又不能骗，这可怎么办？”

只听一阵轻盈步履声传了过来，李燕豪一听就知道来的是谁，不由心头猛一跳。

蒲天义也听出来了，急道：“少侠——”

李燕豪抬手拦住了蒲天义道：“终究瞒不了的，让她来吧。”

金太极道：“少侠，是——”

李燕豪道：“艾姑娘。”

金太极脸色刚一变，艾姑娘带着海珠、紫琼二婢已出现在敞轩外。

她一眼就看见了敞轩里的情景，微一怔，旋即说道：“嬷嬷跟单老没听错，这儿真出了事了，这位是——”

她指的是金无痕。

金太极、蒲天义等犹豫着没开口。

李燕豪淡然道：“金家船帮的少主金无痕。”

艾姑娘又复一怔：“原来是……金少主既然回了总舵，哈三必然就在左近。”

李燕豪道：“不错，哈三的船就在湖口外。”

艾姑娘脸色微一变：“那么你打算——”

李燕豪道：“我没有什么打算，事实上我正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艾姑娘深深看了李燕豪一眼，道：“那怎么会，我以为对策是早经商量好的，怎么事到临头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李燕豪毫不犹豫，把遭遇到的困难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艾姑娘微颌螭首：“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她那清澈、深邃的目光转动，落在了金无痕脸上。

金无痕有些不安，微微低下头去。

艾姑娘道：“金少主，当初你既谋害了自己的生身之父而投效哈三，必然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怎么如今一碰上挫折，你怎么就怕死悔悟了呢？”

谁也没想到她会这么问，都不由为之一怔，除了李燕豪之外，其他人的脸上都变了色。

只听金无痕道：“当初是哈三逼我的，也是我意志不坚，自己该死，而如今……”

“如今你怕死了？”

“要说我不怕死，那是假话，不过我的悔悟，并不完全是因为怕死。”

“还有别的原因？”

“不错。”

“还有什么别的原因，能说给我听听么？”

金无痕猛抬头，两眼微有红意，脸上洋溢着悲愤之色：“哈三的所作所为让我不满。”

“呃，哈三有什么让你不满的作为呀？”

“他残忍，他狠毒，他卑鄙，简直令人发指，尤其他没拿我当人看，处处不信任我，处处监视我。”

“你是不能让他信任，像你现在这样，能让他信任么？他能不派人监视你么？”

众人听得勃然变色，连李燕豪的脸色都不对了。

蒲天义忍不住了，道：“艾姑娘！”

只听金无痕大声道：“他不信任我，他自己又怎么样，他为的是谁，他为的是自己，他自己也是个叛徒。”

“呃，这话怎么说？”

“怎么说，名义上他是大内秘密卫队，实际上他是在培植自己的实力，他秘密搞了一个组合，叫‘青龙社’。”

艾姑娘脸色一变，道：“海珠，请嬷嬷跟单老。”

海珠恭应一声，撮了个轻啸，不过短促一声，啸声落后，姬凝翠与单超已飞射落地，两个恭谨躬身：“姑娘！”

艾姑娘缓缓说道：“是咱们出力的时候了，请老帮主派出一艘小船，你二人跟船去到湖口之外，把哈三连他的座船一起请进来。”

“姑娘——”

姬、单二人神情震动，同声惊叫。

艾姑娘听若无闻，继续说道：“告诉哈三，整个总舵在我控制之下，当初告急，也就是为了我进袭总舵，金无痕说他是哈三的人，我不信，让哈三来当面作个证。”

谁也没想到艾姑娘会这么做，大伙儿都怔住了。

李燕豪瞪大了两眼：“姑娘——”

艾姑娘淡然道：“这是我的事，是不是？”

这意思是让李燕豪不要过问。

李燕豪道：“只是……”

“只是什么？”

艾姑娘淡然一笑，道：“这件事我要是不出头，试问你们哪一位能把哈三骗进来。”

这一问，问得大伙儿哑口无言。

的确，要是艾姑娘她不出头，不把姬凝翠、单超派出去，如此这般一番，李燕豪等还真没办法顺顺利利地把哈三骗进金家船帮的总舵。

李燕豪吸了一口气，微一点头：“好吧，姑娘这份情我领受了。”

艾姑娘摇了摇头：“你错了，我无意让你领我的情，你也不必领我什么情，我所以出面管这件事，为的不是你，也不是眼前的任何一位。”

李燕豪这里听得一怔。

那里艾姑娘已转望姬、单二人：“嬷嬷、单老，去吧。”

姬、单二人都有点犹豫，齐声道：“姑娘——”

艾姑娘脸色微沉，娇靥上笼罩了一层薄薄寒霜：“我做事不会没分寸。”

姬、单二人没敢再说什么，立即躬身恭应。

艾姑娘旋即目光轻扫：“劳驾，哪位给派艘船去？”

李燕豪道：“沈护法跑一趟吧。”

沈玉山躬身答应，然后转向姬、单二人欠身摆手：“请！”

姬、单二人没说话，双双走了出去。

容得姬、单、沈三人行去，艾姑娘含笑说道：“关于金少主的事，我不便过问，金老帮主定夺吧！”

金太极双眉一耸，喝道：“来人！”

李燕豪道：“老帮主，我答应饶令郎不死。”

金太极脸上闪过一阵抽搐，扬手一指闭了金无痕的穴道，道：“押下去。”袁泰就要上前。

艾姑娘道：“不，老帮主，令郎该留在这儿，倒是老帮主、无奇老人家、李少侠、蒲帮主诸位应该回避一下。”

金太极道：“金太极敢不遵命。”

拦腰抱起无奇老儿，往内退去。

李燕豪道：“蒲帮主，咱们也回避一下吧，请知会所有弟兄，不管有任

何情况，未见信号，严戒轻举妄动。”

蒲天义道：“遵命。”

跟随着李燕豪退了出去。

刹时间，敞轩里只剩下了艾姑娘主婢、金无痕，跟四名黄衣人的尸体了。

海珠忍不住道：“格格……”

艾姑娘道：“嬷嬷跟单老不会那么快的，咱们坐下来吧。”

显然，她是顾左右而言他。

俏婢海珠心窍玲珑，还有不明白的道理，她没敢再说什么。

艾姑娘袅袅走过去，坐了下来。

## 第十一章 奸谋败露

码头上，姬凝翠、单超登上了一艘浪里钻，一名金家船帮的弟兄操舟，划破碧波，卷起白浪，向着湖口驰去。

浪里钻名副其实，而且够快，没一会儿工夫，便已驶出了湖口，进入了黄河。

只见湖口外，黄河两岸，停泊着数艘双桅大船，舱里不见灯，桅顶也没有信号，每艘船上都是黑漆漆的，让人难以辨别，究竟是那艘船是哈三的座船。

姬凝翠问那操舟弟兄道：“哪一艘船是你们金家帮的？”操舟弟兄看了一眼，旋即抬手一指对面三艘大船，居中那一艘道：“那一艘便是。”

姬凝翠点头道：“咱们划过去吧！”

单超道：“河水流得这么急，这艘小船过得去么？”

操舟弟兄笑道：“您老放心，这艘小船在我们金家船帮人手里，就是横过长江三峡都轻而易举。”

随着他的话，小船破浪前进，斜顶水流，往上驶去。

的确，操舟的弟兄一非夸口，二非吹嘘，小船在急流中速度不减，而且平稳异常，刚才是顶着水流上驶，如今过了急流，船头居然正对着居中那艘大船。

单超忍不住叹道：“南船北马，果然不虚。”

只听一声沉喝传了过来：“什么人，停船！”

操舟的弟兄高声应道：“总舵来的。”

一道强光从那艘大船射了过来，立即把立身船上的姬凝翠、单超罩住，随听那话声道：“停船。”

姬凝翠往后一摆手，操舟弟兄连忙把船停住。

大船上那话声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怎么不认识你们？”

单超冷然道：“那不要紧，我们认识了姓哈的就够了。”

“住口……我们船上没什么姓哈的。”

姬凝翠道：“你告诉姓哈的，德怡格格的侍卫求见，问他见不见面。”

忽听另一个冰冷话声传了过来：“让他们上来。”

先前那人恭声答应，扬声道：“过来吧。”

浪里钻驶近大船，船上人叫道：“等着放下单梯。”

单超道：“省省事吧，不用放什么单梯了，老太婆，走！”

一声“走”，两个人陡然拔起，灯光中看，像两只大鹤似的落在了大船之上。

大船上站着四个人，一个在船边，三个一前二后近舱门口，站在前面的一个，是个瘦削中年人，一脸的阴沉色，森冷目光一打量姬、单二人，冰冷道：“你们俩是德怡格格的侍卫？”

姬凝翠道：“不错。”

瘦削中年人道：“我怎么知道你们是德怡格格的侍卫？”

单超道：“你是跟我俩要腰牌？”

“不错。”

“你不配看我们俩的腰牌。”

瘦削中年人脸色一变，旋即冷笑：“那我只好得罪了。”他跨步前欺，

扬掌就抓单超。

姬凝翠双眉一耸，冷喝道：“找死！”大袖一挥，迎了上去。

砰然一声，瘦削中年人被这一袖拂得闷哼踉跄后退，他身后那两个人色变探腰。

一声冷喝传了过来：“住手！”

舱门砰然打开，一名白面年轻人走了出来，冰冷的脸色，冰冷的目光，一一打量姬、单二人，冷然摆手：“请。”

舱里蓦地灯光大亮，直泻舱外，姬、单二人迈步走了过去。进舱看，舱里九个人，一个靠里坐着，穿一身锦袍，八个列两旁，面无表情，一动不动，身穿锦袍，靠里坐着的那个，正是哈三。

姬、单二人感觉得出，适才那年轻人，紧挨他二人身后而立，显然，只要他二人有一点异动，年轻人必会马上出手，那八名也会立即联手搏击。艺高人胆大，姬、单二人哪会把这阵仗放在眼里。

姬凝翠冷然开口：“你就是哈三？”

哈三微一点头：“不错，我就是哈某人。”

单超道：“你好大的架子啊。”

哈三倏然微笑，道：“我是皇上的侍卫，你们俩是公主的侍卫，怎么说，我也没有站起来相迎的必要，是不是？”

单超勃然变色，想动。

姬凝翠道：“老单，改改你的脾气，咱们不是来打架的。”

单超很听姬凝翠的，当即又忍了下去。

哈三笑道：“没想到德怡格格的侍卫，比我这个皇上的侍卫脾气还大啊。”

姬凝翠道：“哈三，得过就要且过，我二位只认德怡格格，别的人一概不认，真惹火了我们俩，对你可没什么好处。”

“呃，是么？”

“我二人知道你的身分，也明白你的出身，要是没两下子，也不敢跟你来这一套了，没有三两三，岂敢上梁山，你明白么？”

“你倒是实情实话。”

哈三点头道：“不过恕我哈某人眼拙，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出二位是哪一派的高人。”

“那么你听清楚了，他姓单，叫单超，老婆子我姓姬，叫姬凝翠。”

这才是人名树影，哈三微一怔，脸色倏变，欠身道：“莫非‘独目天尊’、‘辣手素心’二位？”

姬凝翠道：“你说呢？”

哈三转变得真够快，哈哈一笑站起，抱拳道：“恕哈三我有眼无珠，原来是当世两位顶尖儿高人当面，德怡格格竟能请得二位，实在是朝廷之福。”

单超冷冷道：“老太婆，看来还是回武林的好，德怡格格的侍卫，反不如咱们原来名头神气。”

哈三赔笑道：“两位请坐。”

姬凝翠道：“坐不必了，我们俩是奉命来请你上金家船帮的总舵去一趟的。”

“呃，有事吗？”

姬凝翠道：“是这样的，格格带人攻陷了金家船帮总舵，不料他们暗发信号告了急，没多久金无痕闯了来，被格格擒住，金无痕却说是你的人，并

且说你的船停在湖口外，格格不信，特命你去作个证。”

哈三“呃”地一声道：“原来如此，金家船帮所以告急，是因为格格……”

话锋忽转：“这倒是实情，金无痕已投效朝廷。”

单超道：“你跟我们俩说没有用。”

哈三道：“格格怎么会进袭金家船帮总舵？”他有点顾左右而言他。

姬凝翠道：“格格自然有格格的道理，你可以当面问问格格。”

哈三道：“两位，我也有不到金家船帮总舵去的理由。”

单超脸色一变，就要发作。姬凝翠却已淡然说道：“这么说，连德怡格格也请不动了。”

哈三忙道：“姬婆婆可别给哈三戴这顶大帽子啊，哈三这身骨头还承受不住，哈三多大胆子，几颗脑袋，敢不应德怡格格宣召，只是哈三实在是不得已的苦衷。”

“你有什么苦衷？”

“事关机密，姬婆婆何必非问不可呢。”

“怎么，连自己人也不能说么？”

“姬婆婆既然非问不可，我也只有据实相告了，哈三奉有密旨……”

“呃，密旨不许你到金家船帮总舵去？”

“那倒不是，而是密旨哈三即刻他往，另有任务，所以哈三不敢有任何耽误。”

单超冷冷说道：“要是我们俩不来，你是不是也要即刻他往呢？”

“那当然，皇上的旨意，岂容耽误，不瞒两位说，我正准备下令开航，两位若是迟来一步，就找不到哈三了。”

单超道：“要是你不出面作证，那金无痕的性命……”

“由两位代为禀明格格，不也一样么？”

“好吧！”姬凝翠一点头道：“既然你另有任务，我们俩也不敢勉强你非去金家船帮总舵见格格不可，这样吧，你给我们写上几个字，好让我们回去交代。”

“写字，写什么字？”哈三讶然问。

“只说明你奉有密旨，另有任务，不能去见格格就行了。”

“两位回去代我禀一声就行了，何必写什么字。”

“没有你写几个字，格格不相信我们，以为我们办事不力怎么办，格格的脾气你是不会知道，一发作起来，是会要人脑袋的。”

哈三笑道：“两位别开我的玩笑了，哈某吃了这么多年皇俸皇粮，就从来没有写个什么字据。”

单超冰冷道：“哈三，你几曾听说过，姓姬的跟姓单的，是随便跟人开玩笑的人。”

哈三笑声一敛道：“两位真要我写字据？”

姬凝翠道：“当然是真的。”

哈三道：“哈三要是不愿开这个例呢？”

“好办。”单超道：“人不自私，天诛地灭，为了我们自己这两颗人头两条命，说不得只有勉强你写几个字了。”

哈三微一怔，旋即笑道：“两位自信做得到么？”

单超独目放光，煞威逼人：“你要不要试试？”

姬凝翠霍地转脸沉声道：“老单，你是来干什么的，打架的，怎么还是

改不了暴躁毛病，难道跟随格格这么久，还没有磨尽你的火气。”

单超威态一敛，道：“好，好，老太婆，你怎么说，咱们就怎么走，行了吧。”

姬凝翠冷然转望哈三，道：“我刚才漏说了两点，第一，格格要你去作证，非常重要，我劝你还是去一趟的好，格格要的不是你一个人，而是你这整船人，说不定格格还有借重你的地方。第二，写不写什么字，真要说起来，并无紧要，跟随格格这么多年，要是连这点都让格格信不过，我们俩大可以一头碰死了，你真要是抗命，不听格格宣召，即便是你奉有密旨，一旦格格闹起来，我不信官家会舍格格而护你，归根到底一句话，我看你还是勉为其难去一趟吧。”哈三道：“姬婆婆，格格是要我带着人一块儿去？”

“是的。”

“可能格格对我还有什么差遣？”

“不错。”

哈三道：“既是格格要我带着人去，那就可能有用我之处，既是有用我之处，我又怎敢抗命，只是倘若日后皇上责怪下来——”“自然是有格格替你承担。”

哈三一点头道：“只要有姬婆这句话，哈三就放心了，玉岚，吩咐开船。”

秦玉岚恭应一声，高声喊道：“开船。”

舱外有人轰雷般应了一声，随听铁链、绳索响动。

哈三道：“两位是坐自己的船，还是……”

姬凝翠转望单超：“老单，让小船带路，咱们就坐这条大船进湖了。”

单超站起来走出舱外，陡听他在舱外说道：“你前头带路吧，我们坐大船了。”

河面上传来操舟汉子一声答应，水声响动，跟着，大船也动了。当船缓缓驶过河面时，姬凝翠道：“你出京来，只带这么几个人么？”

“是的！”

“是这么几个人，恐怕不够用。”

哈三笑笑道：“将在谋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哈三的这些人，都是卫队中的精锐，久经训练，智勇俱备，个个都能以一当十。”姬凝翠“呃！”了一声，目光扫视了秦玉岚一下。

哈三道：“这是小徒，也是我的螟蛉义子秦玉岚。”

“秦玉岚”这三个字，姬、单二人听说过。“秦玉岚”这个人，姬、单二人也有了相当的了解。

姬凝翠道：“好资质。”

单超道：“恐怕这就是接你衣钵的人了。”

哈三哈哈大笑：“单老此话，真是一针见血，玉岚，过来见见‘辣手素心’‘独目天尊’二位。”

秦玉岚上前躬身施礼，道：“见过两位前辈。”

姬、单二人浅浅答了一礼，姬凝翠道：“哥儿也列名卫队了？”

哈三道：“他一直跟着我，压根儿就是卫队的人，简直就是我的左右手。”

姬凝翠道：“那就难怪官家的秘密卫队，这么得官家宠信，那么有效用了。”

哈三笑道：“姬婆婆夸奖了。”

说话之间，船已进入湖口，忽听舱外有人道：“禀爷，里头有灯号打来，

咱们怎么回他？”

哈三面露疑色，望着姬凝翠道：“格格攻陷了金家船帮总舵，这打灯号之人——”

姬凝翠反应快，未加思索立即道：“金无痕是敌是友，犹待你一言，格格掌握着金无痕，金家船帮的人，还能不俯首听命，要不然会有他们的人，为我俩操舟么？”

哈三脸上疑色消失，点头道：“说得是，姬婆婆说得是，那么，灯号怎么回复法？”

姬凝翠扬声道：“告诉他们，是姑娘跟着姓单的回来了。”

舱外那人答应了一声，转眼工夫之后，又听那人道：“禀爷，前面水路放行。”

单超道：“姓单的、姑娘的船回来了，当然放行。”

哈三忽然站了起来，道：“两位，咱们到外头看看去吧。”

显然，他是要到外头去，凭他的锐利目光，观看金家船帮总舵内的吉凶。

姬、单二人毫不犹豫，转身当先行了出去。哈三跟出舱外，秦玉岚跟那八名则紧随身侧。

站立船头看总舵，只见码头上有几点灯光，其余各处则是黝黑一片。

哈三道：“金家船帮总舵，怎么这等模样？”

姬凝翠道：“劫后的金家船帮总舵，你还能冀望它是个什么样子。”

哈三哈哈一笑道：“姬婆婆说得是，劫后的金家船帮总舵，自不能冀望它灯火辉煌，有不平不凡之气势。”

秦玉岚道：“义父，码头上，似乎也看不见几个人。”

“那当然。”哈三道：“格格神威所至，能幸保性命的，恐怕没几个了。”

一顿接道：“只是，这湖面上的船，似乎不少啊。”

“船是不少。”姬凝翠道：“船上的人数加起来也颇可观，只是群龙无首，若之奈何。”

“是啊！”哈三道：“金无痕掌握在格格手里，他们哪一个敢轻举妄动。”

秦玉岚道：“事实上，这些人都是朝廷的人啊。”

姬凝翠道：“但愿他们是，不过这还要等你义父一句话啊。”

就在说话之间，大船已靠稳码头。哈三举目环扫道：“怎么没看见格格？”

姬凝翠淡然一笑道：“难道你还要格格来接船么？”

哈三忙道：“不敢，不敢，自该是哈三匍匐趋前拜谒，玉岚，吩咐搭下跳板。”

秦玉岚一声吩咐，跳板立即搭下。

秦玉岚道：“义父，都上岸去吗？”

哈三道：“不必了，你留在船上吧，等候格格的令谕再行下船。”

秦玉岚恭应声中，哈三欠身摆手：“两位，请。”

姬、单二人没客气，甚至没有任何表示，当先下船而去，哈三则带着那八名贴身护卫下了船。

到了码头之上，哈三问道：“两位，格格现在何处？”

姬凝翠道：“跟我们俩来吧。”哈三转顾了一下，带着那八名跟了上去。

姬、单二人在前带路，一直把哈三带进了敞轩，敞轩里，金无痕躺在地上，有四具尸首陪着他。

艾姑娘居中高坐，海珠、紫琼则分随艾姑娘身后、左右。

哈三把八名护卫留在敞轩外，整整衣衫之后，快步走进敞轩，躬身施礼：“卑职哈三，见过格格。”

艾姑娘微抬皓腕，淡然说道：“少礼。”

“谢谢格格。”哈三垂手微退，立于一旁。

艾姑娘指着金无痕，道：“这个人，你可认识？”

“回格格，此人卑职认识。”

“他说他已经投效了你，是朝廷的人，可是实情？”

“确乎如此。”

“这么说，是我冤枉了他了？”

“格格明鉴，怎么说是冤枉？”

“他是怎么投效你的？”

“经由别人推荐的。”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不少时日了。”

艾姑娘点点头，目光一凝道：“哈三，你可知道，有人告你。”

“有人告我，有人告我什么？”

“有人告你私自组织青龙社，图谋不轨。”

哈三面色一变，旋即笑道：“格格，没有这回事，哈三领秘密卫队，何等身分，岂会组织什么‘青龙社’，何敢图谋不轨。”

“不是我说你，是有人告你。”

“敢问格格，是何人诬害卑职？”

艾姑娘一指地上的金无痕，道：“就是他。”

哈三脸色一变，道：“这么说，格格召来哈三，为的只是这件事，并不是让卑职证明什么了？”

“不，我是要听你证明，证明他的话，也证明你自己清白。”

哈三很快地恢复了平静，微笑道：“格格，要卑职证明自己清白不难，格格可以回驾大内，仔细问一问，哈三是何等忠诚，有多少功劳。”

“哈三，恐怕你还不知道，凡是跟大内有关的人，尤其是你们这些负有秘密任务的，你们的来龙去脉，以及你们的工作情形，我已了若指掌，谁知道得也不会比我多，我用不着再去问谁了。”

“这么说，格格是确知卑职组织‘青龙社’了？”

“我要是确知你组织了‘青龙社’，图谋不轨，心生谋叛，我就不会跟你罗嗦那么多了。”

“格格恕卑职斗胆，格格既是没有证据，自不能凭金无痕一面之词——”

姬凝翠冷喝道：“哈三大胆。”

艾姑娘微一伸手，道：“嬷嬷，让他说下去，我做事一向公正，尤其这种事，事关重大，更要不枉不纵，他有辩尽可以辩，有理由尽可以说。”

哈三欠身道：“多谢格格宽容。”

艾姑娘道：“哈三，我要是听他一面之词的话，你一进敞轩我就把你抓起来了，我所以没有抓你，就是给你个申辩的机会，想听听你怎么说。”

“格格，卑职自然是冤枉。”

“你可愿跟他对质？”

哈三犹豫了一下，旋即道：“卑职愿意。”

艾姑娘道：“嬷嬷，拍活他的穴道。”

姬凝翠虚空一指点了出去。

金无痕身躯一震而醒，入目眼前情景，脸色不由一变。

哈三的两道锐利目光，落在了金无痕脸上，金无痕面有恻色，微显不安，移开了目光。

艾姑娘目光如电，看得清清楚楚，道：“金无痕，不管你有什么话，尽可以说，我保证任何人奈何不了你。”

哈三目中厉芒倏敛，道：“是啊，金无痕，有话你就说吧，只要不是无中生有，你在德怡格格的庇护之下，任何人奈何不了的。”

金无痕听得满面错愕，怔怔地望着艾姑娘，没做声。

艾姑娘道：“我也不怕你知道了，我是当今皇上的德怡公主，我可以保护你，也可治哈三的罪，你明白了么？”

金无痕怔怔地点了点头。

艾姑娘道：“哈三真组织了‘青龙社’么？”

金无痕倏然定过了神，犹豫了一下，道：“你，你真是德怡公主？”

艾姑娘道：“你不相信，哈三，你告诉他。”

哈三道：“金无痕，座上确是德怡公主。”

金无痕目光转动了一下，道：“我不知道哈爷有没有组织什么‘青龙社’。”

哈三唇边飞掠笑意。

艾姑娘却平静地道：“金无痕，刚才你是怎么说的？”

“启禀格格，刚才我并没有说什么啊。”

哈三轻咳一声道：“格格，足证卑职是冤枉的吧。”

姬凝翠道：“金无痕，你可是相信格格能保护你不受任何人的迫害？”

金无痕道：“那倒不是，事实上我的确不知道——”

艾姑娘倏然一笑道：“我明白了，金无痕，你是以为我跟哈三在试探你的忠诚，是不是？”

金无痕道：“这……”

艾姑娘道：“你要是这么想，你就错了，我不妨告诉你，大内早就接获密报，有所谓‘青龙社’暗中活动，图谋不轨，但一直查不出来是谁，也一直掌握不住他们的行动，所以皇上才把我从天山召回来侦查此事，一方面由于我是皇上的女儿，可以信任，另一方面也因为我久在天山，见过的人少之又少，我侦查起来较为方便，我是个格格，皇上是我的爹爹，我总不至于跟青龙社有关系，生心谋叛吧！”

金无痕道：“这……”

“别误了你自己。”艾姑娘道：“有话你还是从实说吧。”

金无痕脸上神色阴晴不定，似乎仍是犹豫难决。

哈三道：“金无痕，只要你不是无中生有，血口喷人，有话你尽可以说。”

金无痕看了哈三一眼，突然猛一点头：“好吧，我豁出去了，哈三确实组织了‘青龙社’。”

哈三脸色一变。

艾姑娘视若无睹，道：“空口无凭，你懂么？”

金无痕道：“我有证据。”

“你有什么证据？”金无痕转望哈三。

哈三目中倏现厉芒，冷冷地逼视着金无痕，道：“你最好拿出证据来，要不然的话，以我哈三的身分，是绝饶不了你的。”

金无痕陡然抬手指哈三，道：“解开他的衣裳，看他的前胸，刺有一条青龙。”

艾姑娘抬眼望向哈三。

哈三哈哈大笑：“金无痕，你想的好主意，格格金枝玉叶，何等尊贵，谁敢在格格面前赤身露体。”

艾姑娘道：“哈三，我不在乎，也不会怪罪于你，解开你的衣衫，让我看看你的胸前。”

哈三欠身道：“格格，卑职不敢。”

艾姑娘说：“哈三——”

哈三道：“格格，卑职供职大内多年，深解皇律，倘若卑职因此获罪，岂不是百口莫辩。”

“我说过不怪罪于你。”

“格格——”

艾姑娘娇靥上倏现寒霜，冷然道：“哈三，难道你还要我立字据不成？”

“这个……”哈三略一犹豫，毅然点头：“好吧，既然如此，卑职敢不从命，只是，格格，倘若卑职胸前没有刺什么青龙呢？”艾姑娘道：“金无痕——”

金无痕立即道：“那是我诬告他，我任凭格格处置。”“哈三，你听见了？”

哈三欠身道：“卑职斗胆，愿听格格一句话。”

“好，倘若你胸前没有青龙，我马上杀金无痕。”

“多谢格格。”哈三又一欠身，目露精光，抬手一把扯开了锦袍。艾姑娘等为之怔，金无痕更是勃然色变。

哈三胸前一片黑茸茸的胸毛，哪里有什么青龙。

艾姑娘霍地转望金无痕：“金无痕——”

金无痕叫道：“不，格格，我明明看见过他胸口刺着一条青龙。”哈三冷笑道：“它不是真龙，难道它会借雷雨之势，离我躯体，腾空飞去不成？”

一欠身，接道：“卑职敢请格格立毙金无痕。”

艾姑娘站了起来。

金无痕急叫道：“格格——”

艾姑娘道：“金无痕，你确见过哈三胸前刺有青龙，没有错？”“绝错不了。”

哈三道：“那么如今呢，青龙呢，金无痕，口说是虚，眼见是实啊。”

抬手掩上了锦袍，道：“格格适才亲口答应过卑职——”艾姑娘凝目望哈三：“哈三，听说你擅施各种药物？”“卑职不会，但卑职手下有此能人。”

“你手下的异人奇士不少吧？”

“不敢瞒格格，的确不少，他们来自深山大泽，可以说无奇不有。”

“是否有人能把一块假皮贴在某人身上，让人看不出来呢？”哈三身躯一震，笑道：“格格说笑了，世上哪有这种人？”“既有人能造人皮面具，又怎会没有这种人？”

“这个……”

“哈三，你过来，让我仔细看看。”哈三两眼精光一闪，道：“卑职遵命。”

毅然走到艾姑娘面前。

艾姑娘道：“打开来。”

哈三抬手扯开锦袍。

艾姑娘凝目看了一阵，抬手往哈三胸前伸去。

哈三眉宇间飞闪杀机：“格格，男女有别啊。”

抬手往艾姑娘皓腕搭去。

只听艾姑娘道：“哈三，你小看我了。”

她玉手疾翻，砰然一声轻震，哈三飘身而退。

姬、单二人变色欺前，敞轩外八人也到了哈三身后，好快。艾姑娘道：“哈三，你已不打自招了，是不是？”

哈三狞笑道：“你又能奈我何？”

“我马上擒你回京。”

哈三哈哈一笑：“我怎知你是不是真的德怡公主？”

艾姑娘道：“海珠，取出密旨给他看看。”

海珠探怀取出一卷黄绫，一抖而开。

哈三只一眼，脸色大变：“好吧，是你逼我反，怨不得我。”艾姑娘道：“擒下。”

姬、单二人闪身而动，哈三八护卫闪身迎上。

疾快三招，八护卫躺下四对。

哈三狞笑一声攻向姬、单二人，姬、单二人双双出手。又是疾快三招，哈家武学的确诡异不可测，难怪哈三能领秘密卫队，姬、单二人竟未能得手。

人影闪动，微风飘起。

敞轩外多了两个人，李燕豪、蒲天义。

哈三脸色大变：“德怡，哈三生心谋叛，你也好不到哪儿去啊。”艾姑娘道：“李少侠，这是我大清朝廷事。”

李燕豪道：“可是他夺我虎符剑令，只他交还虎符剑令，我立即把他交给格格。”

艾姑娘道：“哈三，还他虎符剑令。”

“不巧，虎符剑令不在我身上啊。”

艾姑娘喝道：“大胆，擒下！”

姬、单二人齐动，李燕豪也同时出了手。

哈三双眉一剔，撮口发出一声短啸，然后双掌翻起，再迎李燕豪、姬凝翠跟单超。

居然以一敌三，硬拼三位绝顶高手。

李燕豪与姬、单二人右掌探出，都是抓势，如今一见哈三挥掌，自也变抓为劈，各自挥出一掌。

只听一声砰然大震，劲气激荡，罡风飞扬之中，哈三只发出了一声闷哼，李燕豪衣袂飘扬，姬、单二人却各自微退一步。

单超脸色一变，震声道：“这不是你哈家的武学，你是从哪儿学来的？”

哈三脸色有点发白，哈哈一笑道：“武功只能克敌制胜就行了，你管它是哪儿来的。”

单超还待再说。

李燕豪已然道：“哈三已然发出啸声示警，他船上的人闻声一定会赶来援手，蒲帮主请代我传令，挡他们一挡。”

蒲天义立即仰天长啸，啸声中他身躯拔起，天马行空般飞掠而去。

哈三冷笑道：“不要费心机了，只怕你们挡他们不住啊。”

李燕豪道：“那要试试看才知道啊。”

跨步欺上，探掌抓去。

姬凝翠冷喝一声，也与单超同时出了手势。

李燕豪跟姬、单二人甫自发动攻势，只见码头方向夜空中火光一闪，紧接着火舌冒上了半空。

众人为之不由一怔。

李燕豪等同时收手停攻。

哈三哈哈笑道：“行了，我也要来个火烧连环船了，你们等着瞧热闹吧。”

金太极喝道：“快去看看究竟。”

袁泰等立即转身奔去。

这时，一片杀声传了过来。

艾姑娘冰冷道：“哈三，你该死。”

她娇躯闪动，疾若闪电般向着哈三扑了过去。

好快的身法。

在场众人，包括李燕豪在内，看得心头方震，只见一条人影快如飘风，从外头掠进来，迫向了艾姑娘。

李燕豪一眼就看出了来人是谁，吓得心头狂震，急急叫道：“姑娘速退。”他喊得并不晚。

但是艾姑娘却没退，两条人影乍合，没听见一点声响，两条人影倏然分开，艾姑娘满头乌云披散而下，踉跄而退，姬凝翠、海珠、紫琼急忙扶住，道：“格格——”

艾姑娘娇靥煞白，道：“我不要紧。”

再看来人，站立在哈三身边，脸色也是一片苍白，是个中年人，剑眉星目，胆鼻方口，俊朗异常。

单超暴喝一声，闪身欲扑。

李燕豪急喝道：“单老，不可，此人是霍家主人，霍天翔霍大侠。”

此话一出，全场立即震住。

哈三阴笑道：“你们之中，到底还有人认得出他来啊，还算不错。”

金太极轻叫道：“霍家主人霍大侠？”

艾姑娘道：“怪不得啊。”

无奇老儿道：“少侠，只要能把他擒住，我准保能让他恢复本性。”

哈三哈哈笑道：“问题是谁擒得住他啊。”

不错，一点都不错。

姬凝翠冰冷道：“霍天翔，难道你变得一点是非都分不出来了吗？”

霍天翔神色冰冷，没有说话。

艾姑娘道：“嬷嬷，不要跟他说什么了，现在他是听不进别人的话的。”

哈三笑道：“看来只有我们德怡格格是个明白人，如今我有这么一个保镖护驾，你们谁能奈何我。”

只听一阵衣袖风声，蒲天义、冷超、袁泰等奔了进来，冷超与袁泰等浑身是血，神态怕人。

李燕豪忙道：“冷老，你——”

冷超道：“少侠，不要紧，死不了的，这都是拜霍大侠之赐啊。”

李燕豪霍然转脸，目光如冷电，直逼霍天翔，道：“姨父——”

哈三道：“小子，你现在叫什么也没有用啊。”

金太极道：“蒲帮主，他们其他的人呢？”

蒲天义道：“死了不少，剩下的都逃回船上去了，有令媛跟傅姑娘还在船上，我投鼠忌器，没敢行动，咱们的人正跟他们对峙着呢。”

冷超咬牙道：“放心，还有哈三在这儿，他们不会跑的！”

哈三道：“你哈三爷么？你哈三爷现在也要走了。”

向着霍天翔一摆手：“开道。”

霍天翔霍地转过身去，蒲天义、姬、单二人等，立即逼前一步。

李燕豪道：“姬老人家，不可做无谓的牺牲。”

艾姑娘道：“嬷嬷，让他们走。”

姬凝翠立即恭应了一声。

哈三得意一笑道：“霍天翔，走吧。”霍天翔迈步行去。

哈三紧跟在后。

蒲天义一挥手，带着冷超等先退出去。

李燕豪等也脚下移动，跟了出去。

前后是包围之势地往外移动着，哈三道：“怎么，你们还不死心么？”

李燕豪道：“只要你还在这座总舵之中，我自是不会死心。”

哈三道：“那么你们就送吧，哈三爷马上就离开这座总舵了。”

“等你离开以后，再说不迟。”

“你是说我言之过早？”

“不错！”

“小子，那咱们就等着瞧吧，只等我离开了这儿，哼，哼，小子，你们等着江湖上的血风腥雨吧！”

“我还是那句话，等你离开以后，再说不迟。”

哈三笑了笑，没再说话。

说话之间，众人已到了总舵前的广场之上。

广场上伏尸处处，有哈三的人，有金家船帮的人，也有穷家帮的弟子。

李燕豪看得一阵悲痛，道：“姨父，你伤了不少人啊。”

哈三道：“他却是不觉得啊。”

冷超突然停住，叫道：“少侠，不能再让他们走了。”

哈三霍地转过身去：“你打算怎么样？”

“姓冷的打算一条命换一条。”

“行，我成全你，过来吧。”

冷超须发一张，就要扑，李燕豪飞掠而至，一把抓住了冷超：“冷老，不可。”

“少侠，你要知道，今天走了哈三，再找他就不容易了。”

“我知道。”

“今天走了哈三，明天江湖上就是一片血雨腥风。”

“我也知道。”

“您既知道，怎么还……”

“我不得已，冷老，我要是不放他们走，眼前就要伤人，流不少血。”

“少侠，要是比起明天江湖上要发生的，眼前伤的人，流的血，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了。”

“冷老，这道理……”

“少侠，冷超一条命换无数条，值得。”

“冷超，要舍命，自有李燕豪在，用不着您，何况此时此地舍一条命也未必有用。”

“可是……”

哈三突然道：“要饭的，你罗嗦完了没有？”

冷超瞋目大喝：“鹰爪孙，闭上你的狗嘴，虎符剑令还在你手里，今天是说什么也断然不会放你走的。”

哈三道：“那就试试看吧，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虎符剑令并不在我身上。”

冷超要说话，哈三道：“不要慌啊，我话还没有说完呢，虎符剑令虽然不在我身上，不过你们只要能制住我，自不愁追不回虎符剑令去。”

冷超道：“姓哈的，你说了半天，只有这句话像个汉子说的话。”

一顿接道：“少侠，他说的很明白了，难道您……”

李燕豪霍地转过身去，目注艾姑娘道：“艾姑娘，我把哈三交给你如何？”

艾姑娘立即应道：“可以，霍天翔呢？”

李燕豪毅然道：“我来勉力一试。”

哈三纵声大笑：“居然把我们给分了，你们这么有把握么？”

李燕豪道：“试一试总比不试好，要是连试都不试，哪里来的机会啊。”

冷超大叫道：“少侠说得好，笨鸟儿先飞，姓冷的先试了。”

错开面前的李燕豪，向着哈三劈出一掌。

冷超是恨透了哈三，这一掌他自是凝足了真力。

孰料，出掌相迎的是霍天翔，只听砰然一声，冷超被震得血气浮动，退了两步。

冷超勃然色变，还要动。

李燕豪一把拉住了冷超，道：“冷老，等等。”

哈三冷笑道：“李燕豪，你不顾那几个人，不要那几条命了？”

显然，他指的是傅姑娘、金无垢等，李燕豪道：“恐怕我是顾不了了。”

哈三道：“你要知道，只要我一声令下，那些人就会受尽折磨与羞辱，然后——”

李燕豪道：“哈三，你船上的那些人，若是敢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我会要他们十倍偿还。”

哈三双眉一剔，道：“李燕豪，难道你真不顾那些人了？”

李燕豪道：“冷老说的对，倘若我今天放了你，倘若我今天不追回虎符剑令，明天江湖之上就会有更多的人丢掉性命，傅姑娘她们几位，只要明白这个道理，她们就不会怪我的。”

哈三哼哼一笑道：“既是这样，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霍天翔，咱们闯吧。”

霍天翔还真听话，扬手一掌劈向了李燕豪。

李燕豪不愿硬碰硬，伤了霍天翔，或是落个两败俱伤都不好，他闪身避过，并指点了出去。

霍天翔跟李燕豪这边一交上手，艾姑娘立即带着姬凝翠、单超攻向了哈三。

眼前的情势立刻就明朗了，李燕豪苦斗霍天翔，一时难分上下。

哈三以一敌三，独斗三位绝顶高手，马上就显得力不从心，时露险象了。

蒲天义老经验、老江湖，知道此刻唯一该担心的地方是在船上，向着冷

超递出一个眼色。

冷超粗中有细，一点就透，没吭声地悄悄退走了。

这真可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龙争虎斗，真打得风云为之色变，草木为之含悲。

几十招过去，李燕豪、霍天翔仍未分出高下。

霍家称当世第一家，霍天翔仍是霍家主人，自允称当世第一好手，但是，他对眼前这位虎符剑令年纪轻轻的衣钵传人，竟丝毫奈何不得。

足见，李燕豪一身修为是多么高绝、多么惊人。

在场观战的众豪雄，一个个看直了眼，看张了嘴，被四下激荡的罡风劲气逼得连连后退，居然都茫无所觉。

但是，只有李燕豪自己明白，他姨父，这位霍家主人霍天翔，的确不愧为当世第一好手。

可能是受了药物的影响，使得霍天翔每次出手，都有一刹那间的呆滞，而李燕豪也就利用这刹那间的工夫，每每化险为夷，然后再出手反击，要不然，李燕豪他应该已经落败了。

霍天翔虽一时未胜，但却已站稳了不败的地位。

可是哈三就不同了，五十招一过，就显得手忙脚乱了，在五十三招上，为躲艾姑娘威力无俦的一击，让“辣手素心”的辣手，在左肩后抓了一把，立即衣破，皮开、肉绽，鲜血马上湿了半支袖子。

艾姑娘道：“哈三，你若是就此束手就缚，我……”

哈三不等说完，狞笑截口：“你做梦，哈三爷岂是束手就缚之人。”

突然一袭锦袍吹了气似的暴涨，身躯疾旋，闪电般攻出三掌。

他这一招不但诡异，而且威力强大，把艾姑娘、姬凝翠、单超一起逼退了半步。

只这么半步，哈三一个身躯陡地冲天拔起，向着总舵内腾射而去，谁也没想到哈三会跑，大家都不由一怔。

“噗！”地一声，李燕豪左肩被霍天翔右手小指扫中，衣服破了，皮肉也破了，左肩一破血染红了一块，大惊之余，李燕豪奋力攻出一掌，逼得霍天翔往后一退，才使自己躲过了更大的伤害与危厄。艾姑娘等定过了神，她带着姬、单二人，还有紫琼、海珠追了去。

李燕豪见状大急，但却苦于不能分身。

就在这时候，蒲天义一声：“少侠别急，老化子跟去看看。”

蒲天义如飞而去。

李燕豪跟霍天翔又交上了手。

突然间，哈三的船上暴起了杀声。

冷超带着人摸上船去了。

李燕豪更急，但却不敢再稍事分心。

忽见无奇老儿向着身边的金太极低低说了几句。

金太极精神一振，立即招手把一名弟子叫到了身边，低低交待了两句，那名弟子如飞奔去。

没一会儿工夫，那名弟子驾着一艘小船在码头旁边出现。

金太极急忙向着李燕豪打了个手势。

李燕豪跟霍天翔互换两招之后，抽身一跃，掠上了小船。

霍天翔似乎迟疑了一下，也跟着一掠上了小船，向着李燕豪攻了过去。李燕豪抬手封架，两个人一在船头，一个船尾，转眼工夫就互换了三招。船小，无法飞腾扑跃，无法挪动闪躲，两个人脚下不动，仅只靠上半身移挪，攻守换招。

而这时，那艘小船像有人操纵似的，缓慢地离开码头，往湖中飘去。

霍天翔跟李燕豪只顾搏杀，似乎全然没有觉察。

小船说是缓慢移动，其实也相当快，一转眼工夫已然离开码头十余丈远，同时也远离了所有的船只。

突然，李燕豪在攻出一招之后，腾身拔起，就李燕豪腾身拔起的当儿，小船猛然一翻。

霍天翔觉出不对来了，也双袖一抖，拔起了身躯。

而此刻李燕豪已是居高临下，占了优势，人在半空一个盘旋，头下脚上，俯冲而下，双掌挥出一股排山倒海劲气，向着霍天翔当头压下。

很显然地，李燕豪是想逼霍天翔下水。

按理，霍天翔应该坠入水中。

但事情却不那么简单。

霍天翔扬掌上击，把李燕豪的身躯震得向上飞起，他轻飘地落在已然翻得底朝上的小船之上，李燕豪自己无处落脚，却先掉进了湖水里。

此刻，不远处冒起个人头，正是那名操舟弟子。李燕豪懂水性，他一边踢水，一边叫道：“翻他下去。”那名弟子头一缩，没入水中不见了。

李燕豪知道，那名弟子潜到船下做手脚去了，他紧盯着霍天翔脚下那艘船底朝天的小船。

转眼工夫之后，那艘船猛一荡，却听得霍天翔冷哼一声，船又不动了。

李燕豪知道，霍天翔使上了内家“千斤坠”，那名弟子扳不动船。

看样子非得他帮忙不可了。

李燕豪猛提一口气，身躯陡然拔起，带着一大片水珠，向着霍天翔冲了过去。

霍天翔沉喝出掌，水珠四溅，李燕豪又落进了水中，而霍天翔自己也哗啦一声掉进了湖里。

霍天翔应变快，人一落水，马上探掌要抓小船，但此刻小船却突然箭也似的窜出了丈余。

霍天翔没有漂浮之物可抓，仍未下沉，他两手拍水挣扎，可是，突然，他猛往下一沉不见了。

李燕豪知道，是那名弟子把霍天翔拖下了水底。

他也知道，霍天翔内功精湛，想把霍天翔翻在水底弄昏，恐怕不是短时间能办到的。

这非得要他帮忙。

他一翻身潜进了水里，水底睁眼视物，果然，那名弟子紧拉着一根绳子，另一端却套在霍天翔一条小腿上，霍天翔腿拼命踢弹，虽然无法挣脱，但他气不泄，水也无法进入他的口鼻之中。

那名弟子算是聪明，他没有直接抱着霍天翔的腿，否则他非死在霍天翔的脚下不可。

李燕豪两脚踢水，冲了过去，遥遥一指点向霍天翔，只见水中起了一条白线，霍天翔口鼻之中顿时冒起水泡，人猛一阵挣扎，然后再也不动了。

行了，那名弟子人往上冲，抱住了霍天翔，往水面腾起。李燕豪跟了上去，两个人合力把昏迷中的霍天翔弄上了岸。金太极立即迎了上来，道：“少侠，把他交给我跟无奇贤弟吧，冷化子等已控制了船上的情势，您请过去看一看吧。”李燕豪道：“无奇老人有把握恢复霍大侠的神智么？”金太极道：“无奇贤弟嘱我转奉少侠，半个时辰之后，他将交还少侠一个神智清醒的霍大侠，少侠放心就是。”

李燕豪未再多说，抱拳一声：“有劳！”

转身向着哈三那艘大船掠去。

他一个起落，已然到了码头，腾身拔起，直落大船之上，一眼便瞥见船上横七竖八地倒着不少尸体，内中有哈三的人，也有穷家帮的弟子，看得他心中不禁一阵刺痛。

此刻船上静得很，听不见一点动静，看不见一个人影，他扬声发话道：“船上还有人么？”

只见一名穷家帮弟子，从舱里掠了出来，抱拳躬身：“见过少侠。”

李燕豪答了一礼道：“冷老已经不在船上了么？”

那名弟子道：“回少侠，总护法下底舱去了。”

“呃，干什么去了？”

“搜寻那秦玉岚与几位姑娘去了。”

李燕豪一怔：“诸位上来以后，没见着几位姑娘么？”

“没有。”

“也没有见着秦玉岚？”

“不，秦玉岚逃入底舱去了。”

李燕豪道：“那不是自投罗网了么，底舱入口在何处？”

“就在当中。”

李燕豪闪身进入舱中，只见一块五尺见方的船板向上掀起，一座木梯通了下去。

他问道：“冷老可曾派有弟兄在上头把守？”

“一共有五名弟子，分布在各处。”

李燕豪没多说，一声：“诸位小心。”当即踏上木梯，拾级而下。

木梯底下挂着一盏灯，灯光微弱，照射不远，藉这微弱的灯光，李燕豪却看得一呆。

眼前横着一堵木墙，墙上一列排着五个约莫长有五尺的圆洞，洞里黑忽忽的。

底舱怎么这个样子，这是什么？

整个底舱静悄悄的，听不见一点声息。

李燕豪好生诧异，忍不住叫道：“冷老，冷老。”

却听不见一点回音。

怪了，就这么大一个底舱，冷超等既在这儿，怎么会连叫都听不见，难道他们已经出去了？

李燕豪直觉地感到，这座底舱，有点怪。

他沉思了一下，矮身钻进中间圆洞之中。

不进还好，一进圆洞，眼前情景顿变，刚在外头看，只是一个洞，黑黑的，而如今，呈现在眼前的，却是一条长长的甬道，云雾迷漫，两丈外看不见事物。

李燕豪马上明白了，这座底舱确乎不简单，有埋伏、有机关、是一种奇门遁甲妙阵、九宫八卦排列。

望身后，仍是通道，原来的圆洞已经不见了。

怪不得冷超听不见他的叫声。

怪不得秦玉岚躲进了底舱。

这一座小小的底舱，简直可媲美九天玄女的藏军洞，能容纳风雨雷电，千军万马。

这是出自哪位奇人之手？

哈三手下真有这种奇才异士？

这，难不倒李燕豪。

李燕豪自忖不会被眼前的阵式困住。

他吸一口气，迈步往前行去。

突然，遥遥传来人声，似乎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

话声也很低微，听起来，分不清是男是女。

李燕豪凝神听了片刻，辨别了话声传来的方向之后，随即凝功护身，向着话声传来处行去。

眼前是雾气弥漫的甬道，甬道壁赫然是由一块块的青石砌成的。

甬道壁上虽然没有火把、灯火一类的照明物，但弥漫的雾气中，却是有光亮透传，人行走在甬道内，不虞看不见事物。

走了片刻工夫，眼前甬道突然一分为三，那遥远的人声，虽然是从中间一条甬道中传送过来的，但是李燕豪却走进了左边一条甬道。

因为他知道，左边这条路才是“活”路，走左边这条路，才能找到那说话之人。

又片刻工夫，甬道走尽，眼前豁然开朗，只见甬道外是个看不见边际的大广场，又像个深涧幽谷，东一堆、西一堆的石头散布着，都有一片半人高的杂草，弥漫的雾气中，静悄悄的，什么也听不见。

刚才的人声哪里去了？

难道不在这儿？还是李燕豪走错了路？

应该都不是。

李燕豪有把握，他没有走错路，既然没有走错路，说话的人就应该在这儿。

可是，为什么话声静寂，什么也听不见了？

李燕豪暗提一口真气，扬声发话：“何人在此说话，请出一见。”

话声出口，只见回声嗡嗡，却听不见有人答话，难道那说话之人已经走了？

李燕豪不禁有些诧异，二次提气，方待开口。

突然一个冰冷话声传了过来：“何人在此大呼小叫，扰人清修？”

李燕豪一听就听出来了，这冰冷话声是从左前方两三丈外，一座石头堆后面传过来的。

毕竟，李燕豪没有走错路。

他微微一笑道：“哪位高人在此清修？”

“跟你没关系，何必多问。”“我既然到了此处，总算彼此有缘，怎说没关系？”“好一张利口，有缘又如何？”

“有缘就应该请出一见，不要彼此当面错过了。”

“你真要见我？”

“当然是真的。”

“你可知道，见我一面，是个怎样的后果么？”

“不清楚，请教。”

“你可知道这儿是什么所在？”

“哈三座船的底舱。”

“你敢直呼三爷为哈三？”

“有什么不敢的！”

“那么你定然是敌非友！”

“这话说得多余，你早就知道了。”

“怎见得我早就知道了？”

“你若是不知道我是敌非友，怎么会跟我谈什么后果？”“好后生，聪明。”

李燕豪一笑道：“这叫什么聪明，凡是稍具头脑的人，都想得通这道理。”

“我不跟你在这话题上辩论，我告诉你，此处是幽冥世界，迷离幻境。”

“明明是哈三座船的底舱。”

“不，是幽冥世界，迷离幻境。”

“我也不跟你在这话题上做辩论，就算是幽冥世界，迷离幻境，又如何？”

“见我一面之后，就永远别想离开这幽冥世界，迷离幻境。”李燕豪一笑说道：“阁下，我能进来。”

“怎么样？”

“我既能进来，就能出去。”

“错了，你进得来，未必出得去。”

李燕豪一笑，方待再说。“先别夸口，你先回头看上一看。”

李燕豪当真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看，看得他不由一怔，眼前，本该是个甬道口的，事实上，刚才他是从甬道里出来的。但是，现在甬道口已经不见了，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无边际的汪洋大海。

他定了定神，回过头来笑了：“这儿叫迷离幻境？”

“不错。”

“不过是幻境耳，算不得什么，不过……”

“不过怎么样？”

“我不能不承认，你们的神通不算小。”

“何止是神通不算小，这是真真实实的汪洋大海，你若是落入水中，非灭顶淹死不可。”

“跟外面湖水，只隔着一层船板而已，若是凿穿了船板，水就更多了。”

李燕豪这话是话里有话，是暗示那人，一旦凿穿船板，什么幽冥世界，什么迷离幻境，全泡“汤”了。

那人哼哼一阵冷笑，道：“话是不错，只是，谁敢凿船？”

“有什么不敢的。”

“后生，你不要你这些朋友的命了？”

“别恐吓我，据我所知，他们已经不在这底舱里了。”

“既是这样，你来干什么？”

“我来是为擒那秦玉岚。”

“既然你不是来救人的，也不相信你的朋友还在这幽冥世界、迷离幻境之中，那你为什么不凿船，还等什么？”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愿意用这一手。”

“既然如此，那你就去擒你的人吧。”

“不忙，舱顶有高手把守，我不怕他脱逃漏网，我想见见你，你还是让我见上一见吧。”

“后生，你真要见我？”

“你阁下岂非多此一问。”“你不怕出不了这幽冥世界、迷离幻境？”

李燕豪笑道：“那就是我的事了，我若是不见你，难道你会放我出去么，未必吧？”

“好后生，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你既是非见我不可，那你就过来吧。”

李燕豪笑笑道：“乐于从命。”迈步走了过去。

他听出话声是从左边前方一座石头堆后传出来的，但是如今他却走向正前方两丈外的一堆。

眼看快到那座石头堆前了，他却霍然转身，闪电飘风般扑向右边一座石头堆后。

到了那座石头堆后，眼前呈现一名道装老者，面露惊慌之色，正准备挪动。

李燕豪笑道：“阁下，来不及了。”

道装老者神色立即转趋平静，换上了一副冷漠神色：“后生，你果然不简单，算你侥幸。”

“侥幸？”

李燕豪笑道：“你知道无奇老人此人？”

“当然知道。”

“你阁下的道行比他差多了，又岂能瞒得过我，你既然连我都瞒不住，又在无奇老人面前逞什么能，露什么强。”

“后生，住口！”道装老者怒喝道：“无奇老儿是个什么东西，他也能跟我比？”

李燕豪笑道：“幸亏这幽冥世界、迷离幻境中风不大，否则你阁下非闪了舌头不可。”

李燕豪这话无殊火上浇油。

道装老者勃然大怒，只见他脸色一变，厉声道：“好后生，你敢！”

袍袖陡然一挥，向着李燕豪当胸撞了过来。

李燕豪侧身往旁一让，躲过一击，右掌翻腕而起，五指已轻轻搭在道装老者腕脉上，微笑道：“阁下，出手动武，恐怕你比我更是差上一截。”

道装老者真是恼羞成怒，厉喝声中就待挣脱李燕豪的五指。

他是用了力了，但是，他没能挣脱李燕豪的五指，甚至连沉腕也没能做到。

他机伶一颤：“你……”

“别你呀我的了，说吧，尊驾何许人，尊姓大名，上下怎么称呼？”

道装老者道：“我不愿瞒你，恐怕也瞒不了你，贫道叫一尘子，出身崆峒。”

“呃，原来是崆峒派的道长，没想到崆峒派里还有这样深谙九宫八卦、

奇门遁甲的高人啊。”

“后生，你休要小视崆峒，崆峒尽多呼风唤雨、移山倒海的能人。”

“这么说，道长你是崆峒派里最笨的了？”

一尘子气灰了脸，厉声道：“你……”

“道长，别你呀我的了，咱们说正经的，秦玉岚在什么地方，穷家帮的人在什么地方，几位姑娘又在什么地方？”

一尘子厉声道：“不知道。”

“道长！”李燕豪笑笑道：“你出身崆峒名门大派，又是崆峒派里出类拔萃的人物，身分地位自是高人一等，若是让我扣着腕脉，逼供似的问，那对道长你的颜面，可不大好看哪。”

一尘子的脸色一连好几变，道：“你既然无惧于眼前的幽冥世界，迷离幻境，你不会自己么？”

“道长告诉我所在，不就省得我到处跑了么？”

一尘子双目之中陡现厉芒，但很快地，他目中厉芒又消失了，神色转趋颓废，刚要说话。

蓦地一声沉喝传来，一蓬黑雾罩向了李燕豪。

黑雾来自身后，李燕豪身后像是长了眼，抖手抛起一尘子往后一迎，飘身往左掠出丈余。

一尘子惨叫一声落地，四肢挣动了几下，不动了。

不远处站着个青袍老者，一脸惊容，独自发怔，李燕豪入目这青袍老者，也不禁为之一怔。

这青袍老者不是别人，赫然竟是骆宏勋。

“是你？”显然，骆宏勋已然定过了神。

“不错，是我。”李燕豪道：“没想到在这儿又碰见了骆老，这世界可真小啊。”

骆宏勋脸上一阵阴晴不定：“你是来……”

“我的来意，骆老还用问么？”

“听说哈三爷已进入金家船帮总舵了？”

“不错，只是，我已来到此地，哈三的下场，骆老应该是不想可知了。”

骆宏勋脸上飞快掠过了一丝异样神色，上前一步：“你们真制住哈三了？”

“在我上船之前，哈三已然逃入总舵之内，不过这座总舵四面环水，恐怕哈三已成瓮中之鳖了。”

骆宏勋脸上又一阵阴晴不定：“你，你是来找秦玉岚的？”

“骆老料事如神，令人佩服。”

骆宏勋突一点头道：“好，我知道他躲在哪儿，我带你去。”

李燕豪听得一怔：“怎么说，骆老带我去？”

“不错，我带你去。”

“骆老愿意这么做，必然有什么缘故。”

骆宏勋咬牙道：“我为的是我的女儿，他根本不拿她当人，我心疼，我忍够了，我早就想手刃这两个贼，可是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也投鼠忌器，如今，你跟我走吧。”

骆宏勋迈步要走，李燕豪道：“骆老，且慢。”

骆宏勋停步凝目：“怎么，你信不过我？”

“那倒不是，令媛的情形，我想象得到，我只是要问问骆老，有几位姑娘……”

“几位姑娘怎么样？”

“金姑娘、傅姑娘，还有令媛骆姑娘，她们现在何处？”

“我只知道小女在何处，别人我就知道了。”

“呃。”

“哈三跟秦玉岚，根本不拿我父女当人，你以为他们会让我父女知道什么？”

李燕豪看了骆宏勋一眼，微一点头道：“好吧，那就麻烦骆老带路吧。”

骆宏勋话没说，迈步就走。

突然，一个阴恻恻话声传了过来：“骆宏勋，你该死。”

骆宏勋方机伶一颤，紧接着手按心口，闷哼倒地。

这变故太快，快得连李燕豪都没来得及救援。

骆宏勋猛挥手：“别管我，小女，快，快。”

李燕豪猛悟，提一口气，飞身追了过去。

弥漫的雾挡住了视线，但李燕豪凭着敏锐的听觉跟高绝的身法，转眼工夫之后，他已看见了前面疾奔着一条瘦高黑影。

李燕豪猛提一口气，舌绽春雷，霹雳大喝，大喝声中，身躯窜起，脱驾之矢般往前扑去。

前头黑影似是知道难逃追捕，忽然扑倒，就地一滚，竟然不见了。

李燕豪急收势停住，竭尽目力，略一环扫，只见两丈内除了几座石头堆着，别无他物，心知那人必然藏在某一堆石头堆后。

他松了一口气，至少那个人没有跑掉，对骆天娇的性命，构不成威胁。

他当即发话说道：“朋友，除非你比一尘子高明，否则，你还是自己走出来吧。”

他说他的，没有反应。

李燕豪一声冷笑道：“既是非让我请不可，好吧。”

他扬掌劈向一座石堆，砰然声中，哗啦一阵，那座石堆倒了。一条黑影从另一座石堆后窜出，要跑。

李燕豪岂容他再跑，身躯闪动，一步跨到，正好截住了那人去路。

那人大惊收势，一个倒翻要往里跑，而，李燕豪已然探出了右掌，闪电般抓住了那人的右小腿，他恨那人杀了骆宏勋，五指用力，叭地一声，那人腿骨尽碎，惨叫声中，昏死落地。

李燕豪松了手，也看清了那个人。

瘦高个儿，一身黑衣，鸱眼鹰鼻，满脸阴狠色。

李燕豪一指点下去，那人大叫而醒。

李燕豪抬脚踩在他胸膛之上：“你杀了骆宏勋，秦玉岚的所在，我只好找你要了。”

“我，我不知道。”

显然逞硬，李燕豪脚下用了力。

李燕豪脚下这一用力，无殊一座小山压在瘦高汉子胸膛之上，瘦高汉子不能呼吸了，脸色憋红了，眼珠也凸出来了，他受不了了，只见他急挥着手憋出了一句：“我说，我说。”

李燕豪脚下微松，道：“说吧，我听着呢。”

瘦高汉子直喘，手指了半天，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李燕豪收回脚道：“这样吧，你带我去吧。”

瘦高汉子翻身跃起。

李燕豪一把抓住了他，道：“别跟我耍什么花样，除非你自信比我快，动作比我快。”说完了话，李燕豪松开了他。

瘦高汉子一句话没说，迈步行去，李燕豪紧迈一步，跟了上去。

瘦高汉子带着李燕豪往前走，片刻工夫以后，眼前出现一座月形门，瘦高汉子迈步走去。

李燕豪跟进了月形门，眼前景物突变，竟是一片有花有草，相当清幽的花园。

这艘双桅大船的底舱，简直是包容了天地，令人不能不叹服奇门遁甲、九宫八卦的玄奇奥妙。

眼前这片花园，不但有花有草，而且是亭、台、楼、谢一应俱全，朱栏碧波，画栋雕梁，居然建筑得美轮美奂。

那瘦高汉子突然停了下来，抬手往前一指，道：“在那里！”

李燕豪忙循瘦高汉子所指望去，只见瘦高汉子所指处是一片树林，林中雾气迷蒙，偶尔风过，可见雾气中露出一角流丹飞檐。

他当即问道：“那是什么所在？”

瘦高汉子道：“当然是秦少爷的住处。”

“那么你为什么不往前走了？”

瘦高汉子脸上忽现悻色，道：“我只能带你到这儿了。”

“你怕秦玉岚杀你么？”

“那是自然。”

“你以为，一旦我找到了他，他还有伤人的机会么？”

“那可很难说，防着点儿总是好的。”

“你没有骗我，秦玉岚确实在那儿？”

“已经近在咫尺了，你尽可以过去看看。”

李燕豪点头道：“好吧。”

一指闭了瘦高汉子的穴道，然后道：“你的穴道，一刻工夫之后，自然会解开，但若是你欺骗了我，这一刻工夫也够我折回来找你的了。”

拦腰抓起瘦高汉子，走近树林，把瘦高汉子藏在一隐密处所，然后迈步往树林深处走去。

越往深处走，眼前越清楚，终于，一间精舍呈现在眼前。

这间精舍外头，围绕着一圈竹篱，柴扉半开，篱内里的花草，加上四周的雾气一衬托，显得这间精舍一丝儿不沾尖世间的俗气，也格外宁静异常，听不见一点声息。

李燕豪凝神听了一下之后，闪身进了柴扉，运功护身，戒备着往精舍内行去。

精舍两扇门也是虚掩着，从门缝里内望，门里是间雅致的小客厅，没有人。

李燕豪轻轻推开门，进了小客厅，靠里有一扇门，垂着珠帘，似乎另是一间。

李燕豪停也未停便走了过去，轻轻掀起珠帘往里看，他看得一呆。

很华丽的一间卧房，香闺全貌，被翻红浪，纱帐低垂，玉钩双悬的牙床

上，面向里睡着一个女子。

长发散落枕旁，一只手臂露在被外，像象牙，又像嫩藕，圆润晶莹，要多动人有多动人。

这女子是哪位姑娘？

金无垢、傅梅影、霍若男、骆天娇？

这四位，除了骆天娇之外，其他三位，无论哪一位，跟秦玉岚这三个字连在一起，那后果都不堪设想。

那么，床上人儿到底是谁呢？

李燕豪心头震动，急急一步跨了进去，他来到床前，掀起纱帐，玉钩“叮”地一声脆响。

就这么一声，已惊动了床上人儿，她娇慵地玉臂一挥，转脸而上，星眸仍闭，梦吃似的说了一句：“你回来了。”

如今可以看清她是谁了。李燕豪心中有种异样感受，也微松了一口气。她，是骆天娇。

一句“你回来了”，显然，她是弄错了人，李燕豪正感不知该如何开口。

骆天娇又说了一句：“你怎么不说话啊？”

李燕豪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轻声叫道：“姑娘！”

骆天娇猛然睁开了眼，她看清站在床前的人了，猛一怔，脱口叫道：“怎么是你？”

李燕豪道：“我……”

骆天娇娇靥上突然泛起一片惊喜色，猛然坐了起来。

李燕豪心头猛一震，急忙把脸转向一旁。

骆天娇一丝未挂，竟是赤裸着的，至少她上身赤裸着的。

只听骆天娇道：“我，我忘了，我已经又躺下了。”

李燕豪没马上转过脸，道：“是我不好，不应该闯进来。”

骆天娇道：“我的衣裳在橱里，劳驾递给我一下好么？”

李燕豪看见衣橱了，走过去打开来，拿起一件走回床上递给了骆天娇，然后又背过身去。

他看见了骆天娇的脸，一张羞红如晚霞的娇靥。

很快地一阵窸窣窸窣，然后身后响起了骆天娇的话声：“我，我穿好了，你可以转过身来了。”

李燕豪缓缓回过了身，骆天娇已站立眼前，低垂着螓首，连雪白的耳根子上都泛上了红霞。

李燕豪有份不安，定了定神之后才道：“姑娘……”

骆天娇抬起了头，娇靥上仍带着三分羞红，眉宇间飞快地掠过一丝黯然的悲忿道：“我已经好久不知道什么是廉耻了，可是在你面前，我却觉得无地自容。”

李燕豪实在不便说什么，是苛责骆天娇自甘堕落，还是表示同情，两样都不能，他只有岔开话题道：“姑娘，我是来找秦玉岚的。”

骆天娇微一怔：“找秦玉岚，你是说哈三……”

“哈三恐怕逃不出金家船帮总舵了，只有秦玉岚，还在这条船上。”

“这么说，你是来……”

她等着李燕豪的答复，李燕豪只点了点头。

骆天娇没说话，半晌才道：“没想到在这儿会碰见你，真没想到还能碰

见你。”

李燕豪没接话，他不好接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只问：“姑娘，那秦玉岚……”

骆天娇幽怨地看了他一眼：“刚才还在这儿。”

“如今呢？”

“他匆匆忙忙走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姑娘……”

“不要问我，我不能告诉你。”

骆天娇微微摇头，娇靥上掠过一丝痛苦神色。

李燕豪一怔：“姑娘不能告诉我？”

骆天娇神色一黯道：“我活着已经没什么意思了，随时可以死，但是，我不能不为我唯一的亲人着想，我父亲也在这儿，他总是我生身父母啊。”

李燕豪听得心头震动，迟疑了一下道：“姑娘，我已经见过令尊了。”

骆天娇微一怔道：“你见过我父亲了，在哪儿？”

李燕豪沉默了一下道：“骆姑娘，你要冷静。”

骆天娇脸色微变，目光一凝，道：“你是说……”

李燕豪道：“令尊已然被害了。”

骆天娇脸色大变，一把抓住了李燕豪的手：“那怎么会，是你“骆姑娘，我不会杀害令尊的。”

“我相信你不会，那么是谁，你快告诉我，是谁？”

李燕豪遂把一尘子的情形说了一遍。

骆天娇听得连连色变，李燕豪把话说完，她变得神色怕人，颤声道：“那个人现在还在外头么？”

“他的穴道还不到解开的时候，应该还在外头。”

骆天娇眉腾杀气，就要往外闯。

李燕豪忽有所觉，伸手拦住了她。

随听外头响起个冰冷话声：“他还在外头，可是我已经替你报了仇了。”

骆天娇机伶一颤，脱口说道：“秦玉岚。”

不错，是秦玉岚，李燕豪也听出来了。

李燕豪禁不住一阵激动。

只听秦玉岚又道：“天娇，你可真贪啊，我侍候了你那么半天，你还不够啊。”

骆天娇咬牙道：“你这贼……”

她“贼”字刚出口，李燕豪已闪电般扑了出去。

李燕豪的动作，不能说不够快，但是秦玉岚也极为滑溜，等到李燕豪出了精舍，秦玉岚跑得只剩下了个背影。

秦玉岚是仅次于哈三的一个重要人物，能掌握了秦玉岚，就能掌握了一切。

李燕豪无暇再去顾骆天娇了，猛提一口气，展开绝世身法追了过去。

秦玉岚得哈三真传，轻功造诣不弱，但跟“虎符剑令”的衣钵传人比起来，究竟还差上半截，是故，双方的距离显著地逐渐拉近。

李燕豪没心情注意都经过了些什么样的地方，只知道最后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座宫殿似的建筑，坐落在雾气弥漫、虚无飘渺间，宛似仙人居处的一座宫殿。

秦玉岚飞快地奔进了那座宫殿里。

李燕豪紧跟着进了宫殿，但是秦玉岚已经没了踪影了。

李燕豪立即收势停住，屏息凝神，用他敏锐的听觉一阵搜索。

秦玉岚像泥牛入了海，偌大一座宫殿里，像死了一样沉寂。

李燕豪不禁为之踧足，没想到让秦玉岚在眼皮底下跑了。

眼前这座宫殿，应该是到处都有出路，上哪儿去找秦玉岚去。

他知道，眼前都是幻境，只要能破，一举手间，底舱原形毕露，秦玉岚当立即无所遁形，但是，苦就苦在他不懂破法。

艾姑娘一定懂，但是他不能折回总舵去搬请艾姑娘啊。

李燕豪正感懊恼之际，一阵异响被他的敏锐听觉抓住了。

那是极其低微的哭泣声，错非李燕豪有敏锐的听觉，换一个人绝听不见。

那不只是一阵哭泣声，而且是女子的哭泣声。

女子哭泣声，这是谁？

这儿，除了骆天娇之外，就只有傅梅影、金无垢、霍若男三位姑娘了。

那么，这哭泣的女子是谁？李燕豪听不出来，但是他知道，那哭泣女子，必然是这三位中的一位。

李燕豪心头一阵跳动，急循声找了去。李燕豪凭的只是听觉，那哭泣声越来越近了，越来越清晰。

终于，他找到了声音传来处，那是后厅的一张大理石砌的石几下，石几下，五尺见方一块铺地方石，似乎还可以掀开。

李燕豪立即明白了，地下必有地牢似的的东西，他搬开了石几，也掀开了五尺长一块。

底下一片黑，什么也看不见，那哭泣之声，却是更清晰了。

李燕豪提一口气叫道：“下面哪位在？”

此言一出，哭泣声立止，再也听不见声息了。

李燕豪觉得奇怪，当下又道：“金姑娘、傅姑娘，哪位在此，我是李燕豪。”

他说他的，却是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怎么会，此地的女流，仅知的只有这几个。

骆天娇他见过了，不可能在此，那么这哭泣的女子，不是金无垢，就该是傅梅影、霍若男。

既是这三位，一听见李燕豪，就等于是盼到了救星，应该马上回答才对，怎么反而没有反应了呢？

难道说另有他人。

李燕豪好生诧异，忍不住纵身跃了下去。

底下离上头没多高，李燕豪很快地就着了地，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

李燕豪闭目凝立了片刻，再睁眼时，隐约可以看见些了，眼前乃是一条黑忽忽的通道。

他又凝神听了听，然后迈步走进通道。

刚踏进通道，头顶传来砰然一声，忙抬头看，顶上那个洞，已经被盖起来了。

不用说，是秦玉岚干的。

果然，秦玉岚的笑声传了下来：“姓李的，你毕竟还是上当了。”

李燕豪往后退了一步，扬掌就要出击。

“别忘了，是我的功劳。”一个女子话声传了下来，话声冷冷的，乍听很陌生。

李燕豪微怔停手。

秦玉岚话声又起：“姓李的，你刚才听见的啼哭女子，她如今在我身边，想知道她是谁么？”

既有此一问，那表示李燕豪一定认识。

李燕豪心头一跳，道：“是谁？”

“有这份兴致猜猜看么？”秦玉岚问。

那女子道：“还让他猜什么，我来告诉他吧。”

话声一顿，接着道：“李燕豪，我姓霍，你知道我是谁了么？”

天，竟会是霍若男！

李燕豪心头猛震，脱口说道：“若男……”

“你不配叫我若男。”

秦玉岚道：“的确，他不配，若男只有我秦玉岚能叫，是不是，可人儿。”

霍若男一声轻叱：“老实点儿……”一顿又道：“李燕豪，你没想到吧？”

李燕豪心头震颤：“的确，我的确做梦没有想到，听你说话，你似乎不像姨父一样，神智被药物所控制。”

“没有，我跟爹不一样，没被任何药物控制。”

秦玉岚邪笑道：“姓李的好教你知道，这位可人儿不必也用不着药物控制，只要我控制她就够了。”

霍若男轻叱道：“贫嘴！”

秦玉岚大笑。

完了，霍若男终于堕落了，是她自己那种脾气害了她。

李燕豪只觉心中一阵绞痛，道：“霍姑娘，你可知道，令尊马上就要清醒过来了。”

“他清醒了又怎么样，他是他，我是我，根本就是两回事。”

“难道说，你连父母都不认了么？”

“我什么人没有了，我现在只有我自己。”

秦玉岚道：“不，可人儿，还有我。”

李燕豪道：“霍姑娘，你这是让亲痛仇快啊。”

“算了，谁是亲，谁又是仇，亲没人管我，仇却能给了我所要的。”

“霍姑娘……”

“你不必多说了，当初我受够了你的，现在该是你偿还的时候了，你在这慢慢的受吧！”

“你们以为这儿能困住我？”

秦玉岚道：“如若不能，我也就不会安排这么一个陷阱了。”

李燕豪扬掌往上拍去。

只听砰然一声大震。

也只是砰然一声而已，却没能击破他想要击破的，李燕豪为之一怔。

秦玉岚大笑之声，夹带着霍若男的咯咯娇笑之声传了下来。

李燕豪不禁为之心神震动，难怪他会心神震动。

他这扬掌上击之势，虽说没有运气蓄势，但少说也有几百斤力气，居然连区区几块铺地的花砖都没能击破，他怎么能不心神震动。

只听秦玉岚道：“怎么样，姓李的，困得住你么？”

李燕豪双眉陡扬，猛吸一口气，凝足了真力，双掌一翻，全力往上劈去。这是石破天惊的一击，真个能使风云为之色变，草木为之含悲。

轰然大震之中，只觉得天摇地动，震荡了好一阵。但是，头顶上的那一块，却是依然故我，仍未能把它击破。

李燕豪倒抽了一口冷气。

秦玉岚嘿嘿一阵阴笑。

只听霍若男道：“让他在这儿耗力气吧，别站这儿陪他了。”

“对。”秦玉岚接口发话，话声之中充满了淫邪：“宝贝儿，咱们安心好好儿享乐咱们的去，且看哪个有本事的能破了这座迷宫。”

“讨厌。”霍若男轻轻地娇叱了一声，然后，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完了，霍若男当真是堕落了、沉沦了。

即使她以前没有堕落，没有沉沦，可是从现在起，她已经完全的堕落、沉沦了。

李燕豪的一颗心，也沉到了底，能说霍若男是因为他堕落，因为他沉沦的么？

应该不完全是。

李燕豪现在心里想的，不是他己身的安危、己身的福祸，而是有关霍若男。

他不能不想，但却不敢想象，一旦霍天翔知道了这件事，会是个什么样的后果。

他委实不敢想象。

静，静，静，身边好静。渐渐地，李燕豪也定过了神，恢复了平静。

他冷静地再运目打量四周。四周一片漆黑，仍然是什么也看不见。

出不去了，不管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眼前是个什么样的所在，他总得探个究竟。

不能老站在这儿不动，那不是办法，他缓慢地迈了步，笔直往前。

一步、两步、三步。突然，一阵轻微的呻吟声，传进了耳中，蚊蚋似的呻吟声。

尽管是蚊蚋似的呻吟声，却未能逃过李燕豪敏锐的听觉。

李燕豪立即停步倾听。

呻吟之声，断断续续，从前面黑暗之中传送过来，而且，是女子的呻吟声。

刚才是女子的哭声，害得他落进了这个陷阱里。

他已经落进了陷阱里，岂在乎另一个，除非，那是个更凶险的陷阱，足以要他的命。

是这样么？李燕豪暗暗一声冷笑，迈步走了过去。

他不信邪，不服输。但是，他小心翼翼，步步为营。

原先，呻吟声一直来自前方，但当他走了约摸十丈远近的时候，呻吟声似乎变了方向，来自左前方，而且已近在两丈以内。

他停了步，缓缓发话说道：“什么人？”

呻吟声倏停。

李燕豪又问：“你是什么人？”

一个低微、虚弱、满含痛苦与惊讶的女子话声响起，“你，你是谁？”

这情形，似乎不像是陷阱。

李燕豪的心松了些：“请你先答我问话。”

那女子道：“你们把我囚禁在此，还问我是谁？”

李燕豪心里一跳，忙道：“请别误会，我不是哈三一伙，你是傅姑娘，还是金姑娘？”

“我，我是金无垢，你是……”

李燕豪道：“金姑娘，我是李燕豪，你还记得么？”

“李燕豪……”这突然之间，金无垢的话声充满了惊喜：“记得，我记得，李少侠，少侠怎么会到这儿来？”

李燕豪道：“说来话长，容我稍后慢慢告诉姑娘，此地太黑，我看不见姑娘，姑娘现在情形怎么样？”

“少侠，我、我都快被他们折磨死了，他们打得我遍体鳞伤，闭住了我四肢的穴道，我一点也动弹不得。”

“姑娘，我看不见你，你在黑暗中待得久一点，是否看得见我？”

“我，我只隐隐约约看得见个影子。”

“姑娘熟悉身周的情形下，我是否能走近去？”

“可以，这儿没有什么凶险的设置，只是……”

“只是怎么样？”

“只是这儿不太干净。”

“我不在乎什么干净不干净。”

李燕豪说完话，迈步走了过去，约摸走了丈余，他又停了下来，因为他已经能听见金无垢的呼吸之声了，同时，他隐隐约约看见了个影子，躺在地上的影子。

“金姑娘，你在这儿么？”他仍然问了一句。

“是的，少侠。”

“姑娘是躺在地上的吧？”

“是的，少侠，我是躺着的。”

“容我先扶姑娘坐起来。”李燕豪蹲了下去。

金无垢急忙说道：“不，少侠，我身上很脏。”

“姑娘不该这么说。”

“不，少侠，我穴道被制，四肢无力，纵然你扶我起来，我也坐不稳。”

“那么，我先为姑娘解开穴道。”

“不，少侠……”

“姑娘……”

“少侠，只怕，只怕你解不开。”

“是谁闭了姑娘的穴道？”

“秦玉岚。”

“他用的是独门手法么？”

“这……我不知道。”

“只要不是独门手法制穴，我就能解得开。”

“不，少侠，你不能。”

突然间，李燕豪明白了，明白金无垢为什么不让他伸手了，他吸了一口气道：“姑娘，秦玉岚下手的部位，是在腿根么？”

“是的！”金无垢的话声好轻微，轻微得几乎让人听不见。

李燕豪迟疑了一下，突然把手伸了出去。

虽然只能隐隐约约地看见个人影，但是认大概的部位是不会错的，李燕豪一伸手，便摸着了金无垢的腿。

只听金无垢叫道：“少侠，你……”

李燕豪道：“金姑娘，事关救人，我只好从权，还请姑娘原谅。”

只讲手不闲，很快地移到了金无垢腿根部位，疾快异常的两指点了下去。

只听金无垢轻哼一声道：“多谢少侠。”

李燕豪没说话，又飞快地解开了金无垢两臂的穴道，这才说道：“姑娘请活动一下四肢试试看。”

金无垢道：“四肢是可以活动，只是，只是我的身子太虚弱了。”

李燕豪道：“那容易，待我助姑娘一臂之力，恢复元气，姑娘请转过身去。”

“不！”金无垢忙道：“此地无人为少侠护法，那是很危险的。”

李燕豪淡然一笑道：“无妨，我巴不得能有他们的人到此地来。”

“少侠这话……”

“这是秦玉岚设的一个陷阱，把我困在此地，一时间我还不知道经由何处可以脱困，若是有人到来，不但证明有门户可以进出此地，一旦擒住那人，也增加咱们脱困的胜算了，姑娘说是不是？”

金无垢道：“我明白了，只是……”

“姑娘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少侠已经为我解开了穴道，若是再让少侠耗费真气，我实在李燕豪截口道：“姑娘要是这么想的话，那就见外了，我所以到船上来，一方面固然是为擒秦玉岚，另一方面就是为了救你们几位，一旦恢复了姑娘的元气，在必要的时候，姑娘也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姑娘不该再犹豫了。”

金无垢沉默了一下，微一点头道：“好吧，那就只好烦劳少侠了。”她移动身躯，转了过去。

李燕豪当即盘膝坐下，伸右掌按在金无垢后心之上，默运起内家真气……

约摸一盏热茶工夫之后，李燕豪收掌站起，道：“姑娘，请试运气，看看现在情形怎么样？”

他话刚说完，金无垢已经转身站起，又复盈盈下拜，道：“大恩不敢言谢，请少侠……”

李燕豪不便伸手去扶，横跨一步，躲了开去，道：“姑娘这是干什么，快快请起。”

金无垢站直身躯，道：“这一拜并不足以表示我对少侠的感激，若没有少侠搭救，我实在不敢想象会落个什么样的后果。”

李燕豪道：“金姑娘，你我现在虽然不知道能否脱困，但至少已不容秦玉岚再给予你我什么样的折磨，恕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身陷魔掌，只是受一点折磨，应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金无垢明白李燕豪的意思，缓缓低下头去，道：“真要是那样的话，我也只有一死了。”

“姑娘不必再说什么了，脱困要紧，姑娘现在还觉得有什么不适么？”

“多谢少侠，除了一些皮肉伤外，我已经体力充沛，活动如常”

“那就好，姑娘可知道，此处什么地方是脱困的门户？”

金无垢缓缓摇头道：“我不知道。”

“姑娘可记得是怎么到此地来的么？”

“我被他们押来此处的时候，人还清醒，记得他们曾经打开了一处门户，把我押了进来。”

门户！李燕豪听得心中猛一跳，既称门户，就绝不是刚刚他下来的那个地方，既不是那个地方，就足以证明，金无垢所说的门户，是另一处进出口。

他忙道：“姑娘可记得，那处门户在哪个方向？”

金无垢四下看了看，抬手往前一指道：“就那个方向，少侠请跟我来吧。”她迈步走了过去。

李燕豪紧迈一步跟了上去。

约摸走了近十丈距离，金无垢突然停了下来：“少侠，我摸到墙了。”

李燕豪上前一摸，果然是堵石墙，他四下敲推了一阵，石墙上所发出的声响，没有一声是空洞的。

他停手道：“姑娘没有记错方向吧？”

金无垢道：“没有啊，就是这个方向，不会错的。”

说着，她也抬手在右墙上到处一阵敲拍。

一样，石墙上的回声，仍然没有一声是空洞的。

她诧声叫道：“这怎么会，我明明记得是这个方向，怎么会找不到门户呢？”

李燕豪道：“只可惜咱们看不见，要是有灯火照亮，咱们找那扇门户就容易得多了。”

“少侠身上没带火折子么？”

“我从来不带这些东西，要是我带有火折子的话，刚才我就拿出来用了。”

金无垢着急地道：“那怎么办，咱们……”

“不要急，这不是着急能解决的事，咱们就暂且歇一会儿吧。”

金无垢默然未语，但旋即又道：“少侠，我知道现在是在船上，可是这艘船是停泊在什么地方，你是怎么到船上来的？”

看来金无垢是什么也不知道。

也难怪，阶下囚能知道什么。

李燕豪当即把经过情形，以及金家船帮总舵的情形说了一遍。静静听毕，金无垢颤声说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早就觉得我哥哥不大对，可就没想到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他简直禽兽不如，简直该死。”

“姑娘……”

“少侠，他怎么对我，我这个做妹妹的可以不计较，但是他不该对家父……少侠，人之于异禽兽者几稀，就是稍具灵性的禽兽，也不会伤害自己的父母啊。”

“令兄也是利欲熏心，一时糊涂，他已幡然悔悟，令尊也已经原谅他了。”

“家父或许已经原谅他了，我却永远不能原谅他。”

“姑娘……”

“少侠，这是家父托天之佑，没有受到伤害，若是家父受到伤害，回天乏术，他百死、千死也不足以赎其罪啊，真要说起来，这还事小，他竟然昧于民族大义，置我所有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于不顾，弃宗忘祖，卖身投靠，甘为千古大罪人，难道这也能原谅他。”“姑娘，人都有一时之糊涂，我这个执掌虎符剑令的人，并不加以深究。”

金无垢截口道：“少侠的好意，金家父女深为感激，只是，说什么我也不能原谅他。”

李燕豪深知这不是一时半会儿说得清楚的，当即转移话锋道：“咱们不谈这个了，我是来救姑娘几位的，如今只见着姑娘一个人，傅姑娘不知现在何处？”

提起傅姑娘，金无垢话声中充满了愧疚：“我好生惭愧，有负少侠重托。”

“姑娘不要这么说，变生肘腋，是谁也没有办法防范的，我从令兄口中得知，傅姑娘还没有受到什么伤害，这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金无垢道：“傅姑娘之所以一直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是因为哈三他们想要她秘藏的一样东西，这样东西不但保住了傅姑娘，也间接保住了我，要不然傅姑娘跟我，恐怕早就毁在他们手里了。”

“如今怕只怕秦玉岚负隅顽抗，对傅姑娘下手了，姑娘可知道傅姑娘现在何处么？”

金无垢摇头道：“不知道，他们老早就把我跟傅姑娘分开了。”

“那么，为今之计，只有先脱困再说了。”

“可是咱们从什么地方脱困呢？”

“我不信咱们会被困死在这儿，总有个脱困的路径可觅，我也不信苍天会站在哈三一边。”

“那么咱们……”

金无垢忽然想起了什么，急道：“对了，少侠咱们不是在一艘船上么？”

“是的，咱们是在一条船上，而且是在船的底舱之中。”

“那么咱们眼前何来石壁呢？”

“看来姑娘是什么也不知道了，这座底舱是高人按九宫八卦、奇门遁甲布置过，把一座底舱完全变了样，眼前事物虽属虚幻，但不知破法也就成了真实的，虽是一座小小底舱，却包含天地，蕴藏风雨雷电，就是千军万马，也可能被困死在此地啊。”

金无垢惊声道：“原来如此。”

话锋一顿，又急急接道：“有了，少侠，此地既是船的底舱，咱们若是把船凿破，放水进来，是不是可以？”

李燕豪摇头道：“行不通，难就难在船板已变为坚厚的石板，没有神兵利器，凿它不动，而且咱们不知道水是否破得了布置，还有不少朋友也进来了，要是水破不了这种布置，弄巧成拙，那岂不是更糟。”

金无垢默然不语，没说话。

李燕豪方待再说，一眼瞥见身左丈余处，有一线极细的白色物一闪，急道：“那是什么？”

“什么，在哪里？”金无垢忙问。

李燕豪把适才所见告诉金无垢。

金无垢忙往李燕豪所说方向望去，但却一无所见，她道：“少侠，黑暗之中，何来白色细线，就是有，咱们也看不见它啊，少侠刚看见的，别是……”

李燕豪脑际灵光一闪，忙道：“姑娘是说，我刚看见的，是一线白光？”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姑娘请跟我来。”李燕豪忙带着金无垢走了过去，两个人伸手在石壁上疾快地上下摸索。

忽听金无垢道：“少侠，这儿……”

李燕豪循声摸索，他先摸着了金无垢的手，心头一震，急忙挪开，再摸，他摸着了一条缝。

石壁上有一条缝，这个发现太可喜了，这个发现太令人振奋了。

李燕豪忙道：“姑娘，我摸着了。”

金无垢兴奋地道：“我说我没有记错嘛。”

金无垢没记错，那扇门是在这个方向的石壁上。

李燕豪沿着那条缝摸，的确，那条缝呈长方形的一块。

没错，是一扇门。

李燕豪道：“金姑娘，是一扇门，可是却是扇石门。”

那就是等于嵌在石壁上的一方石板，金无垢道：“我不记得是从哪个方向开了。”

“只怕从哪个方向也不能开。”

“少侠是说……”

“恐怕要想办法毁掉这扇石门，要不然咱们就没办法脱困。”

“可是，不知道这扇石门有多厚。”

“试试看就知道了，姑娘稍往后站站。”

金无垢知道李燕豪要干什么，她答应一声，忙往后退去。

李燕豪往后退了三步，脚下不丁不八，屏息、凝神、提气，将全身真力灌注双臂，然后他劈出双掌。

砰然一声大震，只觉上下一阵摇动。

金无垢脱口叫道：“少侠好雄浑的掌力！”

李燕豪的掌力，不能说不够雄浑，然而，石门仍是石门。

金无垢叫道：“少侠……”

李燕豪一颗心往下沉，道：“姑娘，这扇石门相当厚。”

“少侠，船舱之中，何来石门，这是真的门。”

“它可真可假。”

“难道就没办法把它破去么？”

“姑娘，摆在眼前的事实是，咱们毁不了这扇石门，就要被困在此处，不知道要困到什么时候。”

“这么说……”

李燕豪脑际灵光再闪，忙道：“姑娘，你能提气动力么？”

“少侠的意思是……”

“姑娘先运气试试。”

金无垢暗一运气，真气畅通无阻，忙道：“能。”

“行了，咱们能否脱困，就在这一试了，姑娘，请站到我面前来。”

金无垢忙移步走到李燕豪面前。

“面对石门。”

金无垢忙转过身去。

李燕豪伸右掌抵在金无垢后心之上。

金无垢刹时明白了，忙道：“少侠是要合你我二人之力。”

“对，咱们只有这一个办法了。”

“行么，少侠？”

“行与不行，就在这一试，金姑娘，你我今日是否能够脱困，全在这一击，你我要全力施为。”

“这个我知道，只是，少侠，我，我……”

“姑娘怎么样？”

“我力怕不逮！”“姑娘，心情放松，处之泰然，否则你就无法发挥你的全部真力。”

“多谢少侠指教。”

“姑娘准备好了么？”

“好了。”

“姑娘记住，别急于发掌，先蓄劲力，等到觉得真力十分充沛，即将把握不住的时候，再做全力一击，这样十分力可以发挥到十分的功效。”

“多谢少侠指点，我懂了。”

李燕豪没再说话，立即把真气传渡过去。约摸盏茶工夫之后，金无垢的娇躯泛起了轻微颤抖，只听她娇喝一声，陡听天崩地裂似的一声大震。

李燕豪顾不得许多，拦腰把金无垢一抱，旋风似的滚向一旁。一阵石雨激射飞扬，眼前微有光亮，石壁上现出人高一个大洞。金无垢喜得怔住了。

李燕豪吁了一口气道：“行了，姑娘，咱们脱困了。”金无垢定过了神，急转脸：“少侠，成了，成了——”两张脸挨得好近，她的鼻尖都碰到了李燕豪的鼻尖。这是很动人，很让人心跳的一刹那。

坏的是两个人很快同时发觉了。

李燕豪心中猛跳，金无垢娇靥飞红，急忙把脸转开了。

好静，静得可以听见两个人的心跳，半天，两个人才缓缓站了起来。

藉光亮再看金无垢，她是很狼狈，衣裳是很脏。

但这一切，却掩不住她的天香国色。尤其这一刻，她越发的动人。

李燕豪道：“姑娘，咱们出去吧。”

金无垢抬眼望李燕豪，娇靥绯红，香唇启动，欲言又止，然后，她点了点头，往破洞外行去。

李燕豪跟了过去。

破洞外，是一条通道，微有光亮，但是看不出通道有多长。

两个人在沉默中疾快前行，约摸走了盏茶工夫，眼前豁然开朗，是一间方形石屋，有两扇门通向外面。

李燕豪急跨一步到了门边，贴着门边外望，只一眼，他立即打手势要金无垢躲向壁边。

金无垢明白，忙闪身到了李燕豪身边。

陡听疾速步履响动，一个黑衣人走进石屋，他停都没停，要往通道走。

李燕豪的钢钩般五指，已然落在他颈后。

黑衣人连挣扎都没能挣扎，就被李燕豪拖到了壁边：“你是什么人？”

黑衣人惊怒地望着金无垢，金无垢道：“要想活命，最好说实话。”

“我，我叫黄通。”黑衣人说了话。

“秦玉岚的手下？”李燕豪问。

黑衣人点了点头。

金无垢道：“秦玉岚呢，在什么地方？”

黑衣人往上指指：“在上头。”

李燕豪道：“带我们出去，我保证饶你一命。”

李燕豪推着黑衣人要走。

金无垢伸手一拦：“少侠，等一等。”

李燕豪收势停步。

金无垢凝望黑衣人道：“这里的奇门遁甲、九宫八卦，是谁摆下的？”

“这我不知道。”

李燕豪五指一紧。

黑衣人忙道：“我真不知道。”

金无垢道：“你能破解么？”

“我不能。”

“那么你告诉我，谁能？”

“我们少爷能。”

“秦玉岚？”

“是的。”

李燕豪道：“那就劳你的驾，带我们去找你们少爷吧。”

推着他走了出去。

有黑衣人带路，没多久就很顺利地到了一座石梯之前，石梯顶上有个圆洞，有光亮透下来。

李燕豪道：“我答应饶你一命，可是你要是耍什么花枪，就别怪我食言背信，上去吧。”

推着黑衣人踏上石梯，金无垢紧跟在后。

一行三人，很快地登上石梯，到了上头，眼前竟是一座花园，圆洞是一口井。

四下里静悄悄的，听不见声息，也看不见人影。

李燕豪低声道：“秦玉岚呢？”

黑衣人抬手一指，他指的是间精舍。

李燕豪、金无垢两人循指望去，只见那间精舍门窗紧闭，毫无动静。

金无垢道：“不像里头有人的样子。”

黑衣人忙道：“真的，刚才是在这儿。”

李燕豪抬手闭了黑衣人穴道，飞身掠了过去，一掌拍开了精舍门。

砰然一声之后，旋即又归于寂然。

李燕豪闪身掠了进去，又很快掠了出来。

金无垢忙迎上去道：“少侠，怎么样？”

“确实有人待过。”

李燕豪道：“大概刚走。”

金无垢转身向黑衣人道：“可知道秦玉岚上哪儿去了？”

黑衣人摇头道：“不知道。”

“真不知道？”

黑衣人忙道：“真不知道，我们少爷要上哪儿去，他怎么会告诉我啊。”

李燕豪上前把黑衣人拉了起来，道：“有位姓傅的姑娘，你可知道她在哪儿？”

“姓傅的姑娘？”

“不错。”

“我只知道有位姑娘被我们少爷关在一间石屋里，可不知道那位姑娘姓什么。”

金无垢忙道：“石屋在哪儿？”

黑衣人抬手往个月形门一指道：“在那边。”

李燕豪拍活了黑衣人的穴道，道：“还要麻烦你带一次路，只要见着那位姑娘，我马上放你。”

黑衣人转身行去。

李燕豪紧迈一步，跟在身后。

过了月形门，一间石屋坐落在一片树林中，门关着，一把大锁锁着。

金无垢道：“就是那间石室么？”

黑衣人忙点头：“对，对，就是那间，就是那间。”

李燕豪道：“石屋周围有没有什么埋伏？”

黑衣人道：“没有埋伏，什么埋伏都没有。”

金无垢道：“既是这样，那你先走过去吧。”

黑衣人没犹豫，迈步走了过去。

到了石屋前，李燕豪抢先一步到了门前，伸手扭断了那把大锁，推开了门，只见石屋壁上用铁链锁着两个人，正是姑娘傅梅影跟申大娘。

金无垢急忙跑了进去，叫道：“傅姑娘，老人家。”

傅梅影跟申大娘怔住了。

李燕豪向着黑衣人道：“你可以走了。”

黑衣人如逢大赦，转身狂奔而去。

这时候傅梅影、申大娘才定过神，只听傅梅影惊喜叫道：“少侠，金姑娘。”

申大娘颤声说道：“谢天谢天，谢天谢地，可把救星给盼来了。”

金无垢上前扯下铁链，放下了傅梅影跟申大娘。

李燕豪道：“姑娘，老人家，两位还好吧？”

申大娘忙道：“好，好，我们没什么，我们没什么。”

李燕豪问的，申大娘懂，申大娘说的，李燕豪也懂。

李燕豪一颗心放了下来，道：“李燕豪护卫不周，致令姑娘跟老人家遇此劫难，心中——”

傅梅影截口道：“少侠千万别这么说，我能再见着少侠跟金姑娘的面，已经很知足了，很知足了。”

申大娘道：“少侠，那帮贼子呢，是不是把他们都劈了？”

李燕豪概略地把经过情形说了一遍。

申大娘听得目眦欲裂，咬牙说道：“便宜了这些贼胚，他们跑不掉的，咱们找。”

说完话，她就要往外行。

李燕豪伸手一拦道：“老人家且慢。”

申大娘停步道：“怎么，少侠？”

“老人家可知道，这是什么所在？”

“船上啊！”

“船上何来石屋，何来花园，老人家难道就不觉得奇怪么？”

申大娘呆了一呆道：“少侠是说，咱们不在船上。”

金无垢道：“老人家，咱们是在船上，而且是在船的底舱，只不过这座底舱已被高人动过手脚，按奇门遁甲、九宫八卦布置过，所以咱们要想在这儿找一个人，很不容易。”

申大娘直了眼：“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我早就该想到了，好兔崽子。”

李燕豪道：“傅姑娘，哈三跟你要的东西，你给了他没有？”

傅梅影道：“没有，我要是把东西给了他，我跟大娘早就没命了。”

李燕豪道：“那么，咱们现在出去找秦玉岚去吧。”

当即，一行四人出了石屋。四人一出石屋，奇事顿生。

眼前景物突然变化，花园、石屋、树林刹时全没了，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呈现在眼前的，是船的底舱，空空洞洞的底舱。

秦玉岚、霍若男跟几个黑衣人就在不远处，骆天娇在一隅，骆宏勋的尸骨就在她身旁。

舱口下、木梯旁，站着三个人，艾姑娘，单超、姬凝翠。

刹时，李燕豪明白了，眼前的奇门遁甲、九宫八卦布置，是艾姑娘破的。

只听一声尖叫：“秦玉岚，我跟你拼了。”

骆天娇扑向了秦玉岚。

李燕豪沉喝出口：“姑娘，不可。”

身随活动，人已脱弩之矢般扑出，恰好拦住了骆天娇。

骆天娇道：“你……”

李燕豪道：“姑娘，不能让他伤了你。”

骆天娇神情一惨，掩面痛哭，忽听艾姑娘冷冷道：“秦玉岚，你还不束手就缚么？”

秦玉岚道：“你，你是……”

艾姑娘道：“我就是德怡格格！”

秦玉岚脸色陡然一变。

霍若男冷喝道：“我可不认你什么格格，玉岚，咱们冲。”她闪身欲动。

李燕豪大喝道：“站住！”

李燕豪这一声大喝，震得霍若男神情一凛，收势停住。

李燕豪悲愤地道：“到现在你还执迷不悟，难道你非到亲痛仇快那一刻才肯回头么？”

霍若男脸色陡变，眉泛凶煞，目射厉芒，刚要说话，突然，她脸色大变，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把要说的话又咽了下去。

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艾姑娘身后多了个人，一个神情肃穆异常的俊逸中年人，赫然竟是霍天翔。

李燕豪脱口叫道：“姨丈。”

霍天翔看了李燕豪一眼，目光中包含着异样的东西，然后他又把那凌厉目光投向霍若男。

秦玉岚面现悻色，霍若男渐渐地低下了头。

“若男，跟我走。”霍天翔只说了一句话，然后转身要走。

“不！”霍若男突然抬起了头，她这斩钉截铁似的一声，立即把空气扯得很紧，也像一把利剑似的，能割裂人的心。

霍天翔身躯机伶一颤，缓缓转过了身，目光又投向霍若男，但这次不是凌厉的威棱，而是无限悲痛的柔光。

霍若男娇靥上一片厉色，美目中却含着泪光：“我不回去，您全当没有我这个女儿。”

“若男！”霍天翔开了口，话声低沉，带着威严，却听不出悲痛：“事情已经到了这地步，怎么样都是痛，但是我们愿意短痛，不愿意长痛，我也好，你母亲也好，我们谁也无法忍受失女之痛。”

霍若男娇靥上闪过抽搐：“那总比让我毁了霍家好些。”

“不，你错了，声名是虚，从此以后，我不愿再为虚名所累，只有儿女才是真实的，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

霍若男珠泪夺眶而出，滑过冰凉的娇靥，扑簌簌落下：“迟了……爹。”

霍天翔身躯泛起轻颤：“你叫我这一声，我就有义务伸出手把你拉回身边，拉进家门，只要你肯迈步走过来，永远不迟。”

霍若男娇靥也泛起了轻颤，贝齿一咬，牙缝里进出一个字：“不！”

“若男……”

霍若男突然悲呼：“爹，娘，怨女儿不孝。”

她皓腕疾抬，寒光暴闪，只见一把银亮匕首刺向她的心窝，谁也没来得及救援。

霍天翔心胆俱裂，双目涌泪。只有李燕豪，早就防着她会出此下策了，就在霍若男皓腕疾抬的当儿，他已经闪身扑了过去，匕首近心口，他已经扑到了霍若男身前，五指一曲猛弹，“铮！”地一声，匕首飞出，“笃”地一声扎进船板中，同时，李燕豪的左手已抓住了霍若男的右腕脉。

霍若男美目圆睁，悲愤地望李燕豪：“为什么，你这是为什么？”

李燕豪道：“若男，只因为我叫你一声表妹。”

霍若男身躯暴颤，人影一闪，霍天翔已来到近前。

李燕豪把霍若男交给了霍天翔，转身望向秦玉岚，秦玉岚已吓呆了。

李燕豪并没有动，只说：“秦玉岚，交出我的虎符剑令。”

秦玉岚倏然而醒，惊骇疾退：“别杀我，别杀我。”

“你是德怡格格的人，我不愿决定你的生死，我只要你交出虎符剑令。”

“‘虎符剑令’？”

“是的，虎符剑令。”

“谁说虎符剑令在我身上？”

“哈三，哈三说的。”

“不，不，他想害我，‘虎符剑令’不在我身上。”

“秦玉岚——”

“真的，真的，我可以让你搜身，我可以发誓，这时候，我，我还要‘虎符剑令’干什么？”

“那么，虎符剑令在谁身上？”

“哈三，在他身上。”

李燕豪转望艾姑娘，艾姑娘道：“总舵到现在还在找哈三，他跑不了的。”

李燕豪回望秦玉岚：“我总会问出虎符剑令在谁身上的，到德怡格格面前去吧。”

秦玉岚机伶一颤，转身要跑。

李燕豪跨前一步，一把抓住秦玉岚的后领，一扯一送，秦玉岚一个旋身，踉踉跄跄冲到了艾姑娘面前。

单超沉喝：“跪下！”

秦玉岚砰然跪倒在艾姑娘面前。

艾姑娘抬眼望李燕豪：“谢谢你。”转身踏上木梯。

单超一脚踢出，闭了秦玉岚的穴道，提起他随后跟了上去。

霍天翔拉着霍若男，缓缓行向木梯。

李燕豪、金无垢、傅梅影、申大娘、骆天娇走在最后，李燕豪替骆天娇

抱着骆宏勋的尸体。

码头上，站着沈玉山、蒲天义，还有冷超、魏君仁、尉迟峰。

沈玉山疾迎金无垢，躬身为礼：“属下恭迎姑娘。”

金无垢摆手示意，眼望总舵，热泪盈眶。

尉迟峰迎上传姑娘跟申大娘：“老婆子，你还挺能活的啊。”

“你这个老东西，竟撇下我跟姑娘一个人溜了，看我待会儿不跟你算帐。”

尉迟峰哈哈大笑，他多少日子没有开怀大笑过了，蒲天义等则迎向了李燕豪。

蒲天义道：“少侠，‘虎符剑令’……”

李燕豪道：“恐怕还在哈三身上。”

蒲天义脸色一变。

李燕豪道：“听说哈三还没落网？”

“是的，四面是水，兔崽子他跑不掉的。”

冷超上前：“少侠，这位是……”

“骆宏勋老人家，这位是骆姑娘。”

蒲天义等听李燕豪提过京中事，心中当然明白是怎么回事，冷超立即招呼一名穷家帮弟子接过骆宏勋的尸体。

骆天娇含泪道：“少侠，能不能给我一条小船，我想带着先父的遗体回家去。”

蒲天义道：“姑娘恐怕要等一等，如今搜捕哈三正急，任何船只禁止出入。”

骆天娇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金无垢带着沈玉山走了过来：“请少侠里头歇息去吧。”

李燕豪道：“谢谢姑娘，我要马上参与搜捕哈三。”

转望蒲天义道：“蒲帮主，谁主持搜捕哈三事宜？”

蒲天义道：“金老帮主，现在总舵北面。”

金无垢望着蒲天义道：“这位老人家是……”

李燕豪道：“穷家帮蒲帮主。”

“呃，原来是蒲伯伯，恕侄女儿眼拙，侄女儿见过蒲伯伯。”金无垢要行大礼。

蒲天义急忙拦住：“姑娘，此时此地免了吧，你蒲伯伯也不喜欢这一套。”

冷超抱拳道：“冷超见过金姑娘。”

“冷叔叔这是折煞侄女儿。”金无垢忙答礼。

冷超道：“你冷叔是怪你没有理冷叔。”

大伙儿禁不住笑了。

艾姑娘带着姬凝翠过来了，没见单超，想必押着秦玉岚往里去了，也没见霍天翔跟霍若男，想必也往里去了，艾姑娘道：“要不要参与搜捕哈三？”

“当然要。”李燕豪说。

“那么咱们分头搜捕，不论谁擒住哈三，你要东西，我要人。”

“一句话。”艾姑娘带着姬凝翠走了。

金无垢道：“少侠，这儿怎么会有个满虏的皇族亲贵？”

蒲天义道：“咱们往北去吧，路上我再告诉你。”

李燕豪道：“骆姑娘……”

骆天娇咬牙道：“我也去，我要吃哈三的肉。”

大家要走，李燕豪忽然想起了傅姑娘，抬眼四看，码头上人都走光了，傅姑娘、申大娘、尉迟峰也不见了。

沈玉山道：“少侠是找尉迟老三位？”

李燕豪道：“正是。”

“他们三位已经往里去了。”

李燕豪放心了，当即与蒲天义赶往北去，绕着总舵往北去，路但见举火把的举火把，提灯的提灯，到处在搜捕哈三。

这些人，十有八九是金家船帮的人，一见金无垢，无不赶紧过来行礼拜见。

金无垢像碰见了亲人，泪水始终在美目中打转。

约摸盏茶工夫之后，到了总舵北面，只见光同白昼的一片气死风灯照射下，金太极、无奇老儿正等着几位护法、巡察，指挥着搜捕事宜。

金无垢热泪夺眶，老远便颤声叫道：“爹。”

这一声，惊动了所有的人，几名护法、巡察首先叫出了声：“姑娘，是姑娘。”

金太极须发为之贲张，金无垢飞一般地扑了过去，拜倒在金太极及无奇老儿之前。

金太极扶起了爱女，李燕豪等已然来到，金太极一声：“少侠，金太极永不忘大恩大德。”

他撩袍要拜。

李燕豪伸手扶住，道：“老帮主，搜捕哈三要紧。”

金太极道：“正好请少侠指示。”

“不，还是老帮主发号司令吧，我对贵总舵的形势不熟。”

无奇老儿道：“这倒也是，就还是老帮主吧。”

蒲天义道：“可有哈三踪影？”

“恐怕没有。”金太极道：“到现在还没听见有什么信号。”

冷超道：“老帮主可是让人分头搜捕？”

“正是。”

“这儿离陆地远，我不信那贼能泅水逃走，咱们且严禁船只出入，继续找下去，只等天大亮，看兔崽子往哪儿躲。”

蒲天义道：“别说什么了，咱们分头找寻吧。”

李燕豪说道：“说得是，咱们分头找寻吧。”

当即分了几组，李燕豪由于跟骆天娇熟，就带着骆天娇为一组。

大家散开了，李燕豪带着骆天娇往西绕去，走着，两个人一直沉默着。

最后还是李燕豪先说了话：“姑娘打算回家去？”

“是的！”

“家里还有人么？”

“恐怕没有了，可是那总是家啊。”

李燕豪沉默了一下。

“不回家，我又能上哪儿去呢？”

李燕豪更难说话了。

“像我这么个女人，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

“姑娘……”

“我不会寻短见的，死并不能洗刷什么，是不是？”

李燕豪暗暗吁了一口气。

“真要说起来，我并不能怪别人，有一大半也怪我自己，要是我自己好，也不至于有今天了。”

“姑娘……”

“别安慰我，这是实情。”

李燕豪道：“姑娘，人非圣贤，都会犯些错的。”

骆天娇道：“话是不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我犯的这些过错，不比别的过错，只限一次，这一辈子就完了，何况我已经堕落到万劫不复的地步了。”

李燕豪不由默然，他明白，骆天娇说的是不折不扣的实情，一个女孩子家，这种过错是犯不得的，虽说江湖儿女可以不拘小节，但是像骆天娇这种情形，毕竟是传统道德与世风所难容的。

骆天娇接着说道：“有时候想想，真不如死了好。”

李燕豪忙道：“姑娘……”

“我只是说有时候会这样想，我自己知道，我不能就这么死了，要是就这么死了，不但不能赎我自己的罪，反而会让人笑话。”

“姑娘的意思是……”

“我让他们害惨了，是不是，不但自己身败名裂，而且还落了个家破人亡，我要是就这么死了，我会不甘心的。”

“那么姑娘是打算？”

骆天娇凄楚地笑了笑，没说话，李燕豪叫了她一声：“姑娘……”

“你别问了，我没办法告诉你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现在有什么打算。”

李燕豪明白，她并不是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打算，而是不愿意说，他也只好默然了。

两个人原是怎么一边走，一边聊着，可是打从这里开始，两个人都沉默了，一时间，显得空气好生沉重。

不知道过了多久，骆天娇犹豫着打破了沉寂：“少侠……”

“姑娘……”

“此间事了，你就要走了么？”

“是的。”

“到哪儿去？”

“不一定，不过总是离不开江湖就是了。”

“想一想，人生有些事的确很奇妙。”

“呃。”

“你跟我，在京里是怎么样认识的，经过一番离合之后，又要在这种情形下分别了，难道说人生就是这样的么？”

“是的，姑娘，人生就是这样的。”

“我以后还能不能见到你呢？”

“那谁也不敢说，谁也无法预料。”

“要是还能见到你，若干年后见到你，彼此是个什么样的情形，要是不能见到你，彼此又是个什么样的情形？”

“还是我刚才说的，谁也不敢说，谁也无法知道。”

“那么，你以后又有什么打算呢？”

“那要看我是不是能顺利找到哈三了。”

“能顺利找到他如何，不能顺利找到他又如何？”

“倘若能顺利找到哈三，今后我自然是继续我该做的，倘若不能顺利找到哈三，我自然是要先找到他，索回虎符剑令来，否则，我就没有办法继续我该做的，而且我若是不先找到哈三，索回虎符剑令，那对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会是个莫大的威胁，对我的工作，也是莫大的不利。”

“我明白，我明白这种利害，的确要赶快找到哈三，要不然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你放心，哈三他绝对跑不掉的，这儿四面环水，所有船只又一律禁止进出，他又能往哪儿跑去？”

“可是要是哈三没跑出去的话，现在应该已经找到他了。”

“那贼狡猾机警，他一定是躲在哪个角落里，不要紧，大家已经分头在找了，除非他能升天遁地，要不然他绝跑不掉。”

“但愿如此了，我希望这件事就在这座金家船帮总舵里做了断，要不然的话，节外生枝事小，我只担心虎符剑令！”

“你放心吧，那贼绝跑不了的。”

“谢谢你。”

说到这儿，骆天娇突然换了话题：“这件事了断以后，你跟这儿的其他人，也会一一的分别么？”

“姑娘是指……”

“像那位什么格格——”

李燕豪淡然道：“姑娘，她跟咱们这些人不同，她非我族类，她总要回到她属于、也属于她的地方去的。”

“我看她跟你处得很不错嘛。”骆天娇的话，带着些异样的东西。

“在私下里，她跟我是朋友，就像我跟这儿的每一个人一样，可是论公，她跟我是敌人。”

“那么，那位金无垢姑娘呢？”

“金姑娘是属于金家船帮的。”

“那位梅姑娘呢？”

“她也有她的事。”

“这么看来，你跟她们都要分手了？”

“人生就是这样，各人有各人的路，各人有各人的事。”

“你的事……汉族世胄、先朝遗民，这么多的人，只你一个人在做这种事么？”

“不，姑娘，凡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每一个都应该做，每一个也都在做。”

“你接掌了‘虎符剑令’，所以必须出来领导。”

“是的，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这工作，神圣而艰巨，我感到莫大的荣宠。”

骆天娇迟疑了一下：“恕我直问一句，若是万一不能成功呢？”

“姑娘，我跟每个人一样，都尽心尽力在做，并没有必成的把握，但我汉族世胄，子子孙孙，永继不绝，我不能成功还有别人，不到成功，绝不罢休，必有成功的一天，这情形，就跟我从先师手下接掌虎符剑令一样。”

骆天娇点了点头：“谢谢你，我明白了，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人不在少数，十之八九，都不顾安危，不惜牺牲，尽心尽力在做，但是，有些人应该

惭愧，应该一死以谢祖宗，尤其当他们面对着你的时候，而我，就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

“姑娘，你先别这么说。”

“你不能不承认，我说的是实情实话。”

李燕豪明知骆天娇说的是实情实话，但是他不能就这么默认了，他刚要再说什么，一阵急速衣袂飘风声掠了过来。

李燕豪立即伸手拦住骆天娇，两个人都停了步，只见一条人影奔电般掠到，赫然竟是单超。

李燕豪道：“单老……”

单超道：“我找少侠找了半天了，奉我家姑娘之命，请少侠到议事厅去一趟。”

李燕豪道：“艾姑娘有什么事么？”

“是的。”

“那么单老请先行，我随后就到。”

“那么单超先走了。”转身飞掠而去。

李燕豪转望骆天娇：“姑娘……”

“你去吧。”骆天娇道：“我一个人到处找找。”

“姑娘小心。”

骆天娇倏然一笑道：“我知道，这儿到处是人，只要我叫一声，大家马上会赶过来的，你放心吧。”

的确是这样，任何地方，只要有一点动静，各处都会马上赶来支援，就因为这，李燕豪很放心。一抱拳，转身掠去。

## 第十二章 蛛丝马迹

李燕豪到了议事厅，偌大一个议事厅里，只有艾姑娘主仆五个人，另外还多了个秦玉岚。

艾姑娘居中高坐，海珠、紫琼站立身后，秦玉岚双膝落地，跪在艾姑娘面前，单超跟姬凝翠，就在秦玉岚身后站立，秦玉岚看上去有点狼狈，显然是吃了些苦头。

李燕豪一进议事厅，艾姑娘立即站了起来，含笑道：“劳你跑一趟，耽误你搜索哈三了。”

“好说！”李燕豪道：“姑娘宠召，我焉敢不来，但不知姑娘有什么见教？”

艾姑娘微带诧异地看了李燕豪一眼：“你怎么忽然这么客气起来了？”

李燕豪淡淡地笑了笑，没说话。

艾姑娘一指秦玉岚道：“我请你来，是要跟你商量一下，这个人怎么处置？”

李燕豪有点意外地“呃！”了一声。

艾姑娘解释道：“这个人虽然是我奉旨查办的‘青龙社’中的叛徒，可也是你一直追缉的对头，所以我不便擅专，只有请你来商量一下。”

“姑娘的看法呢？”李燕豪一时摸不清这位姑娘的意图，不敢贸然作答，只有先反问了一句。

艾姑娘微微一笑道：“你要是要，我可以把他交给你，由你处置，你要是不要，一俟此间事了，我就把他押回京里去，交由大内审议处置。”

李燕豪当即道：“姑娘这么看重李燕豪，李燕豪焉能不知进退，这个人姑娘尽可以押走，不过……”

“不过怎么样？”

“若是姑娘应允，我要在他身上做些手脚，也好替被他所辱的姑娘们出出气。”

秦玉岚脸色一变。

艾姑娘道：“出气，你认为有什么气好出的吗？”

“当然有，否则我也不会跟姑娘提出这要求了。”

艾姑娘淡然一笑道：“周瑜打黄盖，有人要打，有人愿挨，有什么好出的么？”

“姑娘是这么个看法么？”

“这是实情，我也是持平之论。”

李燕豪双眉微轩，道：“既是姑娘是这么个看法，那就算了，我收回请求，算我没说。”说完话，他转身要走。

只听身后传来艾姑娘甜美话声：“等一等。”

李燕豪停步回身，只见艾姑娘一双美目正望着他，娇靥上堆着似笑非笑的表情：“你怎么这么容易生气？”

“姑娘错了！”李燕豪淡然道：“我没有生气，也不敢，秦玉岚躲在底舱之中，要不是姑娘芳驾亲临，破不了那个阵式，也就无法缉获他，如今姑娘找我来商量处置之法，已经是很给我面子了，我怎么敢不识抬举，不知进退？”

艾姑娘静静听毕，倏然而笑：“好了，好了，别这么大火气，一句一个

刺儿了，我不敢揽人之功，掠人之美，人是咱们双方面缉获的，你自然有一半处置权，爱怎么办你就请动手吧。”

秦玉岚大惊失色，急叫道：“格格，您不能……”

他虽然大惊失色地叫着，可是人却不能动弹，显然是被制住了穴道。

李燕豪双眉扬起，一指点了下去，秦玉岚为之机伶一颤。

他点的是秦玉岚的“精促穴”，从今以后，秦玉岚在那一方面算是废人一个，再也害不了人了。

他一点下，随即抱拳：“多谢姑娘。”他转身要走。

“等一等！”艾姑娘又叫住了他：“你怎么这么急着走啊？”

“姑娘还有别的事么？”

“没事就不能多留你一会儿么？”

“姑娘好说，我只是……”

艾姑娘笑笑截口道：“别急，我还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呃，什么事？”

“请坐，咱们坐下谈。”

李燕豪迟疑了一下，向着单、姬二人招呼道：“单老，姬婆婆。”

姬、单二人忙道：“少侠太客气了，请坐。”

李燕豪这才跟艾姑娘坐了下去。

坐定，艾姑娘道：“搜捕哈三，是眼前唯一的要紧事，我不敢耽误你太多时间，就拣扼要的长话短说吧。”

李燕豪道：“我洗耳恭听。”

艾姑娘道：“有位傅梅影傅姑娘，身上带着一样东西。”

“姑娘想必是听秦玉岚说的？”

“是的，他们拘禁那位傅姑娘，就是为那样东西。”

“怎么样？”

“我不知道那是样什么东西，不过听秦玉岚说，那样东西该属于大内朝廷。”

“这是秦玉岚说的？”

“是的，他就在这儿，不信你可以问问他。”

李燕豪当即转望秦玉岚：“秦玉岚，你知道那是样什么东西么？”

秦玉岚阴毒而充满仇恨的目光狠盯着李燕豪，没说话。

艾姑娘道：“答李少侠问话。”

秦玉岚这才说道：“不知道。”

“这岂不是天下奇闻么？”

李燕豪道：“你连是样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怎么知道它该属于你们朝廷？”

“我当然知道，据我所知，那个丫头的天伦现在刑部大牢，那丫头是想拿她身上的东西换取她天伦的性命，既是这样，那东西不是该属于大清朝廷该属于谁？”

李燕豪道：“你知道傅姑娘的尊人是谁么？”

“是前朝一个遗臣。”

“你又怎么知道傅姑娘的尊人，现被拘于刑部大牢？”

“当然知道，官家的事，没有我不知道的。”

“可是，我所知道的，跟你所知道的并不一样。”

“呃！”艾姑娘道：“据你所知，又是怎么回事？”

“傅姑娘的尊人，是我先朝遗臣御史傅明宗傅大人。”

艾姑娘惊声道：“呃，傅御史？”

“傅大人，傅大人伉俪，已双双死在‘拘魂令’毒手之下，‘拘魂令’要的也就是傅家那样东西，尉迟、申二位老人家闻讯赶返救援，迟去一步，只保住了傅姑娘的性命，这才是事情的真相，怎么算那东西也该属于我先朝大明，怎么会属于你们朝廷呢？”

秦玉岚哑口无言。

艾姑娘道：“秦玉岚，是这样么？”

“是不是这样，属下不清楚。”

“既然不清楚，为什么胡说八道骗我？”

“属下并没有欺骗格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连天下都是大清朝廷的，还有什么不是大清朝廷的。”

李燕豪冷笑道：“你倒挺会说话的啊，这锦绣河山，大好河山本是我先朝大明的，连你的列祖列宗以至于你，都是汉族世胄，除了姓爱新觉罗的以外，这块土地上没有一样是他们的，你……”

“阁下！”艾姑娘截口道：“你不觉得让我太难堪么？”

“姑娘是个明白人，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实情实话，姑娘若是觉得难堪，又将我置于何地？”

李燕豪庄严肃穆，话说的更是毫不留情，艾姑娘的脸色变了好几变，一时没有说话。

姬凝翠上前一步，冷然道：“李少侠，老身等身为格格的随从侍卫，对你这样对待我们格格……”

艾姑娘的脸色已恢复了正常，抬手一拦，道：“这是我跟李少侠之间的事，不用你们插嘴。”

姬凝翠还待再说。

艾姑娘已沉声又道：“彼此各为立场，凭什么以为自己对，又凭什么指人家不对。”

姬凝翠不再说话，躬身而退。

艾姑娘目光转注，落在了李燕豪脸上，道：“不管怎么说，我想要那样东西，你看怎么样？”

“姑娘不该跟我谈这件事。”

“不，应该跟你谈，要是不事先跟你说好，一旦我找那位傅姑娘索取那样东西，定会招致你出面阻拦，是不是？”

“这个……”

“再说，你执掌‘虎符剑令’，等于是你们那些人的领袖，我不找你谈找谁谈？”

艾姑娘会说话，两句话便扣住了李燕豪。

李燕豪也不傻，他道：“姑娘恐怕还不知道，那件东西不在傅姑娘身上，连傅姑娘也不知道它被藏在了什么地方。”

“呃，是这样么？”

“这是实情。”

“那也不要紧，我只要你答应，是不是拿得到那样东西，那就是我的事了。”

“姑娘不是也不知道那究竟是样什么东西么？”

“我不一定非要知道那是样什么东西不可，只要大家都想要，显然它就必定有它的价值。”

“可是……姑娘原谅，我不能轻易答应。”

“为什么？”

“那不是我的东西，我无权做主。”

“既然不是你的东西，你也可以不必出面阻拦，是不是？”

“不，那是我先朝遗物，每一个先朝遗民都有护卫它的责任。”

“总而言之，你是不答应，是不是？”

李燕豪毅然点头：“可以这么说。”

艾姑娘沉默了一下：“你要知道，我是在跟你谈交易，既是交易，就不是没有条件的。”

“呃，姑娘要跟我谈条件？”

“是的。”

“什么条件？”

“你答应把傅姑娘的那样东西给我，我负责把‘虎符剑令’交还给你。”

李燕豪双眉一剔，淡然笑道：“姑娘，‘虎符剑令’本来就是我的。”

“可是，至少它现在不是你的，是不是？”

李燕豪的一双剑眉，高扬了三分：“那么，姑娘的意思是……”

“哈三是我朝廷的叛徒，我一旦擒获他，不但他人要被判罪，他身上的东西也一律要没收充公，这是我大清的皇律，同时，站在我的立场，是巴不得把那块‘虎符剑令’据为己有，或者是呈交给朝廷——”

李燕豪截口道：“姑娘的意思是说，论法、论理，姑娘都不必把‘虎符剑令’交还给我，若是我答应这宗交易，姑娘可以在情这方面略做让步，是么？”

“不错，我就是这意思。”

“姑娘，哈三现在还没有被缉获啊。”

“我有把握缉获他。”

“那么，这样吧。”李燕豪淡然道：“咱们都去搜捕哈三，等到哈三真落进了姑娘手里，到那时候，咱们再谈交易也不迟。”说完了话，他转身要走。

艾姑娘轻喝道：“等一等。”

李燕豪停步回身，冷然道：“姑娘还有什么见教？”

“又动气了，你怎么那样爱动气呢？”

“我并没有动气，只有点寒心而已。”

“你不应该寒心，你我立场不同，一旦利害冲突，必然是这么一个结果。”

“我却是一直没有想到这一点。”

“你不必用话刺我，各为其主，我也是没有办法，我之所以跟你商量，就是不愿意损及你我立场之外的这段友情，你懂了么？”

“我懂了，谢谢姑娘的好意，各为其主，立场是不能变的，这一点我绝不敢对姑娘有所责怪，但是姑娘是位宦海奇女子，不是一般俗脂庸粉，应该想得到，这两样东西本来是属于我们的，不管是用什么方法，等于都是强夺豪取，而强夺豪取，绝不应该是姑娘用的手法。”

“谢谢你抬举我，那么，以你看，我应该用什么手法呢？”

“姑娘明理，根本不应该要这两样东西。”

“要是这两样东西，对我大清是威胁，有伤害，我也不应该要吗？”

李燕豪为之语塞，道：“这……”

“要是在那种情形下，我还不要这两样东西，那我就算不得是个明理之人了，是不是？”

李燕豪沉默了一下，点头道：“姑娘是对的，各为立场，莫可奈何，只怪我没有想通这一点，只怪我的想法太天真，不管怎么说，这两样东西，我是一定要获得，一定要追回的，也请原谅我的莫可奈何，言尽于此，告辞。”李燕豪抱拳一礼，转身而去。

姬凝翠道：“这小子跟粪坑里石头一样，既臭又硬。”

“那也没办法。”艾姑娘道：“各为立场嘛，他或许硬了些，但并不臭，我倒是很欣赏他这种脾气的。”

“可是……”

“嬷嬷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两样东西拿到手的。”

单超道：“那么一来，姑娘跟他，岂不要反目成仇了么？”

艾姑娘神色微黯道：“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啊，我实在不愿跟他成为仇敌。”

姬凝翠要说话。

艾姑娘已然转望秦玉岚：“秦玉岚，哈三躲到哪里去了？”

秦玉岚忙道：“回格格，属下不知道啊。”

“你真不知道么？”

“格格明鉴。”

秦玉岚苦着脸道：“哈三来总舵以后，属下留在船上，属下怎么会知道呢？”

“那么，万一他脱逃了，他可能的去处，你总知道吧？”

“这个属下也不知道。”

“秦玉岚，我可以减轻你的罪，你可别自己放弃这个机会啊。”

“这个……”

姬凝翠沉声喝道：“说。”

秦玉岚一惊忙道：“禀格格，哈三可能的去处，不只一处。”

“呃，有几个？”

“三处。”

“哪三处？”

“这……”

单超独目一瞪，暴喝：“少这呀那的，再敢这样，我打碎你的脑袋！”

单超威仪懔人，秦玉岚机伶一颤，忙道：“是，是，是。”“是什么，说？”

“我这就说，头一个地方，在海上，叫‘离魂岛’，第二个地方在‘哀牢’，叫‘不归谷’，第三个地方就在京城附近，叫‘海家园’。”艾姑娘道：“确有这么三个地方？”

“属下怎么敢欺骗格格。”

“你到过这三个地方？”

“到过。”

“好，嬷嬷，押他进去，让他画三张地图，然后把他交紫琼、海珠看着。”

“是。”姬凝翠恭应一声，提起秦玉岚往里行去。

单超跟了进去。

艾姑娘站了起来，缓步走到议事厅门口，娇靥上浮现起一种令人难以言喻的异样神色。

李燕豪出了议事厅，一个人循着刚才的路线又往前找去。

走没多远，迎面来了尉迟峰，只见他提着一个大食盒，里头放着热腾腾的饭菜。

他一见李燕豪，先打了招呼：“少侠，辛苦了。”

“好说！”李燕豪道：“给傅姑娘送吃的么？”

“倒不是姑娘。”尉迟峰咧嘴道：“是老婆子直嚷饿。”

“老人家方便么？我耽误老人家片刻。”

“方便，方便，不要紧，少侠有什么事，请吩咐吧。”

“不敢，我跟老人家打听一下，昔日傅姑娘所说的那幅‘山水’画，到底是怎么回事？”

尉迟峰呆了一呆：“少侠的意思是……”

“老人家见过那幅山水画没有？”

“没有。”

“这么说只有傅姑娘一个人见过了？”

“恐怕傅姑娘也只是听傅大人提过。”

“那幅山水，到底有什么价值？”

“不清楚，不过它一定有它的价值，要不然不会引得各方觊觎，连傅大人夫妇都被害了。”

“这个我知道，老人家是否知道，那幅山水，现在在什么地方？”

“不清楚，少侠问这……”

“老人家确实不清楚？”

“少侠，您这话……”

“不是我不相信老人家，而是此时此地也有人想要这样东西，我不能不加以保护，不能不先弄个清楚。”

“此时此地是谁？”

“老人家不必问是谁，请转知申大娘，注意小心，提防此地的任何一人就是。”

尉迟峰神色一肃道：“尉迟峰遵命。”

“老人家，据傅姑娘说，她也不知道那幅山水画在何处，这说法可信么？”

尉迟峰迟疑了一下，道：“少侠不是外人，这一问颇令老驼子难以作答，若以姑娘的性情为人看，这说法不应该不实在，可是若以姑娘的处境看，她若是不说实话，也情有可原。”

话倒是不错，却等于没有说。李燕豪明白，从尉迟峰口中，是难以问出什么来了。

当下道：“我没事了，老人家请吧。”

“是。”尉迟峰恭应一声，提着食盒走了。

李燕豪沉吟了一下，又迈步往前行去。

他一路所经，倒是碰见了不少搜索的人，只是仍没有哈三的动静。

此刻天已大亮，远近的事物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水面上船只停泊，平静得很，只有总舵里到处仍在忙碌着。

从李燕豪的站立处，可以望见总舵后方的一脉青山，那山离金家船帮总舵，少说也在百丈以外，除非有绝佳的水性，否则是无法从这座总舵游到陆上去的，从这么看，哈三十有八九还是藏身在这座总舵之内。

只是，这座总舵已发动所有的人找了这么久，几乎把整座总舵都翻了过来了，却未见哈三的踪影，他究竟藏哪儿去了，难道会隐身术不成？

李燕豪思忖了一阵，又迈步前行，没多久，他已然到了总舵后，昨天晚上偕同骆天娇散步的地方，只见金太极、无奇老儿跟几个金家船帮的人还在。

金太极等一见李燕豪来到，连忙迎上来招呼，金太极道：“少侠辛苦了。”

“好说，倒是老帮主诸位才是真正辛苦。”

“骆姑娘去找去了，少侠跟艾姑娘见面的情形怎么样？”

既是骆天娇从这儿经过了，跟艾姑娘见面的事，自然是她说的。

李燕豪不愿多说，只道：“没什么，艾姑娘只是要我帮忙审问秦玉岚而已。”

“呃。”

“老帮主，还没有哈三的踪影么？”

“还没有，我奇怪，那恶贼究竟藏到哪儿去了。”

无奇老儿道：“不要急，现在天色已经大亮，好找得多，他躲不了多久了。”

李燕豪道：“老帮主，到处都派人找了么？”

“是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放过，像什么房顶、梁上，凡是能藏身的地方，我不准他们放过任何一处。”

“瞭望塔上呢？”

“瞭望塔上我派的有人，居高临下可以监视整座总舵。”

无奇老儿道：“要是有任何动静，绝瞒不过瞭望塔上的弟兄。”

李燕豪忽然心中一动，忙道：“以前，无奇老人家待的那个地方，可曾派人找过？”

金太极呆了一呆道：“这倒没有，我怎么把那个地方忘了。”

无奇老儿道：“那贼找不到那个地方的。”

李燕豪道：“老人家，当初我们是怎么找到的，我们都找到了，自然别人也有找到的可能。”

金太极道：“对，我这就……”

李燕豪道：“老帮主，我去看看吧，有哪位知道那地方么，请帮忙带个路，我记不得那地方了，恐怕找起来费时间。”

金太极当即望着一名年轻弟子道：“何明，你给少侠带个路吧。”

叫何明的年轻人抱拳恭应，转向李燕豪躬身摆手：“少侠请。”

李燕豪向着金太极、无奇老儿一抱拳，转身行去。

何明奔驰如飞，在前带路，没多大工夫，便已到了那处入口，何明道：“少侠请等等。”

他如飞而去，转眼工夫之后提着一盏风灯奔了回来，当先走下了石梯。

有灯照路，自是好走，片刻之后便已到了当初无奇老儿被囚处。

灯光照处，何明脸色一变，停了下来，李燕豪也看见了，墙根躺着一个金家船帮的人。

何明一定神，就要扑过去。

李燕豪忙伸手一拦，道：“等一等。”

何明愕然望着李燕豪：“少侠……”

李燕豪道：“哈三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小心他在尸体上设什么埋伏。”这是经验，当面获得指点，应该是获益匪浅。

何明微一怔，旋即感激地道：“多谢少侠。”

“不用客气。”李燕豪谦逊了一句，提气运功护体，缓步走了过去，甫近那具尸体十步内，只听他说道：“好厉害的毒。”

“少侠……”何明叫了一声，就要跟上去。

李燕豪往后一摆手，喝道：“不要过来。”

何明一惊，忙收势停住。

李燕豪接着说道：“十步之内，地上布了毒，在毫无防备的情形下沾上一点，就会跟这位弟兄一样。”

何明为之心惊肉跳，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说话间，李燕豪已走近那具尸体，缓缓蹲下，伸手把尸体翻转过来，尸体七窍流血，脸色乌黑，七窍里流出来的血也色呈乌紫，而且也已经凝固了。

李燕豪缓缓站起，转身走了回来。

何明忙道：“少侠——”

李燕豪脸色凝重，闭目不语。

何明看得很清楚，李燕豪的右手，也就是刚才翻动尸体的那只手出了汗，看得见的，一颗颗汗珠从毛孔里往外涌，而那些汗珠却不是颗颗透明晶莹，而是乌黑得像墨汁。

何明触目惊心，他知道李燕豪为什么不说话了。

片刻之后，李燕豪汗尽睁眼，朝星似的两眼之中闪过了凛人的杀机，道：“尸体所在，十步方圆之内，布满了剧毒，那个弟兄就是因沾剧毒身亡，死亡的时间，至少在两个时辰以上……”

何明忙道：“那是昨儿夜里的事了。”

“不错，那位弟兄找到了这个地方，但却送掉了一条性命，无奇老人家不会在这儿布毒，事实上当初我们到这儿来的时候，这地并没有毒，定是哈三在这儿待过……”

何明双眉一挑道：“好阴毒的贼，少侠，咱们找他。”

李燕豪微一摇头道：“咱们来迟了，哈三已经换了藏身地了，事实上我刚才运功逼毒的时候，已经默察四周，此地除了你我之外，已经没有第三个活人了。”

何明道：“这地方隐密，他怎么会换地方呢？”

“只要有人找来，这地方便算不得隐密，只要有一个人找来，便会有别的人找来，事实上，哈三是料对了。”

何明咬牙切齿道：“好狡猾的贼。”

李燕豪道：“既然两个时辰以前还在此地，此刻哈三他应还在这座总舵里，他为了要保护自己，很可能故技重施，布毒来对付别人，咱们超快回去禀报老帮主，请老帮主下令提醒大家吧。”

何明恭声答应，转身要走，突然他想起了什么，猛然转回身道：“少侠，倘若哈三用龟息大法，屏住呼吸。”

李燕豪两眼暴闪威棱，双眉陡扬，霍然转身，扬双掌劈向石台上那具石

棺，当初金太极卧身的那石棺。

只听砰然一声大震，石棺四分五裂，碎石飞扬，打在周围石壁上，叭叭乱响，声势惊人，何明吓得退了好几步。

等到一阵威势过去，风静石落，地上布满了碎石。

李燕豪吁了一口气道：“哈三确实已经离开这儿了。”

何明定过神，骇然道：“少侠好惊人的掌力。”

李燕豪淡然道：“咱们走吧。”迈步往外行去。

何明急忙跟了上去。

见着了金太极跟无奇老儿，李燕豪把情形说了一遍。这番叙述，听得金太极须发贲张，一袭锦袍无风自动。

反观无奇老儿，他倒是平静如止水，只听他道：“老帮主，用不着这样，两国交战，自是难免伤亡，哈三已是丧家之犬，当然会负隅顽抗，他为了保护自己而不择手段，这也情有可原，请冷静一下，先下个令让大伙儿当心吧。”

金太极当即收敛威煞，派出两名巡察去传令，然后道：“两下交战，固然难免伤亡，但是哈三用的手段未免太阴毒、太卑鄙了。”

“老帮主！”无奇老儿道：“目下的情势，不是他死，就是咱们亡啊。”

金太极默然不语。

无奇老儿转望李燕豪：“少侠判断得不错，看那名弟兄的情形，他的被害应在两个时辰以上，两个时辰到如今，哈三有很从容的时间找他的藏身地了。”

李燕豪道：“咱们也早在两个时辰以前，就展开了搜捕，哈三离开那地方以后，一定还在外面，如今咱们这么严密的搜捕，居然仍未能发现他的踪影。”

“少侠，功力、修为差一分就是差一分，这是无法勉强的，咱们这些人里，跟哈三的修为在伯仲间的，毕竟太少了，难就难在这儿啊。”

李燕豪也没说话。

他知道，无奇老儿说的是实情，要这些武功修为列二三流的人，去搜捕一名一流中的一流高手，尤其是狡猾多智的一流高手，几乎是不可能的。

只听金太极道：“少侠是否能请霍大侠参与搜捕？”

李燕豪目光一凝，道：“怎么，霍大侠没有参与搜捕？”

金太极道：“据我所知，霍大侠跟霍姑娘一直在新涛阁中没出来。”

李燕豪道：“我到新涛阁看看去，新涛阁在什么地方？”

“正西，少侠到那儿找名弟兄一问就知道了。”

李燕豪谢了一声，快步行去。

到了西边，他找了一名金家船帮的弟兄问了一声。

那名弟兄指着不远处一座小楼，道：“那就是新涛阁。”

李燕豪直奔小楼而去。

到了小楼一看，好精雅的一处建筑，两层，飞檐狼牙，朱栏画栋，楼下还围着一圈花木。

李燕豪进了小楼，没见人影，当即拾阶上楼。

刚踏上楼梯，楼上立即有人沉声问道：“谁？”

是霍天翔的声音。

李燕豪忙应道：“是我，燕豪。”

没听见霍天翔再说话，李燕豪登上了楼，却见霍天翔站立在楼梯口。

李燕豪躬身见礼。“姨父。”

霍天翔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转身行去。

李燕豪跟在后头，到了一座小客厅里，霍天翔停步回望，微一抬手，示意李燕豪一旁坐下。

两个人落了座，霍天翔凝目问道：“你来干什么？”

李燕豪道：“表妹呢？”

“不要去打扰她。”

“是。”

“不是不让你见她，纵然你见了她，又能怎么样，安慰，对她已经没有用了。”

“姨父，我知道。”

“要是没有别的事……”

“姨父，我有事。”

“呃，那你就说吧。”

“我想请姨父参与搜捕哈三。”

霍天翔突然泛起了一阵激动，但是很快地又趋于平静，他缓缓说道：“我不想参与。”

李燕豪听得一怔，霍天翔居然说不想参与搜捕哈三，这是不可能的事，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应该毅然应允，甚至，他应该自动参与。

但是，他并没有自动参与。

那么“自动参与不成立”其他的情形是不是也要被推翻呢？是什么理由被推翻呢？

李燕豪着实怔了一阵，在霍天翔站起身的时候，他定过了神，叫道：“姨父……”

霍天翔眉宇间掠过一片黯然之色：“我心灰意懒，已然不愿过问武林中的任何事，等离开此地以后，我就要接家小退隐，在这退隐的前夕，我不愿意再卷入武林是非之中。”

“姨父，这，这不像是您说的话啊？”

“毕竟是从我嘴里说出来的，你已经听见了。”

“姨父，别人或许不知道，您应该明白，这不单纯是武林中事。”

“还有什么？公仇，我心如古井，是起不了半点波涛了，我已跟所有的恩怨就此一刀两断，说得再明白一点，这个世上，已经没有霍天翔这个人了。”

李燕豪猛然站起：“姨父——”

霍天翔抬手拦住了李燕豪的话：“你不要再说什么了，说什么都是白费唇舌。”

李燕豪毕竟还是又说了一句：“我不以为您说的是真正的理由。”

霍天翔长眉耸动，目光一凝，道：“你以为什么才是真正的理由？”

“我还不知道，不过我认为你应该参与搜捕。”

“我应该自动参与搜捕，我却没有自动参与搜捕，你们就应该了解我的心意了，何必再来邀我。”

“我就是因为不了解您的心意，所以才来邀您。”

“你不了解我的心意？”

“据我了解，您对哈三应该恨之入骨。”

“我恨哈三，不，不，我为什么要恨哈三，我不恨他，一点也不恨他。”

“姨父……”

“你该知道，我生平不惯虚套。”

“您会不恨他，您太有恨他的理由了。”

“你错了，我没有理由恨他，一点也没有。”

“姨父，您还要我明说么？”

霍天翔脸上变色，目光一凝，厉声说道：“你无须明说，是我霍家人给人以可乘之机，何必要怪别人。”

李燕豪一怔，继而心头震动，久久无法平静。

原来如此，这就是当代第一人霍天翔的处世为人，胸襟、气度太以宽宏、太以伟大，有谁能做到这一点，他不该是人，而该是神，简直让人肃然起敬。

良久，李燕豪望着霍天翔缓缓说道：“姨父，我没想到您是这么个人，您伟大，您让我敬佩，但是，我这个做晚辈的也要斗胆说您一句。”

“你还要说我什么？”

“忠恕之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您没有说，但是您有充份的表现了，不过，您似乎错会了忠恕之道的真正意义。”

“怎么？”霍天翔薄有怒色：“我活了这么大年纪，半辈子钻研儒家学说，还要你来教我。”

“教您，我不敢，我也没那么大胆，你钻研半辈子的儒家学说，论胸蕴，您不作第二人想，但是，您研讨的结果却远不如先师来得透澈。”

霍天翔怒色敛去，道：“你要是拿你师父来比，我倒愿意听听你的道理。”

“姨父，忠恕之道应该是有限度，也是要看对象的，我汉族世胄，数千年来，无不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无不奉孔孟学说为圭臬，但是远在满虏未入关之前，有多少汉族世胄为抵御侵略抛头颅、洒热血，自先朝衣冠沉沦之后，又有多少汉族世胄不惜个人的牺牲而前仆后继，倘若他们都以忠恕之道对满虏，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不就不会有牺牲了么？”

霍天翔脸上掠过抽搐，没说话。

李燕豪接着说道：“历代忠臣名将，驰骋疆场，马革裹尸，为的是什么，姨父，原谅我直说一句，忠恕之道不适宜对敌人，忠恕之道更不是教人甘心做亡国之奴。”

霍天翔勃然色变，双眉高剔，两眼中威棱暴射，直逼李燕豪。但，李燕豪直视霍天翔，毫无所惧。

倏地，霍天翔敛去了威态，一刹那间，他显得虚弱不堪，也苍老了许多，他无力地摆了摆手：“不要再说什么了，你下楼去吧。”

李燕豪目光一凝，震声道：“姨父……”

霍天翔身躯暴颤，一袭长袍吹了气似的鼓起，颤声道：“燕豪，你不听我的？”

李燕豪刚要说话，里间突然传来“哗啦”一声，像是有什么瓷器摔碎了，他一怔，旋即脑际灵光电闪，转眼望霍天翔。

霍天翔已恢复平静，也正望着里间方向，脸上是一片惊愕神色。

李燕豪以为自己的推测更没有错，当即道：“姨父，让我看看表妹。”

霍天翔忙转回头，道：“不……”他这里一个“不”字甫出口。

李燕豪那里已闪电似的扑向里间。

霍天翔一怔，跨步追了过去。

他刚才还显得那么虚弱，显得那么苍老，如今一旦动起来，竟快如脱兔，带起一阵劲风，疾扑李燕豪。

但是，李燕豪毕竟快了一步，到了里间前，砰然一掌拍开了门。

他想跟着扑进去，但当他一眼看见里间的情景时，他心头狂震，硬生生刹住扑势停了下来，他怔住了。适时，霍天翔到了他身后。

很精雅的一个小房间，霍若男在里头，只霍若男一个人，但，她是霍若男么？只该说那是个女人。

头发披散着，长度仅及耳下，原来的长发在地上，散了一地。脸色苍白得像蜡，两眼没了，只剩下两个血窟窿。

衣衫破得一片片，没在身上，散落在地上。

她是赤裸着的，但她的躯体，却令人触目惊心，惨不忍睹。雪白的肌肤，不，应该说是殷红的肌肤，原来的雪白肌肤上都被血染红了。

血，来自一处处的伤痕，显然是刀伤，伤痕遍躯体，浑身上下，没一处好地儿，每一处都像张嘴的小孩子。她平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像死了似的。

事实上，她没死，还活着，她明明是霍若男。

事实上，谁也不敢把她当作霍若男。

定过了神，李燕豪颤声叫道：“姨父……”

“哈三没在这儿吧！”霍天翔冰冷答话。

“该死，我只是这么……”

“父精母血，身体发肤，她都还了，从今后，不欠我霍家什么了。”

李燕豪心如刀割，黯然伸手关上了门，沉默片刻，他道：“姨父，您怎么下得了手？”

霍天翔道：“你错了，不是我，是她自己，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李燕豪双眉陡扬：“我去找伤药。”

霍天翔摇头道：“我已闭住了她周身的经脉穴道，她不会觉得痛苦的。”

“可是伤总是要治啊。”

霍天翔双目涌泪，道：“不必了，纵然把浑身的伤治好，又怎么样？”

李燕豪一颗心为之一阵抽搐，的确，纵然治好霍若男浑身的伤，那也是判若鬼物的废人一个，对霍家人，尤其是生不如死啊。

李燕豪默然片刻始道：“可是您总不能就任她这样啊。”

霍天翔脸上闪过抽搐，因这阵抽搐，使他的眼泪从眼眶里滚了下来：“我想点她的死穴，可是我下不了手。”

李燕豪听得心神猛震，惊急叫道：“姨父……”

“你说，我还能怎么样，这是唯一的办法，也是最好的办法，是不是？”

李燕豪又默然了。

的确，这是霍天翔唯一能做的也是最好的办法，与其余这么活着，不如让她早死早解脱。

这是最慈善、最仁义的做法。

然而，对一个做父亲的来说，两样都让他痛，尽管一个是长痛，一个是短痛，但却让他难做抉择，太难了，实在是太难了。

虽然只是那么一指点下去，可是这一指，他却无法点下去。

霍天翔有千钧神力，这时候他却点不下这一指。

霍天翔肩挑天下是非，是个钢铁般泰山北斗有胆量的人物。但是这时候，他脆弱得像个水泡，一碰就破。

李燕豪不知该说什么好，也实在不忍再待下去，头一低，转身要走。

霍天翔突然拉住，李燕豪转脸回望。

霍天翔两眼赤红，泪不住的流，满脸是乞求神色，颤声说道：“燕豪，你能不能帮姨父个忙？”

李燕豪心神狂震，沉腕挣脱，疾退三步：“不，姨父，我不能。”

“姨父求你……”

“不，说什么都不行，我情愿让您杀了我。”

霍天翔口齿启动，欲言又止，低下了头。

李燕豪忍不住热泪盈眶，上前说道：“姨父，我知道您难，可是，姨父，我为难的程度不下于您。”

霍天翔抬头摆手：“我知道，你走吧。”

李燕豪刚才才不忍多待，现在他却又不忍走了，可是他还是咬牙横心，疾快地下了小楼。

出了小楼，他仰天猛吸一口气，平静了一下自己，迈动步履，疾快如风行去。

刚出这座小院子，迎面奔来一名金家船帮弟子，是何明，一见李燕豪，他急忙收势停住，道：“少侠，正找您，又发现一名弟兄被害了。”

李燕豪一震急道：“在哪儿？”

何明道：“在舵西。”

“也是中毒？”

“不错。”

“走。”李燕豪一声“走”，飞身而去。

何明急忙追去。

李燕豪的身法自是远比何明快速，他赶到了总舵西边，何明还没见人影。

总舵西边一座土堆后围着一大群人，蒲天义跟冷超都在里头。

“李少侠来了，李少侠来了。”

有人看见了李燕豪，这一嚷嚷，众人自动地让开了一条路。

让开了路，李燕豪也看见了，尸体仰卧在土堆半腰，蒲天义跟冷超站在最里头，尽管是最里头，但离尸体仍在十步以外，其他的人自然离尸体更远。

李燕豪吁了一口气，道：“幸亏蒲帮主跟冷老拦住大家，没让他们靠近……”

蒲天义道：“我怕尸体附近散布有毒。”

李燕豪道：“我正是这意思，尸体是帮主跟冷老发现的么？”

蒲天义道：“是船帮一名弟兄发现的。”

李燕豪一震道：“是哪位发现的？”

“我！”一名金家船帮弟兄应声而前。

李燕豪忙问道：“发现尸体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那金家船帮弟兄道：“就在这儿。”

“你上前看过尸体没有？”

“看过啊，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他没气了。”

李燕豪抬手一指点了出去，那金家船帮弟兄应指而倒，李燕豪又运指如

飞，连点他周身儿处大穴。

何明这时候才赶到，带着喘息道：“怎么，少侠，他……”

李燕豪道：“他可能已经中了毒，麻烦哪位跑一趟，尽快找无奇老人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剧毒之解药。”

“我去。”一名金家船帮弟兄如飞奔去。

这时候大家都捏了把冷汗，不由地往后退了几步。

冷超道：“少侠，随便找解药来行么？”

“总比没有好，目下咱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毒药，只有试试看了。”

冷超道：“那我这儿有现成的解毒之药，先拿它试试看吧。”

探手取出个小白瓷瓶，迈步走向那名弟兄，蒲天义跟过去，捏开那名弟兄的牙关，由冷超倒出一颗丸药，屈指弹进那名弟兄口中。

蒲天义松了手，道：“冷兄弟解毒之药能解多种毒，大概有效。”

李燕豪上前一步，出指又点了那名弟兄几处穴道，然后在近心口处又补上一掌，转眼间，那名弟兄额头见汗，紧接着全身大汗淋漓，竟然是黑汗。

冷超喜了：“行了，有用。”

李燕豪道：“有了冷老这份解毒妙药，今后不怕哈三再施毒了。”

蒲天义剑眉轩动道：“没想到那贼会来这一手。”

“这是第二次了，半个时辰以前，在无奇老儿以前困居的那处地下密室中，就发现过一件。”

蒲天义道：“我们已接获金老帮主的令谕了，可却没想到他敢重施故技。”

冷超道：“少侠，施毒处又没有什么特别痕迹，叫咱们怎么提防啊？”

这一问，问得李燕豪皱了眉。

冷超这一问问得是，施过毒的地方，的确是一点迹象也看不出来，根本事先无法防范。

半晌，李燕豪始吁了一口气道：“只有咱们各自小心了。”

蒲天义双眉耸动，道：“少侠，用银器有没有用？”

李燕豪心里一跳。

冷超忙道：“对，银器，怎么样，少侠，有用吧？”

李燕豪点了点头道：“用银器或许有用，但设若每人一件银器探路，那得多少件银器啊，眼下这金家船帮总舵里，有那么多件银器么？”

何明插口道：“少侠，银器总舵里倒是有，可却没那么多。”

冷超道：“不要紧，有多少件银器，咱们就把人分成几组，然后由为首的人拿着银器探，不就行了么？”

李燕豪道：“这么一来，搜索的范围虽然减少了许多，但是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也只有如此了。”

冷超道：“那么咱们找金老帮主要银器去。”

只见适才那名弟兄奔了回来，道：“少侠解药来了。”他双手递过一个小瓷瓶。

李燕豪接了过来，道：“有劳了。”

“这位弟兄已经服过了冷老的解药，看样子有用，这一瓶留着备用吧。”

一顿转望冷超道：“冷老，请大家各守岗位，以免哈三乘乱再施鬼蜮伎俩，我带人去找金老帮主要银器，稍时我也会请弟兄搬来分给大家，至于编组，就麻烦蒲帮主。”

蒲天义道：“交给我就是。”

李燕豪没再多说，带着何明走了。

到了总舵后，看了金太极跟无奇老儿，两个人忙不迭地问经过。

李燕豪失把解毒之药还给了无奇老儿，然后把经过情形说了一遍。

金太极听得须发赅张，目眦欲裂：“哈三这贼居然一再施此卑鄙阴狠的鬼蜮伎俩，他死到临头竟然还……”

无奇老儿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些毒物，临死前还要咬人一口呢，老帮主，搜索哈三固然要紧，但大伙儿的安全更是要紧，若是不先保住大家的安全，闹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还谈什么搜捕哈三，赶快派人去搜集银器吧。”

金太极点头称是，当即吩咐下去，金家船帮的几名弟兄分头奔去。

弟兄们走了之后，金太极复又恼恨跺脚：“哈三这贼，究竟藏哪儿去了？”

李燕豪道：“老帮主，眼下固然两名弟兄已遭毒手，但有此不幸也足以证明哈三还藏身在这座总舵之中，并未漏网兔脱，也算是值得咱们庆幸的了。”

金太极道：“少侠，话是不错，但究竟让人恼恨啊。”

“的确是让人恼恨，但是，一旦搞好擒得哈三，还怕这两名弟兄的仇恨不能雪报么？”

金太极点头道：“这倒是，只等擒得这贼了。”

无奇老儿道：“少侠，见着了霍大侠了么，情形怎么样？”

这一问，问得李燕豪心中一惨，神色一黯，他犹豫了一下，才把霍若男的情形说了一遍。

这番叙述，听得金太极、无奇老儿魂飞魄散，心胆欲裂，瞪目张口，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良久，良久，金太极身躯泛起了颤抖，一头须发抖得簌簌做响，低下了头。

无奇老儿也定过了神，颤声道：“这是何苦，这是何苦啊！”

金太极猛抬头，双目尽赤，震声道：“这都是哈三，这都是哈三，害得人家破人亡，害得人……”

李燕豪忍着悲痛截口道：“霍姑娘是我的表妹，不是她已落得如此悲惨下场我还要说她，这不能完全怪哈三，一大半是她咎由自取，是她自甘堕落。”

无奇老儿叹道：“人，尤其是姑娘家，是不能有一步差错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她自己心中的悔恨可知，霍大侠心中之痛也可想而知啊。”

金太极低头不语。

李燕豪看在眼里，猛然想起了金无痕，他言者无心，生怕金太极听者有意，忙道：“老帮主……”

金太极抬头悲笑：“少侠说得不错，一个人的堕落不能全责怪别人，自己要负大部分责任。”

“老帮主，我无意……”

“我知道，少侠，人在最恼怒，最悲痛之际，仍要保持最冷静，最公正的态度，即使事情关己也不能乱了方寸，少侠持论严正，霍大侠宁愿放弃对付哈三，就私仇而言，其胸襟是令人敬佩的，我原有一念私心，把小儿所犯的过错竟全归咎于哈三，不无掩耳盗铃、自我安慰之嫌，如今我明白了，哈三跟我只有公仇，没有私帐”。

李燕豪听得胸气激荡，道：“老帮主比霍大侠更让人敬佩，老帮主还记着公仇，霍大侠他却是连公仇全都忘了。”

话声方落，一个清冷话声传了过来：“谁说的！”

李燕豪、金太极、无奇老儿等俱是一怔，转眼急望，霍天翔不知何时已站在不远处，脸色苍白、木然，但双目之中仍闪漾着慑人的威严。

众人俱感心头震动，李燕豪脱口叫道：“姨父。”

金太极也叫出了声：“霍大侠。”

霍天翔缓步走了过来，先向无奇老儿抱拳躬身：“无奇老。”

无奇老儿忙答一礼：“霍大侠休折煞无奇。”

霍天翔道：“若非无奇老，我霍天翔无以还本来面目，无奇老是我霍某的大恩人。”

无奇老儿方待再说，霍天翔已转望金太极：“金老帮主，霍天翔不敢忘却公仇，特来听候差遣。”

金太极忙道：“不敢，适才听李少侠……”

“老帮主，我都听见了。”霍天翔转望李燕豪，目光一凝，道：“我来了，你满意了么？”

李燕豪大感不安，道：“姨父，燕豪……”

霍天翔脸上突然泛起一丝极其勉强的笑意，道：“别怪自己，你责怪得对，你走了以后，我冷静的想了好久，才想起我跟哈三之间还有公仇，公仇大于一切，家门虽不幸，但霍家人还要活下去，设若连公仇都忘了，霍天翔今后何颜立于天地之间？”

李燕豪一阵激动，叫道：“姨父……”

霍天翔微抬手拦阻，道：“什么都不要再说了，事不宜迟，咱们搜寻哈三吧。”

他转身要走。

李燕豪忙道：“姨父，表妹……”

霍天翔唇边很快闪过一丝抽搐，道：“她不要紧，我已经给她做了最好的安排。”

李燕豪机伶暴颤，失声叫道：“姨父……”

霍天翔道：“你说我该怎么办，我给她做的安排，不是最好的么？”

李燕豪浑身剧颤，难忍热泪，扑簌簌落下两行。金太极、无奇老儿等刹时全明白了，无不骇然，无不悲痛，俱都低下了头。

霍天翔道：“燕豪，不必如此，人都要走上这条路的，迟早而已，连我都看开了，不是么？”

他话落又要转身。

李燕豪叫道：“姨父——”

霍天翔回身皱眉，道：“燕豪——”

李燕豪忍住悲痛道：“我将眼前的形势告诉姨父一下，哈三在他每一个藏身处都布了毒，已有两名弟兄被害。”

霍天翔脸色陡变：“恐怕哈三已经脱身了。”

李燕豪心头一震，急道：“何以见得？”

“我熟知哈三，这种手法他以前用过，旨在惑人耳目，掩护他脱逃，事实上他用这种方法，不只成功的脱逃过一次。”

金太极道：“霍大侠，金家船帮总舵四面环水，不比别处啊。”

“我知道，但哈三狡猾诡诈，极富心智，他非常人，不能以常人衡量他。”

金太极道：“那……”

霍天翔道：“燕豪，两名弟兄被害，是什么时候的事？”

“一名在昨天晚上，一名在半个时辰以前。”

霍天翔道：“宁可信其真，不可信其假，也许还来得及，请老帮主下令搜索水面，并查询有无船只离开总舵。”

金太极一点头道：“好。”立即吩咐巡察下令。

金家船帮传令极其神速，转眼工夫之后，水面各船只灯火亮起，把个湖面照耀得如同白昼，紧接着船只移动，在水面展开了搜索。

这一变动，立即把在各处搜寻的蒲天义等引了来，纷纷动问原因。

李燕豪当众说明，并立即命大家继续各守岗位，以防哈三仍在总舵内，伺机施展阴谋。

群豪听了李燕豪的说明以后，行动神速，立即又散开去，回到各自岗位上“按兵不动”，静等形势变化，以及金太极颁下最新行动令谕。

群豪走后，金太极立即道：“霍大侠、李少侠，要不要上高处看看？”

他指的是那座高耸入云的“瞭望塔”。

霍天翔道：“也好，居高临下可以把水面的动静尽收眼底。”

于是，一行人由金太极带头，直奔那座瞭望塔，无奇老儿行动不便，则由两名巡察抬着。

刚踏进瞭望塔矗立的那个院子里，却见艾姑娘带着海珠、紫琼二婢早已站立在瞭望塔下。

众人怔了一怔，李燕豪抢先一步走了过去。

艾姑娘没等李燕豪开口，先问道：“发生什么变故了，能告诉我么？”

李燕豪道：“自无不可。”

接着他把霍天翔的推测概略地说了一遍。

艾姑娘静静听毕，微颌螭首，道：“原来如此。”

金太极忍不住道：“没想到姑娘也在这儿，姑娘也是要上瞭望塔么？”

艾姑娘浅浅一笑道：“不，我是到这儿来等诸位的。”

“呃！”金太极道：“姑娘知道我们会上这儿来？”

“我是这么猜测的，听说水面船只移动，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想找诸位问问，转念一想，湖面船只既然有了行动，诸位必会找个能居高临下、能目览全湖的地方以便观察，那么在总舵中，能居高临下、目览内湖的地方，只有这座瞭望塔，所以我就先赶到这儿来等了，没想到还真被我料中了。”

此言一出，几人不由为之动容。

金太极点点头，由衷地道：“姑娘真是料事如神。”

“夸奖了。”艾姑娘笑笑转向霍天翔：“霍大侠有把握，这种施毒的伎俩，确是哈三的脱逃掩护么？”

李燕豪道：“姨父，这位是……”

霍天翔道：“我知道，当朝的德怡格格。”

顿了顿，接道：“我熟知哈三，也见过他用这种伎俩成功地脱逃过数次，不过我不希望这次不幸言中。”

艾姑娘道：“霍大侠应该是不会不幸言中。”

霍天翔道：“何以见得？”

“金家船帮总舵四面环水，水面上又布满船只把守着，不同于别处。”

“姑娘也应该是个熟知哈三的人，我所认识的人当中，论狡猾诡诈，无出其右者，不能以常人视之。”

艾姑娘沉吟了一下，点头道：“哈三这个人，的确是极其狡猾诡诈，不过我仍然不能相信，他能神不知、鬼不觉的逃出这座金家船帮总舵去。”

霍天翔道：“我说过，我不希望不幸言中，咱们上塔上看看去吧。”举步登上了梯子。

李燕豪没好意思马上上去，也不便开口邀请她上去。

金太极道：“姑娘要不要一起上去看看？”

艾姑娘道：“没有老帮主的话，我怎么敢随便上去。”

“姑娘言重了，请。”

艾姑娘道：“谢谢老帮主，有僭了。”当下她带着海珠、紫琼上了梯子。

李燕豪暗暗吁了一口气。

只听金太极道：“少侠请。”

李燕豪没多客气，一声有僭，登上梯子。

几个人都上了瞭望塔顶，只有无奇老儿跟几名巡察留在塔下。上得塔顶，纵目四望，只见湖面大小船只穿梭着来往行驶，但却看不出有什么异状来。

艾姑娘道：“霍大侠，恕我直言，在这种情形下，要说哈三能逃出去，实在难让人信服。”

霍天翔道：“姑娘，事实上我也不敢肯定，不过既有这种可能，不可不加防范。”

李燕豪忍不住道：“哈三要真能神不知、鬼不觉的逃出这座金家船帮总舵去，那他真可以说是神通广大了。”

金太极道：“霍大侠，哈三谙水性么？”

霍天翔道：“金老帮主，他若是不谙水性，我就不担心他逃出总舵去了。”

金太极微一怔急道：“他能潜水，或许能泅出这么远去。”

霍天翔道：“老帮主可知道，以前有个异人鱼壳。”

“当然知道，这位前辈生具异禀，能在水中潜伏七天七夜，再凶恶的水也难不倒他。”

霍天翔道：“哈三的水性虽不及鱼壳，恐怕在水中讨生活的人，没几个强得过他。”

金太极脸色一变：“这么说……”

“只要让他有机会下水，十九他已经逃之夭夭了。”

金太极脸色一连变了好几变，艾姑娘也微锁了娥眉。

李燕豪突然道：“老帮主，请派出小船去，仔细搜查水涯岸边，看看是不是有什么痕迹可寻。”

金太极立即召上来一名巡察吩咐下去。

那名巡察飞快地下了瞭望塔奔去，没多大工夫，只见四五艘“浪里钻”分自来往穿梭的大船中驶出，各向环湖水的山下岸边飞驶而去。

站在瞭望塔上，看得很清楚，几艘浪里钻到了岸边减慢速度，紧贴着岸边缓慢行驶，仔细搜寻。

艾姑娘道：“老帮主，从总舵到陆地，最近的距离是多少？”

金太极道：“就是最近的距离，恐怕也有百丈远近。”

艾姑娘轻轻一叹道：“可惜哈三这个人才了，他要是用于正途……”

住口不言。

李燕豪道：“可惜咱们双方都容不下他了。”

艾姑娘道：“以你的立场来说，这种人的确是少一个为妙。”

李燕豪道：“听姑娘的口气，姑娘似乎是可以容得了他。”

“我突然有点爱惜他这个人才了，不过，那还要看他的表现如何了。”

“希望他能知道悔悟？”

“不错，我就是这个意思。”

霍天翔冷冷一笑道：“姑娘，哈三可是只永远喂养不熟的狼啊，谁要是留下他，总有一天他还会把人吃得连骨头都不剩。”

“那……对你们来说，不正是求之不得的事么？”

李燕豪淡然道：“问题是哈三是个人两面为害的人。”

艾姑娘浅浅一笑，没说话。

李燕豪还待再说，突然目光一凝，住口不言。

不只他一个人看见了，大家都看见了，一艘浪里钻把其余的浪里钻都召了过去，围在一起一阵，然后只留下一艘浪里钻，其他的飞驶而回。

李燕豪心头震动，道：“恐怕是有所发现了。”

艾姑娘微皱娥眉，道：“哈三真够神通广大。”

霍天翔道：“只怕得看看去才能确定，走吧，咱们上码头等船去。”

几个人急急下了瞭望塔，无奇老儿忙问情形，金太极匆匆地说了，然后就匆匆赶赴码头。

一行人到了码头上，几艘浪里钻也恰好驶到，跳上来一名金家船帮弟子，急急躬身道：“稟老帮主，山脚下岸边发现有脚印。”

霍天翔道：“咱们坐船过去看看。”

大家方要分头上船。

李燕豪突然道：“慢着。”

几个人一怔停住，齐望李燕豪。

李燕豪凝望霍天翔，道：“我想请姨父留在总舵里。”

霍天翔何许人，一点就透。

不但霍天翔明白，大家都明白了。

金太极道：“多谢少侠考虑周到，我们倒忘了这一点了。”

霍天翔往后退两步，道：“诸位请上船吧。”

几个人分别上了浪里钻，既经李燕豪提醒，艾姑娘是不应该跟去的，但是她有姬凝翠跟单超留在总舵里，所以她毫不犹豫地带着二婢上了船。

几艘浪里钻划破碧波，带起白浪，驶到了山下岸边，原停在当地的那艘浪里钻立即让了开去。

把船驶近一看，的确，岸边是一片湿软的泥地，泥地上两行脚印，由水边向陆上延伸，清晰地排列着。

李燕豪道：“恐怕是哈三了，他穿的正是薄底快靴。”

艾姑娘道：“脚印很清楚，留下来的时间出不了半日。”

李燕豪飞身上岸，循脚印上山腰，没多远，身左树林丛里地上一片湿湿的，有水迹。

他很想再找过去，但是他也知道，如果真是哈三的话，哈三早已经远走高飞了，断不会还留在附近。

李燕豪的一颗心沉到了底，他飞身掠回岸边，道：“上头矮树丛中有片未干的水迹，可能是从水里上来的人在那儿拧过衣裳、晒过衣裳。”

金太极道：“看来准是哈三无疑了。”

艾姑娘道：“要是他绝不会逗留在附近，咱们回去吧。”

李燕豪要上船，忽地，他脑际灵光电闪，道：“等我一下。”他飞身又掠上山腰，直往里寻去。

没出五十丈，他看见了个人躺在草丛里，他急飞身掠了过去俯身一看，他心又往下沉了三分，而且也为之悲愤填膺。

那是个中年人，粗布衣裤，樵夫打扮，斧头就在手边地上，嘴角挂着一排血痕，都凝固了。

一阵微风，金太极到了身边，他也看见了眼前惨状，叫道：“少侠，这是……”

李燕豪站了起来，道：“现在咱们可以放心离开总舵去追捕了，先我还怕是有人捕鱼从水中上来，万一离开总舵去追捕，便宜了哈三，现在可以证实从水里上来的人是哈三了，这个人是被重手法震伤内腑而死的，哈三是为灭口，但他百密一疏，还是不打自招了，这个人是个樵夫，樵夫只有在早上才会上山打柴，也可证明哈三脱逃的时间是在今天早上，如今，只怕已在几百里外了。”

金太极咬牙切齿道：“好贼。”

“走吧，老帮主。”李燕豪说话的表情与口气，显得有点虚弱。

而李燕豪的虚弱，似乎也感染了金太极，突然间，金太极由填膺的悲愤也变为虚弱了。

两个人没再说话，踏着杂草，默默地走了回去。

上了浪里钻，李燕豪把所见告诉了艾姑娘等，于是，从山下回到了总舵，艾姑娘一路也沉默着。

霍天翔仍等在码头上，那表示总舵内没有发生变故，如此一来，也更加重了哈三的脱逃的可能性。

李燕豪把所见又告诉了霍天翔，双眉陡扬，跺了一脚，这一脚，把木制的码头跺了个洞。

就是平常，大家也不会在意这个洞的，何况是现在，现在大家心情都够沉重的。

李燕豪想把所有的人都召进大厅，金太极下了令。

没片刻工夫，都到了，蒲天义、冷超、魏君仁、金无垢、傅梅影、申大娘、尉迟峰，还有金家船帮的护法跟巡察。

穷家帮的弟子、金家船帮的弟兄，都在外头候着。

金太极当即宣布，哈三已然脱逃了。

在大伙儿猛一怔中，冷超突然叫了起来：“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李燕豪报告了搜查的经过，以及所见。

冷超猛然一掌，把张楠木桌打得四分五裂，同样，这时候大家谁也不会在意压坏一张楠木桌。

蒲天义比较冷静，定定神，缓缓说道：“少侠，不能任他就这么脱逃了，追他。”

李燕豪道：“自是要追他，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他，我不只为‘虎符剑令’，我是为他这个人。”

冷超振臂大叫：“我们追随少侠，不诛毙哈三，誓不罢休。”

冷超一呼，众人百应，都要跟随李燕豪，连金太极都要去。

李燕豪着实感动，抬抬手，让大家静下来，然后叫道：“诸位的好意，我感激，但是诸位之中，有些人能跟我离开此地，有些人不能跟我离开此地。”

他凝目望向金太极：“我敢请老帮主留下，重建金家船帮，为我匡复大业，增添一份力量。”他没管艾姑娘在座，该说的，他直说了。艾姑娘脸色如常，居然像没听见。

无奇老儿点了头：“对，我也认为老帮主留下来重建金家船帮，比跟着少侠去追捕哈三，更有意义。”

金太极抱了拳：“少侠既有所谕，金太极敢不敬遵。”

金无垢突然道：“爹，金家船帮也不能不在追捕行动上尽一份心力，我代表金家船帮跟随少侠去如何？”

姑娘用心良苦，虽说为疗伤，却难忘肌肤之亲，芳心中早有盘算，妾身已非李燕豪莫属，她唯恐李燕豪没想那么多，一去不返。

知女莫若父，更何况爱女脱险返来，已将经过禀天伦。

金太极注目李燕豪，目光里包含了多少：“还望少侠成全。”

李燕豪果然没想那么多，道：“我认为姑娘该留在总舵，辅助令尊。”

金家父女还待再说，但却又不便明说。

霍天翔插了一句：“燕豪，让金姑娘去吧。”

霍天翔的目光像两道冷电，直透李燕豪心的深处，突然之间，李燕豪有种异样感觉，似乎悟到了什么。

他跟金无垢交换一瞥，从金无垢的目光中，他又悟到了几分，他胸气激荡，心头猛跳，迟疑一下，转向金太极抱拳：“贤父女好意，李燕豪理应从命，并请老帮主放心我会照顾金姑娘。”

姑娘美目中涌现泪光，芳心里不知是羞是喜，应该是喜比羞浓，金太极老眼也有泪光，抱拳称谢，旋即，李燕豪转望霍天翔：“我想请姨父回……”

他一个“回”字甫出口，霍天翔已然截了口：“不，我跟你去，若男的事，我已有安排。”

李燕豪看了看霍天翔，欲言又止，然后，他转望艾姑娘：“我不敢给姑娘做安排，不过，我相信姑娘一定要单独行动了。”

“何以见得？”艾姑娘眨动美目，反问了一句。

“我是为姑娘方便。”

“你怎么能断定是我不愿在追捕哈三的行动上，跟你合作呢？”

“我倒真没想到姑娘愿意跟我们合作。”

艾姑娘笑了，笑得有点怪：“算了，咱们是不同路的，为我方便，也为你方便，咱们还是就此分手吧，也许咱们以后还会再见面的。”

转望金太极：“我这就走，可否请老帮主派条船给我？”

金太极道：“理应送姑娘出去，还是来时那条船吧，姑娘的座车还在那条船上。”

“多谢老帮主。”艾姑娘带着二婢行了出去。

李燕豪没动，但是心里却像少了什么，怪的是，艾姑娘居然连头都没回。

李燕豪收回目光，落在骆天娇脸上：“姑娘——”

骆天娇的娇靥上，掠过一丝悲色：“我还是回家去。”

李燕豪道：“姑娘原谅，我没法送姑娘一程。”

“不要紧！”骆天娇话说得凄然：“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值得我怕的

了。”

李燕豪为之默然，目示金太极，金太极明白，当即为骆天娇派出了船。

骆天娇望了望李燕豪，欲言又止，然后美目涌泪，低头转身而去。

李燕豪依旧目送，直到望不见骆天娇的背影，他为之心酸，因为骆天娇的背影让人心酸。

该走的，都走了。

不，还有傅梅影，这位姑娘的情形很特殊。

李燕豪目光转动，落在了傅梅影脸上：“姑娘是……”

傅梅影话说得也让人心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自己明白，跟着少侠走，是个累赘，可是我又不知道该上哪儿去，我总不能老拖累着申老人家跟尉迟老人家。”

傅梅影虽然跟骆天娇一样，已是无家可归的人，但是她跟骆天娇不尽相同，她比骆天娇更可怜，骆天娇是个江湖女儿，她多少还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和能力，而傅梅影，则弱质飘零，尤其一幅还不知妙用在何处的“山水画”，使得她成为一个各方争相劫掠的对象，对她来说，茫茫人海，步步都是危机，她势必得藉着别人的保护才能生存。

而，谁能保护她一辈子？

除非，她拿出那幅“山水画”来，或许能让她失掉各方争相劫掠的动机，可是，偏偏她又不知道那幅“山水画”，如今在什么地方。

李燕豪为之默然，也不禁皱起了眉锋。

只听尉迟峰震声道：“尉迟峰忝为先朝遗民，敢不尽心尽力护卫先朝忠良遗孤，尉迟峰但有三寸气在，愿意追随傅姑娘一生。”

申大娘也道：“老驼子，你是个大男人家，姑娘得有个妇道照顾，老婆子我跟你走了。”

群豪为之动容。

傅梅影目射无限感激，但娇靥上的神色，却是一片凄婉，道：“两位老人家高义，我至为感激，可是我不能……”

霍天翔突然道：“傅姑娘，恕我插一句嘴。”

傅梅影忙改颜道：“不敢，霍大侠有什么话，请尽管说。”

霍天翔转望李燕豪：“燕豪，我倒为傅姑娘想起了一个去处。”

李燕豪脑际灵光一闪，道：“明陵。”

“不错，那是个很安全的地方，家里的人都在那儿，也不虞宵小敢去骚扰。”

群豪转望李燕豪。

“诸位恐怕还不知道。”李燕豪道：“大将军还健在的时候，就一直要昔日部将，守护明陵至今，前霍大侠为哈三所乘，我为顾及霍家诸长辈的安危，已请他们迁往明陵居住。”

此言一出，群豪无不肃然起敬，金太极道：“我们还不知道大将军派有专人守护明陵，好生让人敬佩，也实在让我们这些人羞煞愧煞。”

无奇老儿道：“少侠，明陵有地方可供居住么？”

李燕豪道：“明陵后山之上，险势天成，甚多大小洞穴，容纳不只数百人。”

无奇老儿连连点头：“真没想到，真没想到……”

霍天翔道：“傅姑娘意下如何，可愿前往明陵，跟霍家大小做个伴儿。”

傅梅影好生激动，衿衿说道：“难女只能有地容身，便是求之不得，尤其能跟霍府上下神仙中人长处，更是难女的造化，难女哪有不愿意的道理。”

霍天翔道：“傅姑娘既然愿意，那就好办，燕豪写上一封信，交由申、尉迟二位护送傅姑娘前往就行了。”

李燕豪道：“姨父身上可有什么信物？”

霍天翔摇头道：“我的信物如今不作数了，我离家这么久了，谁知道我的安危，谁知道我现在的情形，万一让她们以为是哈三施诈，反倒不美。”

蒲天义道：“霍大侠顾虑得极是，少侠还是写封信吧。”

这里李燕豪点头答应，那里金太极立即命人取来文房四宝，李燕豪坐下来一封信一挥而就，封好后，他把信交给了尉迟峰道：“老人家，一近明陵，必遇阻拦，告诉他们，是我让三位去的，然后把这封信交给他们就就行了。”

尉迟峰双手接过，突然面泛异色，道：“少侠，突然间，老驼子生平首次领略到了怕的滋味。”

申大娘道：“老驼，你怕什么？”

“这条路绝不好走，咱们俩不知道能不能保护姑娘安全到达。”

申大娘脸色一变，没做声，敢情，她也不敢说。

冷超道：“我给两位出个主意，走水路，从这儿坐船，顺黄河出海，然后由‘塘沽’走‘北运河’到‘顺义’登岸，‘昌平区’不就近在眼前了吗？”

尉迟峰道：“主意是好，不过我宁愿走旱路。”

冷超道：“怎么？”

“陆地上我还有点儿施展，到了水上我是一点也施展不开了，万一碰见什么变故，那岂不是更糟。”

这句话有点怪，但谁也没笑。

冷超道：“老驼，你糊涂了，我给你出这个主意，自有我出这主意的道理，难道说我还会害傅姑娘跟你们俩不成。”

尉迟峰道：“你有什么道理，说出来听听。”

“论水里功夫，放眼当今，比金家船帮弟兄们强的，恐怕不多吧。”

“这是实情。”

“这不就是了么，请金老帮主派艘大船，跟几个弟兄送你们，就算遇有什么变故，谁近得了船，再说，从这儿就上船顺河出海，傅姑娘既不必辛苦，只要不出船舱，可也比在旱路上被人发现的机会少得多啊。”

冷超可真是粗中有细。

群豪听得无不点头。

申大娘立即道：“老驼，冷老说得是理，走水路比走旱路安全得多。”

尉迟峰冲冷超抱了拳：“冷老三，多谢指点迷津，启我茅塞。”

冷超哈哈一笑道：“别臊我了，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想出了这个主意的，既然你们听我的那就行了，只是金老帮主又得拨出一条船了。”

金太极道：“金家船帮要别的没有，要船可多得是。”

他立即拨了一艘双桅大船，同时派出了两名好水性的巡察与八名弟兄。

李燕豪对那两名巡察道：“请两位一路掩蔽金家船帮标帜，以免在北运河中被鹰犬觊觎。”

冷超道：“对，我忘了这一点了。”

申大娘道：“姑娘，金老帮主既然把人跟船都派好了，咱们可以上路了。”

傅梅影目光转望，最后一双美目盯在了李燕豪脸上，道：“难女跟各位

告辞了。”

她眼圈儿一红，衿衽为礼，然后低头转身，行了出去。

尉迟峰、申大娘谁也没多说什么，各自行了一礼，跟了出去。

李燕豪没说话，群豪也自默然。

一直到听不见步履声了，李燕豪始吸一口气道：“咱们已经迟了不少时候了，该走啦。”

蒲天义道：“少侠，咱们怎么个找法？”

李燕豪要说话，但忽地脸色一变，道：“糟，迟了。”

金太极忙问：“少侠，什么事？”

李燕豪道：“那位艾姑娘把秦玉岚带走了，他可能知道哈三还有什么去处。”

冷超道：“对，咱们怎么把那小子忘了。”

金太极道：“我命人发信号，把船截回来。”

只见一名弟兄走了进来，躬身禀道：“禀老帮主，送艾姑娘的船回来了，她们在湖口对面上岸了。”

群豪听得一怔。

无奇老儿道：“那姑娘有心眼儿，怕是她早料到咱们会想起秦玉岚来，所以急急舍舟登岸。”

金太极道：“少侠，这下怎么办？”

李燕豪皱眉沉吟一下：“说不得只有从舵后对面山脚下，循着哈三留下来的痕迹追寻了。”

蒲天义道：“穷家帮擅长追踪之术，再加上沿路打听，应该可以奏效。”

冷超道：“那就麻烦金老帮主派船送我们过去吧。”

金太极立即吩咐去准备“浪里钻”。

李燕豪望着霍天翔道：“姨父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打点一下？”也是提醒霍天翔，霍若男的事怎么办。

霍天翔神色一黯，道：“你跟我来一下。”

他行了出去。

李燕豪目光环扫，最后落在金无垢脸上，道：“姑娘请收拾一下，片刻之后，跟蒲帮主诸位，咱们登船处见吧。”

当下也转身行了出去，李燕豪追上了霍天翔，两个人默默地走着。

到了小楼，霍天翔让李燕豪在楼下等着，他自己踏着沉重的步子上楼。

没多大工夫，他抱着一个床单卷着的长筒走了下来，脸上没有一点表情。

李燕豪想迎上去，霍天翔的一双目光拦住了他。

李燕豪忍不住道：“姨父，您是要……”

“跟我来。”霍天翔冰冷地说了一句，出了小楼。

李燕豪只有跟了上去。

小楼近水边，霍天翔、李燕豪很快地到了总舵边上湖水旁，霍天翔就停在水旁。

刹时，李燕豪明白了，心神震动，急步上前：“姨父……”

霍天翔缓缓说道：“只有水，能涤去一个人的污秽，还她清白，是不是？”

“不，姨父，我认为……”“我不想让你姨妈她们看见她，哪怕只是一眼，你有更好的办法么？”

李燕豪默然了，照他的办法，姨妈几位长辈难免看见若男的惨状，谁受得了，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觉得心如刀割。

只听霍天翔颤声道：“去吧，孩子，倘若有缘，来生再相聚。”振臂一抛，床单筒飞出，落在水面，“噗通”声中，水花四溅，很快地不见了。

只有水纹荡漾，而水泡也很快地不见了。

霍天翔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像尊石像，冰冷的石像。

李燕豪只觉两眼一下模糊了，脸上痒痒的往下滑动。

突然，霍天翔说了话，只说了一句：“走吧，燕豪。”他转身走了，走得豪不犹豫。

李燕豪却没马上走，他多看了水面一眼。

十几条浪里钻，停在金家船帮总舵后，该到的都到齐了。金无垢眼圈儿红红的，紧挨金太极站着。

霍天翔、李燕豪也到了。

金太极抱起双拳：“恭祝各位一帆风顺，早日找到哈三。”

李燕豪道：“老帮主放心，我会找到他的，一定会找到他，即使是天涯海角。”

蒲天义道：“多耽搁一刻，哈三就走远一刻，咱们上船吧。”

金无垢突然紧握乃父双手，泪水在眼眶中打转：“爹——”

金太极笑道：“这是干什么，你又不是没出过远门，也不是不回来了。”

谁都看得出，这笑，笑得勉强，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谁能忍得住离情别绪，更何况骨肉至亲。

李燕豪道：“老帮主请放心，自有我照顾金姑娘。”

金太极目射感激：“多谢少侠，把小女交给少侠，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金无垢一脸凄容，两行珠泪，道：“爹，哥哥——”

金太极神色一黯，道：“别让大家等你一个，走吧。”

金无垢欲言又止，金太极一脸阴沉。

李燕豪道：“令郎任凭老帮主处置，今后最好多加小心。”

金太极老眼突涌泪光：“少侠，我父女感激——”

金无垢转身要拜倒。

李燕豪双手一拂，隔空把金无垢架住，道：“大家上船吧，老帮主、无奇老，李燕豪就此别过。”

有了李燕豪这一句，群豪立即抱拳作别，先后跳上浪里钻，疾驶而去。

一艘浪里钻上，坐一个金家船帮的人，连操舟的弟兄都算上，总共只不过三个人，说话的对象不多，大家的心情似乎也颇沉重，是以静寂一片，没有人说话，只听得见水花翻动“哗”、“哗”之声。片刻工夫，船抵山脚，十几二十艘浪里钻停稳以后，金家船帮的弟兄们抱拳恭送，李燕豪等纷纷答礼，陆续跃上了岸。

任何一个擅追踪术的人，或者是个经验丰富的猎人，他们都知道，根据遗留下来的踪迹，追踪人兽，越早行动越好，也就是说，越迟，那些踪迹越消失，一直到消失得无迹可寻。

已经耽搁了不少时候了，李燕豪不敢再多耽搁，立即协同霍天翔、金无垢、蒲天义、冷超等往山腰行去，金无垢则紧随李燕豪而行。

到了那樵夫被害处，樵夫的尸体已然不见了，斧头也不见了，地上很明

显的有不少脚印。

蒲天义看了看之后道：“有四五个人之多，脚上穿的都是草鞋，尸体恐怕是被人找回去了。”

李燕豪皱眉沉吟道：“这么说，附近一定有山居人家了。”

蒲天义道：“应该是这样。”

冷超道：“我跟魏堂主带几个孩子们打先锋，我们会先沿途留下记号，若有什么重大发现，再派人往后传话，这样走起来快，少侠看怎么样？”李燕豪道：“好是好，只是偏劳诸位。”

蒲天义道：“少侠还跟‘穷家帮’客气。”

向着冷超手一挥道：“你们快去吧。”

冷超、魏君仁在答应声中，带着几名干练弟子飞步行去。蒲天义立即又派两名弟子走前一点，专门负责找寻冷超等沿途留下来的记号，然后才陪着李燕豪等往前行去。

路在山腰，羊肠小径，一看就知道是在原本无路的情形下，被人硬踩出来的。

蒲天义道：“依这段路的情形看来，要走也只是山居的樵夫跟猎户了，一般人是不容易也不会到这儿来的。”

李燕豪道：“看方向，离这儿最近的县城，应该是山外的‘东平’，不知道哈三会不会往‘东平’去？”

“这就很难说了，若为掩蔽行踪，自是不宜到热闹处所去，若为一路上的吃喝，那就最好跑一趟‘东平’，除非他在偏僻处一路下手偷袭。”

李燕豪跟蒲天义一路交谈着，霍天翔跟金无垢则始终沉默，不说一句话。霍天翔是因为心情不好，这，李燕豪知道。

而，金无垢又是为了什么，是为心中还充满离情别绪，是么？

说话之间，已然绕过山腰，一片密林横在眼前，两名找记号的弟兄回来一名：“禀少侠，密林那边山坡上，有几户人家——”

李燕豪道：“呃。”

蒲天义道：“前头留下的记号呢？”

“穿林而过，指向那几户人家了。”

蒲天义道：“你们看见那几户人家了？”

“是的。”

“可有什么动静？”

忽地随风飘来一阵哭声，是女子哭声，哭得十分悲切。

几个人方一怔，那穷家帮弟子则道：“他们在办丧事。”

几个人马上明白了，互望一眼之后，李燕豪道：“既是冷老他们都已过去，咱们也过去看看吧。”那名弟子转身奔去，李燕豪等随后跟了上去。

密林中行走，已觉哭声渐近，出了密林，哭声已近在眼前。

斜斜的一片山坡，十来户人家，中间有一片空地，围着二三十个男女，男的不是猎户装束，就是樵夫打扮，哭声就是从那堆人里传出来的。但由于人挡着，看不见里头的情形。

而冷超等，则在不远处一座草堆后。

李燕豪等刚到，冷超的一名弟子已然到了跟前，躬身禀道：“少侠，被害的樵夫就是住在这儿的，总护法怕发生不必要的事情，所以没敢贸然过去。”

李燕豪道：“不要紧，咱们过去看看。”

当下伙同霍天翔、蒲天义、金无垢等行了过去。

冷超那边一看这边走了过去，当即也从那座草堆后绕了出来。

那么多人，自是容易被人发现，李燕豪、冷超等还没近那十几户人家就被发现了，那些人立即转身望了过来，一个个脸色冷峻，一点惊慌诧异之色都没有。

突然，有人交头接耳，然后十几二十个汉子一哄而散，都跑开了，相继奔进了那十几户人家里。

蒲天义道：“只怕是拿家伙去了。”

“不要紧，让他们拿吧，总能解释清楚的。”

当然，凭这些人，是绝不会把这些猎户、樵夫放在心上的。

如今，那一堆人里跑开了不少，已经使得李燕豪等可以看见人堆里的情形了。

地上躺着个人，用草席盖着，当然，必是那被害樵夫的尸首。

旁边，一个妇人带着两个稚龄孩童跪着，那妇人正哭得呼天抢地，显然，那是樵夫的妻子。

空地上还站着十来个年纪比较大的男女，他们一动不动，直瞪着李燕豪这些人。

那跪在尸体旁的妇人，仍在悲切嚎哭，似乎根本不知道有外人来了。

本来嘛，这个时候，恐怕就是天塌下来，她也不会管的。

李燕豪等到了空地上，刚才那二十来个汉子奔了过来，围住了李燕豪等，各人手里，不是钢叉就是猎刀，再不就是斧头。

冷超脸上变色，要动，蒲天义使眼色止住了他。

李燕豪举步上前，金无垢立即跟了上去。

李燕豪停步抱拳，金无垢就在他身后：“请问，这位是……”

一名五十来岁的老者突然说了话：“你们是干什么的？”

李燕豪道：“老人家，我们是路过此地。”

那老者冷笑道：“经过此地，不是吧？”

“那么，老人家以为我们是——”

一名中年人激动地大叫：“你们是住在山里的贼，杀了我们村子打柴的黄顺哥，现在又想来抢我们村子了，对不对？”

另一名中年人怒笑接口：“别以为我们好欺负，我们村子里有一大半是长年翻山越岭打猎的，什么样的猛兽都见过，还怕你们，本来我们打算埋了黄顺哥以后，就上山里找你们去的，现在你们居然自投罗网，那是最好不过。”

又一名中年人悲愤叫道：“黄顺哥上山打柴，碍着你们什么了，这座大山本来就是我们的，你们竟然连个打柴的都害，你们还算人吗，杀、杀了这些畜生不如的贼，给黄顺哥报仇，为地方除害，一个都别放走。”

事情很明显，村人被害，悲哀原来笼罩全村，悲愤原来充满了每个人的心胸，只要有人丢下一点火种，这些人马上就会爆发。

事实如此，这人一嚷嚷，立即点燃了村民们复仇的怒火，纷纷激动喊杀，杀声中，人都变成了疯狂，眼看就要扑上来。

李燕豪舌绽春雷大喝一声：“慢着！”

这一声，运足了内功真气，真跟晴空打个霹雳似的，村民们哪听过这个，被震得猛然一惊，急忙往后退去，有两三个硬是被震倒在地上。

这个人的声音太大了，大得像暴雷，这时候村民们的目光中，除了复仇的怒火之外，还有一半的惊恐之色。

李燕豪把握住这一刻，目光环扫，缓缓说道：“诸位误会了，我们是从山后湖中金家船帮总舵来的，我们也在追捕那杀人的凶手。”

那老者道：“你们是从金家船帮总舵来的？”

“是的，老人家。”

“你有什么凭据，让我们相信，你们确是从金家船帮总舵来的。”

金无垢举步上前，与李燕豪站个并肩，道：“我是金家船帮的金无垢，金老帮主是家父。”

一名中年人叫道：“金家船帮又怎么样，别拿金家船帮蒙我们，我听说了，金老帮主已经过世了，接掌船帮的金无痕就不是个好东西。”

金无垢道：“金无痕是家兄，他的确不肖，但是家父并没有过世，而且已经把家兄按帮规议处，扣押起来了。”

“空口说白话，谁相信。”

“诸位要是不信，尽可以派人上金家船帮总舵去看看。”

“少来这一套，我们没那工夫。”

“诸位——”

“不要说了，我们不是三岁小孩儿，没人会让你们蒙住，我们认定你们是贼，我们认定黄顺哥是你们害的，你们为黄顺哥偿命吧！”

有这么一嚷嚷，那些个拿家伙的又一拥扑了上来，的确像打猎的，剽悍、勇猛。

李燕豪陡然一扬双眉道：“大家出手，点到为止。”

有了李燕豪这一句，群豪先后出了手。

鸡蛋哪能碰石头。

尽管这些都是长年跟猛兽搏斗惯了的剽悍、勇猛猎户，但比起这些武林高手来，仍然是差得多。

看上去像打群架，应该会有一场混战的局面，只在群豪举手投足间，马上便结束了、静止了。

那些人，有的手里的家伙飞了，有的躺下了，有的趴下了，全愣在了那儿。

一刹时间，好静，好静，连正在呼天抢地的妇人也不哭了，真是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响声。

李燕豪又说了话，表情是严肃的：“诸位，这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能伤人，却不愿伤人，我们可以趁这机会抢你们的村子，你们谁有力量抵抗，但是我们并没有抢劫的行动，这还不够吗？”

村民们仍然愣着，你看我，我看你，没一个人说话，最后还是那老者开了口：“你们究竟是——”

“我已经说过了，难道还要我再说一遍吗，诸位既是猎户，既是长年跟猛兽搏斗，就应该懂得追踪术，诸位有没有留心观察过，那杀人的凶手，已经出山外逃了，我告诉诸位，我们是为追捕凶手而来，诸位为什么就是不相信？”

那老者突然之间显得相当窘迫，一双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又打拱，又作揖的：“我们，我们有眼无珠，实在是村里的人平白无故被人杀了，大伙心里很难受……”

“老人家，谁没有亲人，这种心情我们能体会，保护自己的身家安全，我也不能说诸位做的不对，只是诸位应该先把事情弄清楚，这幸亏我们都有防身的薄技，要不然我们不都冤死在这儿了么，真要是那样的话，诸位知道悲痛自己的村人被害，对我们这些冤死的，又怎么办？”

那老者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的，道：“不管怎么说，都是我们鲁莽，我们不对，还请诸位侠士千万担待，我这里给诸位磕头赔罪。”

说着，他就要往下跪，李燕豪抢上一步扶住，道：“老人家也用不着这样，要计较我们早计较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提了，我跟诸位打听一声，打昨天晚上到如今，有没有外人从这儿经过？”

老者道：“这我倒没有看见，不过今天一大早，有人家里丢了东西。”

“呃，丢了什么东西？”

“少了两只鸡，另外就是些吃的，大饼、窝头什么的。”

李燕豪与蒲天义等对望一眼。

蒲天义道：“少侠，咱们可以走了。”

他的意思是说这儿问不出什么线索来了，别耽搁自己的时间了。

李燕豪会意，当即探怀取出一锭银子，道：“那我们就不打扰了，这锭银子请交给那位大嫂，作为料理黄顺哥后事之用吧，就算我们这些人的奠仪了。”

把银子往老者手里一塞，挥手带着群豪行去。

李燕豪这些人的脚程自是很快，转眼间就走出很远了，老者一手捧着银子，没来得及走近，他噗通一声的，那尸体旁跪着的妇人，也向着去远的群豪直磕头。

行下了山坡，冷超带着他的人赶前去了，魏君仁也带着几名弟子赶前约十来步。

蒲天义走在李燕豪身边，突然一声悲叹：“哈三杀个人，只举手之劳，一条人命在他眼里，贱若蝼蚁，但却给那么多人留下了悲痛。”

霍天翔接口道：“蒲帮主，哈三给与别人的悲痛，可不止这些啊。”

蒲天义道：“要是让他长久逍遥，那苍天可真是没有眼了。”

霍天翔道：“蒲帮主放心，天理昭彰，哈三他是绝逃不过报应的。”

金无垢一直默默地跟在李燕豪身边，不说话。

李燕豪觉得有点不安，也不知道跟她说什么好，只好没话找话：“姑娘，累么？”

金无垢微微一笑：“怎么会，才走了这么一点路。”

“姑娘经常生活在水上，有船只代步，我是怕姑娘不习惯走远路。”

“不会的，江湖儿女，还能不习惯走路。”

或许是有心，也可能是无意，蒲天义跟霍天翔双双超前，赶上魏君仁他们去了。

李燕豪又有些不安，可是跟金无垢说话却比较方便了：“追捕哈三，想得到一定十分艰苦，让姑娘跟着跑……”

“不要紧。”金无垢道：“我不怕艰苦，而且是我自己愿意跟的。”

李燕豪又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金无垢道：“找着了哈三，夺回‘虎符剑令’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是你，而不是“少侠”。

李燕豪有些异样感觉，道：“我接老人家交付下来的任务，是我的荣宠，

我的造化，此一任务，神圣而艰巨，在没有成功以前，是一刻也不能停下来的。”

“你一定要完成老人家的遗命么？”

“我尽心尽力，贡献自己的一切，但我不敢说在我有生之年一定成功，在差不多的时候，我会找寻一个足以胜任接掌‘虎符剑令’的人，汉族世胄的子子孙孙永继不绝，总有一天会在某一个人领导之下成功的。”

“你……你由来都是一个人？”

“不，凡汉族世胄、先朝遗民，都是我的朋友。”

“我是说你行道江湖，到处奔走的时候。”

“是的，以前我一直是一个人。”

“为什么不带个助手，根本不需要？”

“那倒不是，而是……”

“而是……”

“我一直没机会，也从来没想过，而且，我也不敢。”

“不敢？”

“老人家交付下来的任务，我责无旁贷。”

“你不觉得，凡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人人都有这个责任。”

“话是不错，只是，只是……”

“只是……”

李燕豪双眉微扬，毅然说道：“有个人在身旁，多少难免分心……”

“会么？”

“姑娘以为呢？”

“我了解你的宏愿大志，也知道你肩负艰巨，唯恐有负老人家遗命，唯恐愧对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

“姑娘能了解就好。”

“不过那要看情形，要是跟在你身边的人，也能像你一样，心无旁骛，等到那成功的一天，或者是身退之日再谈其他，对你，应该是只有帮助，没有妨碍的。”

李燕豪又是一阵异样感觉，道：“多谢姑娘指教。”

“为什么要跟我客气。”金无垢螭首微俯，道：“我心里怎么想的，应该让你知道。”

李燕豪又不该说什么好了，金无垢也沉默了，一时间，两个人之间静寂得让人不安。

只见魏君仁奔了过来。

李燕豪一定神道：“前面有事了。”

两个人加快步履迎了上去。

转眼间，魏君仁来到近前，道：“少侠，前头有发现了。”

“在那儿。”

“就在前面一片树林中。”

魏君仁在前带路，拐个弯就看见树林了，进了树林，蒲天义、霍天翔、冷超等都在树林中央。

李燕豪赶到一看，只见地上有一堆干泥巴，泥巴上还夹着鸡毛。

“叫化子鸡。”蒲天义道：“鸡是从那个村子里偷的，哈三会的还真不少，连我们要饭的那一套也学去了。”

冷超道：“有帮里那些叛徒为他所用，他还能学不会。”

李燕豪道：“可看得出，他什么时候在这儿停留多久？”

冷超道：“恐怕有三四个时辰了。”

李燕豪眉锋微皱，道：“这么说，咱后落后他四个时辰的路程。”

蒲天义道：“那也不一定，他要是不知道咱们循迹追来，就不会跑那么快，咱们会很快缩短距离的。”

霍天翔摇头道：“蒲帮主，哈三不是一般人，不管他是否知道身后有人追他，除了必须的停顿，他都会全力奔跑的。”

冷超道：“那么咱们更不能待了，走吧。”

说声：“走！”他又带着几名弟子先往前去了。

李燕豪待一阵急赶，足足赶了百里，没有什么特别的踪迹，但是天已经暗了。

前面有上升的炊烟，有炊烟就有人家。

果然，过了一片高粱地，前面出现一小片村落，冷超待就在村口待着。

赶到村口，跟冷超等会合之后，冷超道：“少侠，咱们要不要停下过夜？”

“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

李燕豪道：“咱们跑了一天了，应该歇息了，只是……”

霍天翔道：“不用担心哈三，满虏那边他是无法回去了，尽管他可能回家去，借助哈家的力量，但他能回去，咱们也能找去，满虏更能找去，所以那种可能也不大，如今他成了丧家犬，已是无处可去了，迟早会找到他的。”

“我担心他再利用虎符剑令——”

“可能，但同样的可能性不大，第一，他没有时间顾不得那许多，第二，那会暴露他的行踪。”

蒲天义道：“他既然是青龙社魁首，会不会有什么秘密巢穴？”

霍天翔道：“或许有，但他的力量已大都被消灭，秘密巢穴也只能供他藏身，等到略为平静之后，他再以另一身分东山复起，只要咱们找下去，仍可找到他的秘密巢穴。”

李燕豪道：“既是这样，那咱们就歇歇再走。”

一行人进了村子，这个村子不大，但似乎是来往所必经，所以相当热闹，路上来往的人不少，形色也相当杂，进村没多远，居然一连有三家高挂店牌的客栈，而且还有几家酒馆、茶馆。

李燕豪等不投宿客栈，却在村里一座破庙里歇下，蒲天义、冷超、魏君仁带着弟子们去买吃喝，并且打探消息，李燕豪、霍天翔、金无垢三人则留下来整理出休息处所。

刚收拾好一切，蒲天义等回来了，带回了吃喝，也带回了消息，有人打听最近的出海处。

但那人的模样，却不像哈三。

“哈三会出海么？”大家边吃边琢磨。

魏君仁道：“我不信他会往海上跑。”

冷超道：“我看也不是。”

李燕豪、蒲天义、霍天翔皱眉沉吟着。

金无垢却突然道：“以我看，有这个可能。”

大家齐望金无垢。

“哈三在船上待过不少时日，很有出海的机会，既是如此，他也可能在

海上找了处秘密所在。”

“那么打听出海处的那个人……”

“哈三大可以易容化装啊。”

“嘿，有道理。”蒲天义点了头。

哈三的确可以易容化装，以哈三的心机，易容、化装，对他来说，也绝不是什么难事。

金无垢一语惊醒梦中人，大家都有同感。

冷超道：“那么咱们就往海边追。”

“不！”霍天翔摇了摇头：“咱们不能因为听说有人打听最近的出海处，就往海边追，当然，很有可能那个人是哈三，可是，如果万一不是呢？”霍天翔说的也是理，如果万一那个人不是哈三，岂不就追错了方向。

蒲天义道：“霍大侠，万一那个人要真是哈三呢？”

霍天翔道：“蒲帮主，在这种难以选择的情形下，我认为咱们宁可相信自己的两眼，而不能相信咱们的两耳。”

他是指“穷家帮”凭“追踪术”所发现的痕迹。

魏君仁点头道：“不无可能，哈三是有意诱咱们追往错的方向。”

蒲天义点头道：“以哈三的狡猾诡诈，当然有此可能，不过，咱们若是凭藉痕迹追赶的话，在速度上可能要吃大亏。”

冷超道：“对，哈三是逃跑，他可以不分白天晚上的跑，晚上反而容易掩蔽行踪，可是到了晚上，咱们就发生了目力的困难，这样耽搁下去，咱们会越来越落后得越远。”

蒲天义道：“我正是这意思，当然，追踪一个人不能单靠白天，但是夜晚无日，漆黑如墨，伸手难见五指，就是再擅长追踪的人，也是寸步难行。”

这可怎么办，大家的目光集中在了李燕豪身上，因为他是这一伙里拿主意的。

李燕豪沉默了一下道：“我赞成霍帮主的话，‘追踪术’在漆黑如墨的夜晚难以施展，咱们在速度上难免吃亏，但是吃的亏应该不会太大——”

冷超道：“少侠这话……”

李燕豪道：“冷老，哈三也是血肉之躯，咱们需要休息，他也需要休息啊，何况他并不见得会料到咱们会从这条路上追赶，不一定会日夜不停的拼命逃跑。”

魏君仁笑道：“大家说的好像都有道理，不过，少侠的道理似乎比咱们更有道理些。”

魏君仁这句话，听得大家都为之失笑，气氛顿时为之轻松了不少。

李燕豪道：“大家请歇息吧，等到明天天亮以后，咱们凭他所留下的痕迹，再决定往哪个方向追下去。”

有他这句话，大伙儿坐的坐，躺的躺，都歇下了。

金无垢是个女儿家，在这种情形下歇息，本来是不怎么方便的，可是江湖儿女也必须有随遇而安、适应环境的能力，所以，她倒是大大方方的，就在离李燕豪歇息处不远的地方，铺上一片干草躺下了。

似乎大家都能睡着，因为大家歇下以后就没有再见动静。唯独李燕豪睡不着，他思潮汹涌，满腹的心事。

睡不着，躺着未必舒服，干脆，他起来轻轻地走出了破庙。破庙十有八九坐落在荒凉的地方，要不然它不可能没人管，没人修护，甚至没了香火。

眼前这座破庙，就是坐落在一片荒郊旷野之中，白天已经荒凉，到了夜晚，更是有点慑人。

今夜恰好是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四下里一片漆黑，可见疏落星辰也似的灯火点点。

那是村子里人家的灯火。

望着浓浓的夜色，李燕豪依然思潮汹涌、满腹心事，但是事实上脑中一片紊乱，他也无法肯定，自己究竟在想些什么。

想着，想着，身后传来了轻轻的步履声，不用回头看，就知道是金无垢来了。

果然，先是一阵袭人的香风，继而是金无垢轻柔的话声，甜美，也带些娇羞：“你怎么不睡？”

李燕豪侧转身，窘迫微笑：“把姑娘也吵醒了。”

“不！”金无垢有点不安的垂下了目光：“我还没睡着。”

“姑娘恐怕不大习惯这样……”

“多少有点，这是我生平头一次夜宿破庙，但是我相信我能睡。”

“呃！”

“我出来看看你。”

“姑娘放心，我站一会儿就进去睡。”

话，有点意思让金无垢先进去。

但是金无垢并没有动，她望着李燕豪眨动了一下美目：“你不会是因为不习惯吧？”

“那怎么会，老人家教我刻苦，我也以刻苦自励，眼前的情形，比起我以前的日子来，根本算不了什么。”

“那么，你为什么睡不着？”

李燕豪迟疑了一下，还是说了：“我在想一些事情。”

“想一些事情？”

“是的。”

“什么事情，我能知道么？”

“自无可，只是很乱，不知道该怎么理出个头绪来。”

“是么？”

“这是实情。”

“如果是实情，那就不要去理它，想到什么说什么。”

李燕豪手动了一下：“坐下来吧。”

金无垢欣然坐下，两个人就坐在庙前石阶上，面对着浓浓的夜色。

李燕豪开了口：“主要的还是想哈三。”

“想他可能的去处？”

“不错，我认为哈三的青龙社不过是初创，还没来得及在江湖上遍植党羽，所以他的去处不可能太多。”

“反正他是不能再回去了。”

“这是唯一让我放心的，是他不能回去，在匆忙逃窜期间，就不可能拿虎符剑令派大用，否则的话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你确认‘虎符剑令’在他身上？”

“应该是在他身上。”

“万一不在他身上呢？”

“不可能有万一，这种重要的东西，他绝不可能交给别人。”

“你看，若是哈三拿虎符剑令献给他的主子，藉以将功赎罪，可能么？”

“我想过，哈三是个聪明人，他不会这么做。”

“为什么？”

“他那位主子也是个阴鹜人物，一旦拿到虎符剑令，他一定会杀哈三，哈三不但无法达到赎罪的目的，反而是自投罗网，这一点哈三看得很清楚。”

“那么他哈家的势力……”

李燕豪摇头说道：“哈家不会再有什么惊人的势力了，哈三心生谋叛，虜主绝饶不过哈家，哈家纵或有些力量，也剩不下一二人了。”

“我就不明白，哈三既然谋叛，为什么不跟咱们携手……”

“姑娘，他是谋叛，咱们是效力匡复，咱们是为所有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他则是为满足一己的野心，目的绝然不同，道不同而不相为谋。”

“不管怎么说，他要是聪明的话，就不该跟咱们为敌。”

“不，他这是先下手为强。”

金无垢讶然道：“这话怎么说？”

“纵然他不跟咱们为敌，匡复义师的阵营，也绝容不了他，这一点他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不如先发制人。”

金无垢沉默了一下道：“真要说起来，哈三是个大材，若是用在正途……”

李燕豪摇头道：“他是个枭雄，他不可能跟人合作，也绝不会为别人做什么，这种人天生如此，谁也改变不了，除非他倒下去，不到倒下去，也绝不罢休。”

“这么说，他是注定失败的了？”

“姑娘，从古到今，你听说过有几个枭雄能成大功的。”

“他是个聪明人，他该想到啊。”

“他想得到，一定想得到，问题是他不相信，也无法改变自己。”

“有没有相信事实而改变自己的呢？”

“如果他相信，而也能改变自己的话，他就算不得枭雄了。”

金无垢沉默了，沉默了片刻，她才道：“我从你这儿学到了不少。”

李燕豪道：“姑娘客气了。”

“我说的是实话，跟你，我不会客气。”

金无垢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这句话听得李燕豪一颗心猛然跳了几下。

金无垢自己也低下了头，可是很快地她又抬起了头：“希望咱们能赶快找到哈三，我看那位艾姑娘绝不会放弃追捕哈三，咱们千万不能落在她后头。”

这句话，又听得李燕豪心头猛一震，他没有接话，实际上，他是不知道该怎么个接话法的。

他对艾姑娘，并没有留下太深刻的痕印，但是若有人提起艾姑娘的时候，他会有一点点异样的感受，而且如果认真整理的话，在他紊乱的思潮里，也能理出艾姑娘来。

当然，他没有去理，或许，金无垢也不知道。

就在这寂静的一刻，李燕豪跟金无垢同时听到了一丝异响，这丝异响，是从左前方一片树林里传过来的。

武林高手都有这种警觉，尤其是如今正当追缉哈三的时候。

李燕豪、金无垢互望一眼，双双站起。

金无垢低低道：“是什么？”

“没听出来。”

“要不要过去看看？”

“姑娘留在这儿，我去。”

他没等金无垢有任何反应，人已像一缕轻烟似的飘了出去，直扑那片树林。

破庙距离树林，不过廿多丈远近，李燕豪两三个起落便已到了林外。

落在一棵大树后，凝神再听。

异响又传出来一声，这声异响是两种声音组合而成的。

这两种声音，一种是重物踩在枯枝败叶上，所发出来的声响，另一种则似乎是一种重浊的喘息声，由于这喘息声重浊得异于一般，所以乍听起来，分不出是人是兽。

这究竟是什么？

李燕豪既然来了，自然要探个究竟，他屏息凝神，闪身往树林深处扑去。

这片树林不算太大，加以李燕豪的身法快速，所以他只一个起落便到了林深处。

他停身在一棵合围大树后循声望去，只一眼他就看见了，却不由怔住了。

树林深处草地上，围成一圈地坐着七八个黑影，不用说，那是人。

就在七八个人围成的圆圈里，有两个人像走兽似的趴伏在地上，头顶着头，斗牛也似的你顶我，我顶你，都拼命的往前顶，谁也不愿退让一步，手跟腿压得枯枝败叶沙沙响，嘴里不住发出重浊的喘息。

原来是这么回事。

可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人都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坐着围观两个人头顶头的这么斗着？

李燕豪正自心念转动，圈中头顶头的两个人突然都趴在了地上，身子剧烈起伏，喘得也更厉害了，但却趴在那儿没再动了，也没再头顶头了。

想必是精疲力竭，顶不动了，也动不了了。

可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人究竟是干什么的？他们围着看两个人顶着头究竟是干什么？

就在这时候，两道冷电似的眼光，突然投射过来，那是个身材瘦小的黑衣人。

一个黑衣人既然有这么明亮的眼神，他就不会是普通人，那么他这些同伴，也当然是些修为不俗的好手，也没听说过，武林中有摆这等阵仗的。

就在这时候，另外那些围坐着的人，也一起把明亮的眼光投射向李燕豪的藏身处。

显然，他们只见头一个有所见，跟着却发现了有外人进了树林。

能发觉李燕豪，这些人的修为的确不弱。

李燕豪心头震动，索性从藏身大树后走了出来。

他这一现身，围坐着的黑衣人霍地全站了起来，目眶中十几道冷电也似的眼光，全凝注在李燕豪身上。

那倒在地上的另两个，仍然倒在地上没动静。

李燕豪开口说了话：“诸位，我只是听见声响，过来看看，并没有别的意思。”

最先发现李燕豪那人也说了话，话声不像中原口音：“你是中 638 原武

林中人？”

李燕豪点头道：“可以这么说。”

就这么一句，不知道为什么，那十几道冷电也似的目光突然变得凌厉异常而且很明显地还包含着仇恨怒火。

李燕豪看得刚一怔，只见两名黑衣人鬼魅也似的离地飘起，然后身躯平射，疾风也似的扑了过来。

两名黑衣人不但身法怪异，行动轻捷快速，有若幽灵，而且人没到便有一阵腥风迎面扑来。

显然，这两名黑衣人不是携有什么毒物，便是身怀诡异险毒的邪门武功。

李燕豪立即提高了警觉，容得两名黑衣人扑近，闪身避了开去，两名黑衣人的扑势立即落了空。

那两名黑衣人的身法，的确快速，快速得令人咋舌，一扑落空，足未沾地，双双一个回旋，转过身来便要再扑。

李燕豪忙道：“且慢！”

这声沉喝，灌注了深厚的内功，声音不大，但却蕴含无形真力。

两名黑衣人的身形被震得一顿，立即落在了地上，没再扑攻，四道目光充满了惊异盯住李燕豪。

李燕豪目光环扫一匝道：“诸位这是什么意思，我跟你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

最先发现李燕豪那名黑衣人冷然截口：“你是中原武林人是不是？”

李燕豪道：“不错，但……”

那黑衣人一声冷笑道：“既是中原武林人，就跟我们结下了血海深仇，不妨告诉你，本教正打算从此地开始，血洗中原武林，你头一个出现在我们眼前，合该你死，本教也正好拿你来开刀祭神。”

话落沉哼，适才那两名黑衣人又鬼魅似的扑向了李燕豪。

二次扑攻，跟头一回绝然不同。

这一回甫似鬼魅飘起，便四只大袖齐扬，挥出一片狂风也似的腥风，卷向了李燕豪。

李燕豪忍无可忍，双掌一挥，硬把那片狂风也似的腥风截了回去，腥风四涌反震，反而震得两名黑衣人身躯摇晃，踉跄退了一步。

两名黑衣人四目厉芒暴射，其他的黑衣人一袭黑袍突然间像吹了气似的涨起。

只听那最先发现李燕豪的黑衣人厉声道：“怪不得阁下如此托大，中原武功果然厉害，可是若不杀你，出师不利，先挫锐气，本教怎么还能血洗你中原武林。”

话落，挥手，其余的黑衣人一起作势欲扑。

李燕豪再度沉喝：“慢着！”

“你什么都不必再说。”

“我并不怕事，可是你们究竟是哪个地方的什么教，中原武林究竟是谁招惹了你们，却不能不先弄个清楚。”

那黑衣人厉笑道：“你中原武林道进袭本教的时候，何曾明明白白的说个理由？”

话落，挥手，七名黑衣人一起幽灵似的飘起，随风扑来。

就在这时候，一条无限美好的娇小人影扑进了树林，划破树林中的浓密

夜色，直往李燕豪立身处射来。

李燕豪一眼便看出那是谁，急喝道：“姑娘，快逃！”

不知是来不及，还是金无垢根本没打算收势，所以她停也不停的仍疾射过来。

眼看身周七名黑衣人扬起袍袖。

李燕豪唯恐伤了金无垢，迫不得已，只有咬牙聚功，准备抢先出手，粉碎众黑衣人的攻势，他这里双掌方扬。

那里一声霹雳般大喝传进了树林：“住手！”

这声大喝，震得李燕豪血气翻腾，手上为之一顿。

而那七名疾飘而来的黑衣人，也像撞在了一堵无形的气墙上，身子一震，脚落实地，踉跄往后退去。

金无垢恰于此时落在李燕豪身边，娇躯也为之一晃。

李燕豪连忙伸手扶住。

树林内，一连闪进了十几条黑影，霍天翔、蒲天义、冷超、魏君仁等都到了。

最先发现李燕豪那黑衣人，立即飘身向前，冰冷道：“你们中原武林道，一向都是靠倚多为胜的么？”

霍天翔缓步行来，朗声道：“眼前可是渤海离魂岛黑衣教中人？”

那黑衣人一怔凝目：“正是，你知道渤海离魂岛黑衣教？”“阁下是黑衣教中的哪一位？”

那黑衣人道：“你既知黑衣教，就该知道呼延烈。”

霍天翔道：“原来是呼延教主当面，教主可还记得中原武林之中有个霍天翔？”

黑衣人呼延烈道：“你是……”

霍天翔一笑说道：“呼延教主，你我可有整十年没见了吧？”呼延烈惊声道：“霍大侠！”

霍天翔微笑不语。

呼延烈一挥手道：“点起火把。”

只见眼前一亮，两根火把在两个黑衣人手中点燃了起来，熊熊火光立即照亮了这方圆数丈的树林深处，在火把的照耀下，大家都能看见了。

这群黑衣人，除了呼延烈是个白发苍苍的老者以外，其余都是身体健壮、肤色黝黑的中年壮汉。

只见呼延烈两道锐利目光紧盯在霍天翔脸上，只一眼，立即抢步上前道：“果然是霍大侠。”话落，身躯一矮，就要下跪。霍天翔上前一步，伸手架起了呼延烈，道：“呼延教主这是干什么？”

呼延烈显得有点激动，道：“黑衣教永不敢忘霍大侠的大恩，此番流落中原，本拟前往拜谒，但自忖与整个中原武林为敌，行动多有不便，只好暂时作罢，不想此时此地竟碰见了霍大侠。”“教主，流落中原何意，与整个中原武林为敌又何解？”呼延烈眉宇间腾起悲愤之色：“说来话长……”

“那么，咱大家坐下慢慢说。”

蒲天义道：“霍大侠，破庙隐蔽，何不请呼延教主诸位，移玉促膝长谈？”

霍天翔一点头道：“有道理。”

当即把群雄夜宿破庙的情形概述一遍，然后提出邀请。

呼延烈欣然同意，于是由黑衣教两个人扶起地上那两个，一行近二三十

人，浩浩荡荡，前往破庙。

进了破庙，霍天翔先给李燕豪与黑衣教群雄做了介绍，李燕豪等对黑衣教不甚了解，连经验阅历两称丰富的老江湖蒲天义、冷超、魏君仁，都不知道何处有这么一个黑衣教。

但呼延烈对穷家帮却是久仰大名，尤其对虎符剑令不但熟悉，而且敬仰，对这位虎符剑令的传人李燕豪，也就刮目相看，诚惶诚恐地向李燕豪直道歉。

霍天翔看出来众人的心意，他又详细介绍了黑衣教。

原来，黑衣教是一些避难渤海的明朝忠贞遗民所组成的，崇祯殉国，吴三桂借清兵入关，神州易帜衣冠沉沦，这些人受异族蹂躏，避难渤海，均着黑衣为先皇帝带孝，日久以后就以黑衣为名，黑衣为帜组成了黑衣教。

延续这么多年下来，这些人在渤海互相通婚，经营渔猎，辟田耕作，别有天地，俨然自成一邦。

十年以前，黑衣教主呼延烈率三五高手，驾舟渡海，来到中原，欲探满虏虚实，竟被鹰犬发现，拦截于途，正危急间，为霍天翔经过所救，询知黑衣教来龙去脉后，并派霍家高手护送至海边，这也就是霍天翔结识呼延烈的经过。

静静听毕，群雄了解了黑衣教的来历，不禁肃然起敬，同仇敌忾，都为匡复大业贡献心力，彼此间的关系不但立即又深了一层，而且也马上熟络得如同一家人。

众手互相紧握中，呼延烈望着李燕豪道：“少侠，霍大侠只知道黑衣教是一帮先朝忠贞，避难渤海所组成，却不知道黑衣教与虎符剑令的渊源，论起来，黑衣教应该尊少侠为少主。”

李燕豪讶然道：“呼延教主，这话从何说起？”

“看来大将军并没有把协助开辟离魂岛的事告诉少侠，也难怪，黑衣教的组成，是在当年大将军离开离魂岛回到中原以后的事。”

“唔！”

“老人家去过离魂岛？”

“何止去过，大将军带领几位部将，不但协助先民把该岛建设得初具规模，而且还把绝世武功传授给先民，如今黑衣教的武功，就是先民世代传授下来的。”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照这层渊源来说，黑衣教不该尊少侠为少主吗？”

李燕豪道：“教主千万不可如此称呼，我当不起，我当不起。”

“少侠——”

霍天翔道：“称呼不是什么要紧事，咱们这些人之间，还计较什么称呼。”

“不！”呼延烈正色道：“即使是没有大将军，没有渤海离魂岛，更没有如今的黑衣教，黑衣教人至今仍尊大将军为离魂岛主，李少侠自应被尊为少主。”

霍天翔笑道：“好吧，少侠、少主任由你了，赶快告诉我们吧，你黑衣教为什么流落中原，又为什么与整个中原武林为敌，究竟是怎么回事？”

呼延烈神色一黯，眉宇又现悲愤之色：“我长话短说，是这样的，半年前，有一批蒙面人渡海去至离魂岛，他们自称中原武林中人，不但残杀我黑衣教中人，而且占据了离魂岛，呼延烈率残余逃难，来到中原，这就是为什么我等流落中原，为什么与整个中原武林为敌的原因。”

霍天翔道：“原来如此，如今那些人还在岛上么？”

“应该还在。”

“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想办法逐走他们，夺回离魂岛，反而离乡背井来到中原寻仇呢？”

“我这是釜底抽薪，先绝后患，再残宰我离魂岛的强敌。”

“这也是个办法，可是与整个中原武林为敌，却不是容易的啊。”

“这个我知道，但是事在必行，不容考虑，离魂岛是从我手里丢掉的，我引为奇耻大辱，若是不夺回来，我怎么对得起列祖列宗。”

蒲天义皱眉道：“怪了，这是中原武林的哪一些人——”

冷超道：“呼延教主，他们都是蒙着脸，没看见任何一人的面目么？”

“没有。”

魏君仁道：“从他们武功的路子上……”

“黑衣教中人绝少到中原来，根本没跟外人切磋过武技，哪里看得出他们的武功路子。”

“这倒是……”

沉吟中，金无垢突然眼睛一亮，急道：“慢着，哈三不是打听过最近的出海处么？”

众人精神一振，异口同声：“对，难道会是哈三他们……”

呼延烈道：“谁是哈三？”

霍天翔道：“满虏鹰犬。”

呼延烈一怔：“呃！”

李燕豪道：“哈三私组青龙社，很有可能窃据外海岛屿为巢穴。”

霍天翔沉吟道：“是有点像。”

“那咱们就赶赴离魂岛抄他的巢穴去。”

“对。”

“对！”

似乎确定是那么回事了。

霍天翔摇头道：“慢着，咱们再琢磨，事关虎符剑令，咱们可不能找错地方。”

蒲天义道：“倒也是。”

冷超道：“我看一定是。”

金无垢道：“以我看，除了哈三那帮满虏鹰犬之外，中原武林中人，谁也没有理由去向海上发展，只有狼子野心的哈三，才会夺取‘离魂岛’作为他青龙社的秘密巢穴。”

冷超点头道：“有道理。”

霍天翔微一摇头道：“不是我有意老唱反调，实在是事关虎符剑令，咱们不能不慎重，万一咱们找错了方向，给了哈三充裕的时间，他就可能仗虎符剑令残害忠义，到那个时候，一切后果的责任，是要咱们来承担的。”

金无垢道：“晚辈明白您不得不特别慎重的苦心，但是，咱们这样追下去，并不是没有出错的可能。”

霍天翔道：“姑娘，咱们现在是循哈三遗迹追寻。”

金无垢道：“我就事论事，若是说错什么，还请蒲帮主诸位原谅。”

蒲天义道：“金姑娘说这话就见外了，有什么话但请直说无妨。”

金无垢道：“现在咱们是循哈三遗留下来的痕迹追寻是不错，但这些痕

迹并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它绝对受外来事物的影响，诸如行人、风雨、走兽，都可能破坏痕迹，改变痕迹，也就是说，这种痕迹并不十分可靠，加以哈三这个人又十分狡猾，他绝对有可能声东击西，故布疑阵，所以说，就算是循痕迹追寻，也有出错的可能。”这一番话，听得群豪连连点头。

蒲天义道：“霍大侠，金姑娘说的是理，不能不加考虑。”

霍天翔皱眉点头：“要是这样的话，就让人难以取舍了。”

李燕豪突然说道：“呼延教主，离魂岛被夺，是什么时候的事？”

呼延烈道：“回少主，就是前不久。”

李燕豪道：“呼延教主，请千万不要这么说话，否则你我间就不便交谈了。”

呼延烈迟疑了一下道：“恭敬不如从命，呼延烈敬遵就是。”

话，他是听了，但态度上，他仍然是十分恭谨的。

李燕豪道：“那么那些人前往离魂岛的时候，乘坐的是什么船只，呼延教主应该是知道了的？”

“这个教中弟子看见了，是两艘双桅大船。”

李燕豪目光一扫道：“姨父，蒲帮主，夺取离魂岛的那帮人，十有八九是哈三他们了。”

霍天翔道：“何以见得？”

蒲天义道：“对，离魂岛被夺的时候，可能就是金家船帮总舵频传命谕，找不到哈三他们的踪影的时候，他们乘坐的，也就是金家船帮的双桅大船。”

李燕豪道：“我就是这个意思，姨父，当时您在船上，可发觉船曾经在什么地方停留过？”

霍天翔讪笑道：“我一直是混混沌沌，一无所知。”

金无垢悚然道：“我记起来了，船有一阵子摇晃得很厉害，好像外面的风浪很大，黄河之中，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风浪的，一定是出了海，而且我记得，经过一阵风浪之后，船停泊了很长一阵子。”

李燕豪道：“多谢姑娘，这就对了，这些事跟哈三打听最近的出海处连在一起，我可以断言，夺取离魂岛的就是他们，而且可以断言，哈三要乘船出海，往离魂岛去。”

呼延烈满面诧异，忍不住道：“少主，霍大侠，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霍天翔道：“有些事我也弄不清楚，还是让燕豪告诉你吧。”

李燕豪当即把前因后果概略地说了一遍。

呼延烈听得脸色连变，李燕豪把话说完，他脸上一片惊容：“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是这么回事，少主，离魂岛可以暂时不夺取，但是虎符剑令绝不能再有一刻掌握在这个大鹰犬手中。”

“教主，现在的情形是，能夺回离魂岛，就能夺回虎符剑令，能夺回虎符剑令，也能夺回离魂岛。”

金无垢突然一惊叫道：“哎呀，不好。”

李燕豪忙道：“怎么了，姑娘？”

金无垢急急道：“秦玉岚不是被那位艾姑娘带走了么？”

“是啊！”众人异口同声。

李燕豪悚然道：“姑娘是说，秦玉岚当初也在船上，必是夺离魂岛的一分子，他一定料想得到，哈三必然是逃往离魂岛去了？”“是啊。”冷超两眼放光：“嗯，只要秦玉岚知道这个秘密，那个满虏的娇格格，就一定不会

让他藏私，怪不得她带着秦玉岚先走了，一定是往离魂岛去了。”

金无垢忙道：“我就是这个意思。”

蒲天义道：“少侠，事不宜迟，绝不能让那位着了先鞭。”李燕豪猛然站起：“委屈各位，我想连夜赶路。”

有他这句话，群豪立即都站了起来。

冷超道：“说什么委屈，大伙儿跟你出来是干什么的，只要能先逮住哈三，夺回虎符剑令，就是跑断两条腿都干。”

蒲天义一眼瞥见地上两名黑衣教弟子仍昏迷未醒，道：“教主，这两位弟兄……”

霍天翔道：“不要紧，这是黑衣教的一种法术，起源于两广，首在练成勇武善斗的精神，他们是斗得太疲累了，再过一两个时辰就会醒了，带着他们上路吧。”

呼延烈道：“黑衣教负责带路，我们知道最近出海处，也知道哪里有船，怎么走可以避开海中暗礁，顺利抵达离魂岛。”李燕豪道：“有劳诸位了。”

于是，一行人鱼贯出了破庙，由黑衣教人先前带路，冲破夜色，飞一般的奔驰而去。

### 第十三章 离魂岛上

群豪的脚程不能说不够快。

第三天晌午，抵达了最近的出海处。那是个小小的村落、渔村。

滨海廿余人家，远望，海天一线，浪花翻动，近望，艘艘渔船停泊在海湾里。

也许是正晌午，渔村里静悄悄的，看不见人。

群豪在离村不远的树荫下，略微休息了一下，霍天翔道：“现在要做的就是租船了。”

呼延烈道：“跟渔民们谈谈，不会有问题的。”

蒲天义道：“教主，‘离魂岛’离这儿多远，船行要多久？”

呼延烈道：“船小，受风浪影响，可能要慢一点，恐怕要四个时辰上下。”

冷超叫道：“天，要那么久，这种小船，能在海里行驶么？”

呼延烈道：“这种渔船是近海渔船，走得远一点，可能要担点风险，不过只要不碰见风浪，就不会有大碍。”

魏君仁道：“那么，今天会有风浪的样子？”

金无垢道：“不会，天高气爽，不像有风浪的样子。”

蒲天义笑道：“这，金姑娘是行家。”

霍天翔道：“那么咱们去跟他们商量商量租船吧。”

一行人起身往村中行去。

进入村口，仍不见人，却见家家户户关着门，门口都插着香，每一户门口都有袅袅上升的香烟。

冷超道：“怪不得没人出海，看样子这村子里今儿个是有什么事儿。”

正说话间，只见一名中年人从前面不远一个拐角处拐了过来，看装束打扮，一眼就能看出，是这个小渔村的渔民。

那渔民看见李燕豪等微一怔，脚下也为之顿了一顿，旋即又走了过来。

冷超道：“正好，我来跟他谈谈。”

他要迎向前去，蒲天义伸手拦住了，道：“我去吧。”抢前一步迎了过去。

那渔民一见蒲天义迎着他走了过来，脸色微一变，头一低，脚下改变方向，竟然要拐往别处去。

蒲天义心中生疑，口中忙道：“老弟台，请等一等。”

嘴里说着，脚下加快速度走了过去，拦住了那个渔民。

那渔民面有惊色，脚下退了两步，道：“你，你要干什么？”

蒲天义只当是朴实渔民，害怕生人，当即一抱拳，含笑说道：“这位老弟，我们是过路的，只是想跟你打听件事。”

那渔民入目蒲天义的态度，再一听是过路的，神色果然好了一点，脸上惊容稍退，嗫嚅地道：“你，你要打听什么？”

“我想打听一下，这儿有没有船出租？”

那渔民刚好一笑，一听这句话，脸色陡然又是一变，摇头道：“没有。”转身要走。

“老弟——”蒲天义伸手要拦。

那渔民竟像蒲天义的手有毒似的，一哆嗦，拔腿狂奔而去。

此刻李燕豪等已来到近前，冷超浓眉一掀，迈步要追，蒲天义伸手拦住

了他。

那渔民一转眼就跑得不见了。

冷超诧声叫道：“这是什么意思，又是怎么回事？”

蒲天义转望李燕豪跟霍天翔，道：“少侠、霍大侠，情形不对。”

霍天翔道：“好像他们怕提租船，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

李燕豪道：“总得找个人问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蒲天义道：“家家户户关着门，好不容易碰见一个又吓跑了，上哪儿再找人去。”

冷超道：“既是关着门，总是躲在家里，敲他们的门去，我不信找不出一个人来。”

蒲天义道：“怎么能这样，刚才不让你出头就是为这。”

冷超道：“那怎么办，咱们既没招他们，又没惹他们，干嘛跟咱们这样啊，难道说咱们能挨家挨户求他们开门不成。”

霍天翔道：“冷三哥久走江湖，怎么会连这都不知道，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风俗习惯，或许今天正碰上他们当地的什么日子，咱们若不入境先问俗，触犯了他们的忌讳，就别想租船了。”

魏君仁道：“恐怕让霍大侠说着了，此刻家家户户门口都插着香，而且那个人又是很害怕的样子。”

冷超道：“有什么好怕，咱们又不是强盗。”

蒲天义翻了他一眼，冷然道：“咱们要是强盗倒好办了。”

顿了顿道：“霍大侠您看……”

冷超突地两眼一睁道：“我有办法了。”他转身要走。

蒲天义眼明手快，一把拉住了他道：“老三，你干什么去？”

“敲门啊。”

“你怎么……”

“帮主，您放心，我保证和和气气，不动粗的，而且保证能让他们开门，行吧？”

霍天翔道：“帮主，既是这样，咱们就等着冷三哥的吧。”

蒲天义松了手。

冷超大步走向最近一户民宅，到了门口，他举手敲门，叫道：“开门哪，我们是县城衙门里来的。”

大家顿时恍然大悟，忍不住都笑了。

霍天翔道：“冷三哥可真是粗中有细啊。”

小百姓什么都不怕，就怕官，尤其是这种偏远地方的升斗小民，冷超这一招是用对了。

只一转眼工夫，门里有了动静，先是有对眼眯在门缝里往外看了看，冷超马上又加了一句：“看什么，县城衙门里来的，开门。”

果然，门应声开了，门里站着个渔民打扮的中年汉子，满脸的惊恐强笑，冲着冷超直哈腰。

冷超一招手道：“出来说话。”转身走了回来。

那渔民迟疑了一下，畏畏缩缩跟了过来。

冷超一指霍天翔道：“这是我们头儿，要问你话，你可要有一句说一句啊。”

那渔民畏缩地点着头：“是，是。”

群豪都能觉察到，这时候，家家户户的门缝里，都有眼睛往外偷看着。

霍天翔脸上堆起了笑，向着那渔民说：“你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为难你的，问你几句话就让你回去。”

“是，是。”

“你姓什么，叫什么？”

“我，我姓王，叫王老实。”

“嗯，你的确一脸老实相，应该是个老实人。”霍天翔煞有其事，他是不能不帮冷超演这出戏。

话锋微顿，霍天翔接着又问道：“你们这儿今天没人出海打鱼，家家户户都关着门，门口还插着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那渔民脸色变了变，没说话。

冷超帮了腔：“你叫王老实，可要说老实话啊。”

这些老实人就吃冷超这一套。

那渔民忙道：“是，是，是我们村子昨天晚上出了事。”

冷超冷冷道：“出了什么事了？”

“昨天晚上村子里的狗直叫，可是只叫了几声就不叫了，今天早上起来一看，狗都死了，渔船也少了一条，一定是龙王爷生了气，所以我们没人敢再出海了。”

原来如此啊，谁心里都多少明白是怎么回事。

九成九，是哈三从这儿偷了一条渔船出海了。

群豪互望一眼，李燕豪道：“你们怎么知道是龙王爷生气了呢？”

“要不怎么会狗都死了，船少了一条呢，那是龙王爷认为我们打的鱼太多了，派虾兵蟹将上岸来把我们的船弄走一条警告警告，让狗看见了，狗一咬，虾兵蟹将把狗都弄死了。”

荒唐、无稽，大伙儿都想笑，可都忍住了。

荒唐归荒唐，无稽归无稽，可是乡下人偏偏信这个，这么一来也麻烦了，谁还敢再出海呢？

非把这件事弄清楚不可，要不然就绝去不了离魂岛。

当然，不一定只有这儿才有船，可是别的出海处又在什么地方，又要跑多远，耽搁多少时间。

霍天翔道：“死的那些狗呢？”

那渔民道：“埋了。”

霍天翔眉锋微皱，道：“你们这儿有地保，或者是有村长么？”

“没有。”

到底是滨海的偏僻小村落，连地保、村长都没有。

霍天翔眉锋又皱深了三分，道：“总该有个主事的，你们这儿，要是一旦有什么事儿，大家听谁的？”

“听郝老爹的。”

“郝老爹？”

“在我们村子里，郝老爹年纪最大，年轻的时候上省城去过，见的、懂的都比我们多。”

敢情是位德高望重、见多识广的“乡绅”。

霍天翔眉锋微舒，道：“好极了，我们要见见这位郝老爹，他住在哪儿，劳你驾带我们去一趟。”

那渔民抬手往村里一指，道：“就在那边，你们请跟我来。”他转身前行而去。

霍天翔向大伙儿施个眼色，一起跟了过去。

刚走没两步，只见迎面走来个老者，这老者约摸五旬上下年纪，也是一身渔民打扮，但看起来跟眼前这个渔民，以及刚才头一次碰见的那个渔民，在神态举止上都显著的不同。

两个渔民，一副没见过世面的小家子气，而这老者，却是稳健、从容，一派大家气度，简直就不像是属于这个渔村的人，只听那渔民道：“郝老爹来了。”

霍天翔、李燕豪、蒲天义、冷超等这些人何许人，一眼就看出这老者，与众不同，几十道目光马上就盯上了这名老者。

老者自然也看见了霍天翔等，微微一怔之后，急步迎了过来，一拱手道：“小老儿姓郝，是这渔村的居民，诸位是……”

那渔民抢着说道：“郝老爹，这些爷是县城衙门里来的。”

“呃！”郝老爹一双老眼打量了群豪一下，道：“诸位是县城衙门里的差爷？”

霍天翔微微一摇头道：“不是。”

郝老爹跟渔民都一怔，那渔民急道：“你们刚才不是说你们是县城衙门里来的吗？”

霍天翔笑了笑，望着郝老爹道：“我们没有意思骗人，但是老人家清楚贵宝地的情形，我们若是不这么说，实在很难叫开门找那一位出来说话。”

郝老爹点了点头道：“原来是这样啊，今天我们村子里是有事……”

霍天翔截口道：“贵宝地发生事大哥已经全告诉我们了，老人家应该不会相信那种说法。”

郝老爹疑惑地看了霍天翔一眼，道：“我相信不相信有什么关系？”

“关系自然很大，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来找老人家了。”

郝老爹更加疑惑地“哦！”了一声。

霍天翔道：“我们想租几条船出海去，要是不先破除这种说法，我们绝难租到船。”

那渔民脸色一变，往后退了两步。

郝老爹不愧见过世面，倒是能镇定：“诸位要租几条船出海去，干什么？”

“追那杀死守夜犬只、偷取渔船逃往海上那人。”

郝老爹脸色陡地一变，但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那渔民叫道：“你们别胡说，那明明是龙王爷……”

郝老爹伸手拦住了那渔民，道：“诸位原谅，短时间内诸位恐怕很难从这个村子里租到船，我看诸位还是往别处去租吧。”

“老人家这话……”

“我们不管那是怎么回事，只知道那些狗是龙王爷杀的，而且丢的船也是龙王爷拖去的。”

“这么说，老人家你也相信那种说法？”

“我人住在这个渔村里，不能不信。”

“老人家——”

“这位，你不要再说什么了，这些船都是些小渔船，经不起远海的风浪，没有人敢划船送你们出海。”

“那不要紧，我们自己操舟，租金照付。”

“钱对这儿的人没什么大用，渔船才能养活一家老小，渔船才是他们的性命，他们不愿意自己的渔船有任何损坏。”

霍天翔道：“这一点我清楚，但是我更明白，老人家你可以帮我们解决这个难题，只要老人家你说一句，他们会相信，也会听从。”

郝老爹一摇头道：“诸位原谅，这个忙我帮不上，也不能轻易说这句话。”

冷超叫道：“老头儿——”

蒲天义伸手一拦道：“三弟，不可无礼。”

冷超叫道：“帮主，您别怪我，是他……”

霍天翔截口说道：“老人家必然有不愿意帮忙的理由？”

“我是这个村子的人，我不能不卫护这个村子人的利益。”

“若是老人家不答应帮这个忙，十足会为这个渔村带来无穷的祸患。”

“呃，是吗？”

“我们要追的，是个江湖败类，此人若不加除灭，他有可能为害任何一个地方。”

“可是这个渔村的人——”

李燕豪突然开口说道：“郝老人家，你见过那些被打死的狗吗？”

郝老爹一点头道：“自然见过。”

李燕豪道：“那么恕我直言，郝老人家一定知道，那些狗并不是死于什么虾兵蟹将之手，而是被人以重手法击毙的，是不是？”这是每个人都想说的话，因为谁都看得出，这位郝老爹不是个寻常人物，尽管他是一身渔民装束，但却不是地道的渔民，很可能是个深藏不露的武林人物。

但是现在这句话，却让李燕豪直言不讳的抢了先。

郝老爹脸色一变，但在一刹那间又恢复了正常，摇头道：“这位老弟台原谅，小老儿不懂得什么叫重手法。”

李燕豪笑笑道：“郝老人家，我无意揭露人的隐私，任何人，只要他有不愿人知道的事，就一定有他不得已的苦衷，但是这件事关系着我们能不能顺利追上我们要追的人，更关系着整个武林的祸福，甚至所有汉族世胄、先朝忠义遗民的安危，我就不能不求老人家你帮我们一个忙了，老人家你这句话是欲盖弥彰，重手法就是出手很重的意思，并不一定非指武功不可，郝老人家你怎么说不懂？”郝老爹目光凝注，道：“别的我不问，只问老弟台，你这汉族世胄、先朝忠义遗民的安危，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求老人家帮忙，必须待老人家以诚，我们追的那个人，不是普通人，而是满虏大内的一个大鹰犬。”

郝老爹脸色一变道：“老弟台是说，若是让那人逃出手去，他会采取报复？”

“可以这么说，不过更重要的是，他夺走了我一样东西，这东西若是掌握在他手里，他可以轻易残害我汉族世胄、先朝忠义遗民。”

“呃，什么东西这么要紧？”

“老人家你应该听说过虎符剑令。”

郝老爹脸色大变，两眼猛睁，一双精芒四射的目光，直逼李燕豪：“你，你说虎符剑令是你的？”

李燕豪道：“不错，我是虎符剑令传人，但却没能尽到维护虎符剑令的职责，罪该万死。”

郝老爹倏地退后一步，像是要干什么，但是突然他又停住了，凝注李燕豪道：“你是虎符剑令的传人？”

李燕豪指指霍天翔、蒲天义等，道：“这位是当世第一家主人，霍天翔霍大侠，这位是穷家帮蒲天义帮主、总护法冷超冷老、魏君仁魏堂主，还有金家船帮的金无垢金姑娘，由他们几位来证明，应该能取信于老人家了。”

李燕豪这一报名，郝老爹听得脸色连变，容得李燕豪把话说完，他立即叫道：“原来都是当今世上的顶尖人物，我是久仰又久仰了，只恨一向福薄缘浅，更恨如今有眼无珠，诸位该早说，该早说啊，郝雨臣见过诸位。”当即恭谨抱拳、躬身一礼。

群豪连忙答礼。

蒲天义道：“莫非，郝老爹是归隐多年的五湖神龙？”

“不敢，蒲帮主，正是那条老泥鳅。”

冷超叫道：“好家伙，五湖神龙，原来是你啊。”

蒲天义慨叹摇头：“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这世界说大够大，说小也太小了点儿，想当年‘五湖神龙’于腾跃纵横之余，首尾俱都突然不见，前几天还有人提起来，没想到这条龙竟让咱们在这儿碰上了。”

魏君仁道：“想必是五湖太小，神龙转而要纵横四海了。”

五湖神龙郝雨臣道：“惭愧，惭愧，说来话长，这不要紧，要紧的是如今郝雨臣既知是诸位驾临，又知道是这么一回事，说什么也要给诸位弄几条船不可，只不知诸位追的究竟是……”

霍天翔道：“郝老一定知道这个人，哈家的老三，哈三。”

郝雨臣一怔，勃然色变：“弄了半天，原来是他，原来是他从这儿出了海，早知道如今他已是丧家之犬，我……”

一顿续道：“诸位也许不知道，我之所以从武林中躲到这儿来，就跟哈三这厮有大关联。”

“呃！”群豪均感诧异，不约而同的都“哦”了一声。

“这些咱们慢慢再说。”

郝雨臣接着又道：“现在先弄几条船追哈三要紧，委屈诸位在这儿等一等，我去去马上就来。”

转向那渔民道：“去跟大伙儿说，我有要紧事召集大伙儿在三官庙见面。”

那渔民答应一声，匆匆的走了。

郝雨臣一抱拳，也快步而去。

望着郝雨臣不见，霍天翔道：“没想到燕豪这一招还真灵，早知道早告诉他，不就早解决了吗。”

蒲天义频频摇头，直说：“没想到会在这儿碰见他，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他。”

李燕豪道：“姨父，蒲邦主，老一辈的我不熟，这位五湖神龙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物？”

霍天翔道：“你听说过鱼壳这个人吧？”

“听说过，此人水里功夫了得，据说能在水底伏上七天七夜，不吃不喝，是个独一无二的奇人。”

霍天翔点头道：“鱼壳称得上是个奇人，但却不是独一无二的，五湖神龙的水里能耐，较诸鱼壳毫不逊色，但由于鱼壳当年谋刺过虜主，所以名气比五湖神龙大一点。”

蒲天义道：“霍大侠说得不错，其实，论水里功夫，五湖神龙跟鱼壳不相上下，但若论起陆上的武功，鱼壳恐怕还要比这位五湖神龙略逊一筹呢。”

冷超道：“怎么说他的退隐跟哈三有关呢？”

蒲天义道：“那谁知道，这要问五湖神龙自己了，不过以我看，绝脱不出迫害两个字。”

冷超道：“帮主的意思是说，五湖神龙早年的退隐，是出自哈三的迫害？”

“我只是这么推测，哈三对咱们这些人，还会有什么好的。”

大家正谈论着五湖神龙，五湖神龙来了，近前一抱拳道：“幸不辱命，我擅做主张要他们拨了五条船。”

冷超道：“够了，足够了。”

李燕豪道：“多谢郝老了。”

“少侠这是打郝雨臣的脸，郝雨臣虽是武林末流，略略还懂些民族大义，要是连这种事都装聋作哑，我还算人吗，惭愧只惭愧早年没想通，自武林中逃避躲到了这儿来，如今总算老天爷见怜，给了我这么一个赎罪的机会。”

霍天翔道：“郝老，船在哪儿？”

“就在海湾里。”

“迟一步不如早一步，咱们边走边聊吧。”

一行人由郝雨臣带路，快步走向海湾。

郝雨臣道：“少侠，哈三出了海，他能逃到哪儿去？”

李燕豪当即为郝雨臣介绍了呼延烈，并把离魂岛的事，概略地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郝雨臣道：“原来如此，我还不知道有个‘离魂岛’呢，只曾经听过一个出海回来的渔民说，东北方几十里外有个小岛，不知道是不是就是……”

呼延烈道：“方向对，远近也差不多，恐怕他所见到的就是离魂岛了。”

说话间一行人已抵海湾，只见五条渔船分别静静地靠岸停泊，五个中年渔民垂手站在岸边。

郝雨臣一指道：“就是这五条船，我怕诸位不擅操舟，特地请了五个操舟高手来帮忙。”

李燕豪迎过去抱拳道：“真是太麻烦五位了。”

那五个中年渔民手足无措，脸胀得通红，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郝雨臣道：“诸位别跟他们客气了，他们都绝少跟外界来往，不擅应对，咱们分批上船吧。”

霍天翔道：“听口气，郝老也要一块儿去？”

郝雨臣道：“应该为匡复大业尽些心力了，再说哈三欠我一笔债，正好藉这机会打落水狗，跟他算上一算。”

霍天翔道：“水上行船，不比陆地，大海尤其险恶，正想请郝老一起去呢。”

“好说，我是求之不得，咱们上船吧。”

于是，一行人分批上了船，李燕豪、金无垢、霍天翔、郝雨臣、蒲天义正好坐一条船，一声令下，五名渔民摇橹如飞，把船摇出了海湾，直向大海中驶去。

五个人分两排对坐，郝雨臣道：“诸位之中有谁不惯摇晃的吗？”

几个人互望一眼，霍天翔道：“还有，郝老，这条水路好走么？”

“还算好。”郝雨臣道：“不过这个水域里常有吃人鲨出没，诸位最好

小心一点。”

蒲天义道：“我听说过吃人鲨，那么厉害么？”

“我无意危言耸听，吃人鲨是海里最凶恶、又霸道的东西，一闻见味儿，尤其是血味儿，它就会成群涌至，别的什么都不去管了，若是它被激起了性子，连同伴的尸体都不放过，不到剩副骨架子不罢休。”

冷超道：“郝老经常出海么？”

“倒不是经常出海，只是对水里功夫不敢放下，生怕有一天还派得上用场，果然，现在可不就派上用场了。”

冷超道：“郝老既没放下水里功夫，那自然得经常下水练习，难道郝老你不怕食人鲨？”

“不怕，水上讨生活的人没有什么怕不怕的，不过他们比常人精水性，有办法制它罢了。”

“有什么办法，郝老可否当面传授一下？”

郝雨臣道：“说什么当面传授，不过仗着比别人好点儿的水性，用分水刺捕杀它罢了，可是捕杀一条食人鲨之后，就得马上离水上船或上岸。”

“怎么？”

“食人鲨鼻子极灵，几里外就能闻见血腥味儿，一来就是一大群，谁敌得了啊。”

冷超道：“不到海上来，那懂这一套，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蒲天义道：“郝老，你又是跟哈三怎么结了仇？”

郝雨臣道：“说来话长了，诸位知道鱼壳吧？”

霍天翔道：“刚才我们还谈起呢。”

“那么诸位一定还记得，当年鱼壳谋刺虜主的事。”

冷超拍一下手笑道：“适才谈的也就是这件事。”

“当年鱼壳谋刺虜主未成，惹下了滔天大祸，犯下了滔天大罪，为了对付鱼壳，哈三派人找上了我，威逼利诱兼施，非让我上‘独山湖’擒鱼壳归案不可……”

蒲天义道：“他们找错人了。”

“是啊，这种事我怎么能干，我不干，哈三竟指我私通鱼壳谋叛，要抄我的家，拿我去顶罪，我自忖胳膊别不过大腿，忍下这口气，携家小避来了这偏僻海滨，我那独女水土不服，得病夭折，老妻一并跟着去世，这不都是哈三害的么，我自然要把这笔帐记在他头上。”

冷超一点头道：“记得好，该记，哈三才是罪魁祸首。”

李燕豪道：“郝老放心，擒得哈三之后，我会让他偿还你这笔债的。”

“多谢少侠，郝家存歿俱感。”

“郝老言重了。”

五艘渔船，破浪前进，但见海连天，天连海，往后看，还能看见渔村，往前看，可只有一色的海天了。

眼前这些人，除了有限的几个人之外，谁也没到海上来过，眼见这种情形，不免都有点紧张。

郝雨臣看出来，道：“初次到海上来，谁也难免心惊胆战，就连我这精干水性的，初次坐船出海，也硬是不敢下水，今天算好的，若是大风浪，那才吓人呢。”

几个人都有点窘迫地笑了。

冷超道：“郝老，到离魂岛要走多久？”

郝雨臣想了想道：“恐怕得半日工夫。”

“这半日工夫之内，不会遇上风浪吧？”

“不会，没有起风的样子。”

“天有不测风云，但愿别用在此时此地。”听冷超这么一说，几个人忍不住又笑了。

往前望着望着，蒲天义突然皱眉说道：“咱们这样去，岛上不是老远就看见咱们了么？”

霍天翔道：“那是当然。”

蒲天义道：“倘若能神不知、鬼不觉，岂不更好。”

霍天翔道：“恐怕——”

郝雨臣道：“呼延教主久居离魂岛，是不是？”

霍天翔改口道：“那是当然。”

“问问他，岛上、海上什么时候有雾？”

蒲天义两眼一睁道：“对啊。”

冷超扬声叫道：“呼延教主，岛上海边什么时候有雾？”

只见呼延烈想了想，然后才扬声答道：“大部分在早上。”

郝雨臣眉锋微一皱道：“等得太久了，只有乘夜靠近了。”

冷超道：“乘夜？”

“虽然也得等，可总比等到明天早上好。”

霍天翔道：“船行是不是得减慢？”

“不急，等看见岛再减慢吧，慢下来太早，怕诸位不习惯。”

说不习惯是好看。

真的，这时候谁都巴不得赶快上陆地。

其实，真像郝雨臣说的，这是没大风浪，要是遇上了大风浪，这几位早惨了。

几个人都笑了，笑得好窘。

霍天翔叹道：“真是啊，不管陆地上再生龙活虎，如何了得，到了这儿可就完全施展不开了。”

冷超道：“今天我算是领略到水上的滋味了，到海上来一趟，那些大江大河真不够瞧的了。”

霍天翔道：“岂不闻海纳百川，能容为大，就是这个道理啊。”

几个人这么说着话，李燕豪看看坐在身边的金无垢，她倒是没显出什么不安的神色，当下道：“姑娘过惯了水上生涯，是不是会好一点？”

金无垢掠了掠鬓边的秀发，微微一笑道：“你刚没听冷老说么，到今天才知道海与江河有什么不同。”显然她也是有点怕啊。

李燕豪忍不住笑了。

大海上行船，没有办法知道船行的速度，只因为水连天、天连水，没有任何一个显著的目标，测出船行的快慢，只知道太阳偏西的时候，远远地看见了一座山。

呼延烈立即前指叫道：“快到了，那就是岛上的山。”

听呼延烈这么一说，大家不由精神一振。

冷超道：“老天爷，总算看见陆地上的东西了。”

崔天翔摇摇头道：“真难为了郭家了。”

冷超道：“郭家，霍大侠是说……”

“我是说当年纵横南海的‘南海王’郭玉龙。”

冷超恍悟地“呃”了一声。

蒲天义道：“真的，当年的南海王郭玉龙，人家仗着八宝铜剑，率领千百战舰，纵横南海，傅、胡两家为之侧目，满虏为之丧胆，人家是怎么在海上来往的。”

郝雨臣道：“难得的是，郭家子弟，人人是陆地猛虎，海上蛟龙，鱼壳跟我这点水性，在人家面前是太不够看了。”

李燕豪道：“老人家忒谦了，郭玉龙固然是绝代英豪，郭家子弟固然个个了得，但若论水性，他们是没办法跟老人家相提并论的。”

郝雨臣呵呵笑道：“少爷太抬爱了，太抬爱了。”

说着，郝雨臣打手势示意，让船速减慢，本来就不觉得船在往前走，现在更觉得船在上下飘荡，根本没动了。

这时候等的只是天黑了。

从上午到刚才，一直在水连天、天连水的情形下上下起伏，紧张之余，大家都忘了，现在一看见离魂岛，精神一经松弛，不免就想起来了，饿啦。

饿归饿，可是大家谁都没好意思说，匆忙登船，没带干粮，很显然的没东西吃，嚷饿也是白嚷。

而就在这时候，郝雨臣说了话：“皇帝不差饿兵，搏杀之前，不能不填饱肚子，该吃饭了。”

几个人闻言刚一怔，只见郝雨臣弯腰从船板下拖出个大布袋来。

打开布袋一看，天，吃的、喝的应有尽有，大饼、肉干、咸鱼，外带好几革囊的饮水。

冷超大叫：“郝老，你这个朋友太值得交了。”

一嚷一动，弄得船猛一阵摇晃，吓得冷超忙抓紧船沿没敢再动。

再看别的船上，渔民们也拖出了大布袋，敢情每条船上都打点好吃喝了。

霍天翔道：“郝老真是太周到了，太周到了。”

“苦旱逢甘霖”，大家风卷残云般一阵吃喝，吃饱了，喝足了，天也黑了。

郝雨臣下令划前靠近。

冷超摸着肚子道：“人是铁，饭是钢，行了，这下我能以一当百了。”

冷超嫉恶如仇，一向煞威怕人，谁见到他谁都会先怕三分，可是谁也没想到，他也有诙谐、风趣、滑稽突梯的一面。

陆地上，看山跑死马。

在海洋上，虽然早就看见离魂岛上那座山了，而却一直到约摸初更时分，才看见了这座岛的全貌。

庞然大物，至少在现在眼前能看见的来说，它是庞然大物，它静静坐落在夜色中，像海洋中的一只巨兽。

近岛，浪小多了，几条船聚在了一起。

郝雨臣问呼延烈道：“咱们从哪登岸？”

呼延烈抬手往左一指道：“那边是片沙滩，容易靠船，容易登岸，但是容易登岸处防守必严——”

冷超道：“对，咱们还是改别处吧。”

呼延烈往右指：“那边临海是一片山崖，普通人勉强可以攀登，不过也要借重绳索、钢钉，咱们攀登起来，应该可以容易些。”

眼下群豪无人不是武林中的一流高手，自非普通人所能比拟。

郝雨臣回过头来道：“少侠跟霍大侠的意思怎么样？”李燕豪尽管执掌虎符剑令，领袖天下忠义豪雄，但霍天翔是他长辈，又是当世第一家的主人，他仍是事事尊重霍天翔：“姨父，您的意思是……”

“你看呢？”

霍天翔何许人，自也知道该怎么做！

李燕豪道：“那咱们就从右边山崖攀登上去。”

李燕豪的话就是决定，就是令谕，呼延烈一打手势，带着几条船往右划去。

很静，大家没一个人说话，只听得见浪涛拍岸的声音。约摸一盏茶工夫船抵岸下，渔民们老于经验，没有靠得太近，隔差不多两船距离停下。

这是对的，靠得太近，浪一打，把船碰在嵯峨嶙峋的岩石上，船非碎不可。

抬眼上望，崖高约十余丈，有几处凸凹，其他地方都一平如削。

呼延烈道：“诸位别看有可资借力之处，整块岩石长年在水气之中，已是长满青苔，滑不留手，稍时上去的时候千万小心。”

李燕豪道：“哈三既坐船来，必把船当作他唯一的退路，郝老精于水性，我想请郝老留在船上，绕岛巡戈，断哈三退路，防他再免脱，郝老可愿意？”

郝雨臣笑道：“虽然没办法上去搏杀，但这差事倒也相当重要，郝雨臣敢不从命。”

冷超道：“郝老可别学那华容道上的关公啊。”

郝雨臣笑道：“放心，哈三要走这条退路，我会生啖食肉，让他只剩一副骨头架子。”

金无垢道：“郝老，留两口给我。”

大家想笑，可都没能笑出来。

突听冷超道：“笨鸟先飞，我先上去探探路。”

他话声一落，双臂猛抖，在李燕豪一句“小心”声中，一个身躯像只夜宿惊飞的巨鹰，冲天拔起。

冷超这一拔，足拔起三丈来高，看看力尽，只见他双掌探住一块凹处抓去。

只听“噗！”地一声，只听冷超一声轻“哎”，随见冷超一个魁伟身躯落了下来。

郝雨臣道：“糟，滑了。”

群豪刚一惊，李燕豪一声：“冷老小心。”

身躯陡然拔起，迎着冷超，双手执住冷超的两只脚，轻喝：“起。”

冷超一个身躯一顿，随即往上拔去。

李燕豪一个悬空跟头落回船上，轻飘飘的，船连多晃一下都没有。

“好！”群豪忍不住喝了一声。

就在这时候，只听“叭！”地一声，碎石落下一阵，冷超的身躯已悬在了石壁上。

显然这回冷超已把十指插入石中，吊住了身躯。

郝雨臣吁了一口气：“只有这样才行。”

话声方落，冷超一个身躯已向上翻去，如是两翻两起，冷超的魁伟身躯已陷入崖顶不见。

紧接着，崖顶传下了弹指声。

浪涛拍岸，尽管哗哗之声不绝于耳，但那弹指声仍清晰可闻。

蒲天义道：“老三上去了，咱们走吧。”

霍天翔道：“我先走，诸位最好找着冷老插的指洞借力换气。”

他窜了上去，顺利地翻上了崖顶。

李燕豪转望金无垢：“姑娘先上吧。”

他是准备在下头照顾。

金无垢自然懂，报以深深一瞥，提一口气抖动粉臂窜了上去。

望着金无垢隐入了崖顶，李燕豪方始暗吁一口气。

接着，黑衣教的人，穷家帮的人，一个连一个的都上去了。

看看该上去的都上去了，李燕豪向着郝雨臣道：“委屈郝老了。”

一抱拳，腾身而起，找着冷超留下的指洞借力换气，其实他借一次力就够了，但是他借力的次数却跟别人一样。

只因为走在前头的这些位，除了金无垢，都是武林中的前辈，他不愿在前辈面前炫露，尽管他无意炫露。

翻上崖顶，霍天翔等都在眼前。

冷超道：“都上来了，咱们奔贼窝去吧。”

李燕豪纵目四望，只见岛上山峦起伏，黑压压的一片，没有一点灯光，除了远近的海浪声外，别的也听不见一点声音。

这座岛有点慑人。

李燕豪道：“呼延教主，哈三该在什么地方？”

呼延烈道：“难说，按理他该在‘白沙谷’。”

“白沙谷？”

“黑衣教聚会的地方。”

“怎么走法？”

呼延烈回身摆手：“带路。”

两名黑衣教弟子快步而去。

呼延烈回望李燕豪道：“少侠，咱们走吧。”

“走！”

一声“走！”群豪疾快地下了山崖，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离魂岛上像是没有路了，所有走的地方，不是半人高的草地，就是密密的黑树林，大家都衔枚疾走。

金无垢紧挨着李燕豪，眼前都是一流高手，好像只有李燕豪才值得她信赖，才能让她觉得安全。

半个时辰以后，前面带路的两个黑衣教弟子停下来了。

群豪停在两个黑衣教弟子的身边，停身之处，是密林边缘。

往外看，两座插天峭壁，中间一条三尺来宽的缝隙。

冷超低声道：“呼延教主，这儿是——”

呼延烈道：“白沙谷谷口。”

蒲天义道：“只这一处入口？”

“是的。”

霍天翔叹道：“险势天成，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李燕豪道：“呼延教主，可否先把谷中的形势说一说？”

呼延烈道：“白沙谷成桶形，只有这一个出入口，四周都是插天峭壁，靠谷底有不少洞穴，洞洞相连，一如蚁穴——”

魏君仁道：“那不等于‘迷魂阵’么？”

“可以这么说，谷中是沙地，沙白如雪，故称白沙谷。”

李燕豪眉锋一皱道：“这么说，咱们一踏进谷中，马上就会被人发现。”

大家心头都一震，不错，沙白如雪，在夜色中往上一站，自是分外显眼。

李燕豪接着道：“所幸，情势是瓮中捉鳖，只要哈三确在谷中，就不怕他兔脱，咱们进去吧。”

迈步往谷中行去。

谷口宽阔只能容一个人进出，所以大家鱼贯而入。

谷中的形势，果然跟呼延烈所说的一样，谷顶，圆圆的夜空，一碧如洗，脚下一片似雪的白沙，但是四周峭壁却是黑的，其黑如墨。

冷超忍不住低声道：“怪了，这些白砂是哪儿来的？”

呼延烈没说话，显然，他也不知道。

好静，好静，静得像死了一样。

突然，李燕豪的话声，像利刃一样划破了谷中的死寂，显得特别响亮，特别清晰：“哈三，我们找到这儿了，你是自己出来，还是等我们进去搜。”

有回响，一阵阵的回响，但是，回响过后，一切又归于寂静、死寂。

呼延烈道：“他没往这儿来？”

蒲天义道：“未必见得。”

冷超咬牙道：“别忘了兔崽子阴险狡猾。”

魏君仁道：“咱们搜。”

冷超第一个要动。

李燕豪伸手拦住：“呼延教主，想起你说的话，好像原来岛上的人不少。”

“是不少。”

“那么，其他的人呢？”

呼延烈一袭黑衣无风自动：“有的死了，有的留在岛上，老弱妇孺都有，不过，他们不会苟活偷生的。”

没有一个人不悲愤填膺。

冷超第一个咬了牙：“好哈三。”

他又要动，两眼要喷火，像只怒狮要窜出去扑杀猎物。

“三弟！”蒲天义一声冷喝。

冷超倏敛威煞：“帮主，令人发指啊——”

“我还能不知道令人发指，只是你这样有什么用？”

冷超须发贲张，铜牙碎咬：“我要头一个找到哈三，我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我要生吃了他。”

“那也要等找到他再说。”

冷超道：“咱们进去找啊，为什么还不进去，还等什么？”

李燕豪道：“总护法，我知道你嫉恶如仇，我也知道你性情刚烈，只是，冷老，如果面前是个火坑，咱们也闭着眼往里跳么？”

冷超呆了一呆，威煞又敛。道：“少侠原谅，我，我实在是忍不住！”

李燕豪道：“冷老，恕我直言，性急气躁，武家大忌，该忍的时候，必得要忍！”

冷超低下了头：“多谢少侠明教。”

“冷老言重了。”李燕豪转望呼延烈：“呼延教主——”

呼延烈忙道：“少侠——”

李燕豪道：“这儿是黑衣教聚会的地方，原来岛上的人都住在哪儿？”

呼延烈道：“散居各处。”

“自成村落？”

“有的是村落，有的则居住在各山天然的洞穴之中。”

魏君仁道：“那就不好找哈三了。”

霍天翔道：“不，咱们已经断了他的退路了，只要把他困死在这座离魂岛上，就不愁找不到。”

蒲天义道：“霍大侠说得是，咱们一天找不到他两天，两天找不到他三天，总有一天会找到他的。”

冷超道：“我恨不得现在就揪出他来。”

李燕豪道：“我想请姨父在此把关，以防哈三兔脱。”

霍天翔道：“你是打算进洞搜他？”

“任何一个他可能藏身的地方，咱们都不能轻易放过。”

冷超忙道：“少侠，咱们怎么搜法？”

李燕豪道：“除霍大侠之外，咱们这些人分为两组，一组由蒲帮主带领，并以冷老、魏堂主，以及穷家帮弟子搜右边这些洞穴——”

冷超急不可待，要动，被蒲天义一把拉住。

“另一组由呼延教主跟我带领，由金姑娘及黑衣教诸位弟兄帮忙搜左边洞穴，不论哪一组，只要一有发现，应马上发声示警，另一组立即支援，合力围堵缉捕。”

冷超道：“好办法，就这么办，少侠，可以行动了吧？”

李燕豪道：“冷老归蒲帮主指挥，那要问蒲帮主。”

蒲天义向李燕豪、霍天翔一抱拳，带着冷超、魏君仁，以及穷家帮众弟子，向着右边洞穴扑去。

蒲天义那边刚走，李燕豪、金无垢、呼延烈这方面也采取了行动，先后没入了两边谷壁下的洞穴里。

李燕豪这边，有呼延烈在，自是占了不少便宜，呼延烈这些黑衣教的人，对这些洞穴里的通道了若指掌，尽管它密如蛛网，在呼延烈等人的带领下，左弯右拐，不到半个时辰，便已搜寻完毕，没有放过任何一个洞穴，没有遗漏任何一处通道，但却没有发现哈三，连一点惹人怀疑的痕迹都没有，李燕豪、金无垢、呼延烈等人出了洞穴，只见霍天翔一个人静静的卓立谷口，显然是没有丝毫风吹草动。

李燕豪等走了过去。

霍天翔问道：“有没有？”

李燕豪摇了摇头：“恐怕他没有到这儿来。”

呼延烈道：“少侠，我们熟，我们去帮帮蒲帮主他们的忙。”

李燕豪道：“那就偏劳各位了。”

他这里话刚说完，呼延烈等刚要动。

只听一声清啸由右边洞穴中传出。

谷势聚音，再加上夜色寂静，听来分外清晰，分外刺耳。

霍天翔、李燕豪等不由为之精神一振，一起要往右边洞穴扑。

就在这时候，一条黑影从右边一处洞穴内穿出，身法矫捷，快速无比。快归快，可是众人一眼就看出那不是穷家帮的人。

两名黑衣教弟子当先沉喝一声，扑了过去。

那黑影好身手，反应也相当快，身躯一顿出掌，竟将两名黑衣教弟子震得退了一步，然后他身躯一旋，向着对面峭壁奔了过去。

一声令人寒栗的冷笑。呼延烈像幽灵似的飘了过去，一个起落便已追上那黑影。

那黑影反身出手，一连攻出三掌。

呼延烈连封三掌，突然疾快一抓一扔。那黑影应抓而起，空中翻滚，直向李燕豪等人立处飞来。

李燕豪抢上两步，容得那黑影砰然落地，上前一脚踩住，是个中年黑衣人，他略一挣扎便又躺了下去。

呼延烈掠了回来。

适时，蒲天义等也扑出洞穴，掠了过来。

冷超道：“只有这匹夫躲在洞穴里，没见哈三。”

李燕豪道：“咱们就从他身上追出哈三来。”

话声一顿，转望呼延烈：“呼延教主曾见过此人？”

呼延烈摇头道：“少侠忘了，他们来的时候个个黑衣蒙面。”

李燕豪脚下微一用力，道：“说，哈三躲到哪里去了？”

那黑衣人身子一挺，道：“不知道。”

冷超冷然道：“我让你知道”。

上前一脚踩在那人脚脖子上，力用三分道：“有一句说一句，要不然我先废你一只脚。”

黑衣人没说话。

冷超脚下猛一用力，只听“叭”地一声，骨头碎了，黑衣人大叫一声昏了过去。

李燕豪一指点下去，黑衣人应指而醒，禁不住发出了一声呻吟。

冷超抬脚又踩上了黑衣人另一只脚脖子：“说，要不然我就再废你一只脚。”

只听黑衣人道：“他，他往中原去了。”

冷超怒道：“少来这一套——”

李燕豪道：“哈三已经由中原逃来了‘离魂岛’，我们就是追他来的。”

“怎么说，他……他已经回来了？”

冷超道：“少装蒜，说，他躲哪里去了？”

“我不知道——”

冷超脚下用了力。

黑衣人大叫：“真的，我没看见他。”

“好匹夫！”冷超一咬牙，就要猛踩。

“三弟！”

蒲天义伸手一拨，把冷超拨得一个踉跄往后退去。

冷超叫道：“这种人还有什么不忍的。”

蒲天义冰冷道：“你没见少侠在问他么？”

一提李燕豪，冷超不吭声了。

只听李燕豪问道：“你直的没看见哈三？”

“真的没有。”

“你可不要自己找罪受。”

“你就是杀了我，没看见还是没看见。”

“好吧，我相信你，你们在这座离魂岛上有多少人，这你总该知道吧？”

“原来的人不在少数，可是现在已经剩没几个了。”

“原来究竟有多少人？”

“足足六七十个。”

“那么现在呢？”

“现在已经剩下不到十个人了。”

“这是为什么，人呢？都走了？”

那黑衣人迟疑了一下才道：“死了。”

群豪听得一怔，呼延烈插嘴急问：“死了？怎么死的？”

“被岛上黑衣教的人杀死的。”

呼延烈蹲下身去，一把抓住黑衣人的头发，把他的头揪得抬了起来，道：“你看看我，你可认得我？”

那黑衣人道：“不认识。”

呼延烈狞声道：“不认识，我复姓呼延，单名一个烈字，原住在这座离魂岛上，现在你认识我了么？”

黑衣人的身躯猛地一抖：“你——黑衣教主。”

“不错。”呼延烈一口牙咬得格格响：“我就是原住在这座离魂岛上，与世无争，自成一个世界，但却被你们觊觎、进袭，眼看同胞们被杀，家园被蹂躏而无力救援，只好逃往中原暂图残喘的黑衣教主呼延烈。”

那黑衣人颤声叫道：“呼延教主……”

“黑衣教原是被你们残杀，被你们蹂躏的一群，怎么说你们的人反而被‘黑衣教’的人杀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呼延教主，我说的是实话啊。”

呼延烈咬着牙道：“我问你是怎么一回事，我问你是怎么一回事？”

“呼延教主——”

“说啊，你说啊？”

呼延烈激动得相当厉害，他一只手抓住了那黑衣人的头发，揪得紧紧的，生似恨不得把那黑衣人的头发连同头皮一起拔下来。

黑衣人脸上的肌肉扭曲，蹦起一条条在蠕动，额上也见了汗迹，显然，他也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只见他嘴张了几张才道：“呼延教主，这座离魂岛上，原留的还有你黑衣教的人。”

“我知道，我知道，都是些老弱妇孺，他们之中，会武的不多，他们怎么能杀死你们的人呢？”

“呼延教主。”

“说，你快说啊！”

“呼延教主，我若是说了，你一定会把我碎尸万段。”

呼延烈脸上竟也见了汗，一个身躯抖得厉害：“不，不，我不会把你碎尸万段，你快说，你快说！”

在场尽管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冷超须发赅张，两眼要喷火，蒲天义紧紧地拉住他。

别人谁也不好阻止呼延烈再问下去，只有霍天翔忍不住道：“呼延教主

——”

“不，霍大侠，你们谁都不要管，我要让他说，我要听他说。”

事不关己，关己则乱。

事情搁在谁身上，谁也会跟呼延烈一样的悲痛，悲痛得难以控制自己。

霍天翔暗暗一叹，没再说什么。

呼延烈一只手，把那黑衣人的头发又抓紧了三分，颤声道：“说你的，快说。”

那黑衣人脸上掠过一丝凄惨笑意：“好吧，反正我知道我是死定了，我就长话短说吧，是你们那些女人，你们那些女人牺牲了自己，一下杀了我们三四十个。”

黑衣人话声方落，呼延烈喉间发出一声似人又似兽的痛苦呻吟，手起手落，一只右手已然硬生生插进了黑衣人的胸膛。

黑衣人身子猛往上一挺，接着是一阵狂抖，眼珠子凸出来，一张脸变了形，他双唇抖动，半天才抖出了一句：“呼延教主，我，我没有……”

呼延烈那只右手猛地往上一抓，黑衣人的胸膛像炸开了花，血花，“噗！”地一声，血花四溅，黑衣人身子猛又一挺，不动了。

呼延烈右手满是鲜血，手里抓着一团血淋淋的东西，往前跑了数步，砰然一声跪倒在白砂上，双手捧着那团东西，抬头望天，身躯剧颤。

血，滴在白砂上，一点点、一片片，分外显眼。

金无垢把脸转向一旁。

黑衣教的人，都跪在了呼延烈身后。

他明知道留在岛上的人，无法幸免于难。

他也明知道，留在岛上的妇女，会遭到什么样的命运，但是一旦真的面临它，他就受不了了。

谁都一样，谁都会这样。

冷超早已敛去了威态，怔怔的站在那儿。

尽管他恨透了这些人，他可以一脚踩死他们，但是像呼延烈这种手法，他还做不出来。

当然，那是因为他不是呼延烈，不是黑衣教中人。

终于，呼延烈缓缓低下了头。

霍天翔说了话：“走吧，呼延教主，冤有头，债有主，咱们找哈三去。”

呼延烈带着他的人缓缓站起，缓缓转过了身，目光缓扫，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诸位，请原谅呼延烈失态。”

霍天翔代表群豪说话：“家破人亡之痛，人谁能免，你要是不这样，那才奇怪呢，走吧。”

呼延烈没再说话，带着他的人，当先往谷口行去。

一行人出了谷，呼延烈长长吁了一口气道：“少侠，霍大侠，从现在起，咱们只有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碰运气了。”

李燕豪已然了解了离魂岛上的情况，当即道：“也只好如此了。”

金无垢突然道：“你不等天亮，天亮以后找他们，不就容易多了么。”

呼延烈道：“那倒不必，岛上的一山一谷，一洞一穴，我们这些人，就是闭着眼睛也能一个不漏地找到。”

金无垢道：“找地方或许容易，但是找人，恐怕就不容易了。”

蒲天义点头道：“金姑娘说得是理，黑夜里找起人来，毕竟难些。”

冷超道：“我不赞成等天亮，这些禽兽不如的东西，多让他们活一刻都是多余的。”

李燕豪道：“话是不错，但是跑了半夜找不着他们，那等于是浪费体力。”

冷超道：“少侠，如今他们一定都在窝里，找一个是一个啊。”

“问题是咱们并无法确定他们都在何处，冷老应该想得到，到了白天，他们会出来活动，容易暴露他们的踪迹。”

冷超呆了一呆道：“这倒也是。”

霍天翔道：“那么咱们就折回谷里去歇息，等天亮。”

金无垢忙道：“何必一定要折回谷里去？”

显然，她是有点“讨厌”那个地方。

霍天翔笑笑道：“金姑娘有没有想到，林木野草之间，夜晚必定毒虫出没，只有谷里，白砂遍地，不容易躲藏毒虫。”

呼延烈道：“霍大侠说得不错，离魂岛上到处是古森林，人迹罕至，难见天日，毒物特别多，当年我们初来的时候，有不少人是丧生在那些毒物叮咬之下。”

金无垢皱了眉。

李燕豪道：“那么咱们还是折回谷中去吧。”

有了李燕豪这句话，大伙儿刚要动。

就在这时候，一阵“噗”“噗”异响传了过来。

魏君仁脱口道：“宿鸟惊飞。”

的确，这声音的确像宿鸟惊飞。

不用老江湖，就是任何人也知道宿鸟为什么夜半惊飞。

李燕豪一打手势，群豪疾快闪退，躲进了附近林木之中。

金无垢准是被毒虫吓坏了，她紧挨着李燕豪。

宿鸟惊飞之声已然归于寂静，四周又是一片死样的静寂，再也不见一点动静，再也听不见一点声息。

冷超道：“怎么回事，难不成不是两条腿的？”

蒲天义道：“老三，只有两条腿的，才有可能在这时候出来活动啊。”

霍天翔突然打手势止住了蒲天义。

几十道目光都集中在那条小路上。羊肠似的小路上，两边都是杂草。

小路上有动静了。

是个人，但却不是个好好走路的人，像是喝醉了酒，步履踉跄，摇摇欲坠。

当然，那不会是个喝醉的人，就在那个人离众人隐身处还有近十丈距离的时候，他倒下去了。

头一个像脱弩之矢般窜出去的，是冷超。

紧跟在冷超之后的，是两名黑衣教弟子。

三个人一前二后，一个起落便到了那人倒地处。

冷超跟两名黑衣教弟子看清楚了，那又是个中年黑衣人，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伤痕，也没有一点血迹，但却脸色苍白，气若游丝，昏死了过去。

冷超是大行家了，自是一眼就看出，眼看这黑衣人受了颇为严重的内伤，是让人以重手法震伤了内腑。

冷超浓眉一剔，扬掌就要拍下去。

只听蒲天义的话声传了过来：“三弟，闭住他穴道，把他带过来。”

冷超本是要拍醒黑衣人的，闻言一只掌顿时改了方向，并且变掌为指，一指点在了黑衣人右胸之上。

黑衣人已然昏过去了，不会反抗，也不会挣扎，蒲天义让冷超闭他穴道，只是为保他的命，保他一口真气续而不断，当然，冷超也懂了。

冷超在闭了黑衣人穴道之后，弯腰伸手，挟起黑衣人来，带着两个“黑衣教”弟子旋身奔了回来。把黑衣人放在了众人面前。

呼延烈道：“又是一个哈三手下的凶徒。”

看装束打扮，的确跟刚才谷里那个一样。

霍天翔接着道：“只是，谁打伤了他，他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这正是群豪急欲知道的。

李燕豪两道剑眉一剔道：“蒲帮主，呼延教主，请把贵帮的弟子撤出去。”

蒲天义、呼延烈懂李燕豪的意思，立即应声挥手，把“穷家帮”跟“黑衣教”的弟子撤了出去。

而这两帮的帮弟子，也都久在江湖，精明干练，不用多吩咐，便在十余丈外散开，各自找了隐身处开始警戒。

李燕豪拧腰出指，一连点黑衣人胸前五处穴道，然后出掌拍活了冷超适才所点的穴道。

那黑衣人低低呻吟一声醒了过来，眼皮眨动了几下，睁眼一看，脸色大变，就要挣扎着起来。

李燕豪伸手按住了他，道：“你要是想多活片刻，最好不要动。”

黑衣人没敢再动，道：“你们是……”

李燕豪道：“别问我们是谁，先答我问的话，是谁伤了你？”

黑衣人看了看群豪道：“我要是不知道你们是个什么人，我无法回答你的问话。”

冷超脸色一变，要动。

李燕豪抬手拦住了他，望着黑衣人道：“我可以告诉你，我问你的话，你势必要回答，唯一的分别只在你自己说，还是我逼你说。”

黑衣人脸色变了一变，没说话。

冷超哼了一声，伸手要抓。

李燕豪再度抬手拦住冷超，道：“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黑衣人低了低头，道：“看来是由不得我了。”

冷超道：“你很有自知之明。”

黑衣人道：“伤我的，是外来的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个独目老人。”

“是个独目老人？”

群豪均为之一怔。

李燕豪神情震动，疾探右掌，一把抓住那黑衣人：“是他一个人，还是另有别人？”

黑衣人道：“另有别人。”

李燕豪忙道：“一个年轻姑娘带着两名侍婢，还有个老妇人？”

黑衣人怔了一怔道：“你知道？”

“答我问话，是或不是？”

黑衣人道：“是的。”

李燕豪扫视群豪。

蒲天义道：“是她么？少侠。”

李燕豪道：“不可能再有别人了。”

霍天翔道：“她怎么会也来了？”

“姨父忘了，她手里有个秦玉岚。”

冷超陡地脸色一变，目注黑衣人道：“那些人是什么时候到离魂岛上来的？”

黑衣人道：“听他们的口气，好像来了已经两天了。”

冷超吁了一口气：“那还好，要不然那条龙他们……”

的确，艾姑娘他们要是来在李燕豪等人后，那么李燕豪等留在海边以断哈三退路的那些人跟船。恐怕就躲不住了。

只听霍天翔道：“看样子，你是刚被他们打伤不久，他们现在什么地方？”

那黑衣人道：“我碰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在‘万竹坪’，现在就不知道了。”

“万竹坪？”霍天翔向着呼延烈投过探询一瞥。

呼延烈微一点头，表示他知道那个地方。

李燕豪道：“哈三呢，你碰见哈三了么？”

黑衣人怔了一怔道：“哈爷到中原去了啊。”

李燕豪道：“他已经又折回离魂岛来了，我们就是跟踪他来的。”

黑衣人道：“原来你们也是来找哈爷的，我不知道哈爷已经折回‘离魂岛’了。”

“你真没见过哈三？”

“真的，我甚至不知道他已经折回来了。”

冷超道：“少侠，不要听他的。”

黑衣人道：“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必要骗你们，话是我说的，信不信还在你们。”

冷超笑道：“我当然不信。”

李燕豪抬手拦住了冷超，向着黑衣人道：“我相信你说的是实话，只是我希望你能以实话答我另一些问话，你们还有多少人在这座岛上？”

黑衣人道：“原来不少，现在剩下的已经不多了。”

“他们都在什么地方？”

“大家都分散了，到处都有。”

“你们为什么要分散开来，而不聚集在一起？”

“大家要吃要喝啊，一个地方的食物有限，为了填肚子，只好分散开去找了。”

“那么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为什么不往别处去，单往这儿跑？”

黑衣人道：“我知道这儿有一同伴，我是来找他治我的伤、救我的。”

冷超冷然道：“这儿已经没有你的同伴了，谷里那个匹夫已经死了，而且死得很惨。”

黑衣人脸色一变道：“是你们……”

呼延烈道：“我，呼延烈，你那个同伴死在了我手里。”

黑衣人脸色大变失声道：“你……黑衣教主。”

呼延烈道：“你们还记得黑衣教啊。”

黑衣人吁了口气，眼一闭道：“我死定了。”

冷超道：“你倒是很有自知之明啊。”

黑衣人没再说话。

霍天翔道：“看他的伤势，就是不杀他，他也活不了，燕豪，拍活他的穴道吧。”

李燕豪手起掌落，黑衣人身子挺了几挺，不动了。

刚才李燕豪闭他穴道，是为保他一点真气不散，阻他伤势恶化，如今穴道一经拍活，唯剩的一口真气立即窜散自是马上就了帐了。

冷超不甘心地道：“便宜这个匹夫了。”

蒲天义道：“少侠，看来咱们要加紧搜索哈三了，要是让那位艾姑娘着了先鞭，那可就多一层麻烦了。”

冷超心直口快，想也没多想，冲口便道：“有什么好麻烦的，就算哈三当真让她弄了去，凭咱们这么多人，抢也把他抢过来了。”

蒲天义瞪了冷超一眼，没再多说，当然，李燕豪身边如今有个金无垢，他自是不便多解释什么。

可是在场的别的人，包括金无垢在内，心头无不雪亮，如今经冷超这么一嚷，都不免有点尴尬，而金无垢表现得倒是十分泰然。

她很笃定，以李燕豪跟那位艾姑娘的立场，这段“情”显然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纵然是有什么结果，以她跟李燕豪已有了“肌肤之亲”这层关系，以李燕豪的心性为人，总不会把她撇在一边的。

只听霍天翔道：“燕豪，咱们是不是要先到‘万竹坪’看看去？”

李燕豪迟疑了一下道：“那倒不必，他们找他们的，咱们找咱们的，一旦碰了面，反倒会碍手碍脚的。”

魏君仁道：“少侠，我倒有点怀疑，哈三是不是折回离魂岛来了？”

呼延烈道：“我也这么想，哈三若是折来了离魂岛，他断不会让自己落单，而不找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都没见到他，甚至连他折回离魂岛来都不知道呢？”

冷超道：“不，不，不，他一定折回来了。要不然他偷船干什么，只是他兔崽子狡猾，不知道他在耍什么把戏就是了。”

魏君仁道：“总座，偷船的事，也可能是哈三玩得障眼法，声东击西，故意把咱们引到岔路上来啊！”

李燕豪道：“我倒认为咱们不必疑虑，毕竟到目前为止，咱们碰见了他们中的两个人，他们都已经分散开了，怎么见得哈三现在不是跟其他的人在一起呢？”

魏君仁呆了一呆，点头道：“这倒也不无可能。”

“况且！”

李燕豪接着说道：“咱们既然已经来了离魂岛，就算要走，也要等遍搜全岛，实在找不着哈三的踪迹后再走。”

蒲天义道：“少侠的想法我赞成，目前咱们所得的唯一线索，是哈三来了‘离魂岛’，咱们既然也来了，不搜出个结果来，绝不能轻易放手，事不宜迟，咱们走吧。”

“走！”

说走就走，由黑衣教弟子带路，一行人离开了这白沙谷口。

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只有地上多了一具尸体。

一行人沿野草丛中的羊肠小径疾走，没有目的，谁也不知道该先上哪儿去。

谁都想问，可是谁都没开口。

因为谁都知道问了也是白问，谁也无法肯定的说出个地方来，只好走到哪儿算哪儿了。

两边是高耸的山峰，今夜微有月光，但没有风，海岛上没风的时候不多，风也许被两边的山峰挡住了，连绵的山峰，在夜色里像两条蜿蜒的巨龙，山上的林木一动不动，四下里静得像死了一般。

唯一可听到的声音，只是群豪疾走，脚下所发出的沙沙之声。

在这种情形下，有任何一点点声响都是清晰的，都难逃过听觉，有任何一点点声响，都是刺耳的。

而就在这当儿，倒真有一声尾音拖得长长的凄厉惨叫，划空传来，是那么清晰、那么刺耳。

群豪立时收势停住，凝神辨出那声惨叫，是从左边山脊的那一边传来的。

群豪齐望李燕豪，冷超头一个开口说话：“少侠……”

李燕豪心念闪电转动，然后微一点头。

他这里头刚微点，冷超那里已身躯拔起，脱弩之矢般往左边山上窜去。

群豪唯恐冷超有所失闪，立即跟了过去。

群豪身法急速，几个起落便先后翻越了山脊，但是一翻越山脊便都皱眉怔住了。

眼前、脚下，是一大片无垠的树海，黑压压的一片，别的什么也看不见。

惨呼之声是从哪儿传来的？哪儿有动静？即便是哪儿有些动静，也掩盖在那一片森森的林木之下，哪里看得见！

冷超道：“少侠，要不要把动静引出来？”

李燕豪道：“冷老的意思我懂，撮口作啸，固然有可能把啸声引出来，可也有可能把那动静吓跑啊。”

霍天翔道：“听刚才那声惨叫，不是有人被杀，便是有人被搏杀重伤，一定还在下面树林之中，咱们下去找吧。”

冷超道：“那咱们就找，走。”

一声“走”，他当先扑了下去。

群豪如一颗颗流星殒石般掠下山脊，来到密林之前，这些人当中，任何一个都是经验老到的老江湖，谁也不会贸然扑入林中，一起在密林前收势停住，凭那敏锐的听觉默查四周，凝神倾听。

密林中静悄悄的，连虫走蚁动之声都没有，静得像死了一样。

适才群豪都听得清楚，那一声惨叫是出自人口，当然，一个人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发出惨叫，一定有另外一个，或者是一个以上的人给了他剧痛，或者是杀了他，他才会发出那种凄厉的惨叫，要不然便是那个发出惨叫的人，是有什么目的，故意发出惨叫，以引来什么人。

不管是哪一种情形，都应该还有人置身在眼前这片密林之中，如果是前者，伤人者或杀人者不可能走得那么快，一转眼工夫就没了踪影，如果是后者，那发出惨叫的人，也一定还躲在林中某处，等他想引来的人到来。

可是，眼前这片密林之中，为什么寂静如死，一点声息都听不见呢？

当然，要想了解是怎么回事，只有进入林中查看究竟。

头一个忍不住的是冷超，他陡地一声沉哼，闪身便扑进了密林。

谁也没想到穷家帮的总护法，老江湖如冷超者会这样，不由俱是一惊，要想拦阻已是来不及了，只有急忙跟进了密林。

这种密荫遮空、难见天日的密林，在大白天里头都是阴暗的，何况这时候是夜晚，一进密林，眼前一黑，顿时伸手难见五指，便连身边的人都看不见了，哪里还看得见冷超。

蒲天义急忙叫道：“三弟——”

蒲天义这里叫声甫出口，林深处响起了劲风掠空之声，紧接着是冷超霹雳般一声大喝，震得附近林木扑簌簌直响。

冷超遇险了，至少他是受到了来自暗处的狙击。

蒲天义惊急交集，一声：“三弟，我来了。”运功护身，双掌凝力，闪身扑了过去。

而就在这时候，眼前火光一闪，立时有了光亮。

原来是金无垢打着火折子，点燃了一根枯枝。

在这些一流高手眼中，一根枯枝的光亮无殊明灯百盏，一眼就把眼前的情形看了个清楚。

蒲天义距离众人数丈，已到了冷超身边。

冷超脚前地上，横着一具尸骨，是黑衣人，冷超面前则站着个人，是个神态威猛的独目老者，赫然是单超。

李燕豪等看见了单超，自然单超也看清了李燕豪等，双方都为之一怔，旋即，单超说了话，语气竟然十分平静：“我说嘛，离魂岛上这批兔崽子，哪有这么雄浑的掌力，原来是‘穷家帮’的总护法冷老三啊。”

冷超定了定神道：“单老好说，冷超也不相信离魂岛上会有这种掌力千钧的高手，既是单老，那就难怪了。”

单超独目转动，往李燕豪等站立处望过一瞥，拱拱手，转身要走。

霍天翔轻咳一声道：“单老慢走一步。”

单超收势回身，独目凝注，道：“霍大侠有什么见教？”

“不敢。”霍天翔道：“单老什么时候到‘离魂岛’来的，怎么没见艾姑娘姬婆婆？”

单超眨动了一下独目，尚未说话。

李燕豪突然向着单超身后林深处投过一瞥。

适时，林深处响起了姬凝翠的话声：“少侠好敏锐的听觉，老婆子奉我家格格之命，特来请李少侠诸位移玉相见。”

李燕豪一抱拳道：“烦请单老带领。”

单超抱拳道：“诸位请跟我来。”转身行去。

李燕豪等互望一眼，迈步跟了上去。

枯枝火光照耀下，只见单超在前带路，在林木中疾快穿行前进，但却未见姬凝翠露面。

一行人走了约摸有一盏热茶工夫，眼前突然有了光亮，那是微弱的月光，原来密林已到尽头。

密林外，是一片翠绿的草地，相当大的一片草地，一条清澈小溪横过，溪旁有一座茅草棚子，艾姑娘就坐在那座棚子里，姬凝翠跟海珠、紫琼二婢站立身后。

单超躬身抱拳，站在了棚子边。

李燕豪心里荡起了一阵微弱的激动，但旋即他又把那阵激动压了下去。艾姑娘娇靥上也有着瞬间的奇异变化。但很快的就又恢复了适才的平静，缓缓站了起来：“诸位别来无恙。”

李燕豪没说话。

霍天翔则含笑抱拳：“托福，艾姑娘也好。”

“谢谢霍大侠！”艾姑娘轻轻一句，目光缓扫，从众人脸上掠过，道：“我没想到诸位会到‘离魂岛’上来，更没想到金姑娘会跟诸位同行。”

话是对众人说的，目光却停留在李燕豪脸上，但是，李燕豪没说话。

霍天翔道：“我们是碰巧了，推测哈三潜来了离魂岛，不敢怠慢，只有兼程赶来。”

霍天翔是答艾姑娘的话。

艾姑娘却像没听见，一双目光紧紧盯在李燕豪脸上，道：“不过是几天不见，怎么李少侠就像不认识似的一语不发。”

李燕豪淡然一笑道：“艾姑娘在跟霍大侠说话，我岂敢贸然插嘴。”

艾姑娘道：“李少侠真会说话啊。”

“好说，这是实情。”

艾姑娘目光转动，投向霍天翔：“刚听霍大侠说，诸位是为追缉哈三而来，但不知诸位见到哈三没有？”

霍天翔毫不隐瞒：“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哈三的踪影。”

“那真是太可惜了。”

“想必艾姑娘已有所获。”

艾姑娘笑笑道：“我要是已经找到了哈三，就不会让诸位见到我了。”这倒是实话。

霍天翔笑了笑，没说话。

艾姑娘又道：“我原怀疑我的判断错误，哈三不会到离魂岛来。如今见着诸位，才使我消除了我的怀疑，证明我的判断没有错，哈三确是到离魂岛来了，可是怎么会见不到他呢？”

霍天翔道：“我等正想请姑娘略加指点。”

艾姑娘道：“霍大侠是折我，我怎么当得起霍大侠这指点二字，只是，我比诸位来得早些，我到现在也没发现哈三的踪迹，所以我曾一度怀疑自己的判断。”

姬凝翠道：“哈三狡猾，离魂岛这个地方又不小，所以一时半会儿不好找。”

冷超道：“姬婆婆说得不错，不过哈三只要真来了离魂岛，他是绝跑不掉的。”

艾姑娘道：“若是哈三知道咱们都来了离魂岛，恐怕就更不好找他了。”

霍天翔道：“那是一定。”

艾姑娘道：“诸位还要想到一点，若是哈三知道咱们都追来了离魂岛，恐怕对咱们双方都不利。”

霍天翔道：“我不太能领略姑娘这句话的意思，可否请姑娘明教？”

艾姑娘道：“霍大侠怎么老是对我这么个江湖上的末学后进恁地客气？这样我就不好说话了。”

霍天翔道：“艾姑娘客气了。”

艾姑娘道：“我的意思是说，哈三这个人狡猾诡诈，他要是发现咱们都

追来了，很可能会利用咱们双方之间的这份微妙交情，在贵我双方之间巧施诡谋，挑拨离间，制造冲突。”

“会么？”

“我敢说一定会。”

“呃”

“这种情形，就算贵我双方都明白，恐怕都无法避免，因为贵我双方都想要哈三，如果把哈三当成一个猎物，双方都想将这个猎物据为己有，所以这基本的冲突就是存在而不可否定的，是不是？”

霍天翔点了点头道：“我不能不承认姑娘说的是实情，然则姑娘既洞烛机先，想到了这一点，就必然不会没有解决的办法，我也没有说错吧，姑娘？”

艾姑娘微点头：“霍大侠可谓知我，我是有点解决办法，但愿不是我一厢情愿。”

“姑娘可否说说看？”

“很简单，两个字，合作。”

“呃，但不知怎么个合作法？”

“咱们携手合作，共同追逐哈三，双方协议一旦缉获哈三，人交给我，虎符剑令交给李少侠。”

“这个……姑娘，哈三欠我们这些人不少债。”

“霍大侠，同样的，我也很想要虎符剑令，在鱼与熊掌难以兼得的情形下，我也只有舍弃一样。”

冷超道：“恐怕姑娘是因为自觉势单力薄吧。”

一句话听得单超、姬凝翠脸上都变了色。

艾姑娘却毫不在意：“我不承认势单力薄，一旦冲突起来，鹿死谁手，尚不可知，就算我势单力薄，我也能让你们损失十之八九，那可是给了哈三机会啊！”

冷超哑口无言，霍天翔皱了眉。

谁都得承认，这位艾姑娘分析得一点不错，说的是不折不扣的实情。

但是，以霍天翔的立场，他不能轻易做什么许诺，尽管他身分、声望都够，但对眼下这些人来说，毕竟他不是领袖。

突听李燕豪道：“我们愿意合作。”

众人听得都微一怔，金无垢更不由地看了李燕豪一眼。

艾姑娘却倏然而笑：“李少侠这项抉择，是明智之举。”

李燕豪听得双眉微扬，道：“对贵方，又何尝不是？”

艾姑娘又笑了，却笑得有点凄楚：“李少侠可是真不愿吃亏啊。”

李燕豪淡然道：“李燕豪个人愿意吃任何的亏，但只要一旦涉及大立场，李燕豪却不敢担待一点委屈。”

冷超忍不住喝了一声：“好！”

单、姬二人脸色一变。

蒲天义不愿此时此地横生冲突，虽明知绝冲突不起来，但却知道，眼前的任何一点间隙，都足以与人之乘机，当下忙道：“少侠还是赶快跟艾姑娘谈一下合作的办法吧。”

李燕豪尚未说话。

艾姑娘却已然开口说道：“要是老这样勾心斗角、针锋相对，贵我双方还怎么合作法？”

李燕豪淡然道：“姑娘不必如此，我不以为冷老只这么一声就妨碍得贵我双方的合作。”

艾姑娘道：“你当然这么想。”

李燕豪道：“事实上，彼此的立场本属敌对，在合作之前、合作之后这种立场都不是你我任何一个人所能改变的，就像刚才，冷老喝一声好，单老跟姬婆婆脸色马上就不对了，这是必然的现象，姑娘又何妨大度能容。”

艾姑娘道：“这么说来，倒是我量小，倒是我的不是了。”

李燕豪道：“不，李燕豪不敢这么想。”

艾姑娘笑了笑，袅袅走出小亭，姬凝翠、二婢紧随其后，艾姑娘走出小亭，随即停住，道：“那么，咱们大家席地而坐，谈一谈合作的办法吧。”

李燕豪道：“敢不遵命，蒲帮主，呼延教主，请派几位弟兄，负责警戒。”

蒲天义、呼延烈答应一声，立即把弟子们派了出去。

李燕豪带着群豪席地坐下。

艾姑娘也偕同单超、姬凝翠跟海珠、紫琼二婢坐在了草地上，坐定，她第一眼便盯上呼延烈：“呼延教主，这位我在金家船帮总舵没见过。”

李燕豪道：“我等跟呼延教主，是在来离魂岛半路上碰见的，呼延教主是黑衣教教主，这座离魂岛原本属于黑衣教的。”

艾姑娘却道：“呃，我知道了，只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一座离魂岛应该是属于我大清朝廷的。”

冷超、呼延烈脸色一变，都要说话，蒲天义忙施眼色。

冷超跟呼延烈只有把要出口的话忍了下去。

只见李燕豪高扬着一双剑眉道：“姑娘只知责人，何不知责己？”

艾姑娘道：“我这话怎么不对了，本是实话啊。”

李燕豪道：“姑娘可知道，住在这座离魂岛上的黑衣教，原都是些什么人？”

“这个我曾听说了一些。”

“他们是我大汉世胄、先朝遗民，闯贼破京，我先皇帝殉国，这些忠贞义民迁来此地安身，地是我大明朝的地，人是我大明朝的人，这一点，姑娘应该认清楚。”

“我希望你也认清一点，我满清入关——”

“我知道。”李燕豪道：“那是你爱新觉罗氏盗夺我大明江山，这莽莽神州，亿万百姓，却永远是我大明朝的。”

“你——”艾姑娘一声“你”之后，忽然笑了：“看来又要起争执了，为了不妨碍贵我双方的合作，我不说了，行么？”

“说与不说，任凭姑娘，不过有一点我可以担保，只要姑娘是诚心合作，任何争执都不会妨碍片刻后的合作。”

艾姑娘深深地看了李燕豪一眼：“我看咱们还是来谈合作吧，你阁下认为，咱们该怎么个合作法？”

“姑娘既提出合作计划，必然已成竹在胸，我愿意先听听姑娘的安排。”

“你怎么又突然谦让起来了？”

“我汉族世胄由来有泱泱之风。”

“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的安排很简单，现在时候已经不早了，哈三只要在这座岛上，后无退路，不必怕他跑掉，不急在这一刻，大家歇息歇息，从明日凌晨开始，分头搜寻，不管哪一方先找到哈三，都应该马上通知

对方，等双方聚集在一起后，我要人，你要‘虎符剑令’，你看怎么样？”

李燕豪道：“原来是这么个合作法。”

“你还有更好的办法么，请尽管说——”

“不，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就依姑娘，只是这分头搜寻的路线。”

艾姑娘美目转动，目光落在了呼延烈脸上，道：“这位呼延教主原在这座‘离魂岛’上，岛上的地形地势，他一定比在场的任何一位都熟，可否请呼延教主发抒高见，指点一二。”

呼延烈没马上说话。

李燕豪道：“呼延教主有什么高见？”

呼延烈这才说了话：“不敢，哈三此人狡猾，岛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能是他藏身的地方，咱们的搜寻行动，应该以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为原则。”

艾姑娘道：“离魂岛这么大个地方，恐怕不容易做到不放过任何一个地方吧。”

蒲天义道：“的确，呼延教主，咱们的人数太少，如何照顾得过来这么大的地方？”

“不妨！”呼延烈道：“我想过了，此岛唯一妨碍搜寻的，是遍岛的林木，咱们可以先划出火线来，放他一把火——”

单超突然道：“不行，那要烧到什么时候，万一他要是不肯出来，或者来不及逃出来，咱们岂不是都落空了。”

艾姑娘转望李燕豪道：“真要说起来，我落了空恐怕还算小事，你要是落空……”她住口不言。

李燕豪眉锋微皱，道：“呼延教主，岛上林木太多，太广，除非咱们能肯定他在那个区域，否则这办法行不通。”

霍天翔道：“这倒是，真要放起火来，那杀的生也太多了。”

呼延烈苦笑道：“那我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冷超道：“咱们何不干脆横排成一列，从岛头至尾，缓缓前进搜索，这样一个地方也漏不掉。”

蒲天义道：“三弟，你可知道这座岛横宽多少，咱们才有多少人？”

“帮主，这一点我刚想过，要不然我不敢胡乱插嘴，惹人笑话。”

“呃，你是打算……”

冷超道：“咱们当初自峭壁登陆的时候，居高临下，我已经大约度量过这座岛的横宽了，充其量二十里，眼下何止廿个人，大家排成一列，每一个搜寻的范围不过半里大小，半里内有什么风吹草动，还能让它逃过咱们的耳目去么？”

大家为之一怔，霍天翔动容道：“从今后，谁要再说冷老三粗鲁莽撞，我霍某头一个不依。”

蒲天义忙一定神道：“可是中间有不少高山。”

“高不到哪儿去。”冷超道：“该谁的范围爬上去找就是。”

艾姑娘微颌臻首道：“这办法倒可行。”

冷超道：“尽管哈三一身高深诡异莫测，半里远近也好驰援，任何人遇到狙击不敌时，只要发出一点声音就行了。”

蒲天义微一点头道：“如此看来这办法可行。”

冷超道：“少侠以为怎么样？”

李燕豪望着艾姑娘道：“姑娘意下如何？”

艾姑娘道：“可以，只是，什么时候开始呢？”

霍天翔道：“燕豪，你要是打算这样找的话，恐怕要等到天亮较为好些。”

艾姑娘道：“霍大侠说得是，天亮以后看得见，可以防哈三从空隙之中溜过去。”

李燕豪道：“那就等天亮以后再开始行动吧。”

看看天色，距离天亮已经为时不远了，但至少天还没亮。

按李燕豪的意思，是想率领群豪暂时离开，他以为如今身边已有个金无垢，跟艾姑娘这点微妙的感情，是不会有什麼结果的，既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何必彼此伤害，为了避免彼此伤害，最好的办法自然是保持距离。

但是，他是个大男人家，这种“小气”话毕竟不好意思说出来。

他这里话没出口，艾姑娘那里也没说什么，一时间群豪之间的空气，不但显得静寂，而且有点尴尬。

霍天翔是个有心人，他说了话：“大家跑了一夜，也够累的，就在这儿歇息歇息，坐等天亮吧。”

李燕豪的心意原本就不好出口，这么一来更不便再说什么了，不说什么就等于是默许了。

大家都静默地歇息着，谁也没再说话，一时间显得好静好静。

李燕豪闭上了眼，艾姑娘不时投来一瞥，他看不见，但是他感觉得出。

金无垢对这一点特别敏感，她紧挨着李燕豪，却冷望着艾姑娘。

自然，艾姑娘更为敏感，她香唇边掠过了一丝轻微笑意，不知道是笑金无垢，还是笑她自己，旋即她也轻轻地闭上了一双美目。

更静了，除了随风从远处飘来一两声飞禽走兽的哼声、叫声之外，别的什么也听不见。

静寂之中，时间容易过，一线曙光，终于从鱼肚色的天边透射出来，金光万道，照射大地。

“是时候了。”艾姑娘首先打破寂静，站了起来。

群豪也跟着站起，虽只片刻歇息，却已然消除了不少的疲劳。

李燕豪道：“两位帮主，请把弟兄们召回来吧。”

蒲天义、呼延烈答应一声，立即召回来撤出去的弟兄们。

艾姑娘微笑道：“不急在这一刻，皇帝不差饿兵，总得先吃点东西，然后准备些食物及饮水才好上路。”

李燕豪道：“一顿可以将就，只是这多人路上的吃喝……”

艾姑娘转望呼延烈，截口说道：“呼延教主，咱们搜完这岛，差不多要费多少时候？”

呼延烈沉默了一下，然后冷冷道：“倘若夜晚不行动，以缓进的速度搜毕全岛，至少也得两天工夫。”

“这就是了。”艾姑娘转望李燕豪：“咱们都是血肉之躯，两天一夜之间，如何不吃不喝，倘若各人离开了自己的位置去吃喝，则很可能让哈三趁这个时间溜过去，怎么能不在事先准备些食物与饮水？”

这一问，问得李燕豪一时没能答上话来。

艾姑娘转向蒲天义跟呼延烈：“两位帮主，可否各拨出十名弟兄来，让我暂时调度一下？”

蒲天义没犹豫：“自无不可。”

他立即叫过了十名穷家帮弟子。

呼延烈原没立即回答，一见蒲天义答应了，他也点了头，随即叫过十名黑衣教弟子。

艾姑娘先向着李燕豪微微一笑：“李少侠，我僭越了。”

然后她转望廿名弟兄从容吩咐：“穷家帮的五名弟兄，请跟单超去，找些粗大成筒的竹竿砍回来备用，其余的十五名弟兄，则请冷总护法带领，到附近找些野果，打些野味回来，数量不必多，但一定要够这么多人两天食用，诸位请吧。”

单超、冷超立即带着人走了。

艾姑娘话锋微顿，又道：“海珠，取文房四宝来。”

海珠身后背着一个丝囊，闻言立即取下丝囊，从里头取出了笔、墨、纸、砚文房四宝。

艾姑娘道：“就放在石几上吧。”

海珠答应一声，把手中的文房四宝搁在了亭中的石几上。

艾姑娘转望呼延烈：“呼延教主请入亭小坐。”她转身走进了小亭。

呼延烈犹豫一下，跟了过去。

艾姑娘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搜索哈三，必得先了解全岛的地理形势，请呼延教主画出离魂岛的形势来，并标出山脉、河川以及可资藏匿的隐密处来。”

紫琼立即研上了墨。

呼延烈没说话，坐下拿起了笔。

亭外的李燕豪、金无垢、霍天翔、蒲天义等很快地互相交换了一瞥，虽然都没说什么，但无不暗暗佩服艾姑娘的缜微细密。

呼延烈这里一张形势图刚画了一半，单超带着五名穷家帮弟子回来了，每人扛着一根碗口粗细的巨竹，怪吓人的。

单超道：“姑娘，竹竿砍回来了。”

艾姑娘道：“分节截开，每人一节，两头留节，一端开孔，到附近小溪洗净之后，装满水带回来。”

单超答应一声，带着五名穷家帮弟子又走了。

呼延烈这里一张形势图画完，冷超等也回来了，带着一大堆血淋淋的野味，有飞禽，也有走兽。

艾姑娘道：“冷总护法，请带着弟兄们到附近小溪中，把野味剥洗干净。”

冷超答应一声，也带着弟兄们又走了。

艾姑娘转望李燕豪等：“诸位请进来，看看呼延教主画的全岛形势图吧。”李燕豪等走进小亭，齐望向几上摊着的形势图。

只见岛上山脉、河川密布，好在都是纵走的。不必架桥渡河。

在几座山上，或两山之间，标着十几个圈圈，那是表示可资藏匿的隐密处。

艾姑娘道：“等到出发的时间，我想把较为难走的路，分配给几位高手，诸位意下如何？”

霍天翔道：“自无不可。”

艾姑娘道：“我打算天一亮就开始搜寻前进，太阳一下山就各在原地休息，夜晚尽可能的在歇息处升起火来，一方面可以照亮，防哈三从空隙中溜过，一方面也可以防毒虫猛兽的侵袭。”

蒲天义道：“姑娘设想得周到，是该这么做。”

艾姑娘转望金无垢：“姑娘能走么？”

金无垢双眉微扬道：“艾姑娘金枝玉叶都能走，金无垢出身武林，久走江湖，又有什么不能走的。”

艾姑娘道：“姑娘能走，我却难以支持，单、姬二位，还有我这两个侍婢，我都不愿他们为照顾我白白浪费人手，我让他们也各负责一段，所以姑娘……”

艾姑娘看了看金无垢，接着说道：“我想请姑娘跟我做个伴儿，彼此都有个照应，不知道姑娘愿意不愿意？”

谁也没想到艾姑娘会出此一着，闻言都不禁为之一怔。

尤其是金无垢，她不但感到意外，且为之好生犹豫，一时真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如果断然予以拒绝，未免显得不近人情，而若是贸然答应，则又恐这位情敌亲贵的娇格格别有什么用心。

金无垢正在犹豫，却听霍天翔说了话：“如果艾姑娘真打算不让姬、单几位跟在身边，跟金姑娘两个人做个伴儿，倒真是个好办法。”

金无垢何等聪明，霍天翔是李燕豪的姨父，也就是她的长辈，以霍天翔的眼光，断不会看不透这一切，以彼此间的这层关系，相信霍天翔也绝不会害她。

金姑娘她一点就透，当即说道：“艾姑娘肯让我陪伴，那是我的荣宠，换个人只怕求还求不到呢，我怎么会不愿意？”

艾姑娘笑了，笑得像一朵怒放的花，不但美，而且美得动人，美得夺目：“那我就谢谢姑娘了。”

随即美眸一转，清澈目光落在了李燕豪脸上：“李少侠，你该不会反对，更不会不放心吧？”

李燕豪只觉脸上一热，旋即淡然说道：“艾姑娘说笑了，我怎么会反对，又有什么好不放心的。”

这里说着话，那里冷超、单超等已带着穷家帮跟黑衣教的弟兄们走了回来。

水装满了，一竹筒、一竹筒的，共有好几十个。野味洗好了，三四组黑衣教的弟子用木棍扛着，一堆堆鲜红的肉。

艾姑娘吩咐单超道：“把带着的药每个竹筒里放一些，连同野味分给每个人一份，剩下的就地生火，烤熟了分给大家吃。”

姬凝翠带着海珠、紫琼过去帮忙，单超把野味分成一份份，姬凝翠拿出小瓷瓶来，要往每一个竹筒里倒药。

冷超喝道：“慢着，艾姑娘，那是什么药？”

艾姑娘还没说话。

姬凝翠已然冰冷说道：“咱们取来的是溪中生水，不是清冽的山泉，喝了恐怕会闹病，把水里放些这种药进去，喝了保平安，懂了么？”

冷超也冷然道：“就是不懂我才问，懂了我就不问了。”

艾姑娘道：“嬷嬷，放些药在一筒水里，拿来给我。”

“是。”姬凝翠答应一声，拿起一个竹筒，把小瓷瓶里的药往里倒了些，然后拿起来交给艾姑娘，艾姑娘接过竹筒，就近香唇，一连喝了好几口水，然后笑问李燕豪等：“诸位放心了么？”

姬凝翠冷冷道：“姑娘，野味是他们打来的，要不要也让他们先吃一块

给咱们看看。”

艾姑娘递过竹筒，道：“嬷嬷，从现在起，没有‘他们’、‘咱们’之分，凡是跟前这些人，都是咱们的人。”

姬凝翠低低应了一声：“是。”

蒲天义双眉一掀，道：“三弟，升起火来烤肉去。”

冷超答应一声忙他的去了。

蒲天义是个有心人，他把冷超支开了。

霍天翔道：“艾姑娘缜微细密，设想得这么周全，令人佩服。”

艾姑娘笑笑道：“霍大侠，我带的还有‘酱纸’呢，您信不信？”

“酱纸”是旗人特有的东西，用时只要往水里一泡，就成一碗浓浓的“酱水”，可以蘸肉吃。

霍天翔毫不犹豫地点了头：“我当然信。”

艾姑娘笑笑道：“海珠，待会儿把酱纸拿出来，撕给大家每人一块带在身上，没盐味的肉不好吃，只是诸位泡水的时候要少些，吃太咸了，带的水就不够喝了。”

“是。”海珠恭恭敬敬地答应了一声。

对这位姑娘，李燕豪心中是着实佩服，但是他就是不肯说出来，什么也没表示。

可是，艾姑娘唇边带笑，清澈而深邃的眸子，在他脸上紧盯了一下。

李燕豪心里一跳，他假装没看见。

人多好办事，一大块、一大块的野味烤好了，冷超操刀割肉，每人一块。

海珠取出一叠折叠着的“酱纸”，撕一块泡好让大家蘸着吃，剩下的撕成小块分给了大家。

这不是将就，而是享受。

蒲天义忍不住道：“跑了大半辈子江湖，叫化子鸡是吃了不少，可是像这样的吃法还是生平头一遭，真是别有情趣，别有风味啊。”

每个人吃得津津有味，都没说话，蒲天义这几句话，正是大家共同的心声。

但是有一点他没说出来，相信大家也跟他一样，对这位艾姑娘，让人不能不佩服。

吃饱了、喝够了，日头已老高了，艾姑娘吩咐把地上的杂物一概掩埋掉，尽可能的处理乾淨，然后她向着李燕豪说了话：“李少侠，我想咱们可以出发了，你以为怎么样？”

李燕豪道：“我有同感。”

艾姑娘道：“咱们都看过呼延教主画的本岛形势图了，现在咱们置身处，应该靠近岛的一端，不必再往别处挪了，就往这儿开始吧，只是人手的调配，还要偏劳李少侠了。”

她是存心考李燕豪。

李燕豪岂肯示弱，双眉扬处，立即开始调配人手，他看过形势图，离魂岛的地形势已经尽入他脑海之中，他把自己、霍天翔，还有蒲天义、冷超、姬凝翠、单超等人分配在艰险难走的路线上，其他的人则分布在平坦好走的路线上。

而且，他把艾姑娘跟金无垢的路线，安排在霍天翔跟蒲天义之间，这样若有什么风吹草动，霍、蒲两位高手可以就近照顾，他自己的那条路线，远

离艾姑娘跟金无垢，而且布满山峦峰岗，是最为艰险难走的一条路线。

分配完毕，他接着又道：“咱们这就出发，速度要控制得宜，以免脱队发生意外，倘遇什么情况，切记出声示警，中午原地停下歇息用餐，以半个时辰为限，太阳一下山，立即就原地歇下，从现在开始，大家分头并进，各自千万珍重，现在就请大家各自去找自己的路线吧。”

李燕豪这里把话说完，大家立即抱拳分手，各自往左右两个方向找自己的路线去了。

留在原地没动的，只有两个人，艾姑娘跟金无垢。

目送大家远去之后，艾姑娘含笑道：“金姑娘，咱俩坐下来等吧，他们各自找到自己的路线，还得等一会儿呢，等两头的人传来信号，咱们再出发也不迟。”

她进小亭坐下，金无垢也默默地跟进了小亭。

艾姑娘看了看金无垢，笑问：“是不是有点怕？”

“怕？”金无垢道：“有什么好怕的？”

“你最好别怕，我就是全靠你做伴壮胆的，你要是也害怕，那我就连走路都走不了了。”

金无垢目光一凝道：“你是真害怕，真是靠我做伴壮胆的么？”

艾姑娘笑了，两个小酒窝出现在面颊上，好动人：“你明知道不是，又何必问呢？”

金无垢脸上微微一变：“我原只是有点怀疑，却不敢肯定，你打算怎样？”

艾姑娘道：“姑娘你即使信不过我，却不该也信不过霍大侠，是不是？”

金无垢道：“那是当然，不过你不要误会，我并不是紧张，或许你的武功高过我，可以置我于死地，但是你杀了我，对你并没有什么好处。”

艾姑娘咯咯娇笑道：“瞧你想到哪儿去了，多可怕，我会是那种人吗？你想我会杀你吗？像你这么一位姑娘家，我又怎么下得了手呢？”

金无垢道：“那么你费尽心思让我来陪你，是……”

“很简单，金姑娘！”

艾姑娘道：“我觉得你我彼此之间，应该多了解一些，你不认为应该这样吗？”

金无垢道：“或许应该，只是，你想对我了解些什么呢？”

“我承认想多了解姑娘，难道姑娘不承认，也想了解我？”

“我知道你是个当朝亲贵、尊贵的娇格格，这就够了。”

“这么说，你是把我其他的部分抹煞了。”

“那倒不是，我也不敢，而是不愿意再进一层的去了解你了。”

“那是为什么呢？”

“也许是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吧。”

“彼此间的道不同，难道就不能交朋友了吗？”

“你的表现，像是在真心交朋友吗？”

“不要尽责我，金姑娘，我有我不得已的地方，我有我的立场，我不能背弃、舍弃我的立场，只要是不违背我的立场，彼此间没有利害冲突，我愿意交诸位这些朋友。”

“谢谢你，我真感到荣宠。”

“姑娘不用这么说，的确我仰慕诸位已久，很想交诸位这些朋友。”

“要是姑娘说的是心里话，那的确难能可贵。”

“也许是我久住深宫，太寂寞了，不过我还是那句话，绝不背弃我的立场。”

艾姑娘说话间，态度十分严肃，口气也是那么斩钉截铁。

金无垢暗暗有点感动，但是脸上却一点儿也没带出来，道：“我也还是那句话，深感荣宠。”

艾姑娘看了看金无垢，皱了皱眉，道：“听你的口气，好像还是不愿意跟我交朋友。”

“不是不愿意，是不可能。”

“不可能，难道咱们彼此间没有一点友情的成份存在吗？”

“艾姑娘，你不是等闲女儿家，你不应该想不到，彼此的立场既属敌对，那么彼此举凡思想、做事等等都是有冲突的，朋友需要志同道合，像这样，怎么可能成为朋友，除非……”

“除非怎么样？”

“除非你我双方，有一方愿意放弃自己的立场。”

“未必非要这样不可吧，就拿现在来说，你不是没有杀我之心，我不是也没有害你之意吗？”

“现在不同，现在你我双方是在合作中，这种合作是暂时的，错过这段时期……”

“即使错过这段时期，我照样不忍心杀你，你也未必忍心杀我，我认为这就是友情，不是吗？”

金无垢一时没说出话来，事实上，她不能不承认艾姑娘说的是理。

彼此间立场敌对，但是彼此间又不忍伤害，这要不是友情使然，又是什么？

艾姑娘看了看金无垢，娇靥上浮现一丝笑意：“金姑娘，咱们之间的这份友情既然已经存在了，你又何必非拒人于千里之外不可呢？”

金无垢仍默然不语，扪心自问，她又怎么能拒绝这么一位风华绝代、天香国色的朋友，别说她无法对自己构成威胁，即使她真是情敌，这种情敌也应该是可爱的。

既不忍拒绝，又为什么不做正面答复呢？这完全因为那两字立场，可是立场既属敌对，彼此间却偏又有友情存在，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金无垢不只是矛盾，她简直糊涂了。

就在这时候，远方传来了信号，那是传过来的一个话声：“出发啦！”

艾姑娘含笑站起：“出发了，咱们也走吧。”

金无垢站了起来，两个人并肩往搜索的方向走去。

她俩走的这条路，是平坦的，没有河流，没有山峦，有的只是树林，其余就是草原、砂地，所以两个人走起来一点也不费事，就像散步一样。

一路上金无垢都沉默着，她脑海里转的，都是刚才的问题，倒是艾姑娘，一路指指点点，谈笑风生。

可是，很快地，艾姑娘就发现了金无垢的异状：“金姑娘，你在想什么？”

“没什么。”金无垢虚应了一句。

“别辜负了这眼前美景，抛开那烦心事，把握住眼前欢乐的片刻，顺其自然不很好吗？”

艾姑娘像看透了金无垢的心事，可却又像一般的慰劝，不管是什么，金无垢得到了一点启示，那就是把握眼前，顺其自然。

彼此间的处境，不是任何一个人所能解决的，既然无力解决，又何必烦心，何不把握眼前，顺其自然。

金无垢暗暗下了决心，抛开烦心事。

一旦抛开了烦心事，她立即为眼前的美景所吸引，她简直禁不住感到后悔，刚才错过了那么多！

她也跟艾姑娘指指点点，她也跟艾姑娘一样，谈笑风生。

谈笑中，艾姑娘突然说了这么一句：“到现在我才真正认识这座离魂岛，等把该办的事办完以后，我宁愿舍弃一切，我要回到这座岛上来，筑庐此间，终我一生。”

金无垢听得心头一阵跳动，筑庐此间一生，这是不是暗示她有意放弃自己的立场。

倘若她真能放弃自己的立场，那么她跟李燕豪之间的这段情？

金无垢开始了试探，她举皓腕微掠云鬓，笑问：“值得么，格格？”

“我不知道你是指什么？”

“爵位，荣华富贵，目前格格所拥有的任何一样。”

“你以为我贪恋这些？”

“格格非寻常女子，我自不敢以常理衡量，只是……”

“只是什么，姑娘？”

“格格身边的一切，是不是能让格格这么轻易抛弃，一走了之呢？”

这“一切”两字何指，艾姑娘自然懂，她微微一笑，笑得十分轻淡：“看来，姑娘的确应该多了解了解我。”

“格格是说……”

“我的心性、我的脾气，我要是决定了一件事，任何人无法挽回，任何人也阻拦不了，况且，我自小在山林间长大，我艺出天山，我习惯于眼前的一切，我爱的就是眼前的这些，我并不属于富贵荣华，他们没有理由不让我舍弃，没有理由不让我追求我喜爱的，回到我所属的地方。”

金无垢道：“那么，格格是否已经决定了呢？”

艾姑娘道：“还没有。”

金无垢心里微微一松，道：“这么说，格格只是说说而已。”

艾姑娘微微摇头道：“也不是这么说，我这个人是这样，只要把一件事说出来了，就等于已经决定了大半，但是最后的决定，还要看到时候我的心情跟当时的情形。”

金无垢怔了一怔，强笑道：“我不懂格格的意思。”

艾姑娘瞟了金无垢一眼：“这种事，是我的向往，也是我生平一大心愿，那么在决定这种事的时候，必须是在心情愉快、毫无烦恼的时候，如若是当时万念俱灰，那还谈什么向往与心愿，你说是不是？”

金无垢呆了呆道：“格格这话我更不懂了。”

艾姑娘嫣然一笑道：“我要是这么说，姑娘应该就懂了，有些人把这种事当作遁世，是逃避什么，所以他们必须在失意的时候，才能下这种决心，做这种决定，而我则恰恰相反，我把这种事当作一种追求，人生至高享受的追求，所以我必须在得意的时候做这种决定，若是失意了，落个万念俱灰，那我就什么也不想了，姑娘懂了么？”

经过这么一番解说，金无垢懂了，这分明是个暗示，她只有在“得意”的时候才会抛却一切到这儿来，若是“失意”若是“万念俱灰”，她是断然

不会到这儿来落个更寂寞的。

金无垢暗暗放心了，原来她是这么想的，这位娇格格若是不肯放弃她的立场，无法抛却一切，她跟李燕豪之间的这段情，是根本不可能有结果的。

而艾姑娘的说法恰好相反，在她得意的时候，她才会抛却一切，也等于是放弃她的立场，若是失意，那就也不要谈了。

那么，这件事情应该是这样的，她若不放弃自己的立场，她跟李燕豪之间的这段情，就必然不会有结果，她必定是失意的，而她若是失意的，她也就绝对不会想到上这儿来了。

这么一来，金无垢似乎是可以放心了。

而事实上，金无垢是可以放心了吗？她若不是个冰雪聪明的女儿家，她是可以放心了。

偏偏，她是个冰雪聪明的女儿家。

把艾姑娘所说的话，在脑海里转了一转之后，她不但不能放心，简直就更有有点担心了。

因为她发现艾姑娘所说的话确是一个暗示，一个带着要挟、带着条件交换意味的暗示。

无可否认的，金无垢她也绝对承认，这位娇格格是位奇女了，有惊世的才智，或许还有着惊世的武功，前者，在金家船帮总舵，已经是展露无遗，后者纵然没有显露，但在料想中，必然是十九如此。那么，在满虏朝廷中有这么一个可怕的高手长久存在，对汉族世胄、先朝遗民的匡复大业，自必是一个莫大的威胁。

而现在，艾姑娘她自己挑明了，若是有人能让她“得意”，她就会毫不犹豫的抛却一切荣华富贵，远离满虏朝廷，否则的话，那就自当别论。

而这自当别论的后果，那就当然是匡复大业的一个劲敌，一个莫大的障碍。

而唯一能让艾姑娘她觉得满足、感到得意的，只有一个人、一件事：李燕豪点了头，然后把他们“爱的窝巢”筑在这座“离魂岛”上。

就为这，金无垢担心了，一颗心揪得紧紧的。

这位艾姑娘，毕竟有过人的才智，她轻轻地抛出了一根丝，细得几乎看不见的丝，就把金无垢她缠住了。

她是存心整金无垢，存心对付金无垢分个高下的，要不然，她何以不缠别人，单缠金无垢一个呢？

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高招。

金无垢心里突然泛起一股强烈的气恨，她恨不得即时出手杀了艾姑娘。

奈何她又明明知道，她做不到。

只听艾姑娘一声轻笑道：“金姑娘，现在你了解我了么？”

金无垢强把那股气恨抑制了下去，道：“了解，而且了解得相当透澈了。”

“你认为我这种想法跟做法怎么样？”

“高！”金无垢暗暗咬牙道：“艾姑娘的确是位高人，我佩服得很。”

艾姑娘咯咯娇笑：“夸奖了，你太夸奖了。”

金无垢没说话，并不是没话说，而是气恨上涌懒得理。

忽然，艾姑娘不笑了，话声也一转轻柔，而且带着些动人的凄婉，就是铁石人儿要是听了，也会荡气回肠：“金姑娘，也许我怪，但是不要怪我怪，你我生长在两个绝然不同的环境里，你所看到的，只是表面的荣华富贵，表

面上的显赫权势，你绝无法体会，生长在像我这么一个环境里的小女儿，她的身受，她的心，尽管我是你的敌人，但设若你我能易地而处一段时日，一旦你恢复本来，你会很同情我这个敌人的。”

金无垢淡淡地道：“艾姑娘这是想到哪儿去了，我怎么会怪你，我只有……”

艾姑娘突然侧转螭首，目光凝注：“金姑娘，我这是推心置腹、坦诚相向，至少，你我暂时是携手合作的朋友，你又何必这样。”

“艾姑娘，我说的是实话。”

“是实话么，金姑娘？”

金无垢她扪心自问，不是实话，绝不是，她可以一口咬定是实话，但是怪的是她竟突然不忍起来。

她不明白她为什么会这样。

也许，像艾姑娘这么一个女儿家，任何人都会硬不起心肠责怪她，哪怕是背后要害突然中了一刀，扭头看时，发现那把要命的利刃是握在艾姑娘的手里。

金无垢深深吸了一口气，把气吐出去的时候，对艾姑娘的那股气恨，竟也随之消失了不少：“人可能同情她的敌人么？”

“不太可能。”

艾姑娘道：“但至少对我这么一个敌人，你应该同情。”

“为什么？”

“因为一个女儿家应该有的，哪怕是要饭人家的女儿都有，但是生长在我那个环境里的女儿家却没有，她们的心里是寂寞的，是痛苦的，她们所看到的，所接触到的，都是虚假，都是可憎的。”

“呃，这我还真没发现。”

“你不会发现的，因为你从不那么想，所以你从不会去探讨，也因为你生长在一个绝然不同的环境里，要是你我能易地而处，你就会发现你的身周都是利害的冲突，都是可憎的面目，都是虚假的阿谀奉承，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你无法找到一个倾吐的对象，甚至你很难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生长在这么一个环境里的女儿家，有的只是一身的习气，或许世故，或许娇惯，但是有什么乐趣，什么生意可言，头上的青丝仍是黑的，但是心已经老了，很老了，都快枯死了，你不觉得可怜又复可悲么？”

金无垢震动地望着艾姑娘。

“幸好我自小便上了天山，这次我回朝日子不算太长，而我已经清晰地感受到了，从离开京城到如今的这一段时日，更给与了我强烈的对比，只要是稍有良知，稍具灵性的人，她都会留连这京城宦海以外的世界，而且更诱使她追求她原该拥有的，但是，只有一点，这外间的世界，必须要给她一个心灵的寄托，这正是我需要的，金姑娘，你还忍心怪我么？”

金无垢毕竟不是天生的铁石心肠，她是一个心肠软如绵的女儿家。

她心软了，她不只是心软，她简直想掉泪，但是她忍住了，她认为掉泪是“示弱”，至少在这位艾姑娘面前是示弱，她可以同情这位敌人，但却不能在这位美丽的敌人面前示弱。

金无垢的心软，固然是因为也是女儿身，本应相怜，但绝大部分还是为了“大局”。

倘若能让艾姑娘放弃了她的立场，抛却她身边的一切，消除了这位义师

的劲敌，匡复工作的大障碍，对“大局”来说，那是一桩莫大的收获。

或许，这是她金无垢的牺牲，但这样牺牲是绝对有价值的。

这一念动天地，一行泣鬼神，这应该是一桩大功，而金无垢她求的不是功，也不是名，而是对列祖列宗的一个安慰，永继不绝的后世子孙一个交待。

半晌，她才问了一声：“相信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是发自你的心灵深处。”

“姑娘，举头三尺有神明。”

艾姑娘道：“我可以欺人，不能欺神，倘若我欺了神，那是会得到惩罚，遭到报应的。”

话，没有什么激烈的字眼，但却是艾姑娘的一个很重的誓。

还有什么不放心，还有什么不能相信的。

金无垢默然了，尽管她是求什么得到了什么，但这种牺牲的决定，必然是免不了心中凄然的。

突然，艾姑娘的柔荑握上了她的皓腕，她心中一惊一震，方欲挣，方欲反击，然而，她感觉出艾姑娘握在她腕上的那手，是那么的轻柔，那么的温馨，她没有挣，也没有反击。

就在这时候，耳边传来艾姑娘轻柔话声：“现在，我是请姑娘跟我做伴，偌大一座岛，真要一个人住也怪寂寞的，将来，我也衷心希望姑娘能在这儿跟我做个伴儿。”

金无垢不傻，这话还有听不懂的道理。

她又一次的心神震动，这一次，远比适才厉害，她停住了，瞪着一双美目望着艾姑娘道：“你真愿意……”

“姑娘，我还是那句话，举头三尺有神明，我说过，我是从一个寂寞的环境里来的，更何况姑娘你原是主。”

金无垢不只是震动，她激动了，反腕抓住了艾姑娘的柔荑，她流泪了。

尽管，眼前站的还是这位艾姑娘，但这位艾姑娘已经不是她的敌人。

就在这一刹那间，两个人的心灵接近了。

艾姑娘她也带着些激动，颤声道：“谢谢你见容，姐姐！”

“不，格格——”

艾姑娘截口道：“论哪一点，我都该叫你一声姐姐，我恨生为爱新觉罗氏，更恨生为亲贵，我从不认为自己是个什么格格，所以也不愿姐姐这么叫我。”

金无垢更激动了，忍不住脱口叫道：“妹妹……”

艾姑娘眼圈儿湿了：“总算如愿以偿，今生再无他求，姐姐，我会感激一辈子。”

“别这么说，该感激的是我……”

“姐姐，什么事都有个本末先后的，对不对？”

“可是我并不是那么个真正大度能容的人。”

“我知道，我自认聪明绝顶，人人也说我绝顶聪明，怎地姐姐偏当我是傻子，不管是因为什么，只要姐姐能容，我就知足，请放心，我不会让姐姐失望的。”

已经够明显，已经够露骨了，艾姑娘她愿为情舍弃一切，金无垢她还有什么不放心，还有什么好说的。

两个人四目凝望，泪光在两对美目里闪动着，四只手，互相握得紧紧的。

良久，还是艾姑娘先说了话：“姐姐，咱们已经落后了。”

金无垢定了定神，噙着泪笑了。

两个人往前急赶了一阵，已经是日正当中正午了。

不知道赶上队伍没有，反正是歇息的时候了。

海岛上风大，早晚都微有凉意，可是日正当中的时候还真热，太阳真烤得很。

好在，两个人走的这条路，林木处处，不愁没有树荫。

两个人在林边树荫下坐下，都不饿，用不着升火烤肉，但都很渴，取下身上的竹筒喝了点水。

水本来没有什么奇特之处，可是这个时候喝，两个人都觉得是甜的，直甜到了心里去。

两旁边远远冒起了缕缕的青烟，看看青烟，再看看两人的位置，居然让她们恰好赶上了队伍，既没超前，也没落后。

两个人都放心的笑了。

笑容刚浮上了娇靥，艾姑娘脸上的笑容突然凝住了，她一双清澈目光直望前面的密林，那片密林跟两个人置身的密林，中间隔着一片十来丈宽的草地。

“姐姐，有人来了。”

金无垢也听见了，神情一紧，站了起来。

艾姑娘跟着站起，道：“先别声张，咱们躲进林子里，看看来的是什么人再说。”

金无垢微一点头，两个人很快地退进了树林里。

从树丛里往外看，可以看得很清楚。

转眼工夫之后，从那片密林里，探头探脑地走出了两个人，两个中年黑衣人。

金无垢低低道：“哈三一伙的。”

艾姑娘点头道：“正是他们。”

只听右边一名黑衣人道：“我没有料错吧，只有这儿没有烟冒起，那就表示这儿没有人。”

左边黑衣人道：“蠢东西，要是我，我宁可往有烟的地方走。”

只听右边黑衣人一声冷笑道：“你机灵，既是横断全岛一排都有烟冒起，又怎会单这个地方没有烟。”

左边黑衣人呆了一呆道：“话是不错，可是咱俩已经现身半天了，怎么没见有人呢，难不成他们还会设下陷阱埋伏，逼咱们往这条路上走。”

“恐怕他们正是这意思啊。”

艾姑娘突然扬声说道：“你自作聪明了。”

一挥手，偕同金无垢行了出去。

两名黑衣人闻言不由一惊，先是脸色一变，继而一怔，旋即互望一眼又笑了，笑得很乐。

想必是因为他们发现这儿只有两个女子，而且一个是国色天香，另一个是风华绝代的两位姑娘。

右边黑衣人道：“原来是两个花不溜丢的大姑娘啊。”

艾姑娘笑吟吟道：“你说着了，这儿，只有我们姐妹俩。”

左边黑衣人正在凝神听，这时候一点头道：“没错，真只有这两个雌儿，

看来咱俩要走运了。”

“只知道是什么运啊。”

右边黑衣人两眼紧盯金无垢跟艾姑娘，咧嘴一笑道：“恐怕是老天爷可怜咱们，两位大姑娘，你们是……”

艾姑娘截口道：“我们是来打猎的，来了不少人，可都分散开了，你们看得见冒烟的地方都是我们的人。”

右边黑衣人“哈！”地一声笑道：“人倒挺多的，怪吓人的啊。”

左边黑衣人问道：“你们是要猎什么啊？”

艾姑娘道：“我们猎的是人。”

左边黑衣人一怔，笑道：“巧了，我们也是出来猎人的，我们猎的是女人，你们……”

艾姑娘道：“我们猎的是男人。”

左边黑衣人一拍手道：“真够爽快，这样的姑娘我还是头一回碰见，那就这样，你们猎我们，我们猎你们，各得其所。”

艾姑娘道：“呃！”

右边黑衣人道：“别怪我们，要怪只能怪一样，这座岛上什么都有，只缺一。”

艾姑娘道：“女人。”

“对。”左边黑衣人猛然激动，带着浑身的劲，迈步逼向了艾姑娘：“你们俩只要愿意，让我们俩死一回我们都干。”

可真是色迷心窍，煞星罩命啊，要是没两下子，岂敢二女为伴，“单独”行猎。

金无垢冰冷一声：“那你就死一回吧！”她话落就要扬手。

就要扬手的意思是还没有扬手。

可是“砰”一声，左边黑衣人突然跪了下去，她一怔，脸色变了。

右边黑衣人也一怔，旋即脸色大变，要动，不知道是想跑还是要干什么，反正是要动。

可是，就在他要动还没动的前一刹那，他竟然两腿一弯，也砰然一声跪了下去。

金无垢怔住了，两个黑衣人也怔住了。

只有艾姑娘神色如常，而且，她那动人的香唇边，还浮起了一丝甜美笑意：“两位刚才还吃人似的那么凶，怎么如今都跪下了？”

金无垢定过了神，霍地转望艾姑娘，她知道，一定是艾姑娘出的手，可是却没看见艾姑娘出手。

制敌于无形，这是绝顶的修为。

她原就怀疑艾姑娘深藏不露，可却没想到艾姑娘的修为这么高。

艾姑娘香唇边的笑意浓了三分：“姐姐，别这样看我，看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金无垢嘴张了几张，可却没能说出话来。

艾姑娘的流波美目转动，清澈目光落在两个黑衣人脸上，一下子变得那么冷、冰冷，真像两把霜刃，直透到人心里去，使得两个黑衣人机伶伶打了个寒颤。

就因为这寒颤，使得两个人都大梦初醒似的明白过来，两个人心胆欲裂，都想跑，可就偏偏各人那两条腿不听使唤，用不上一分力。

只听艾姑娘道：“这只是略施薄惩，从现在起往后，你们会怎么样，那全要看你们自己，老老实实答我问话，你们是跟哈三一起到这座岛上来的，是不是？”

两个黑衣人既惊又急，但都没有说话。

“怎么，不肯说呀？”

艾姑娘说完了这句话，左边黑衣人像让尖刀扎了一下，突然一声大叫，急道：“我说，我说……”

这回，金无垢看见了，艾姑娘的左手小指只微微地弯了一弯，然后左边黑衣人就叫了起来，金无垢看得暗暗心惊，这位艾姑娘，的确是个劲敌，而值得庆幸的是，现在已经化敌为友了。

只听艾姑娘笑吟吟的说：“那你就说吧，我听着哪。”

左边黑衣人忙道：“是的，我们是跟哈三一起来的。”

“那么，你们都是大内的秘密卫队了？”

左边黑衣人脸色一变，一时没说话。

艾姑娘轻轻地“嗯！”了一声。

左边黑衣人吓得一哆嗦，忙道：“是的，我们是……”

艾姑娘截口道：“那么，你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不知道。”两名黑衣人异口同声的说。

“好吧！”艾姑娘笑笑道：“你们看看这个。”

艾姑娘皓腕轻抬，从腰间解下一方玉佩，放在手掌心上，递到了两名黑衣人面前。

玉白，艾姑娘的柔荑更白。

刹时，两个黑衣人又怔住了。

“你们既是大内的秘密卫队，就应该认得这方玉佩，既然认得这方玉佩，就应该知道我是谁，对不？”

两名黑衣人脱口惊愕叫道：“格格……”

艾姑娘翻腕收起玉佩：“你们还认识我这个格格吗？”

“格格，奴才们该死！”

“那么你们就将功赎罪，自己救自己的命吧，告诉我，哈三呢？”

右边黑衣人抢着道：“回格格，他又回中原去了。”

“这我知道，可是回过中原以后，他又偷偷折回来了。”

两名黑衣人一怔，左边黑衣人道：“这个奴才就不知道了。”

“呃！”

“格格明鉴，奴才们天胆也不敢欺蒙格格。”

艾姑娘转眼望着金无垢。

金无垢道：“早先碰见过两个，也是这么说的，只知道不可信。”

两名黑衣人忙道：“格格明鉴，奴才们说的话是真的。”

“可是……”艾姑娘道：“据我所知，哈三的确折回岛上来了。”

右边黑衣人道：“奴才们不敢不相信格格，只是奴才们真没碰见他。”

艾姑娘沉默了一下：“那么，你们现在是要上哪儿去呀？”

“回格格，奴才们上‘白砂谷’去。”

“干什么去呀？”

“奴才们知道有人到岛上来找奴才们来了，奴才们是为躲他们的搜寻。”

“到‘白砂谷’去，就安全了吗？”

左边黑衣人苦笑道：“那倒也不是，只是躲过一天是一天，奴才们是想赶快想办法离开这儿。”

“呃，没船走得了吗？”

“横竖是死，奴才们想碰碰运气。”

“可惜你们的运气太差了。”

右边黑衣人苦着脸道：“奴才们都是在为大内效力，如今碰见了格格，一如碰见了救星，还望格格您——”

艾姑娘摇头道：“不，你们不是为大内效力，而是为青龙社效力，我所以找哈三，为的就是这件事。”

两名黑衣人脸色大变：“格格开恩，奴才们都是受了哈三的骗，而且他领秘密卫队，奴才们也不敢不听他的。”

“呃，是么？”

“格格明鉴，奴才们句句实言，万望格格开恩，万望格格开恩。”

艾姑娘美目中闪过一丝异样光彩，道：“这么说，罪魁祸首只是哈三一个人。”

“是的，格格，这是实情。”

“既然是这样，那你们就走吧。”

两个黑衣人脸上同现喜色：“谢格格开恩。”

往起一站，居然都能站起来了，丧家之犬似的，拔腿就跑，可惜的是，他们两个刚跑出十步去，就双双一头栽倒在地，没再动，各人嘴角流出一股鲜血。

金无垢看得心头猛震，脸色也不由为之一变。

只听艾姑娘道：“姐姐，不是我心狠手辣，实在是这种人留不得。”

金无垢自问，今天若不是有艾姑娘这个伴，碰上了这两个人，她很可能会落在这两人手里，而设若这两个落在了她手里，她也是杀之不误。

经这么一想，心里也不由地为之释然了，当下笑笑说道：“杀得好，论他两个的心性，这种人是死有余辜。”

只因为两个人已化敌为友，金无垢说话已留了情，说“心性”而不说“满虏鹰犬”，“心性”，指的是两个黑衣人心中的淫念，口齿的轻薄，万恶淫为首，有此一念，自是可诛。

艾姑娘何许人，已是知道金无垢已留了情，投过感激一瞥道：“谢谢姐姐。”

当然，这句谢，也包括既谢金无垢话里留情，也谢金无垢不怪她暗以阴柔功力取人性命。

经过这番折腾，看看两边空际，轻烟已渺，盘算一下时间，休息的时候也差不多了，艾姑娘道：“姐姐，咱们走吧。”

金无垢点了点头，两个人复又往前行去。

走过这片草地，进入两个黑衣人适才出现的那片密林，密林中草长过膝，走起来沙沙直响，刚走两步，两个人不约而同都停住了，四目交投，都不好意思的笑了。

无他，女儿家毕竟还是女儿家，纵然有一身好修为，不畏虎豹，但俱怕定了虫蛇。

长可过膝的野草，难免里头不藏着虫蛇一类的东西，突然缠上脚脖子咬一口，岂是闹着玩儿的。

金无垢道：“咱们还是折段树枝，拨着草走吧。”

艾姑娘道：“只好这样了。”

话说完，她一个美好娇躯已飘了起来，不是陡然拔起，而是冉冉飘起，升到枝叶横伸处，折了两根树枝落了下来，用手扯去细小的小枝叶，递给了金无垢一根。

金无垢看呆了，她是个一流好手，陡然拔起容易，只要轻功有几分火候，谁都能脱弩之矢似的一拔几丈高。

但是，慢慢飘起可就难了，简直太难了，不但是轻功造诣要到炉火纯青地步，而且内外双修，已到意动克敌、来去无踪的绝顶境界，简直已超越了人的体能的极限。

还是艾姑娘递过来树枝惊醒了她，她脱口惊声说道：“妹妹，你，你是怎么练的？”

艾姑娘笑笑道：“没什么，全得力于天山的独特环境，我一天到晚爬高上树的，简直就像猴子，换了谁也能这样！”

当然，这是谦词，没有神仙般名师，没有得天独厚的禀赋，换了谁也绝练不到这境界。

定了定神，金无垢叹道：“我可是真走眼了，真没看出妹妹简直就已成了陆地神仙。”

其实，又何止她一个人走眼。

艾姑娘失笑道：“这样就成了神仙，世上可就没神仙了，姐姐可别再说了，真让神仙听见，人家可是会不高兴的。”

她轻描淡写一句谈笑应付了过去。

金无垢心里是一千个庆幸，一万个庆幸，庆幸这位艾姑娘已经不是仇敌了。

尽管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山还有一山高，可是放眼当今，她还不能为眼前这位艾姑娘找个对手来。

意动克敌的绝顶高手，谁会是她的对手。

可是，她毕竟被一个“情”字降服了，而且服得她死心塌地，不惜舍弃她的一切。

这也许是上天的一种安排吧。

要不然，谁还能克制像艾姑娘这种人。

“恐怕要落后了，咱们走吧，姐姐。”

艾姑娘轻轻松松的一句话，把这件事情带了过去。

两个人拨动着野草往前走，金无垢心里已经有了绝大的安全感，本来嘛，有艾姑娘这么一个妹妹做伴，还怕什么凶险。

## 第十四章 翡翠谷主

不知道别人走的是什么路，李燕豪登上了一座高山。

他走的路，本来就是最艰险难走的一条，而且他已经走过一段了。

这座高山，他老远就看见了，如今它矗立眼前，也是意料中事，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走了上去。

这座山，没有盘旋迂回的登山道，甚至连一条人踩过的羊肠小径都没有。

有的只是野兽觅食，经常出没，行走所留下的路径。

想来是人迹罕至，想来当初黑衣教人在岛上的时候，也没有人开发过它，甚至没有人登临。

李燕豪只在遍山的林木、野草中往上走。

刚走到半山腰，左前方一片矮树丛里，一样随风略作飘动的东西吸引了他。

那东西飘得很快，只随风一闪就静止了。

是鸟雀么，不会，鸟雀一旦被惊动，尤其是在矮树丛里，应该展翅惊飞，那是什么？

李燕豪认准了地方，提一口气掠了过去。

既然是认准了地方，落脚地自然是飘动的那东西之前，他一眼就看见了，那是一块布，一块破布，一块绿色的破布。

幸亏它随风一飘，若是它静止不动，挂在枝头，不走近细看，任何人都会把它当成成千上万树丛里的一片。

这块绿色的破布，有巴掌大，颜色还相当鲜艳。

当然，布是从衣裳上来的。

颜色还鲜艳，那表示没经过长时间的风吹雨打太阳晒，也就是说它是前不久才留下来的。

衣裳自然是穿在人身上，那么情形应该是怎样，前不久，一个穿绿衣裳的人从这儿匆忙跑过，让树枝把衣裳扯破了一块，挂在了这根树枝上。

这个穿绿衣裳的人，为什么跑得那么匆忙呢？

在这座离魂岛上，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被追赶而逃跑，为了躲某个人的追赶而逃跑。

逃跑的人是谁，追赶的人又是谁，不得而知。

逃跑的人往哪儿去了，追赶的人到底赶上了没有？

李燕豪忙看地上，蹲下来仔细找寻。

不知是下过雨的关系还是怎么，地上竟没有一点痕迹可寻。

李燕豪皱皱眉站了起来，没有可寻的痕迹，往哪儿找去？

偌大这座山，总不能到处找啊。皱眉愁苦中，陡地，一点灵光自脑际闪过，李燕豪凝目望向挂在枝头的那块绿布。

它不能叫作布，它是绸质的，穿绫罗绸缎的人，应该不是普通人家的人。

看这块绿绸扯挂的方向，李燕豪推测那人是往山左跑了，抬眼望山左，没有路，一片树林遮住了视线。

突然，李燕豪扬起了一双眉梢，迈步往山左行去。

说是走，可比常人的步履快了一倍，一边走，还一边竭尽目力搜寻方圆两丈的地上跟枝头，希望能找出什么可循的蛛丝马迹来。

以李燕豪的目力，倘若有什么蛛丝马迹，是绝难逃过李燕豪的目力的。

可是，一直走到了那片树林前，仍然没能找到什么痕迹。

李燕豪停了步，他几乎怀疑自己的错误，那绿衣人并没有往这个方向来。而，事实上，他自己知道，从那片绿绸的扯挂方向看，他的判断并没有错误，他迟疑了一下之后，毅然再度迈步进了树林。

树林相当茂密，遮蔽天光，光线较外头为暗，但并不影响李燕豪的目力。树林走了一半，仍然没发现什么痕迹，但他却隐隐听见一阵雷声。

晴空万里无云，艳阳高照，何来雷声？

再往前走，细听，隆隆之声中还夹带哗哗之声，李燕豪恍然大悟，那不是雷声，而是水声，必然是自高处急泻而下的一道激流。

果然，走出树林再看，插天峭壁顶端挂下，注入峭壁下一个水潭，隆隆之声，一如万马奔腾，战鼓齐鸣。

水潭中激起水花四溅，飞珠喷玉，几丈内水气氤氲，沾衣欲湿，使得这一带的林木水草特别翠绿，特别茂盛。

真是：“飞瀑直泻三千丈，疑是银河下九天。”奇景天成，令人尘念俱消。

但是，李燕豪却感到一阵失望。

峭壁阻路，飞瀑当前，哪里还有可行的路径。

毕竟，他还是判断错误了。

纵然是神仙世界，李燕豪也没有雅兴，没有心情留连，他眉锋深皱，转身要走。

而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刹那，他的眼角余光看见了一样东西。

那样东西，在瀑布旁，水潭中，一块突出水面尺许的石头上。

那块石头，由于长年浸沾水份，上面长满了青苔，但是，却有一块巴掌大地方露出了石头。

当然，那并不是只那块地方不长青苔，而是原有的厚厚一层青苔被日积月累的磨损掉了。

是什么磨掉了那一块青苔？

李燕豪胸气翻腾，心猛一阵剧跳，俯身拾起一颗石子，振腕向瀑布打了过去。

小石子疾如流星赶月，“噗！”地一声没入瀑布，但却没听见一点回响。

是啦。

李燕豪心头又一阵剧跳，提一口气纵身拔起一掠三丈余，单足落在那块石头上——那没有青苔、巴掌大的一块上。

像淋雨似的，衣裳湿了。

李燕豪顾不了那么多，凝目再看，从瀑布与峭壁之间的两三尺宽的隙缝中看过去。

瀑布后，石壁上，有个半人高的黑漆漆洞穴。

这就够了。

李燕豪再提气，闪身一穿，从瀑布与峭壁之间的缝隙穿过、折腰、踮脚，变成头前脚后，轻巧异常地穿入洞穴之中。

落地俯身再看，洞中虽然黑暗，洞势却忽然开阔，洞宽五尺有余，洞顶足有一人多高。

再看洞道，五尺外是干地，很明显的，经常人有走动。

是谁躲在洞中，藏身在这天成的隐密之地，绿衣人？还是另有其人？

李燕豪运功护体，屏息凝神，移步往里行去。

洞里不见天光，自然是够暗的，但是拐过一个弯便看见了从外面射进来的天光，就在三五丈外，圆圆的一个，那应该是另一端的洞口。

李燕豪疾快地扑了过去，身贴洞壁，缓缓探头外望，这一看，他怔住了。

洞外，别有天地，应是人间胜境、尘世福地。

洞口，距地面高可十丈，在峭壁的半腰，一条绳梯垂挂下去。

地面，一水若带，绿草如茵，那弯溪流，晶莹清澈，拦腰还横跨一座石桥。

桥彼端，也就是小溪的那一边，是一片茂密的树林，林深处，偶露几角流丹飞檐，高喙狼牙。

这不是一般建筑，有这样的建筑，就该有人居住了。

什么人住在这人间胜境、尘世福地？住在这人间胜境、尘世福地的，又是何许人？李燕豪正自思潮汹涌，正自惊讶莫名，从小溪彼岸的树林中，袅袅走出个绿衣女子。

李燕豪心猛一跳。

那绿衣女子，云髻高挽，环佩低垂，粉臂上还挽个竹篮，篮里装的像是衣物。

果然，那绿衣女子走到河边竟然洗起了衣裳。

好一幅“玉女浣纱图”。

虽然看不见那绿衣女子的面貌，此时此地有这么一个她，她就必是神仙中人。

她一身绿衣，就是那扯破衣裳的人儿么？她何许人，为什么住在这儿？”

是她一个人，还是另有别人？

如果扯破衣裳的是她，她又为什么匆忙逃跑，躲避的又是什么人？李燕豪好奇，本来嘛，人都不免好奇。

但李燕豪好奇，还没到非要一探究竟的地步不可。

他是为缉捕哈三而来的，这才是重要的。

可是，这显然是个不为人知的“世外桃源”，谁都没碰见过哈三，哈三会不会藏在这儿？

谁也不敢说没有这个可能，所以，李燕豪非一探究竟不可。

怎么个探法？李燕豪皱了眉。

洞口下去，空旷辽阔，没有一处可资隐身之地，绿衣人儿面向洞口在溪畔洗衣，只一下去，势必会被她发现。

怎么办呢？李燕豪只有这一个笨办法了，等，等那绿衣人儿洗好衣裳回去。

李燕豪耐心地等上了。

还好，衣裳似乎没几件，不过一盏茶工夫，绿衣人儿提起竹篮站起身，袅袅走了回去，很快地没入了树林。

李燕豪不敢怠慢，连绳梯都没走便飞身疾掠而下，停都没停，脚一沾如茵绿地，腾身又起，两个起落便掠过小溪，扑进了树林之中。

进树林，他收势停住了，隐身树后，屏息凝神静听，往里看。

绿衣人儿不见了。

一条青石小径蜿蜒伸入林深处，林深处，一角红墙绿瓦。

静悄悄的，听不见一点声息。

李燕豪闪身疾扑，入林一半，豁然开朗，一圈红墙，两扇朱门，墙里，可是森森林木，庭院深不知几许，但亭、楼、榭该是一应俱全。

那两扇朱门，虚掩着，是绿衣人儿刚进去没关好。

抑或是——其实，住在这种隐密所在，又何必非关门不可。

李燕豪轻轻掩近，身躯贴在门边，从两扇朱门缝里往里看，门里，是前院所在，很雅致的前院，但却静悄悄的，看不见一个人影，听不见一点声息，适才那溪边洗衣的绿衣人儿已不知何处去了。

这究竟是什么地方？是什么人住在这种地方？要不要、该不该进去看个究竟？哈三会不会在这儿？李燕豪转过身来思忖。

也就在他转过身来的当儿，眼前的景象，也就是他的来路，映入了他的眼帘。

这景象，看得他猛然吃了一惊，刹时怔住。

适才的来路，那片树林，赫然已经不见了，现在在眼前的，是云封雾锁的混沌一片，再好的目力，看不出五尺以外去。

再看左右，一圈红墙还在，只是，整座院落都笼罩在弥漫的云雾之中，除了这座院落，别的再也看不见什么。

刚才还是天晴日朗，什么时候变了天，难道山中的天气，真是这么变幻无常。

李燕豪定过了神，深吸一口气，恢复平静，迈步往云雾中小心行去，他要先摸索出来路。

人入云雾中，更难看出三尺以外，李燕豪竭尽目力前望，同时缓步前行。

十几步过后，他突然心头剧跳，急忙停了步。

只因为他发觉，他走上的不是来路。

既然目力难望出三尺以外，何以能知道走上的不是来路？

来时，他记得清清楚楚，树林中央，是一条青石小径，按如今他走的方向，应该是踏着青石小径前进，而事实上，他脚下踩着，却是一片砂土。

难道他摸错方向，走进了树林中。

不可能，树林中也不是砂土地，而且，那片树林相当茂密，照他走的步数，也应该碰着一两株树了，而事实上到现在为止，他一株

也没有碰着。

照他的感觉，他现在简直像置身在一片无垠的沙漠里。

这是绝不可能，然而，这却是事实，退不得只好前进。

所谓前进，以现在来说，应该是后退，他缓缓的，一步、一步退向那座院落，退向那两扇朱门。

而，渐渐后退，他却又渐渐心惊，只因为他记得，适才前进不过十步，而如今已退了廿多步了，居然还没有退到那座院落的两扇朱门前。

他霍然转身前望，他看得一呆，也不禁心头一震。

看不见红墙，也看不见朱门，满眼只是云雾，尽管他艺高人胆大，此时也不禁为之心惊不已。

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奇异的铃声。

铃声不怎么响亮，但是很清脆，而且很缓慢，一声声间有一段间隔，而且间隔都是一样，甚有节奏，似乎，铃声是敲打出来的。

李燕豪心头猛一阵剧跳，铃声传来处，应该有人，他霍然转身，先确定了铃声从云雾中传来的方向，然后迈步循声寻了过去。

才走十几步，他心神再猛震，立时停住脚步。

他看见了，他看见了一圈红墙、两扇朱门、整座院落。

而也就在这时候，铃声倏然而止，听不见了，又是寂静一片。

尽管人在云雾中，他依然很清醒，他清晰记得，这红墙、这朱门、这院落，的的确确应该在他身后方向，怎么却到了眼前。

这是怎么回事，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整块地转动，让院落挪了方向，还是他置身睡梦中？

当然，地不可能转动，他也很清晰地知道，他不是睡梦中，而是……

他明白了，完全明白了，他陷身于人家摆布的奇门遁甲阵围之中了。

擅奇门遁甲者，必属高人奇士？

住在这种地方的，本就该是高人奇士。

只是，“离魂岛”上有这种奇人异士，为什么没听呼延烈说起呢？

难道，连呼延烈这位黑衣教的教主，也不知道他黑衣教的根据地里，有这么一处隐密所在，住有奇人异士。

这地方既然是这么一处隐密所在，那就应该是这样了！

李燕豪他不是不懂九宫八卦、奇门遁甲、河图洛书之类之学，但是他无法破眼前阵图，出不了此困。

再看两扇朱门，仍是虚掩着的，那么，现在眼前的情势，是只许进，不许退了。

而且，也就在这一刹那间，他突然悟出，那铃声，适才那铃声，分明是指引他回到此处来的。

也就是说，此间居停，已经知道有他这么一个外人侵入了。

既是如此，何妨大方一点。

一念及此，李燕豪双眉陡扬，伸手推开两扇朱门，毅然迈步行了进去。

一条青石路，将这雅致前院一分为二，直通往后。

李燕豪他在青石路上刚走两步，轻盈步履响动，从青石路的那一头，并肩袅袅行来两个绿衣少女。

这两名绿衣少女，除了面貌不同外，其他衣裙、服饰、发式，甚至连裙脚下绣花鞋，竟无不相似。

只是不知道，适才溪边洗衣那绿衣人儿，有没在其中？

李燕豪停了步。

两名绿衣少女很快到近前，浅浅一礼，齐声说道：“奉家主人之命，特来请贵客花厅相会。”

果然人家已知道他来了。

李燕豪忍住震动，答了一礼，道：“敢问两位姑娘，此处是……”

两名绿衣少女似是不愿回答，不等话完，齐声又道：“请贵客随婢子来。”

浅浅一礼，转身行去。

既来之，则安之。

既来之，也不得不安之。

李燕豪暗一咬牙，迈步跟上。

走完青石路，踏上画廊，转过画廊，进入花厅，花厅不大，但极精雅，摆设很简单，但都是精品，两边壁上挂着几幅字画，似乎出自名家手笔，不是凡品。

李燕豪正打量间，两名绿衣少女又施一礼：“贵客请稍坐。”

李燕豪答一礼，尚未说话，两名绿衣少女已转身行出了花厅。

两名绿衣少女不见，李燕豪转身再打量花厅，越看越不俗，越看越雅，不由地对此间主人产生了几分好感。

信步走到壁前一看字画，看得他一怔，仕女图出自唐寅手笔，那幅字落题的竟是祝允明，果然都是名家真迹。

正观赏间，忽听厅外画廊上步履响动，李燕豪转身望去，只见适才那两名绿衣少女走了进来，进花厅退立两侧，施下礼去。

紧接着，花厅里一前二后地走进三个人来。

这三位，俱都是绿衣少女，所不同的，是前面那位绿衣少女穿的是一身宫装，后头那两位，衣着服饰跟先进来那两位一样。

宫装少女，美艳如花，但那如花的娇靥上，却布着一层浓浓的寒霜，尤其一双明眸中，光芒闪动，冷厉若两把利刃，几几乎令人不敢正视。

她一进花厅，那利刃般一双冷厉目光便盯住了李燕豪。

李燕豪可不在乎这双目光，直视不避，抱拳一礼道：“莫非此间居停当面？”

宫装少女脸上没有表情，也没有答礼，停了一下才道：“我以为婢女们已经告诉你了。”

话声，比她娇靥上的寒霜还冷三分。

李燕豪听得眉梢儿微扬道：“两位姑娘是已经告诉我了……”

“那你何必多此一问。”

“只因为我看芳驾不像个待客的主人。”

宫装少女脸色一变，明眸中冷厉光芒暴闪：“好犀利的词锋，你要知道，逞口舌之利，对你没什么好处？”

李燕豪淡然一笑：“那么容我请教，我若是一言不发，任由芳驾凌辱，对我又有什么好处。”

“至少我会把你当个客人。”

“否则呢？”

“否则我就拿你当贼。”

“我误入此间，自知理曲，但是芳驾也应该知道一点，士可杀，不可辱。”

“这么说，你愿意死得像个英雄？”

“只要芳驾能说出我该死的理由，我可以死。”

“闯我居处，非奸即盗，你还要什么理由？”

“芳驾，据我所知，此地是离魂岛。”

“离魂岛又如何？”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你指的是什么王，哪个王？”

“大明先皇帝。”

宫装少女目中厉芒一闪：“你可知道，此地不是中原。”“难道此地不服王化？”

“此地是座没人管的荒岛，自汉唐以至于今，哪一朝、哪一代也没经过王化。”

“那么，先明一帮遗民志士迁来此地，此地就该是他们的。”“无知，你可知道，我家在此地已住了三代。”

“这么说，此地应该是府上的？”

“本来就是。”

“芳驾，风月无古今，林泉孰宾主——”

宫装少女厉声道：“我就是此地的主人。”

“这么说，我是死定了。”

“你本有一线生机，可惜让你自己断送了。”

李燕豪扬眉一笑：“既是如此，芳驾还等什么？”

宫装少女变色厉叱：“我等的是你的性命，给我拿下。”身后两名绿衣少女躬身答应，衣裙微动，一闪便到了李燕豪面前，快得令人咋舌，她两个身形还没有停住，两只欺雪赛霜的柔荑已递到李燕豪双肩之前，一气呵成，不带一丝火气，简直是一流高手。

李燕豪淡然一笑：“芳驾欺错人了。”

他脚下未动，上身不移，右掌疾抬，突出一指，向着绿衣二女的掌心点了过去。

绿衣二女脸色一变，脚下微退，沉腕收手，就要变招。

宫装少女一声冷喝：“回来！”

绿衣二女恭应一声，飘身而退。

宫装少女凝目望李燕豪：“怪不得你这么骄狂，原来你有这么两下子。”

李燕豪道：“芳驾小看人了，我何止只有两下子。”

“我看看你有几下子。”

宫装少女一个娇躯随话飘起，未见作势已飞射而至。

她来得极快，但发招却极慢，缓抬玉手，缓缓一掌拍向了李燕豪。

只这缓慢的一掌，已将李燕豪身前诸要穴完全罩住，果然比绿衣二女又不知高明几许。

而李燕豪，他却纹风不动，像个没事人儿似的，只有一双目光，凝注在那只柔荑之上。

宫装少女出掌虽慢，但由于两人距离近在咫尺，此刻一只欺雪赛霜、柔若无骨的玉手已递到李燕豪胸前，眼看就要沾衣。

这时候她却发现李燕豪周身无懈可击，她心神震动，脸色一寒，跟着变招，在一转眼间，向着李燕豪攻出了八掌。

李燕豪上半身突然闪动，疾快无比，连闪八闪，宫装少女一连攻出的八掌，全部都落了空，只听他道：“芳驾，该我了。”他作势欲抬右掌。

宫装少女飘身疾退，一双明眸中暴闪杀机，右手缩入衣袖之中。

就在这时候，一连三声铃响传了过来。

正是适才指点李燕豪回到两扇门之前的铃声，只不过此刻响动较适才快了一倍。

铃声甫起，宫装少女微一怔，三声铃响过后，她双目之中的杀机收敛得无影无踪，道：“将客人送入雅舍歇息。”

这是什么意思？

李燕豪忍不住道：“两位——”

只听两名绿衣少女道：“容婢子为贵客带路。”转身出厅而去。

显然，她俩仍不愿做任何回答。

李燕豪忍了忍，迈步跟了出去。

出花厅踏上画廊，跟在两名绿衣少女之后，一路留心察看，四下里都是房舍，一色宫殿式的建筑，条条画廊交错纵横于各幢房舍之间，却看不见一

个人影。

正察看间，两名绿衣少女已将他导入一间精舍之中，这间精舍，外面是个小客厅，靠里有个门，垂着珠帘，里头似乎还有个套间。

一名绿衣少女道：“贵客请在此间暂做歇息，此间应用什物一应俱全，倘若缺少什么，请出声招呼，婢子们自会前来侍候。”说完了话，她两个施礼要走。

李燕豪横身一拦道：“两位姑娘请留一步。”

两名绿衣少女停步不动，也不说话，两对眼睛只盯着李燕豪。

李燕豪道：“也许两位不便跟我交谈，可是总该能让我知道此地是什么所在吧？”

刚才说话那名绿衣少女道：“翡翠谷。”

竟不多一个字。

“那么贵居停既拿我当客，又拿我当阶下囚，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贵客究竟是客，抑或是阶下囚，目下尚未可知。”

“呃，那么——”

“只等贵客被确定为敝居停的座上嘉宾后，一切自当分晓，如今又何必多问。”

这话听得李燕豪一怔，就在他微一怔神间，两名绿衣少女双双掠过他身边要走。

李燕豪伸手一拦道：“两位——”

那名绿衣少女道：“贵客就是强把婢子们留下，也是没有用的，未得敝居停许可，婢子们就是斧钺加身也不会多说一个字，贵客又何必跟婢子们这等下人为难。”

说得也是。

李燕豪迟疑了一下，垂下了手。

两名绿衣少女低头行了出去。

望着两名绿衣少女踏上画廊，转弯过去，走得不见了，李燕豪这才收回目光，打量置身处的小客厅。

小客厅里，摆设很简单，但是一几一椅都透着雅致。

李燕豪一眼瞥见了垂着珠帘的那一间，心中一动，走过去掀起了珠帘，不错，一间小卧房，也是简单雅致的一间卧房，很舒适的一间卧房。

李燕豪没往里走，垂手放下珠帘又退了回来，他明白，现在的情形，等于是让那位冷艳翡翠谷主把他软禁了。

他之所以闯到此地来，是为了希望能在这儿找到哈三的踪迹，岂能被软禁，又岂甘被软禁，他明知道，此地绝非善地，但他对此地却不能不多了解一些。

这座翡翠谷里，住的是些什么人，有多少人，都是些干什么的？

适才那阵铃声，把此间的主人，那位翡翠谷主召去干什么去了？

最重要的一点，哈三有没有在这儿？

这些疑问，都是他急于获得解答的，真相也是他急于探究的。

他沉思了片刻之后，迈步走出了精舍。

来的那条路，他走过了，没能看到什么，似乎没有再走一趟的必要了，但是那两个绿衣少女是往哪儿去的？

也就是说两个绿衣少女的去处，必然是翡翠谷主的所在地，翡翠谷主的

所在地，自当必是翡翠谷中的重地，要想解疑问、明真相，当然也就应该深入翡翠谷的重地去。

所以，他还是选择了来的时候的那条路。

踏上画廊，转过弯，他到了花厅前，画廊一分为二，一边转往前去，他知道，过去就是前院，刚经过，没什么，翡翠谷主也没有住在前院的道理。

另一边的画廊，直直地通往一座月形门，两扇门是开着的，门的那一边，想必另有世界，走这一条该是对的。

李燕豪走了过去，抬手轻推两扇门。

门只是关着，并未从里头上问，轻轻一推，呀然而开，门开处，看得李燕豪一怔。

是个小院子，院子里种满了翠竹，竹叶茂密，铁骨直挺，一条青石小径伸入竹林深处，路势蜿蜒，再往里就看不见了。

李燕豪踏上青石小径行去，进入竹林随蜿蜒地路势左转右弯一阵，突然，一间竹屋呈现眼前。

这间竹屋，也看得李燕豪为之一呆。

竹子，本身是翠绿的，但用它来盖一间竹屋，日久之后，竹色必然变黄，眼前这间竹屋，任何人都能看出它是竹盖的，但是，这座竹屋的每一根竹子，其颜色仍然是翠绿的，而且根根晶莹，一如绿玉。

竹屋有门，有窗，门是竹子编排的，窗户也是竹子编排的，都开着，听不见里头有一点声音。

这可是翡翠谷的什么所在，为什么整个院子里，只有一片竹林、一间竹屋。

李燕豪走过去，抬手推门，两扇门又是应手而开，李燕豪看得又一呆。

这间竹屋里，根本不是住人的地方，整间屋子里，放满了酒坛子，只有几个是空的，其他的口上都有泥封。

这么一个地方，只是放着酒，岂不可惜。

是了，翡翠谷中住的是奇人异士，奇人异士往往都跟酒结下了不解缘，想必是这个道理了。

李燕豪正思忖间，忽听一阵轻快步履声传了过来，有人来了。

李燕豪听见的步履声，至少还在十丈以外，他心念转动，闪身进入竹屋，关上门，藏身在那堆放如山的酒坛之后。

来人走得相当快，一转眼工夫便到了竹屋外，只见两扇门被推开，进来了两名绿衣少女，不是李燕豪见过的那两名。

只听一名绿衣少女道：“乐爷也真怪，干什么都要喝酒，做首诗、填阕词，喝点酒还有可说，怎么刻个东西也要喝酒。”

随听另一名绿衣少女道：“爱喝酒的人怎么都能巧立名目，找出藉口来喝酒，让他喝吧，反正姑娘这酒本是为他酿的。”

先一名道：“这乐爷哪是喝酒哇，端起坛子来往嘴里倒，简直就像海鲸吸水嘛。”

“乐爷海量，没听他说吗，不这样嘛，肚子里的酒虫不依，快给拿去吧，迟了他又要叫了。”

说话间，两名绿衣少女一个人抱起一坛酒走了，出去还带上了门。

婢女都知诗词，岂是等闲，奇人异土的婢女，自当如是。

姑娘，应该指的是那位冷艳的翡翠谷主。

那位乐爷又是何许人，如此嗜饮，又这么能喝？

李燕豪心念转动间，飞快地跟了出去。

一转眼工夫，他便听见了前面的步履声，进了小院子，踏上画廊，一阵东弯西拐，把人都拐糊涂了，最后，他看见抱酒坛的两名绿衣少女进了一个月形门，掩上了门。

又是一个院子，门关着，围墙又高，看不见里头的情形，但是从围墙顶上往里看，一片郁郁苍苍的林木，想得见院子里必是一片树海。

李燕豪跟了过去，刚要推门，只听一个冰冷话声传了过来：“阁下，请自爱。”

李燕豪回身一看，只见两名绿衣少女并肩站在不远处的画廊上，正是最先见着的那两个，随即她两个快步行了过来。

李燕豪没再动，静静的站立着，等候两名绿衣少女来到面前。

两名绿衣少女带着一阵香风到了，两张寒霜娇靥，四道冰冷目光：“尊驾太不自重了，未得主人允许，怎么到处走动，随便乱闯。”

李燕豪道：“姑娘怎么好这样说话？”

“尊驾不自重，如何教我们这些下人尊重你。”

“贵居停还没有把我当成阶下囚吧？”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这就是了，我既不是阶下囚，为什么不能随意走动走动？”

“就算你阁下是贵客，想到处走走，也得先征得主人同意，更何况阁下这种举动，有点像想窥人隐私。”

李燕豪双眉一扬道：“我向来不窥人隐私，贵谷又何必如此心虚，难道贵谷之中，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么？”

两名绿衣少女脸色陡然一变，一名道：“在没确定你的身分之前，我们不便得罪。”

另一名道：“请跟我们回雅舍去吧。”

李燕豪道：“我若是不愿跟你们回雅舍去呢？”

“那恐怕由不得你。”

“我倒要看看，是怎么个由不得我法。”

“阁下最好不要看，否则会后悔莫及。”

李燕豪淡然一笑道：“是么？那么，姑娘是逼得我非看不可了？”

两名绿衣少女脸色再变，突然飘身后退，左边一名举手将一个竹哨放在嘴里，“吱！”地一声，吹出一声尖锐的声响来。

哨音甫落，绿影闪动，满院生香，一二十名绿衣少女从四面八方飞掠而至。

刚才看不见一个人，如今只一声哨音，就从四面八方掠来了这么多绿衣少女，这些绿衣裙钗竟是从哪儿来的？

李燕豪正自心念转动，吹哨那名绿衣少女冰冷道：“我再请阁下跟我们回到雅舍去。”

李燕豪道：“姑娘应该知道，目下的情势更不容我就这么跟随两位回到雅舍去了，除非——”

“除非怎么样？”

“除非诸位能把我抬回雅舍去。”

吹哨绿衣少女变色叱道：“翡翠谷中岂容你撒赖，更不能任你恣意骄狂，

擒下。”一声擒下，众绿衣少女就要动。

忽听一声冷叱传了过来：“且慢。”

众绿衣少女立即收住扑势。

李燕豪转眼望去，只见那位冷艳的翡翠谷主走了过来。

吹哨绿衣少女迎前施礼：“启禀姑娘！”

翡翠谷主一摆手道：“你不用说，他人不在雅舍而在此处，猜我也猜透了八分。”

话声一落，霜刃般目光直逼李燕豪：“是谁叫你私出雅舍，到处乱闯的？”

“我自己。”

翡翠谷主脸色一变，厉声叱道：“大胆！”

“芳驾这两个字用得欠妥——”

“我却认为已是十分客气，我要你马上回到雅舍去——”

“要去我刚才就去了，虽然我是误入此地，但请芳驾不要用这种态度对我。”

“这样对你已是万分客气，要以我翡翠谷所立规法，早就斩去双足要你的命了。”

“这么说，我应该知足？”

“你本就该知足。”

“可惜我这个人不知足。”

“难道说，你想要我待你如上宾？”

“那倒不必，我也不敢奢求那么多，至少，芳驾应有个待客之道。”

“你不是我翡翠谷的客人，不配我以待客之道待你。”

“我明知道一时难出翡翠谷，可是芳驾也休想以阶下囚待我。”

那位翡翠谷主似乎是忍无可忍真恼了，一张吹弹欲破的美艳娇靥，突然间变得色呈铁青，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厉叱道：“我就不信！”

一挥香袖，众绿衣少女一个个闪动如飞，穿花蝴蝶般互换位置，一转瞬间随又静止不动，一个个立掌当胸，庄严肃穆，数十道霜刃般的目光，凝注在李燕豪身上，眨也不眨一下。

原来，就在这一转眼工夫间，众绿衣少女已经摆好了一个阵式。

这个阵式，李燕豪虽然叫不出它的名字，看不出它的奥妙，但是李燕豪知道，它一定是一个相当厉害的阵式，否则的话，这位翡翠谷主不会在盛怒之际，摆出这个阵式来对付他。

李燕豪也知道，这位翡翠谷主是位奇人，她摆出来的奇门遁甲、九宫八卦阵式，穷天地之变化，奥妙无伦，都能把他困在这儿，让他出不了翡翠谷，那么眼前这个阵式，其厉害、其威力，应该是可以想见的。

有此一念，李燕豪自是不敢大意，昂藏七尺躯，须眉大丈夫，要是败在这帮娘子军粉拳玉腿下，落在她们手里，那可是把“虎符剑令”的威名扫了地了，他立即凝神提气、功聚双臂静待阵式发动。

这是他的慎重，也是他够沉着，更是他的智慧高人一等。

大凡对付这类阵式，要不是熟知阵式的变化，了解阵式的奥妙，有十分把握破阵，最好是以静制动，待阵式发动，再看准对方的攻势，采取对策，最忌讳不够沉着，急进贪功，要是一旦被卷进阵式之中，再想脱身可就难了。

翡翠谷主既是高人，自具慧眼。

见李燕豪凝立不动，当然明白李燕豪是不谙这类阵式，没有破阵的把握，

当即一声冷笑道：“我道你凭什么骄狂，原来也不过尔尔。”

话声一落，香肩微晃，人已欺到李燕豪面前，香袖一抖，直往李燕豪面门拂到。

任何一个练武的人，都不敢小看这轻飘飘的一只衣袖，只因为此刻这只衣袖上贯注了内家真力，已无殊一块钢板。

李燕豪自是更明白，但是他不躲不闪，飞起一指向着疾拂而来的衣袖点了过去。

他对了，不要躲，不能闪，这位冷艳的翡翠谷主此刻疾拂一袖的目的，就是要逼他躲闪，一旦躲闪，阵式马上被引动，那时威力无伦，令人难以招架的攻势，将来自四面八方。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若是不躲不闪，必得有克制这一袖的能耐不可，设若不然，固然可以免掉伤在来自四面八方、威力无伦的攻势下，但却非伤在这一袖之下不可。

李燕豪就有这种能耐。

翡翠谷主显然没料到李燕豪会出手，等到她发现李燕豪出了手时，她的一拂之势太快，想收手或者是变招，都已经来不及了。

只听“噗！”地一声，衣袖被凌厉的指风射穿了一个洞。

指风破袖事小，要紧的是，指风破袖后，威力不减，闪电似的往她身上袭来，这，逼得她非躲不可。

一着受制，全盘俱失，想让人家躲，人家没有躲，自己不该躲，反倒被人家逼得非躲不可。

她这一躲，李燕豪不放过这稍纵即逝的良机，如影附形闪身欺到，双掌翻飞，攻势连绵，绝不让这位冷艳的翡翠谷主，有一丝喘息的机会。

这么一来，翡翠谷主立居下风，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这么一来，众绿衣少女只有看的份，一个也插不上手，只因为群龙无首，阵式无法发动了。

转眼十招，李燕豪道：“芳驾，我要得罪了。”

话落，右掌闪电一抓，他抓的是翡翠谷主高挽云髻上的一根玉簪，眼看就要抓着。

就在这间不容发的当儿，“叮！”地一声铃响传了过来。

这一声铃响，异常清脆，声音并不大，就算是声音大，那也大不到哪里去。

但，就这么声音不大的清脆一声铃响，却震得李燕豪手上为之一顿。

也就这么间不容发的一顿，那冷艳的翡翠谷主娇躯一转，闪电飘退，脱出了李燕豪的掌抓范围之外，免除了螻首上玉簪被抓之危。

翡翠谷主，她面带惊容的站着，没再动，也没说话。

李燕豪惊得怔住了，着实惊得怔住了，那只右手还悬在半空，都忘了收回了。

他没想到，他绝不相信，当世之中能有人籍铃声传送内家真力，震得他出招之手为之一顿。

没想到归没想到，不相信归不相信，这毕竟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若以功力论，这位以铃声传递内家真力的人，要比眼前这位翡翠谷主高多了。

这是谁？

而且，前后三次铃声响动，琢磨起来对李燕豪他都没恶意。

第一次，铃声指引他回到宅院门口来。

第二次，阻止翡翠谷主出手。

第三次，尤其是这第三次，铃声有余力震伤他，但那余力却及时收住未发。

的确是不像有恶意，但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李燕豪毕竟超人，他很快地定过了神，垂下了手，一双眉梢高扬，道：

“想不到翡翠谷主之后，竟然还有高人，可否请出来容李某人一见？”

翡翠谷主陡然脸色一沉：“你还不配。”

李燕豪淡然一笑：“我若是把芳驾头上那根玉簪拿了下来，配不配呢？”

翡翠谷主脸色一变，倏然煞白，银牙碎咬道：“我若是不把你拿下——”

李燕豪截口道：“怎么样？”

翡翠谷主道：“我就誓——”

“誓”字甫出口，突然一个银铃似的话声传了过来：“翠吟，带他来见我。”

话声若有若无，但却字字清晰可闻，而且轻柔、甜美、动人已极，连李燕豪都听得不禁心头一阵猛跳。

那轻柔、甜美话声把话说完，翡翠谷主娇靥上的气恨、煞白立即云消雾散，一转恭谨，她娇躯微欠，扬声应道：“婢子遵命。”

婢子。

能使翡翠谷主自称婢子，那话声轻柔、甜美的女子又是何人？

莫非，这位谷主身后，还有位太上谷主。

李燕豪正自心念转动，那位翡翠谷主投过冷冷一瞥道：“跟我来！”转身行去。

众绿衣少女立即往两旁退去，让出一条路来。

李燕豪迈步跟了上去。

跟在翡翠谷主身后，穿过重重院落，李燕豪怎么也没想到，这座宅院里会有这么多院落，而且适才他在这一带走动，并没有发现可行之路，现在到处居然是可行之路。

推开两扇朱门，翡翠谷主带着李燕豪进了一个小院子。

好清幽的一个院子。

没有花，只有如茵的草地。

没有树，只有几根翠叶鸣凤、铁青穿空的修竹。

就在草地的中央，有一座小小竹楼，完全是竹子搭盖的，一根根黄得几乎透亮的竹子。

走完一条青石小径，来到小小竹楼之前。

李燕豪暗中默计，穿过这么多院落，这座竹楼距刚才打斗处，少说也有几十丈，那女子能以内家真力把话声传送到几十丈外而仍清晰可闻，其修为岂是等闲。

本来嘛，能以内家真力传送铃声，震得李燕豪手上一顿，修为自不等闲。

只见翡翠谷主恭谨施下礼去，只听她恭谨说道：“禀姑娘，婢子已将私入本谷之人带到。”

刚说完话，竹楼两扇竹门倏然打开，翡翠谷主带着李燕豪行了进去。

进门处是个小客厅，无论一几一椅都是竹制的，客厅旁便是一具竹梯，

翡翠谷主又带着李燕豪拾级而上。

上了竹楼再看，眼前是一座厅堂，左边壁下，竹架上一架瑶琴，右边壁下，竹架上一柄斑斓古剑，壁角，竹架上一只香炉，香烟袅袅，淡淡的幽香沁人心脾。

靠里，垂着一卷特大竹帘，帘后，隐约可看见，坐着个绿衣女子，只能看见身影，看不见面貌，但由那美好的身影看，那绿衣女子必然是国色天香、风华绝代。

李燕豪正在看，翡翠谷主已盈盈施下礼去：“婢子见过姑娘。”

只见帘后绿衣女子手抬了抬，翡翠谷主低头退向一旁，随听帘后女子道：“我这里从不接待外客，所以没有椅子，你要是愿意，可以席地而坐，不会弄脏你衣裳的。”

话声近听，更显甜美轻柔，直令人有闻仙乐，饮琼浆之感。

李燕豪道：“主人高雅之士，做客人的岂敢让主人以一个俗字见薄。”立即盘膝席地坐下。

“你这个客人不俗，我这个主人却当不起高雅之士，容我先请教。”

“不敢，李，李燕豪！”

“名字不俗，顾名思义，也应该是个正派侠义之士。”

“主人夸奖，不敢以侠义自许，行事唯能仰不愧、俯不作而已。”

“好一个行事唯能仰不愧、俯不作，跟你谈了几句话，你不像是个骄狂之人，为什么表现得那么让人厌恶。”

“主人明鉴，对人，我自问一向谦恭，只是在贵谷，硬是被人逼的，谦恭不是卑下，不能加以屈辱，主人以为然否？”

“你很会说话，我颇有同感，你的修为惊人，是我生平仅见，可否容我请教你师承？”

“家师无名老人。”

“那我就便再问了，不过令师必是隐世高人，因为当世知名的这些人，还教不出你这种徒弟来。”

李燕豪淡然一笑道：“芳驾过奖了，隐世高人的徒弟，也禁受不住芳驾那铃声一响啊。”

“你是怪我及时阻拦你出手了？”

“不敢，芳驾身为翡翠谷主，这位是芳驾的下属，芳驾护自己的下属，乃属理所应当。”

“你很会挖苦人，说话也相当尖刻，只是你没有想到，我这铃声也曾经不止一次为你响过。”

李燕豪道：“这……”

“我不单单是护我的人，同时我居住这个地方，也不希望跟外界有任何来往，发生任何纷争，我自然也要避免任何不必要的误会与伤亡，你这个人不俗，应该看得出，我翡翠谷这种地方，不适宜有任何伤亡、任何流血事件，否则不但是大煞风景，而且是读冒灵山胜坛，你是个大男人家，何必这么小心眼儿，跟女孩子斤斤计较。”

一番话绝不声色俱厉，仍然是那么轻柔甜美，但却听得李燕豪脸上直发烫。

他无法否认，也无法辩驳，事实上，人家说的都是实情。

容得脸上臊热稍退，他道：“芳驾，我自认理屈就是。”

“你阁下理屈的不止这一桩啊，你闯我翡翠谷，意欲何为？”

“芳驾，我不是闯，是误入。”

“误入与闯，有什么分别？”

“若是明知此地有这么一处所在而来，是闯，否则的话就应该是误入。”

“你很会说话，你的确很会说话，我怎么知道，你事先是不是知道这儿有这么一处所在呢？”

“若是让人轻易获知这儿有这么一个人间仙境，世外桃源般的翡翠谷，我就不会是头一个来到此地的外人了，事实上芳驾清楚，贵谷那处入口，是如何的隐密，又有如何的天然掩护——”

“我当然知道，所以说，要不是事先知道此地有这么一处所在，是很难找到那处入口，进入我翡翠谷的。”

“知道翡翠谷没有用，翡翠谷在虚无飘渺间，何处去寻，还要知道那隐密的入口才行，而知道隐密入口的机会，远不如误打误撞的机会来得大。”

“你深具辩才，那么，你是怎么误打误撞进入我翡翠谷的呢？”

李燕豪道：“说来芳驾也许不信，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实情，我是在谷外山腰上，发现一块挂在树枝上的绿绸——”

“绿绸怎么样？”

“那情形很明显，当然是身着绿衣的人，从那边奔过，不小心扯破衣衫留下的。”

“我信，我绝对相信，事实上目前我‘翡翠谷’确有一名姐妹出外，不慎扯破了衣衫。”

“这就对了。”

“不对，以她返回‘翡翠谷’，跟你闯我‘翡翠谷’的先后时间来看，你当然不会是跟在她身后进入我‘翡翠谷’的。”

李燕豪道：“我是根据那片绿绸挂在树枝上的部位，判断出绿衣人奔跑的方向，然后根据我判断的方向，到了那处瀑布前，瀑布前的水潭中有块突出的石头，石头上方有巴掌大一块没有青苔，芳驾，我就是这样找到那处隐密的入口的，芳驾信也不信？”

“你说的都是实情，丝毫没有一点杜撰，只好相信了。”

李燕豪道：“那么——”

“别忙，你看见树枝上的一块绿绸，因而误打误撞进入我翡翠谷，只是为了一时好奇吧？”

李燕豪道：“原先我的确是为一时好奇，可是现在我知道这儿有这么一处隐密处所，就不只是为好奇了。”

“呃，别的你还为什么？”

“我要找一个人，这个人有可能在这‘翡翠谷’里。”

“呃，你要找一个人，这个人有可能在我这‘翡翠谷’里？”

“芳驾，我只是说可能。”

“恐怕没有这个可能，如今我‘翡翠谷’里，除了你，再没有一个外人。”

“是么？”

“当然。”

“芳驾，这自己人跟外人的分别，是很难让人信服的，芳驾怎么知道，我找的是你‘翡翠谷’眼中的外人。”

“我不信你找的会是我翡翠谷的人，因为我翡翠谷的人绝少出谷，向不

跟人来往，不可能跟你有任何瓜葛。”

“芳驾这么有自信？”

“当然。”

“树枝上那片绿绸何解？”

“那是我翡翠谷中人头一次出谷，恐怕也是最后一次出谷了。”

“那么，出谷的那位为什么到山腰就折了回来，而且还跑得那么匆忙？”

“这是我翡翠谷的事，也须要告诉你么？”

“当然不必，我没有权力过问贵谷中事，只是，设若出谷的那位是被人追赶，而在后追赶的那个人，又是我要找的人——”

“怎么样？”

“那个人十成十会跟在出谷的那位后面进入贵谷——”

“你错了，我翡翠谷的人没有被人追赶，也没有人跟在她后面进入我翡翠谷。”

李燕豪已听出帘后人儿的话声，已微透冷意，当然，这种变化令人动疑，他微微一笑道：“芳驾既这么说，我就不便再说什么了，只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对我关系十分重大，他若是在贵谷中，还望芳驾把他交给我，我会感激不尽的。”

“我也很想让你欠我一份情，奈何我这翡翠谷中并没有你所要的人。”

李燕豪道：“芳驾不该是谎言欺人的人。”

只听站在一旁的那位西贝谷主厉声叱道：“大胆，你敢说我家姑娘——”

帘后人儿道：“不许无礼。”

西贝谷主立即恭谨答应：“是。”

帘后人儿道：“我已经告诉你，我翡翠谷里没你所要的人，而且我也知道误入我翡翠谷情有可原，所以我不拿你当敌人看待，你可以出谷去了，我派人送你出去。”

西贝谷主立即转望李燕豪：“我家姑娘已有令谕准你出谷了，请吧，我们自会有人送你出去。”

“慢着！”李燕豪道：“芳驾——”

西贝谷主道：“我们姑娘已颁下令谕，你不必再说什么了。”

“芳驾——”

帘后人儿道：“她说得不错，你不必再多说什么了。”

李燕豪双眉微扬，冷笑道：“芳驾当初不让我走，现在却又急着让我离去——”

“当初我并没有不让你走，是你自己没有马上离去的意思。”

“现在我也没有马上离去的意思。”

“以你的才智跟修为，应该是我翡翠谷的座上嘉宾，奈何我翡翠谷的谷规，不容翡翠谷长留外人。”

“不是怕我去‘翡翠谷’里找到我要找的人么？”

“自然不是。”

“那么——”

帘后人儿的话声，忽然间变得更为轻柔动人，道：“阁下，有句话，我不能不先告诉你。”

“芳驾告诉我什么？”

“你要是现在不走，可就永远别想出我这翡翠谷了。”

李燕豪听得心头猛一震，他绝对相信，这位帘后人儿有能耐困住他，困他一辈子，让他永远待在这座翡翠谷里，她随便布个阵式，就能让他找不到出路。

他不能留在这儿，一旦留在了这儿，今后他就什么事也不能做了，还谈什么领导匡复大业。

只是，他能走么？

哈三十有九成是躲在这翡翠谷里，而且虎符剑令也大半捏在哈三手里，要是没有虎符剑令，又凭什么指挥各地的忠义豪雄。

如今这真是走不得，不走也不行。这可怎么办，怎么办？

李燕豪正自心念转动，忽听帘后人儿道：“送这位贵客出去吧。”

那西贝谷主恭应一声，向着李燕豪道：“请吧。”

走就走吧，等日后再跟大家一起来不也一样，李燕豪转身往下行去，西贝谷主跟了出去。

那帘后人儿望着李燕豪下了小楼，轻轻叹了一口气，道：“何苦呢！”

西贝谷主带着李燕豪下了竹楼，没跟李燕豪说一句话，便径自带着李燕豪往院外行去。

刚出小院子，迎面来了两名绿衣少女，一见西贝谷主带着李燕豪走出院子，当即双双施了一礼，道：“四姑娘。”

西贝谷主虽是真谷主的婢女，看来她在翡翠谷中的身分还不算低，要不然怎么会有人向她施礼，还尊称她一声四姑娘呢。

只听西贝谷主道：“你们上哪儿去？”

一名绿衣少女道：“回四姑娘，玲珑阁里的那个人要见谷主。”

“胡闹。”西贝谷主脸色一变道：“谷主岂是任由他见的。”

那绿衣少女道：“他说有要紧的事，非要见谷主一面不可。”

西贝谷主道：“你们就是来请示的？”

“是的。”

“那么你们不用请示了，回去告诉他，谷主不见他这种淫恶之徒，让他在‘玲珑阁’里等死吧。”

“是。”两名绿衣少女未再多言，施一礼，转身行去。

望着两名绿衣少女走了，西贝谷主也要走，李燕豪突然道：“请等等。”

西贝谷主听若无闻，不理李燕豪，袅袅向前走去。

李燕豪又道：“芳驾，请等等。”

西贝谷主仍不停地往前走，李燕豪不怕她不理，索性他来个站着不动。

西贝谷主停住了，但却没回过身来，冷然道：“你是不想出我翡翠谷了？”

李燕豪道：“我记得刚听贵主说，贵谷之中，除了我之外，没有第二个外人。”

“我们谷主说这样，就是这样。”

“那么我请教，在玲珑阁里等死的那位，又是什么人？”

“那是我翡翠谷中人，事是我翡翠谷中事，你无须过问。”

“恐怕那个人不是你翡翠谷中人吧。”

“我说他是我翡翠谷中人。”

“贵谷之中，都是女流，何来所谓的淫恶之徒。”

“这……”

“想必是追赶贵谷中人，闯进贵谷来的那个人吧？”

西贝谷主霍然转过身来，目光如刃，直逼李燕豪，冰冷道：“你也不该忘记，我们谷主说过，你要是现在不离开我翡翠谷，你就永远出不了翡翠谷了。”

“我想知道一下，那个人究竟是什么人？”

“办不到。”

“姑娘，我是找人来的，我也跟贵谷主当面说过，那个人，对我十分重要。”

“那是你的事。”

“若是贵谷肯帮我一个忙——”

“我们帮不上你的忙，也没有必要帮你的忙。”

西贝谷主说的每一句话，不但是斩钉截铁，而且是冷酷无情，任何一句，都让人觉得像冬天里刺骨的寒风从脖子后面吹进去，直透脊梁骨。

李燕豪倒没觉得冷，只觉得心底的火儿往上冒，他双眉一挑，冰冷说道：“求诸人不如求诸己，既是这样，我只好自己帮自己的忙了。”

他转身向适才两名绿衣少女所行方向行去。

西贝谷主脸色一变，娇躯闪动，一掠而至挡在了李燕豪面前，话声比严冬里的冰雪还冷三分：“看来你不只是不想离开翡翠谷，你是想找死。”

话虽这么说，但是她并没有出手。

尽管她没有出手，但是这句话比出手更激得李燕豪豪情万丈：“我相信你们有能耐把我困在这座翡翠谷里，但是我不相信你们还能拿我怎么样？”

他陡然腾身拔起，升空三丈有余，然后从西贝谷主头上飞掠而过，直向适才两名绿衣少女所行方向扑去。

西贝谷主既惊又怒，厉叱一声：“站住！”一面飞身追赶，一面连连吹响了竹哨。

竹哨之声刺耳，李燕豪立即碰上了拦截，一拨拨的绿衣少女，她们为拦截李燕豪，自然一见李燕豪莫不出手。

但李燕豪却不还手，他一直以他高绝的身法躲闪，就这样，他一连通过了五六拨的拦阻。

通过这五六拨的拦截，通过得不但毫不困难，而且还轻松潇洒兼而有之。

不过到最后，他还是在一个小院子的两扇朱门前被拦住了。拦他的，是两名并肩而立的绿衣少女，这两名绿衣少女，装束打扮跟那位西贝谷主一样，绿色的宫装、高挽的云髻。

她们两个并没有一见到李燕豪就出手，堆在两张娇靥上的寒霜，跟四把利刃似的目光，似乎比见面就出手更具威力。李燕豪收势停住。

西贝谷主带着众绿衣少女如飞追到。

西贝谷主显然是恨透了李燕豪，人一追到，厉叱声中，就要扑击。

两名宫装少女中，那左边的一名发了话：“四妹。”

只这一声“四妹”，西贝谷主立即硬生生地收住了扑击之势，说道：“二姐，三姐，这个该死的贼徒——”

这恐怕是她所能骂的最严重的一句了，再重，不便出口，再轻，又不解恨，所以李燕豪就成了该死的贼徒了。

左边宫装少女微一抬手，西贝谷主也把话收住，没再说下去。左边宫装

少女拦住了西贝谷主的话，森冷犀利的目光，落在了李燕豪脸上：“我家姑娘叫我们代她问问你，你究竟是什么意思，想干什么？”

“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看看玲珑阁里的那个人？”

“你凭什么要看玲珑阁里的那个人。”

“我怕他是我所要找的那个人。”

“你不用怕，他不是你所要找的人。”

“姑娘知道我要我的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更不必知道。”

“那么，我所要找的人就只有我知道，我要是不看看他，怎么能相信他不是我要我的人。”

“我说他不是他就不是，你不相信也得相信。”

李燕豪又冒了火，淡然一笑：“我原以为碰见了通情理的，没想到却是一个赛过一个，看来我只好再度别走蹊径了。”

话落，他刚要动，左边宫装少女招手道：“慢着，你先答我一句，如果那个人不是你所要找的人，怎么办？”

“如果那个人不是我要找的人，我向贵谷主当面道歉，立即离开贵谷——”

只听西贝谷主冷笑道：“好便宜啊。”

左边绿衣少女缓缓说道：“如果他不是你所要找的那个人，你也休想生出我‘翡翠谷’，他受什么样的待遇，你也要受什么样的待遇。”

李燕豪道：“如果他是我所要我的人呢？”

“算你命大，你可以活着离开我翡翠谷。”

李燕豪一笑道：“这岂不是更便宜。”

“你人在我翡翠谷中，就得听我翡翠谷的，否则——”

“否则怎么样？”

“否则你休想见着玲珑阁中那人。”

一句话听得李燕豪火冒三丈，道：“我就不信我进不了这房门，到不了玲珑阁前。”他迈步逼了过去。

站在门前的两名宫装少女，娇靥颜色骤变，四掌扬起，作势欲劈。

那在李燕豪身后的西贝谷主也要动。

突然，竹楼上那位帘后人儿的话声传了过来：“让他进来。”

两名宫装少女立即垂手躬身：“是，婢子们遵命。”说完了话，两人立即侧身往后退去。李燕豪脚下停了一停，走过去推开了两扇朱门。

是个小院子，满院种的都是花，姹紫嫣红，争奇斗妍。

李燕豪举步跨进院子，立即看见院子左边座落着那座玲珑阁。

这座玲珑阁，是用一块块的白石头砌成的，石色如玉，质地也如玉，简直就像玉屋。

两层；底层是间房屋，顶层却是座八角宝塔，八处飞檐下都挂着风铃，风过处叮当脆响，煞是好听。

空空的一个院子，看不见一个人影，也听不见一点声息。

宫装少女等跟了进来，随手关上了院门。

李燕豪迈步向玲珑阁走去，一直到门前，没听见一个人说话。

玲珑阁有门，但是只是门框，没有门板，门前摆着十几盆盆景，摆得挺规则。

李燕豪迈步要往里走，可是到了十几盆盆景前，他又停下了。

他不敢轻易进去，真不敢轻易进去。

因为他看出那十几盆盆景很怪。

很可能又是奇门遁甲、九宫八卦一类的阵式。

倒不是他一旦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是他不相信眼前这座玲珑阁能困住人，事实上它毕竟困住了一个人，这就必然有它的奇特之处。

就在他停在那十几盆盆景之前的当儿，玲珑阁里传出了那位人儿的甜美话声：“你学聪明了。”

李燕豪道：“芳驾所以让我进来，应该不会是为困住我？”

“何以见得不是？”

“以芳驾的能耐，如果是想困住我，在哪儿都可以做得到，大可不必把我赚到这座玲珑阁来呀。”

“你很能捧人，既是这样，你又为什么裹足不前？”

李燕豪脸上一热道：“未待芳驾召唤，岂敢贸然行动。”

“事实上我也没有让你到这儿来的，我本是让你离开我翡翠谷的，是不是，你不是已经贸然行动了么？”

李燕豪脸上又热：“事非得已，还望芳驾谅解。”

“我现在让你进来了，你进来吧。”

“敬遵芳谕。”

这回李燕豪没有犹豫，话声一落，他便立即迈步前行，直向那座玲珑阁的阁门行去。

表面上表现得丝毫没有犹豫，但暗地里，他却凝聚真力，贯注双臂，并暗暗运功护住周身大穴。

他知道，这座玲珑阁，名虽玲珑，其实无殊龙潭虎穴，他不能不特别提高警觉。

他一步跨进玲珑阁之后，没有继续往前走，立即收步停住，屏息凝神，静待变化，同时，锐利目光扫动，打量眼前情势。

眼前，只是一条石砌的甬道，别无长物，五尺外便拐了弯，再往里去，视线就被遮断看不见了。

打量之中，没有发现有任何变化，而那位真正的翡翠谷主的甜美话声，却从甬道中传了过来：“既然知道我不会在此时此地困住你，你还有什么好紧张的？”

李燕豪没正面答复，问道：“芳驾，我是否顺着甬道走进去？”

“正是，你只管放心大胆往前走，我可以保证，既没有阻拦，也没有狙击。”

李燕豪一声：“多谢芳驾！”迈步往前行去。

这座玲珑阁建造得十分奇特，进阁来没见一房一厅，却只有这条石砌的甬道，而且这条甬道是一直弯曲着的，就像一盘蚊香似的，一圈一圈盘旋着往里绕。

翡翠谷主没骗他，一路行来，果然是既无阻拦，也无狙击。

片刻之后，李燕豪停在了玲珑阁的中心。何以知道他停身处是玲珑阁的中心呢？

因为眼前已经无路可走了。

眼前，是一间桶状的圆形石室。

刚才，那位翡翠谷主的话声，是从这里头传出去的。

而如今，却未见那位翡翠谷主的芳踪。

这不是“八阵图”，也不是迷魂阵，但却是一间相当好、相当坚固的石牢，如果此刻上方落下一扇石门一堵，就算是大罗金仙他被困在这儿，也休想出得这间石室。

李燕豪扬声叫道：“芳驾——”

他一声“芳驾”甫出口，只觉石室忽起旋转，只那么一转，李燕豪心中震惊，还没来得及转任何念头，石室已然静止不动。凝目再看时，他怔住了。

眼前，已不是适才那间圆桶形的石室，如今呈现眼前的，是一间方形石室，也可以说是一间十分精雅、十分舒适的小客厅。

一把朱红色的漆椅上，坐着一个轻纱蒙面的绿衣女子，没错，蒙面的一块轻纱，而且是块绿色的轻纱。

既然是轻纱，它就绝无法完全遮断人的视线。

但是透过这块轻纱，只能让李燕豪看见轻纱后那张脸的轮廓，却让李燕豪他无法看见轻纱后那张脸上的五官。

只轮廓就够了，任何人都能从这轮廓推断，那是绝美的一张脸，因为即使上古来的任何一位巧匠，也无法雕塑出一张像这么美、这么对称、这么均匀、又这么合度的轮廓来。

有这么美的一个轮廓，它的五官、它的容貌，还能错得了么。

有轻纱后的那么一张娇靥，再加上呈现在眼前，这么美妙的身材，这位绿衣人儿，应该是国色天香，风华绝代，当世之中独一无二的美人。

只听绿衣人儿道：“你来了。”

李燕豪心头一震定过了神，从那甜美动人的话声，他认出，她就是那位真正的翡翠谷主，竹楼上，隐身帘后的那位。

他道：“是的，我来了。”

“我想，你不会有心情坐一下。”

“芳驾相当体恤人，我的确没心情坐，我巴不得赶快见一见那个人。”

“容易，我既让你来了玲珑阁，又让你进到了此地，当然会让你尽快见那个人，只是——”

“只是怎么样？”

“你是否愿意告诉我，你跟你要找的那个人，是什么关系？”

“芳驾可否稍作宽容？”

“怎么说？”

“等我确认在这儿的那个人，正是我要找的那个人之后，芳驾所要知道的，我自当奉知。”

“这么说，你还不能确定，你要见的这个人，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事实如此。”

“那么，为什么非要等你确定之后？”

“芳驾！”李燕豪庄容道：“我要找的那个人，关系十分重大，否则我不会从中原一直追到此地，倘若这个人不是我所要找的那个人——”

“那么，秘密就会泄露，对你很不利，是不是？”

“倒不是对我有什么不利，即或对我有什么不利，我并不计较，在这件事里，个人的生死祸福，太以渺小，渺小得微不足道。”

“那究竟关系着什么呢？”

“我只能告诉芳驾，这件事关系着难以数计的生死祸福。”

“中原武林？”

“真要说起来，武林也太狭小了，不值得一提。”

“呃！”

绿衣人儿的身躯，似乎微微震动了一下，那覆面轻纱后，似也透射过来两道奇异的光芒，只是这两道奇异的光芒显得太短暂了，几乎是闪一下就不见了：“那么，又为什么等你确认之后，就可以说了呢？”

“等我见过那个人以后，如果我确认他就是我所要找的人，我势必得向芳驾索取他这个人，到那时候我若是不肯让芳驾知道我所要他的道理，恐怕芳驾不会轻易把他交给我。”

“等你确认之后，就算你告诉了我，你又凭什么这么有把握，认为我一定会把他交给你呢？”

李燕豪双目之中陡然射出两道威棱来。

只听绿衣人儿道：“好吓人的目光。”

李燕豪目中威棱倏敛，道：“芳驾，恕我失态，如果到了那时候，真如芳驾所说，芳驾不肯把人交给我——”

“怎么样？”

“芳驾！”李燕豪吸了一口气：“我只好不惜流血五步了。”

“呃！”绿衣人儿身躯又震动了一下：“有这么严重么？”

“芳驾，生命可贵而无价，倘若一个人愿意为某件事付出他的性命，那么这件事的重要，应该是可想而知了。”

“说得是！”绿衣人儿微一点头又道：“那就等你看过之后再说吧。”

说完话，她缓缓站了起来，道：“你往前走两步吧。”

李燕豪略一迟疑，也未多问，当即往前走了两步。

这两步，使他到了绿衣人儿面前，鼻端闻见了一阵阵的兰麝幽香。

这阵阵的兰麝幽香，使得李燕豪心中猛一阵跳动。

李燕豪一非贪色，二非轻薄，即使是铁石人儿，闻见这种幽香，它也会心跳。

李燕豪毕竟过人，他吸一口气，马上就把心跳抑制了下去。

绿衣人儿说了话：“请你转过身去。”

李燕豪为之一怔。

绿衣人接着又道：“你要是不怕我从背后袭击你，你就转过身去。”

李燕豪一笑道：“芳驾如果要袭击我，随时都有下手的机会，甚至根本不必自己动手，何必非从背后袭击我。”

话落，他立即转过身去，把整个背后交给绿衣人儿。

他没有觉察到，背后的绿衣人儿有什么动静，但是他却发现，面前，上方，石室顶那个角落里，嵌着一颗大可双手合捧的水晶球。

就在他看见那颗水晶球的当儿，背后绿衣人说了话：“你看见那颗水晶球了么？”

李燕豪应道：“看见了。”

“你凝目仔细看。”

李燕豪照着绿衣人儿的话，凝目仔细看那颗水晶球，只见那颗水晶球滴溜溜转了一下，然后水晶球里映出个人来。

一个人的背影，一个男人的背影。

这个男人的背影，看得李燕豪心中一阵猛跳。

看背影，水晶球里的那个人，像极了哈三。

李燕豪霍地转过了身：“芳驾——”

绿衣人儿道：“他就是你要见的人。”

“我知道，只是——”

“只是什么，他是不是你所要找的人？”

李燕豪道：“看背影很像，可是看不见他的脸，我不敢确定。”“你倒不失为一个实事求是的人，我不妨告诉你，他说他姓胡，你找的人是不是姓胡？”

“芳驾，姓名可以改换，他可以随便说个姓。”

“这倒是！”绿衣人儿道：“那么我只好让你看看他的脸了。”话锋微顿，她把话声提高了些，又道：“这儿有个人要看看你，你转过身子让他看看吧。”

这话听得李燕豪一怔，难道她这样说话，水晶球里那人就会听见。

想想，应该是不足为奇的，这一套，他在金家船帮总舵见过，是无奇老人的杰作。

那么，此地应该也有跟水晶球里那人能话的装置。

在绿衣人儿说完话后，李燕豪马上转过身看水晶球，那人并没有转过身来，他的话声却从石室顶四面八方传入耳中：“什么人要看我？”话声，也像煞了哈三。

李燕豪听得心头又是一阵跳，脱口说道：“我，李燕豪！”那人身躯一震，猛然回过了身，一脸惊容，是哈三，一点也没错，是哈三。

李燕豪浑身热血往上一涌：“哈三，我到底还是找到你了！”

他这句话刚说完，水晶球滴溜溜一转，里头的哈三突然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那颗浑圆透明的水晶球了。

李燕豪急忙转过身，道：“芳驾……”

绿衣人儿缓缓坐回了椅子上，道：“看样子，他是你要找的那个人，是不是？”

“不错，他确是我要找的人。”

“你说他叫什么？”

“哈三，他姓哈，行三，所以武林中人都叫他哈三。”

“这个姓倒是少见……既然他确是你要找的人，说不得你要跟我要他这个人了？”

“事实如此，我不能否认。”

“那么，你是不是该告诉我，你跟这个哈三是什么关系了？”

“自当奉告，只是我告诉芳驾以后，芳驾是不是马上可以把他交给我？”

“我可以告诉你，他就是追赶我翡翠谷使女进入我翡翠谷的，他轻薄，犯了我翡翠谷的大忌，只有死路一条，但是我是不是能把他交给你，还要看你要他这个人的理由怎么样？”

“芳驾，我的理由既充分又正当。”

“那得让我也认为是这样才行。”

李燕豪猛吸一口气道：“好吧，我就说给芳驾听听，这个人，是个满虏鹰犬——”

绿衣人儿微一怔，脱口“哦！”了一声。

李燕豪接着说道：“他是虜主秘密卫队的一名首脑，他以奸谋夺去了我一样很要紧的东西，这样东西关系着所有汉族世胄、先朝遗民安危祸福，也关系着整个匡复大计的成败得失，我从中原一直追他到此地，我誓必要找到他，誓必要夺回我那样东西，否则我就是千古一大罪人——”

“呃，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么重要，关系这么重大？”

李燕豪迟疑了一下，道：“芳驾可曾听说过虎符剑令？”

绿衣人霍地站了起来，失声道：“什么，你说是虎符剑令？”

“不错，是虎符剑令。”

“你原拥有虎符剑令？”

“不错。”

“那么你是——”

“虎符剑令的传人。”

“你是虎符剑令的传人，你居然让虎符剑令落在落虜鹰犬的手中。”

一阵羞愧袭上心头，李燕豪低了低头，又抬起了头，道：“所以我从中原追他到此地，所以我誓必要把虎符剑令夺回来，否则我万死难赎。”

“倘若虎符剑令夺不回来，你可的确是万死难赎啊。”

“芳驾——”

忽听哈三的话声传来：“姑娘，可否让我见见你？”

李燕豪扬眉道：“哈三……”

绿衣人儿道：“现在他的话声可以传过来，可是他却听不见这边的话声。”

“芳驾，哈三现在何处？”

“你在这儿等着。”说完这句话，绿衣人儿又坐回了椅上，她刚坐回椅子上，李燕豪只觉石室一转，再静止时，他回到了那桶形的石室内，绿衣人儿已不见了。

而事实上，这时候绿衣人儿还在那间方形石室内，她面前仍然有个人，不过那个人已变成哈三了。

哈三的立身处，在石室的角上，他举步要走向绿衣人儿。

只听绿衣人儿道：“不要动。”

哈三还真听话，忙把迈出的腿收了回去，道：“姑娘，那个人叫李燕豪，是不是？”

“不错。”

“他让姑娘把我交给他，是不是？”

“不错。”

“他说我叫哈三，是满虜的鹰犬，是不是？”

“你都料想到了。”

“那么，他一定也告诉姑娘，我身上有块虎符剑令，那块虎符剑令原是他的，对不对？”

“是这样。”

“怎见得，又有谁能证明，那块虎符剑令原是他的呢？”

绿衣人儿为之一怔。

哈三跟着又是一句：“姑娘有过人的才智，应该不会不懂我这话什么意思。”

绿衣人儿凝目道：“那块虎符剑令，不是他的。”

哈三道：“这块虎符剑令关系太以重大，如果我是他，我也会他这么

一番说辞。”

绿衣人儿深深看了哈三一眼：“那么，以你说，这块虎符剑令该是谁的呢？”

哈三道：“姑娘，这还用问么。”

绿衣人儿道：“你的意思是说，这块虎符剑令，原是你的？”

哈三道：“姑娘可以把他所说的话，跟我这人试着掉过来，也就明白了。”

绿衣人儿明眸一转，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他把他自己的事，完全推在了你身上。”

哈三道：“正是这样。”

绿衣人儿微一摇头道：“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姑娘是说想不到他会这么做呢，还是不相信我说的话？”

绿衣人儿道：“你知道，我这个人并不傻、不笨，对不对？”

哈三道：“姑娘何止是不傻不笨，姑娘才智过人，聪明绝顶。”

“那么，你就该知道我是想不到他会这么做呢，还是不相信你的话。”

哈三道：“这么说，姑娘是不相信我了？”

哈三不愧心智深沉，到了这节骨眼，他居然还能颜色不变。

绿衣人儿道：“你倒是很沉得住气啊！”

哈三微微一笑道：“事到如今，沉不住又能如何，于事无补，徒乱阵脚——”

话锋微顿，他接问道：“姑娘可否让我知道一下，为什么姑娘相信他，而不相信我？”

绿衣人儿道：“很简单，我这双眼，能相人。”

“这么说，我是面露奸诈？”

“可以这么说。”

哈三吁了一口气，自嘲一笑道：“看来我要怪我的爹娘了，为什么把我生得面露奸诈，让人一眼便看透了我，从而产生了戒心，不能加以信任。”

绿衣人儿道：“真要说起来，你倒还好，你并不是顶可怕的人。”

哈三道：“顶可怕的，大概是面带忠厚，内藏奸诈的人。”

“不错！”绿衣人儿道：“其实，你这种人用不着怎么去相，只你所表现的一样，也就可以把你的人品心性推测个十之八九了。”

“呃，姑娘是说哪一样？”

“执掌虎符剑令的人，绝不可能是轻薄贪色之徒。”

哈三轻击一掌笑道：“姑娘好记性，也推测得极是，自己都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

哈三的心智的确够深沉，他居然还能谈笑自若，跟谈论别人一样。

绿衣人儿道：“事已至今，我看你也不用再说什么了。”

哈三道：“姑娘是决定要把我交给他了？”

“是的。”

哈三叹了口气道：“真是一念贪色误我啊，不过姑娘，我还有两句话要说。”

“你还有什么话说？”

“照现在的情形看，姑娘应该是以汉族世胄、前明遗民自居的所谓忠义分子，对么？”

“难道你不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

哈三轻轻咳了一声道：“姑娘有所不知，我还真不能算是汉人。”

“呃，你既然不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那就怪不得你了，各为其主嘛。”

“姑娘是个明事理的女子……据我所知，凡以汉族世胄、前明遗民自居的人，无不遵奉这块虎符剑令为无上权威，无不服膺于它的领导，为它赴汤蹈火，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是不是？”绿衣人儿微一点头道：“是这样。”

“而且，我也听说，你们这些以汉族世胄、前明遗民自居的所谓忠义分子，是只认虎符剑令而不认人的，是么？”

绿衣人儿目光一凝道：“也不错，你打算怎么样？”

哈三微笑道：“姑娘高明，已经知道我有某种打算，预备做些什么了。”

他一翻腕，手中托起了那块“虎符剑令”。

绿衣人儿神情一肃，浅浅施了一礼，道：“参见令符。”

哈三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但却笑得阴险狡猾：“姑娘，我想请你把李燕豪的顶上人头给我送来，行么？”

绿衣人儿猛抬螭首，两道闪亮，犀利绝伦，威棱外射的目光直逼哈三。

哈三神情微震，退了一步，手中的虎符剑令跟着扬起。绿衣人儿目中威棱缓缓敛去，道：“碍难从命，我这翡翠谷中由来一片清净祥和，从不沾染血腥。”

哈三脸色微一变，但在一刹那间却又恢复了平静：“那么，我退求其次，把他囚禁在这座玲珑阁中。”

绿衣人儿道：“这我做得到。”

哈三道：“现在就动手。”

“你尽可以放心，我既然答应了你，他就绝走不出这座玲珑阁去。”

哈三微一点头：“这我信得过，现在，你把我送出翡翠谷去。”

绿衣人儿道：“绝对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呃，你有什么条件？”

“留下虎符剑令我马上送你出翡翠谷。”

哈三微一怔，旋即笑了：“姑娘高明，夺回虎符剑令不费吹灰之力啊，姑娘可知道，我夺取这块虎符剑令费了多大的事么？”

“我无意夺虎符剑令，这只是我送你出翡翠谷的唯一条件——”

“姑娘应该知道，这块虎符剑令是我的护身符，一旦这块虎符剑令离开了我的手，我随时随地都可能有生命之危。”

“你考虑得太周到了，愿不愿意还在你，我绝不勉强。”

“我若是不愿意呢？”

“那只好委屈你，也留在这座玲珑阁里，跟他做个伴儿。”

“我倒不知道，遵从这块虎符剑令的令谕，还有条件啊。”

“以前没有，现在刚从我这儿开始。”

哈三微一摇头道：“看来我是真碰上劲敌了。”话落，他就要欺身扑过去。

但是他双肩方动，绿衣人儿已冷然说道：“我早料到你到最后会这样了，我希望你考虑后果。”

哈三急忙收住扑势，硬是没敢动。

绿衣人儿冷然又道：“你决定了，不愿意是不是？”

哈三道：“姑娘可否让我考虑一下利害？”

“我可以给你分析利害，留下虎符剑令，离开翡翠谷，你或许还可有条

生路，要是你被囚在翡翠谷，万一事情有点什么变化，你可是一点生机都不会有，这利害还不够明显么？”

哈三沉吟了一下，然后失笑道：“这么看来，姑娘也想要这块虎符剑令了？”

绿衣人儿道：“谁有了这块虎符剑令，谁就能号令天下，谁不想要呢？”

哈三点头道：“说得是，那么姑娘要这块虎符剑令，是想领导所谓匡复呢，还是想用它号令天下，称霸武林呢？”

绿衣人儿道：“那是我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哈三微微一笑道：“我可以交出这块虎符剑令，只是我也有个条件。”

“你已经有所要求，而且我也已经答应了，你无权再提条件。”

“我这个条件，是我交出虎符剑令来所必须有的，否则的话，我无法交出这块虎符剑令来。”

绿衣人儿沉默了一下道：“看在虎符剑令的份上，也只好听听你的条件了，你说吧。”

哈三脸色一整道：“我愿意交出虎符剑令来，只是姑娘得给我一个保证。”

“保证，你要什么保证？”

哈三道：“保证我毫发无损地离开翡翠谷，保证我的性命安全。”

绿衣人儿微一摇头道：“前者，我可以担保，在你没离开翡翠谷以前，绝没有人会伤害你，但是后者——”

“怎么样？”

“一旦你出了翡翠谷，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哈三道：“姑娘可知道，李燕豪还有很多同伴，他们并没有到翡翠谷，却一定在这座离魂岛上搜寻我的踪迹，一旦我离开了这个隐密的翡翠谷，便绝难逃过他们的搜寻，到那时候——”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不能保护你一辈子——”

“不必一辈子，只能护我不受伤害，平安离开离魂岛也就够了。”

绿衣人儿微一摇头道：“办不到，只要你出我翡翠谷一步，我便无权，也不愿再管你的死活。”

哈三目光一凝道：“这么说，我在翡翠谷里，不会有人伤害我？”

“不错，你在翡翠谷里，我可以保证，不会有人伤你毫发。”

哈三道：“那么我只有留在翡翠谷不走了。”

“照这么说，你也不打算交出虎符剑令来了？”

“那是当然。”

“你认为留在我翡翠谷有利？”

“姑娘，还有什么比保命更要紧的。”

“那也只有任由你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有办法让你自动交出虎符剑令来的。”

“当然，这我相信，我人落在翡翠谷里，割剐自然得任由姑娘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还由得了我么？”

绿衣人儿微一摇头道：“不，你错了，我绝不逼迫你，绝不勉强你，我要让你心甘情愿的把虎符剑令交出来。”

哈三脸上掠过一丝疑惑之色，“哦！”了一声道：“这我倒是不太相信。”

绿衣人儿道：“信不信由你，你等着看好了。”她说完话，抬手一挥，人就又不见了。

哈三脸色立即趋于阴沉——

李燕豪猛觉石室转动，转眼后静止，石室变成方形，绿衣人儿又出现在眼前，李燕豪忙迎上一步道：“芳驾——”

绿衣人儿淡然道：“那个人确是哈三。”

“那——”

“虎符剑令的确在他手里。”

“这些我知道，他人——”

“你要原谅，暂时我不能把人交给你。”

李燕豪一怔：“芳驾——”

“我话还没说完呢！”

李燕豪忍了忍道：“芳驾请说。”

“我不但暂时不能把人交给你，而且，而且我还要暂时把你囚禁起来。”

李燕豪又一怔：“芳驾，这话——”

“我不得已，你千万原谅。”

“芳驾，这是为什么？”

“很简单，你知道，虎符剑令在他手里，我不能不听他的。”

“这么说，是哈三他——”绿衣人儿道：“不错，是他的意思，是他让我把你囚禁在‘翡翠谷’的。”

“芳驾就那么相信他的话么？”

“你错了，我不是听他的话，我是听‘虎符剑令’的话。”“姑娘相信他是个满虏鹰犬么？”

“相信，绝对相信，他自己也承认。”

“这么说，姑娘是满虏的人？”

“不，我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要不然我不会遵从虎符剑令的指示，也不会把你囚禁在这儿了。”

“可是他明明是个满虏鹰犬——”

“我知道，可是现在他执掌虎符剑令。”

“芳驾到底是认令还是认人？”

“阁下，你应该知道，虎符剑令是认令不认人的。”

李燕豪默然了，事实上这是实情，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只听绿衣人儿道：“尽管名为囚禁，我保证待你如上宾。”李燕豪道：“我……”

“虎符剑令在翡翠谷，你暂时留在这儿，对你不会有坏处。”

“可是我无法忍受那囚禁二字。”

绿衣人儿沉声道：“受人重托，你却丢失了虎符剑令，你不愿意受一点委屈，你可知道你给汉族世胄、先朝遗民带来了大的灾难。”

这番话，听得李燕豪心头连震，无言以对，继而一阵惊恐与羞愧袭上了心头。

他不能不承认，绿衣人儿说的是实情，他等于是个大罪人，丢失了虎符剑令，几几乎为汉族世胄、先朝遗民带来了大灾难，带来了空前的浩劫，纵是受千刀万剐也是应该的，这点委屈又有什么不能受的。

沉默了一下之后，他道：“多谢芳驾明教，我请问，芳驾适才一句虎符

剑令在此，难道说哈三没让芳驾放他走？”

“他岂甘心被困在此，只是我提出了个条件，使得他不能轻离翡翠谷。”

“芳驾跟他提出了什么条件？”

“我要他交出虎符剑令，我马上送他出翡翠谷。”

李燕豪心头一跳：“芳驾高明。”

绿衣人儿道：“奈何他不愿意。”

“那么虎符剑令——”

“你放心，用不了多久，我自会让他自动交出虎符剑令来。”

李燕豪心头又一跳：“芳驾有什么办法，能让他——”

“那就是我的事了。”

李燕豪神情一肃，抱拳道：“多谢芳驾……”

“用不着谢我，只要你不怪我把你囚禁在这儿，我就知足了。”

李燕豪只觉脸上一热，道：“是我鲁莽，还请芳驾谅解！”

绿衣人儿淡然道：“不要再说什么了，我这就为你安排住处。”

绿衣人儿话落，李燕豪只觉石室一转，他又到了另一间石室里。

很显然的，这间石室是卧房，陈设不算华丽，但很雅致、也很舒适。

绿衣人儿道：“还中意么？”

“芳驾不要这么说了，以我的罪过，就是打下十八层阿鼻地狱也不为多。”

绿衣人儿娇靥上忽然掠过一丝不忍之色，因之娇靥上的神色也为之柔和了不少，柔声道：“就委屈你暂时在这儿住些时日吧，我会命人按时给你送茶饭来，如果你有事要找我，也可以招呼一声让人通知我，什么时候我请你出这座玲珑阁了，也就是我把虎符剑令拿到手的时候，我失陪了。”

一声“失陪”，李燕豪只觉石室微微一转，绿衣人儿就失去了踪影。

这座玲珑阁看似无奇，其实内蕴无穷的变化，也包藏着无数的机关，对这位才智过人的奇女子，李燕豪又更认识了几分，也增加了无限的敬佩，同时对她从哈三手中夺回虎符剑令，也有着无比的信心。

缓缓坐在了软绵绵的床上，李燕豪为之思潮汹涌，他在想，等到金无垢、霍天翔等发现他失踪了以后，不知道会怎么样！

翡翠谷那座竹楼上，如今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那绿衣人儿，她已经摘下了面纱，一张娇靥清丽若仙，不带人间一丝烟火气。

另一个，坐在她的对面，一张矮几之后，正在喝酒，按理，这种喝法，应该是几上几味精美菜肴、银壶玉杯，浅酌细饮才对。

可是理虽如此，事却不然，矮几上放的不是几味精美菜肴，而是一只鹿腿，他用手撕着吃，那银壶玉杯也不是银壶玉杯，而是一整坛的酒，他用手捧着狂饮。

怪么，不怪，看看他这个人，就丝毫不会引以为怪了！

他是个年纪四十上下的锦袍大汉，虎头燕颌，浓眉环目，狮鼻海口，额下一部络腮胡，一双环目开合间精光四射，威猛绝伦，衣袖卷着，露出两段小臂，筋肉坟起，透着劲力，让人直觉得他能举起一座山。

力拔山兮气盖世，活脱脱的西楚霸王再世，极似张三爷重生，这么一个人必具海量，也自然该是这么样个喝酒法。

他吃喝他的，绿衣人儿坐在对面，以她那轻柔甜美的话声，正在述说她在玲珑阁跟李燕豪、哈三分别见面的经过。

她说完了话。

他也喝完了一坛酒，点滴不剩，面不改色，只见他一双环目中精光外射，话声异常低沉：“这么看来，姓哈的匹夫，确是个该杀的满虏鹰犬。”

“那是不会错的。”

锦袍大汉猛一拍矮几，震得几上半只鹿腿跳起，整座竹楼为之一阵晃动：“恨只恨那匹夫掌握着虎符剑令，如若不然……”

话声到此，他目光忽凝：“小妹，你看见了？虎符剑令确是真的？”

“我见是见着虎符剑令了，但是我以前没见过虎符剑令，难辨真假。”

锦袍大汉忽一阵激动，环目中闪现泪光，道：“如果虎符剑令是真，那姓李的年轻人，就必是大将军的传人无疑了，自从当年拜别“大哥！”绿衣人儿截口道：“大哥，你又喝多了。”“不，小妹，事不关酒，你没见过大将军，你不知道，大将军他不是凡人，是神，凡是跟过他的弟兄，无不敬他若神明，像他那样的忠肝义胆，盖世功勋，今生今世，是再也不会会有第二个了。”绿衣人儿沉默了一下，道：“我没见过大将军，但常听大哥说起，对大将军也认识了不少，看这个李燕豪的人品，他应该就是大将军的传人。”

锦袍大汉一阵激动：“我真想现在就见见他。”

“忍忍吧，大哥，总会让您见着他的。”

锦袍大汉恢复平静，吁了一口气道：“咱们隐居在这离魂岛的翡翠谷，为的就是远离虏贼耳目，培养实力，联络志士，企盼大将军振臂一呼，咱们立即响应，将翡翠谷的所有力量，投进匡复行列，哪知道如今虽然见着了虎符剑令，没想到却在满虏手中。”

绿衣人儿道：“大哥尽管放心，我担保，虎符剑令一定会回到咱们手里来的。”

锦袍大汉道：“小妹的保证，我自然信得过，只是，愚兄我自离开大将军麾下，曲指算算，至今可有不少年了，在这些年当中，无时无刻不惦念着大将军，如今我是见虎符如见主，见着大将军的传人，如同见着大将军，愚兄我……唉。”

他长叹一声，没再说下去。

其实，他不必说，总而言之一句话，他是极为企盼能见着李燕豪，能见着虎符剑令。

绿衣人儿看了锦袍大汉一眼：“大哥现在还是不要跟他们见面的好，要不然我做起事来就不好做了。”

锦袍大汉吁了一口气，点点头道：“也只好忍了，只等小妹你把那虎符剑令拿到手，那姓哈的满虏鹰犬——”

话说到这儿，他神态突变，一双环目圆睁，精芒暴射，一部钢髯也根根竖起，威煞怕人，绿衣人儿轻轻叫道：“大哥。”

锦袍大汉威煞倏敛，默然未语。

## 第十五章 情义无双

这是一个黄昏，艾姑娘、金无垢等搜索的队伍已搜完全程，到了岛的这一端。

以信号互相联络之后，众人开始向中央部位集合，中央部位，也就是李燕豪的所在地。

头一批赶到中央部位的，是艾姑娘跟金无垢，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她二人离中央部位较近，另一方面也因为“多日”不见个郎，巴不得早一刻能看到。

哪知，当她二人赶到中央部位，李燕豪的所在地之后，却没见着李燕豪。当时，她二人虽然都觉得有点失望，但却并没有怎么在意。

一直到霍天翔、蒲天义等各路豪雄都聚集齐了，这才发现，李燕豪不见了。

金无垢自然是头一个着急：“燕豪他人呢，他怎么会不见了？”

艾姑娘也着急了，不过她的神色还能保持平静：“不要着急，也许他有事耽误了。”

艾姑娘刚说完话，冷超提足了气，仰天一声长啸，啸声裂石穿云，直逼长空。

冷超功力深厚，这声长啸，几里外都应该听得到。但是，啸声落后久久，没听见一声反应。

蒲天义脸色凝重：“看来，少侠不像是有什么耽误了。”

金无垢忙道：“那么是——”

蒲天义口齿启动，欲言又止。

霍天翔道：“事到如今，咱们也不必讳言了，燕豪可能遇险了。”

金无垢脸变了。

艾姑娘道：“以他的一身修为，他可能会遇上什么险呢？”

霍天翔道：“只有一种可能，他找到了哈三。”

魏君仁道：“哈三可是狡猾诡诈，他为什么不招呼咱们呢？”

蒲天义道：“可能当时情况紧急，来不及。”

艾姑娘道：“咱们不要在这儿说了，赶快分头找寻去吧，早一步或许能够赶得及施以援手。”

最着急的是金无垢，艾姑娘一说完话，她就要动。

只听霍天翔道：“慢着！”

金无垢停步望霍天翔：“霍大侠——”

“咱们这样漫无目的往回找，既耽误时间，也无济于事，应该先想想，燕豪可能遇险的地方是在哪里——”

艾姑娘立即接口说道：“绝不是在平地上，平地上若是有什么动静，咱们看得见，燕豪一路所经，可有什么隐密处所？”

呼延烈道：“只有那座高山。”

艾姑娘道：“恐怕就是了，走！”

一声“走！”群雄立即往回赶去。

群雄的脚程不能算慢。

可是到了那座山下，已经是日落西山，暮色低垂时分了。整座大山浸沉在夜色里，静悄悄的，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

金无垢忧色满面道：“这么高大的一座山，让人从哪儿找起啊，再说，燕豪他还不一定是在这儿呢，真急死人了。”

艾姑娘道：“不要急，吉人自有天相，凭他那身修为，我不信他会遭遇什么不测，即便是有什么惊，也不会有险的。”

话是这么说，她还是眉锁忧愁地转望霍天翔道：“霍大侠，咱们怎么个找法？”

霍天翔道：“这座山不小，若是大家成一路去找，难免会顾此失彼，不如大家分头找寻，一旦有发现，立即以啸声联络。”

蒲天义道：“这样好。”

霍天翔道：“不过大家要注意一点，倘若有所发现，势必以啸声通知大家，候大家会齐后再开始行动，切忌以身试险。”

金无垢道：“那么咱们快分开来找吧，我跟艾姑娘几位为一

冷超道：“金姑娘……”

金无垢冰雪聪明，自然懂冷超这一声是什么意思，她道：“冷老请放心，我之所以这么做，自然有我的道理，有些事您几位不知道，只有我清楚。”

冷超也是粗中有细的人，他没全懂，诧异地望着金无垢，方待再说。

霍天翔已然说道：“既是这样，两位姑娘这一组就先请吧，两位这一组请绕山搜寻，大伙分由山的阴阳两面行进。”

冷超一听霍天翔说了话，也就不便再说。

艾姑娘、金无垢双双答应一声，带着单超、姬凝翠，还有海珠、紫琼二婢先走了。

望着艾姑娘、金无垢等远去，冷超立即转脸望霍天翔：“霍大侠，我是担心……”

霍天翔道：“恐怕冷老是瞎担心了。”

冷超道：“怎么，您是说……”

霍天翔道：“冷老，‘情’字力量之大，不是咱们可以想象的啊！”

冷超为之一怔，一时没能说出话来。

蒲天义道：“真要是这样的话，那可是咱们汉族世胄、先朝遗民之福！”

霍天翔道：“只怕是不会错，咱们也别耽误了，我请呼延烈教主率黑衣教弟兄也绕山搜寻，由山阳而山阴，蒲帮主跟穷家帮的弟兄，散开来搜寻山腰一带，至于山顶一带，由我一个人来找吧！”

分配既毕，群雄立即分头展开行动。

这座山虽大，可是群雄脚下行动快速，未到一个时辰，艾姑娘、金无垢等已经跟呼延烈等黑衣教人在山背碰了头。

金无垢下意识地忙问：“呼延教主，可有什么发现？”

呼延烈摇头道：“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痕迹。”

金无垢道：“霍大侠跟蒲帮主他们呢？”

“霍大侠上山顶去了，蒲帮主跟他穷家帮弟兄们，则在山腰一带搜寻。”

金无垢着急地道：“燕豪要是上山来了，怎么会一点痕迹都没发现呢？”

艾姑娘一旁柔声说道：“别急，今夜月色不够好，难以看见什么，也许等天亮以后——”

话还没说完，一声短促清啸，从山腰方面传了下来。

众人不由精神一振。

金无垢急道：“有发现了，快走。”她当先腾身往山腰扑去。

呼延烈也带着黑衣教弟兄赶了上去。

弱不禁风的艾姑娘，是由姬凝翠挽着飘身起步的，但是她们的速度，却较金无垢、呼延烈等快上了一倍，金无垢与呼延烈等先腾身扑上山腰，而艾姑娘等则同时到达。

只见蒲天义等站在一片矮树丛中，霍天翔也到了，冷超手里拿着一片绿绸。

金无垢急不可待：“冷老，这是……”

霍天翔道：“姑娘别急，‘穷家帮’擅长追踪之术，咱们先听听冷老的吧。”

冷超双目中精光闪动，道：“绿衣女子，匆忙奔跑，从这边往那边去了。”

他抬手一指，不差，正是李燕豪所去方向。

金无垢道：“绿衣女子？”

冷超道：“这种树上挂破衣衫，足证那人身材不高，绿绸所制衣衫，大半是妇女穿着。”

艾姑娘点头道：“冷老观察入微，推测得极为合理，我也是这种看法。”

金无垢既失望又复着急地道：“可是绿衣女子不是燕豪啊！”

艾姑娘道：“看来不论是做什么事，的确是急不得，急能乱了方寸，令人智昏啊，姐姐一向聪明，怎么偏在这时候糊涂了呢？”

一声“姐姐”，听得霍天翔、蒲天义、冷超等为之一怔，旋即各自动容，互相交换了一瞥。

只听金无垢道：“妹妹是说……”

艾姑娘道：“倘若姐姐你是他，你若是登上此山，有此发现，会不会循迹寻去，仔细地看个究竟呢？”

金无垢美目一亮，急道：“我明白了，那咱们也快追过去看看吧！”

艾姑娘道：“恐怕他碰上的不是哈三，说不定如今正陷身在盘丝洞里呢，走吧，咱们过去看看。”

蒲天义、冷超在前带路，群豪快速向冷超适才所指方向行去。

行行重行行，自然，群豪最后来到了瀑布前、水潭边，当然也停在了瀑布前、水潭边。

无路可走了，大家怔在了潭边。

金无垢诧声道：“怎么会……”

呼延烈等转眼往四下望去，呼延烈道：“难不成那女子跟少侠都上去了？”

所谓“上去”，当然是指两边的峭壁。

冷超蹲了下去，凝聚目力看地上，道：“不，那女子跟少侠没有上去，至少少侠没有上去，地上有人到潭边的痕迹，却没有往别处去的痕迹。”

金无垢道：“可是眼前没路了呀，难道，难道他会跳进了水潭里不成！”

艾姑娘道：“除非那个女子是打从水晶宫来的，要不然他绝不会跳进水潭里去。”

霍天翔道：“呼延教主，你应该熟知这座离魂岛——”

呼延烈苦笑道：“霍大侠，离魂岛上的地理形势，我了若指掌，可是唯有眼前这个地方我却是一无所知，我根本不知道‘离魂岛’上有这么个地方。”

蒲天义道：“那么那个绿衣女子——”

呼延烈苦笑摇头：“我也是一无所知。”听呼延烈这么说，群豪都皱着

眉。

连熟知这座“离魂岛”地理形势的呼延烈，对眼前情势都帮不上忙，别人谁还有什么办法。

金无垢急得娇靥颜色都变了：“那怎么办啊！”

金无垢冰雪聪明，艾姑娘一般的冰雪聪明，但是这“聪明”与那“聪明”，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金无垢冰雪聪明，是常人的聪明，而艾姑娘的聪明，却是超越常人聪明极限的一种大智慧。

所以，艾姑娘也急，但是她表面还能保持相当的冷静：“姐姐，不要急，这不是急能解决的事，急，于事无补，徒乱方寸，我觉得这个地方有蹊跷，但是现在是夜里，以致使得咱们难以看出什么来，我建议大家在这儿坐等天亮——”

金无垢道：“坐等天亮，那怎么行啊！”

“姐姐，不行又能怎么办呢，不行也得行啊，要知道，咱们的看法跟判断，只要有丝毫错误，就会导咱们步上错误的方向，到那时候，咱们可就离他越来越远了啊！”

金无垢口齿启动，欲言又止，旋即低下头去。

艾姑娘抬柔荑抚上金无垢香肩，柔声道：“姐姐，你应该知道，我心里的急并不下于你。”

金无垢点了点头，没说话。

于是，大家只有坐等天亮。

坐，大家是觅地都坐下了，但是谁也没能合一下眼。

李燕豪安危难卜，还得在这儿坐等天亮才能继续找寻，谁不急。

今夜，好像特别长，天亮得也特别慢。

凡夜长，总有个尽头。

天亮得迟，也总有到来的时候，天终于亮了。

淡淡的曙色中，鸟声盈耳，衬得眼前的山、眼前的水，益发像个世外桃源、人间仙境。

然而，谁又有心情去欣赏。

大伙儿已经都在忙了，都在四下里找可循的痕迹，金无垢也跟在众人后头到处看。

盞茶工夫过后，散在四下的人都回来了，无不颓然。

冷超忍不住叫道：“怪了，有人走动的痕迹到这儿就没有了，而且别处没有一点蛛丝马迹可寻。”

蒲天义脸色凝重地道：“这情形，只有两种解释，一是人凌空飞渡，上了峭壁，或是跳进了水潭里。”

霍天翔道：“这两种解释却是不可能的，这样的峭壁，除了长了翅膀的飞鸟，就连猿猴也攀不上去，何况咱们人，谁也没有能飞的绝世功力，至于跳入水潭，那更是不可能，除非燕豪他遭遇到什么凶徒，让别人把他扔了进去，但是此处又没有打斗的迹象，谁又能在燕豪不知不觉的情形下，把他制住，扔下水潭。”

谁也没有这么高绝的身手。

金无垢忍不住道：“那……”

忽听艾姑娘道：“慢着。”

金无垢住口不言，与群豪忙望艾姑娘。

艾姑娘目光遥遥地凝望水潭中，她的一双眸子，比水潭的水还要清澈：  
“诸位请看瀑布旁那块石头。”

群豪忙循艾姑娘所望望去。

瀑布旁是有块圆石，光光滑滑的一块圆石。

金无垢道：“妹妹，怎么……”

艾姑娘道：“诸位再看瀑布附近别的石头。”

群豪一看瀑布附近别的石头，只见每一块石头上都长满了青苔，厚厚的一层，都不禁为之一怔。

金无垢忙道：“妹妹，你是说……”

艾姑娘道：“为什么别的石头上都长满了青苔而单单那一块上没有长呢？”

呼延烈道：“许是那块石头是刚搬到水潭里来的。”

冷超两眼精芒一闪道：“对——”

艾姑娘道：“冷老，不对，您试着透过水面往下看。”

冷超与群豪忙凝目往水面下，那块石头的底部望去，潭水清澈可见底，自不难望见那块石头的底部，只见那块石头水面下的部分，仍是布着一层深褐色的薄苔，群豪又不禁为之一怔。

艾姑娘一旁说道：“这足以证明，这块石头不是刚搬到这水潭来的，是不？”

蒲天义双眉耸动道：“我明白了，必是那块石头上的青苔让人刮掉了。”

“对了，蒲帮主！”

艾姑娘道：“只是，为什么有人刮掉了那块石头上的青苔，而不动别的石头呢？”

霍天翔道：“欲盖弥彰啊！”

艾姑娘笑笑道：“我的看法跟霍大侠一样，欲盖弥彰，弄巧成拙，十九那块石头上有什么，怕人发现，所以才把石上的青苔刮了个干净。”

金无垢道：“那么，妹妹，那块石头上，到底会有什么？”

艾姑娘道：“这就费人思量了，青苔滑不留手，上头很难留有什么，除非那上头有什么明显的痕迹，干脆一起刮掉，也就什么都没有了。”

蒲天义道：“眼前是个水潭，潭后是条瀑布，水花四溅，沾衣必湿，那块石头上会有什么痕迹，谁又会在那块石头上留下什么痕迹。”

冷超道：“我看看去。”话落，点足而起，展翅大鹏般直往那块石头上落去。

群豪一声“小心”还没来得及出口，冷超已单足落在了那块石头上。

他俯身细看一阵，抬头转身：“青苔果然是让人刮了去的，石头上还留有刮痕呢。”

就这一句话工夫，他衣衫已沾湿大半。

说完话，他还待俯身再看，就这一转顾问，他眼角余光瞥见了瀑布后的缝隙，也看见了那块洞口，他一怔，大叫：“有了，瀑布后有个洞。”

艾姑娘美目奇光暴闪：“是了，石上原留有落脚痕印，磨光青苔的一块，为怕被人发现，进而发现瀑布后洞口，故而把青苔一起刮掉。”

只听冷超道：“我先进去了。”他一闪身就没人瀑布后。

霍天翔道：“原来如此啊，燕豪的去处可能不远了。”

话落，腾身在那块石头上借力，一点又起，一闪也进了瀑布后了。

大伙儿急忙跟进去，先后进入了李燕豪走过的那个洞穴中。

看看眼前，呼延烈不禁说道：“惭愧，我还不知道离魂岛上有这么一处所在呢。”

冷超道：“咱们且看看这个洞通到哪儿去，我带路了。”他当先行去。

霍天翔唯恐冷超有所失闪，紧迈一步跟在冷超身后。

自然，走没多久，群豪就到了连接翡翠谷的那处洞口，只一眼，群豪都看得怔住了。

冷超脱口叫道：“老天爷，别有洞天嘛！”

呼延烈定过了神，惊愕满面：“离魂岛上竟有这种所在，离魂岛上竟有这种所在……”

金无垢道：“燕豪一定在这儿，燕豪一定在这儿。”

冷超道：“走，咱们下去。”

冷超可不是那种走梯子的性情，他飞身便跃了下去，候得大家都下到了谷里，再看眼前，艾姑娘忍不住叹道：“真是人间仙境，真是人间仙境，如果李少侠果真待在这儿，咱们就大可以放心了。”

金无垢道：“怎么，妹妹？”

艾姑娘道：“姐姐是真急糊涂了，这种人间仙境，住的必是高人雅士，碰上的既是高人雅士，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霍天翔点头道：“艾姑娘说得是，燕豪或许有点灾难，但绝不致有大碍。”

冷超一指小桥那边那片密林道：“高人雅士必在林中，咱们过桥去拜访吧。”

群豪自无异议，一起迈步走了过去。踏过小桥，冷超一马当先，就要往树林里闯。

艾姑娘突然喝道：“冷老，慢着。”

冷超急急收势停步，道：“怎么，姑娘，莫非怕我冷超鲁莽，唐突高人？”

艾姑娘道：“我倒不是怕冷老唐突高人，而是怕冷老陷在林中，进退不得。”

冷超一怔，转望树林，道：“艾姑娘，难道你已看出，这片树林里设有什么埋伏？”

艾姑娘道：“不错，奇门遁甲、九宫八卦，而且甚见造诣，果然不愧高人。”

冷超神情为之一震，情不自禁地退了一步。

大家都知道，艾姑娘才智过人，有此奇异能耐，虽然都没能看出什么来，但却深信艾姑娘她不会危言耸听。

只听艾姑娘道：“此地住的既是高人雅士，咱们不可失礼，还是招呼一声吧！”

霍天翔点头道：“姑娘言之有理。”

随即提气发话，清朗话声，直传林中：“不速之客造访，还请此间居停接见。”

话声透传入林，而且震得空山四响，历久不散，但是树林内却没有一点动静。

霍天翔双眉微扬，又道：“我等不得已，只好不请自入，还请主人见谅。”

转脸望艾姑娘道：“姑娘，看情形，咱们只好自己进去了。”

艾姑娘微微一笑道：“也许主人有意考考咱们，诸位请紧随我身后，最

好一个拉一个。”

说完了话，她带着单超、姬凝翠、海珠、紫琼二婢袅袅行向树林。群豪还真不敢轻忽大意，一个紧拉一个跟在艾姑娘身后走向树林。这倒不是为了别的，怕只怕一旦当真陷在这儿，谁也丢不起这个人。一进树林，眼前景物立变，一片浓雾，难辨东西。

好在大家是一个拉一个，不虞脱队失散。

走了没多久，雾气渐淡，大院落、朱门，呈现眼前。

艾姑娘笑笑道：“幸未丢丑。”

大伙儿齐打量眼前院落，蒲天义道：“三弟，上前敲门。”

冷超答应一声，就要上前，两扇朱门倏开，三名绿衣少女行出，微微衿衿。

艾姑娘答了一礼道：“还望主人未加见责。”

一名绿衣少女道：“我等奉谷主之命，特来迎诸位入内相见。”

“有劳了。”

“诸位请吧！”两名绿衣少女侧身让路，举手肃客。

艾姑娘微微一笑：“主人盛情，却之不恭，咱们进去吧！”

她由单超、姬凝翠左右护卫着，带着海珠、紫琼当先行去。

众人一见艾姑娘毫不犹豫地当先举步，也就鱼贯跟了上去。

两名绿衣少女在旁引导，将群豪导入大厅，大厅中，早有那位西贝谷主带着四名绿衣少女等候，她永远是那么冷漠，一见群豪来到，冷着娇靥，略一抬手：“诸位来此是客，请坐。”

艾姑娘何等人，见西贝谷主冷漠倨傲，她也未行一礼，微笑一声：“多谢主人！”

她跟该坐的都坐下了，不该坐的都侍立在身后。

西贝谷主目光一扫，道：“敢问诸位，入我翡翠谷有何见教？”

艾姑娘入耳一听翡翠谷，微微动容，道：“好美的名字，果然是名副其实的翡翠谷。”

按理，西贝谷主应该谦逊一句。理虽如此，事却不然，她却没说话。

艾姑娘淡然一笑又道：“有劳主人动问，既入贵谷，不敢隐瞒，我们是来找人的。”

西贝谷主道：“我翡翠谷有诸位要找的人么？”

“那就不敢说了，我们只是请教一下，我们要找的人，有没有来过贵谷，是不是还在贵谷？”

西贝谷主会说话，艾姑娘也不含糊。

只听西贝谷主道：“本谷没有诸位要找的人。”

艾姑娘道：“谷主还没有问我们要找什么人呢，是不？”“不必问，因为我翡翠谷中没有外人，如今在我翡翠谷里的，只有我翠翡谷的人。”

“是这样么，谷主？”

“当然。”

艾姑娘一指蒲天义道：“容我为谷主介绍这位，这位是穷家帮的蒲帮主。”

西贝谷主看也没看蒲天义：“离魂岛上人，少进中原，我翡翠谷中人，更是少到谷外行动，孤陋寡闻，不知道中原的什么帮派。”

冷超脸色一变，就要发作，蒲天义忙以眼色止住冷超，表现得毫不在意。

艾姑娘道：“穷家帮的人，特别擅长于追踪之术，这点谷主可知道？”

“不知道。”

艾姑娘一笑说道：“谷主当真是少到外界走动，孤陋寡闻得可怜。”

艾姑娘讨了回去，冷超暗呼痛快。

西贝谷主脸色一变倏地站起：“翡翠谷隔世独立，一向不与外界来往，也从不接纳外人，恕我不便多事留客了。”

艾姑娘坐着没动，群豪见艾姑娘没动，也坐着没起来。艾姑娘道：“何劳谷主下令逐客，只要谷兰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马上走。”

“我不必给诸位任何答复。”

艾姑娘听若无闻，道：“穷家帮特擅追踪之术，根据一路之上地下所留的痕迹，我们要找的人确实经由瀑布后洞进入了贵谷，这，怎么解释？”

“很简单，穷家帮的人看错了。”

“我想不会。”

“穷家帮的人所见的痕迹，大半是走兽留下来的。”

“呃，进出贵谷的，有走兽么？”

西贝谷主勃然色变：“本谷拿你们当客，你们最好不要不知进退。”

艾姑娘娇笑说道：“我只当这种神仙居处，住的是高人雅士，想不到竟是些俗不可耐的妇道，糟蹋了这块好地方！”

冷超忍不住叫道：“说得好。”

西贝谷主柳眉倒竖，杏眼圆睁，陡然厉喝：“来人，把这帮泼妇狂徒逐出谷去。”

姬凝翠报以沉喝：“大胆！”

话落，她人已到了西贝谷主身边，右掌已扣住了西贝谷主的肩井要穴。

“嬷嬷，不可无礼。”

“老人家，手下留情。”

艾姑娘的轻喝，跟另一个甜美话声几乎同时响起。

姬凝翠松了手，飘身而退。

她松手，一半固然是因为艾姑娘的令谕，另一半也因为那甜美话声使她无法抗拒，所以当她们退到艾姑娘身侧之后，那一帮震惊而讶异的锐利目光，立即投向话声传来处。

这时候，群豪也发现了，大厅门口，多了个人。

是那位清丽若仙、超凡脱俗的绿衣人儿。

她，单独看，让人只是觉得她美，事实上，翡翠谷这么多位少女，并不是没人能跟她比，而是没人能相提并论。

萤火之光，能跟中天皓月争辉么？

而如今，群豪之中有两位绝色佳丽在，一位是艾姑娘，一位是金无垢。

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这就有比头了。春兰、秋菊，天地间的灵秀气全让这三位占光了，虽然是根本就难分轩轻，但是让人眼花缭乱，都看呆了。

艾姑娘、金无垢情不自禁地缓缓站了起来，娇靥上，也各笼罩着一片惊讶神色。

绿衣人儿缓缓走了进来，一双原本柔和、清澈的目光，投向那位西贝谷主，突然间变得冷峻而锐利：“为什么你的脾气老不能改一改！”

这句话，不算什么重话，任何人都不会觉得它是重话。

但是，那位西贝谷主却一脸惊容低下了头：“婢子该死，姑娘开恩。”

这一声“婢子”，听得群豪为之一怔，身为谷主竟然自称婢子，那么这位绿衣人儿又是何人？

绿衣人儿将一双目光转望群豪，最后落在艾姑娘跟金无垢身上，目光又转柔和、清澈，香唇边也泛起了一丝儿笑意：“先请诸位见谅，我才是翡翠谷主。”

艾姑娘道：“应该这样。”

“姑娘高抬，两位请坐。”

她陪着艾姑娘、金无垢坐了下去：“容我先请教两位姑娘怎么称呼？”

艾姑娘道：“我姓艾，我这位姐姐姓金，两字无垢，是金家船帮金老帮主的令。”

“呃，原来是名震大河南北，金家船帮的金姑娘，这几位呢，可否请一一为我介绍一下。”

“理应为谷主介绍。”艾姑娘从霍天翔开始，把群豪一一介绍给绿衣人儿。

绿衣人儿娇靥神色频变，等艾姑娘介绍完毕，她立即接口说道：“原来都是中原武林中名震寰宇的英侠，我是仰慕已久，一向恨福薄缘浅，今日能接诸位侠驾，何幸如之，翡翠谷增辉不少。”

人家客气，群豪自不免略作谦逊。

艾姑娘那里把话接了过去：“我们也应该请教一下！”绿衣人儿笑笑道：“不敢，我复姓司徒，单名一个霜字！”艾姑娘忍不住脱口说道：“谷主好美的名字。”

“艾姑娘夸奖！”

绿衣人儿司徒霜道：“容我再请教，是哪位破了我那些不成气候的小玩意儿？”

艾姑娘道：“谷主忒谦了，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谷主这修真之处。”

“姑娘高明，我一向颇以这些小玩意儿目诩，当今世上，也从不作第二人想，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山还有一山高。”

艾姑娘微笑道：“谷主这是损我了。”

“岂敢，请相信，我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

“既是谷主高抬，我也说几句肺腑之言，见着谷主以后，我们都大放了宽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那位朋友在这儿不会受到错待。”

“我先前已听诸位说了，诸位是来找人的，只是现在翡翠谷的外人有两个，不知道诸位的朋友是哪一位？”

金无垢忙道：“李燕豪。”

司徒霜微一点头道：“他应该是诸位的朋友，诸位也应该是他的朋友。”

金无垢又急道：“这是说，谷主，他目前在贵谷？”

“我翡翠谷一向不纳外客，前后却已经进来了两个，我命人消灭谷口的人谷痕迹，却仍让诸位找到了这儿，看来这应该是天意。”

“不完全是！”艾姑娘道：“可能是那位贵属没多考虑，把瀑布旁那块石头上的青苔全刮了去，这就是欲盖弥彰了。”

司徒霜呆了一呆道：“笨丫头……看来我翡翠谷今后不能再隔世独立，势必与外界有所来往了，这恐怕还是天意啊！”

金无垢急不可待，道：“谷主，他现在……”

司徒霜目光一凝，娇靥上神情似笑非笑：“姑娘这个‘他’指的是哪一

个啊？”

艾姑娘笑了。

金无垢羞得娇靥一红：“谷主取笑了。”

司徒霜一整娇靥颜色，道：“不瞒诸位，他现在被我囚禁在玲珑阁里——”

群豪一怔……

艾姑娘、金无垢同时说道：“囚禁？”

司徒霜接道：“但是我待他如上宾。”

艾姑娘道：“谷主这话……”

司徒霜道：“诸位既是他的朋友，自然也急于想知道，另一个闯进我翡翠谷，被我囚禁至今的人是谁。”

“哈三。”

这两个字给人的震动不小，艾姑娘、金无垢等一起霍地站起。

冷超急问道：“谷主，哈三也在贵谷？”

“不错。”

艾姑娘道：“谷主，哈三他如今……”

“也被我真正囚禁在玲珑阁。”

金无垢忍不住道：“谷主——”

司徒霜轻抬皓腕：“诸位请坐，容我慢慢奉告，我可以保证，李少侠他名虽囚禁，但却绝对是我翡翠谷的上宾。”

艾姑娘一转平静，当先坐了下去。

金无垢跟霍天翔等一见艾姑娘坐了下去，也都跟着又落了座。

司徒霜当即把经过丝毫不隐瞒地说了一遍。

静静听毕，群豪均暗吁一口气，艾姑娘忍不住笑道：“谷主真是执著得可爱。”

司徒霜道：“艾姑娘别见笑，面对虎符剑令，我只好如此。”

霍天翔道：“这倒也是，司徒谷主唯有这样才能面面俱到。”

冷超道：“谷主请把哈三交给我们，我担保他乖乖交出虎符剑令。”

司徒霜微一摇头道：“请见谅，虎符剑令在他手里，我不能这么做。”

艾姑娘道：“谷主可否让我见见哈三，我或许有办法让他把虎符剑令交给我。”

司徒霜轻轻“哦！”了一声。

艾姑娘道：“谷主恐怕还不知道，我是当朝的固伦公主！”

艾姑娘这句话，听得司徒霜等神情震动，脸色微变，司徒霜凝目望向艾姑娘：“真的么？”

霍天翔接口道：“这位艾姑娘，确是当朝的一位固伦公主，不过——”

金无垢接着说道：“我可以担保，这位格格对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的匡复义举，的确有着相当的同情。”

司徒霜脸色稍微缓和了些，道：“那倒是极为难得，只是我要先请问这位艾姑娘，倘若姑娘当真能让哈三献出虎符剑令，那块虎符剑令是姑娘你据为己有呢，还是——”

艾姑娘含笑截口：“这个谷主放心，我跟李少侠曾约法三章在先，彼此合作搜寻哈三，一旦找到哈三，我要人，他取虎符剑令。”

“这么说，艾姑娘是要把哈三带出我翡翠谷去了？”

“是的，不过谷主也请放心，带出并不是救走，哈三一旦离开贵谷，返回大内，他眼前只有死路一条。”

“呃，谁要杀他？”

“大内。”

“为什么，他办事不力？”

“不，他秘组青龙社，意图造反。”

“噢，原来如此，这么说艾姑娘确不要那块虎符剑令了！”

艾姑娘道：“这一点，在场众豪雄都能担保。”

金无垢、霍天翔、蒲天义等一齐点头：“不错，我们都可以担保。”

司徒霜道：“我不知道艾姑娘能用什么方法，让哈三献出虎符剑令来？”

艾姑娘道：“巧取也好，豪夺也好，眼下这一些人当中，必要之时只有我一个可以不必听命于虎符剑令。”

这倒是实情。

司徒霜道：“可是，艾姑娘，除了你之外，眼下这些人当中，任何一位都要听命于虎符剑令，万一他用那虎符剑令，迫使我们这些人联手对付姑娘！”

艾姑娘笑笑道：“司徒谷主，这一点我想到了，哈三既在被囚禁处，那囚禁哈三的地方，必然跟外间有所隔绝，只要你们诸位不跟着我进去，哈三他就是喊破喉咙，诸位也未必听得见，是不？”

司徒霜美目异采暴闪，道：“我明白了，我这就陪艾姑娘到玲珑阁去。”

她站了起来，群豪跟着站起。

司徒霜陪着众人，来到玲珑阁前，司徒霜抬皓腕点手一指玲珑阁，道：“哈三就在这座玲珑阁里，哪位要见他，就请先进去吧！”

“有劳了，多谢谷主。”艾姑娘说罢，当下迈步走去。

单超、姬凝翠忙拦住道：“格格千金之躯，岂能轻易涉险，以老身看——”

“嬷嬷看怎么样？”

“还是让老身跟老单陪格格进去吧！”

艾姑娘转望司徒霜：“行么，谷主？”

“当然可以。”

“多谢谷主，那就走吧！”艾姑娘带着姬单二人，袅袅行向玲珑阁。

金无垢急道：“谷主，李少侠现在——”

“也在这座玲珑阁里。”

“那么我是否能——”

“姑娘可否请稍等一下，等艾姑娘取得虎符剑令之后再谈？”

经司徒霜这么一说，金无垢自不便再说什么，只好耐着性子等了。

就这么几句话工夫，艾姑娘已带着姬、单二人进了玲珑阁。

玲珑阁里，哈三正自无聊地坐着，忽觉石室一转，他心知必有人来，忙抬头凝目，果然，眼前一前二后多了三个人。

艾姑娘、姬凝翠、单超。

这三位，看得哈三大吃一惊，急忙跃起，道：“你，你们是怎么来的？”

艾姑娘对哈三这么一个活生生的大人，视若无睹，甚至看也不看一眼，

对哈三的话声，竟也听若无闻，她跟个没事人儿似的，抬眼四下打量，道：“嬷嬷，人家这座玲珑阁建筑得不错嘛，内里还藏着这么多变化，真没想到啊！”

姬凝翠也道：“是啊，这位司徒姑娘真可称之为当世之奇女子啊！”

艾姑娘微颌螭首：“当之无愧，当之无愧！”

就这几句话工夫，哈三已转趋平静，嘴角泛起一丝阴鸷笑意，趋前行礼：“卑职见过格格，格格吉祥！”

艾姑娘这才美目凝注：“哟，这不是哈三么？”

姬凝翠道：“可不是那位哈三爷么？”

哈三轻咳一声：“格格——”

艾姑娘截口问道：“哈三，你怎么到了这儿了，是来翡翠谷做客的么？”

哈三微现窘态，道：“回格格，是卑职无能。”

艾姑娘脸色陡沉：“无能！你简直替大清朝丢人。”

“是，格格！”

“你可知道，李燕豪也在这儿？”

“卑职知道！”

“那块虎符剑令呢，让他们夺去了么？”

“回格格，那块虎符剑令，还在卑职身上。”

艾姑娘目光一凝：“真的？”

“卑职焉敢欺蒙格格。”

姬凝翠冷然道：“格格，哈三的话不能相信，宁可相信他们的，都不能相信哈三的。”

哈三当然知道这“他们”二字何指，他并没在意，平静地道：“格格，卑职说的是实情。”

艾姑娘道：“最好是真的，否则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

哈三凝目道：“格格这话——”

艾姑娘道：“大内传来密旨，倘若你能交出虎符剑令，可以救回你一条性命。”

“真的，格格？”

艾姑娘脸色一寒：“这是你问我的话？”

哈三忙道：“卑职该死，卑职毫不敢有一丝不敬之意，只是惊喜之余，脱口而出。”

“那就好，交出来吧。”单超上前一步，伸出了手。

哈三道：“格格是要卑职现在就交出来？”

“你以为我是什么意思？”

哈三脸上掠过一丝诡异之色，道：“格格开恩，可否容卑职返京以后，当面跪呈皇上。”

艾姑娘“嘿！”地一声笑了，笑得怕人：“哈三，这么说，你是信不过我。”

“格格这是降罪于卑职了，卑职大胆也不敢信不过格格啊。”

“那么你还在等什么？”

“格格明鉴，要夺这块东西的人，不在少数，卑职为自己的性命着想，不能不防个万一。”

“呃，你要防什么万一？”

哈三微笑：“卑职不能不防，这块东西让他们夺了去。”

艾姑娘道：“这么说，你保有虎符剑令的本事，比我还大了。”

哈三笑笑道：“那倒也不是，格格有经天纬地之能，卑职一介凡夫俗子，焉能跟格格相提并论，只是——”

哈三把个“是”的尾音拖得长长的。

艾姑娘接问道：“只是什么？”

“只是格格如若根本不设防，就是三岁孩童也能轻易地把这块‘虎符剑令’夺了去啊。”

姬凝翠、单超勃然色变，冷哼声中，双双欲动。

艾姑娘忙抬皓腕拦住二人，娇笑道：“哈三，你真是狡猾奸诈，连我都能看透啊，不错，我跟李燕豪说好了，一旦擒获了你，他要虎符剑令，我要人，可是眼前的情势由不得你，若之奈何。”

哈三笑道：“未必，格格，如今卑职我掌握着这块虎符剑令，若是卑职我呼唤一声，翡翠谷的这些人，加上霍天翔他们，就会对格格群起而攻，到那个时候，就凭格格您这两三个人，未必是敌手啊。”

艾姑娘道：“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不敌人多，真要是这样的话，我这两三个人的确不是他们的敌手，可是，那要你的呼唤能让他们听得见才行，是不是？”

哈三笑道：“这一点格格尽请放心，卑职我擅传音入密，他们不会听不见的。”

“你若用传音入密，他们当然听得见，可是，设若他们装听不见，来个充耳不闻，你又怎么办？”

哈三脸色一变，道：“虎符剑令权威无上，我不信他们会这么做。”

“什么事情只怕想通，虎符剑令固然是权威无上，就是因为它权威无上，落在你手里，那才是个大祸害，他们宁愿来个充耳不闻，也要从你手里把他们这块权威无上的东西夺回去，这是绝对有可能的，是不是？”

哈三脸色又一变：“卑职不敢相信。”

“容易，你何妨用传音入密的功力呼唤他们试试。”

“卑职还真要试上一试。”话落，他嘴唇一阵翕动。

他的嘴唇是翕动过了，但却没有见到任何的反应，哈三立时为之神情震动，瞬即脸色大变。

“如何？”

哈三桀桀阴笑：“格格，你是想夺这块虎符剑令？”

艾姑娘微摇头：“我不想强夺，除非你不愿意自动把它交给我。”

“格格，狗急了跳墙，格格你若是下手强夺，那是逼我毁这块‘虎符剑令’了。”

“你要是毁了这块‘虎符剑令’，那你就是死路一条，绝没有第二条好走。”

“一样，格格，你怎好把哈三当成三岁孩童，我若是交出这块虎符剑令，我死得更快，我原不相信虎符剑令可以赎命之说，否则我早就把它交给格格了。”

艾姑娘微微皱了皱眉锋道：“既然你看得这么透澈，我也就没什么话好说了，你要是自信毁得了这块虎符剑令，那你就动手吧。”

哈三眯着眼看了艾姑娘一眼，阴笑道：“要说卑职我不是格格的对手，

卑职我绝对相信，要说卑职连当着格格的面，毁掉手里的东西都办不到，那实在难让卑职我信服。”

“哈三，你也可以试试看啊。”

哈三脸上阴笑，心意不改，眉宇间突然腾起一股阴煞之气，右手探怀一摸，往左掌上一放，虎符剑令已呈现在他左掌心上，他扬起右手，目光紧盯艾姑娘：“格格，卑职这一掌拍下去……”

姬、单二人怒目而视作势欲动。

艾姑娘轻拦二人，目注哈三：“那你就一掌拍下去吧。”

阴笑中，哈三两眼奇光暴闪，跟着右掌闪电拍下。

哈三这一掌，足能碎石开碑，这一掌要是让他拍在虎符剑令上，那块虎符剑令非碎成粉不可。

而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当儿，哈三托着虎符剑令的那只左手，像是忽然被什么毒虫咬了一下，陡地一抖一振，那块虎符剑令离他掌心飞起。

哈三大吃一惊，连念头都还没来得及转。

只听艾姑娘一声轻喝：“嬷嬷，接着，单老，擒贼！”

姬、单二人疾若脱弩之矢，飞掠而出，姬凝翠一把抄住虎符剑令，单超抖手一掌，哈三闷哼声中喷出一口鲜血，踉跄暴退，砰然一声撞在石壁上，他怔住了。

他不明白，他不明白艾姑娘这是什么功力，何以具有如此身手，竟然不但能袭人于无形之中，且能使他失去对单超出手招架之力。

就在他这一怔神间，单超已如影附形跟到，扬手一指，哈三身软如泥，往下一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姬凝翠双手呈过虎符剑令。

艾姑娘伸手接了过去，眼望着那块虎符剑令，娇靥上浮现起奇异而激动的神情。

姬凝翠道：“格格，您真打算……”

打算怎么样，姬凝翠没说下去。

艾姑娘也宛似没听见，好半天，艾姑娘突然归于平静，淡然道：“把哈三带出去再说吧。”

“是！”单超应了一声。

这一切，似乎都在司徒霜耳目之中，单超刚躬身答应，石室一转，艾姑娘发现，她跟姬、单二人还有哈三又回到甬道之中。

艾姑娘忍不住一声轻叹：“我从没服过人，到今天才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山还有一山高。”

她转身向外行去。

单超提起哈三，偕同姬凝翠跟了出去。

出了玲珑阁，首先迎上来的是海珠、紫琼，司徒霜带着四名绿衣少女，跟金无垢、霍天翔等站在不远处。

艾姑娘走了过去。

司徒霜这才含笑前迎：“恭喜格格，格格高明得令人五体投地。”

艾姑娘伸玉手握住了司徒霜的柔荑，道：“姑娘，我算是服了你了。”

司徒霜忽然一阵激动：“格格，汉族世胄、先朝遗民，拜领你的大恩德。”

她转身，出双手，手里平托着虎符剑令，面对霍天翔：“霍大侠。”

霍天翔等神情剧震，无不动容，俱皆恭谨躬身，霍天翔趋前一步，躬身

施礼，出双手接过“虎符剑令”，然后，他带着群豪向艾姑娘躬下身去：“姑娘——”

艾姑娘截口发话，美目中闪漾着泪光：“诸位万不可如此，请听我一言。”

霍天翔等直起身，凝望艾姑娘。

艾姑娘缓缓说道：“令，我交还了诸位，人，我带走了——”

金无垢一怔，急道：“带走？妹妹。”

“姐姐！”艾姑娘道：“我想过了，我只能尽这一点心力，也只有做到这一步了，到时，还要请你原谅……毕竟，我姓爱新觉罗，这是永远也无法改变的。”

“可是——”

“我不愿再多说什么，姐姐也不用再多说了，有缘，咱们总会再相见的，只是，我希望咱们永远是朋友，永远是姐妹。”

一顿接道：“嬷嬷，单老，咱们走吧。”她带着海珠、紫琼迈了步。

金无垢哑声叫道：“妹妹——”

艾姑娘脚下顿了一顿，然后又继续往外行去。

金无垢神情黯然，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是她却忍着没让它掉下来。

霍天翔突然叫道：“艾姑娘。”

艾姑娘停了步，转回了身，淡然道：“霍大侠还有什么见教？”

霍天翔道：“姑娘去意既坚，我等自是不便阻拦，但是，姑娘可有船渡海么？”

艾姑娘道：“多谢霍大侠关注，我来的时候，把船藏进了海边的岩洞里，若是没有什么意外，它应该还在那儿。”

霍天翔道：“我们来时所乘的几艘船，在我们登岸以后，会绕岛巡弋，为防他们发现姑娘的船，把它拖了去，姑娘还是带霍某一样信物去，免得届时发生不必要的误会。”

说完了话，手扬处，一物飞向艾姑娘。艾姑娘大袖微扬，那样东西飞投大袖之中，艾姑娘她美目深注，道：“多谢霍大侠。”

话落，转身，带着姬、单二人及海珠、紫琼行去。

艾姑娘等走出了视线，金无垢的眼泪扑簌簌落了下来。只听司徒霜轻叹道：“这位格格不失为性情中人，是个值得深交的朋友，她的走，是咱们每一个人的损失。”

霍天翔转望金无垢，慰劝道：“姑娘不要再难过了，她这么做是对的，也唯有这样才值得人敬佩，私交归私交，大立场不变，唯有这样才能使她人格完美，姑娘爱她，难道愿她在人格上有任何一丝缺陷么？”

金无垢香唇启动，欲言又止，终于默默地低下头去。

蒲天义轻咳一声道：“司徒谷主，如今是否可以将李少侠请出来了？”

司徒霜道：“理应如此，诸位请在此稍候，容司徒霜去请出李少侠来。”

李燕豪斜倚软榻，好生无聊，好生烦躁。

石室一转，司徒霜已带着四名绿衣少女出现眼前。

李燕豪连忙站起，还没来得及说话，司徒霜已柔声说道：“司徒霜特来恭请少侠出玲珑阁。”

李燕豪精神为之一振，急道：“谷主取得虎符剑令了？”“我虽然没有取得虎符剑令，但是虎符剑令现在已经不在哈三手中了。”

李燕豪为之一怔：“虎符剑令已经不在哈三手中了，那么现在虎符剑令在谁手中？”

“少侠随我出去之后就知道了。”

“那么，哈三呢？”

“少侠放心，哈三已然成擒。”

李燕豪忍不住心头一阵剧跳。

石室转动，李燕豪与司徒霜等已置身在甬道之内。

司徒霜皓腕轻抬，道：“少侠请！”

李燕豪要走，忽又停步凝目：“司徒谷主！”

司徒霜道：“不敢，司徒霜。”

李燕豪深深一眼，欲言又止，迈步往外行去。

出了玲珑阁，群豪均在眼前，李燕豪不由为之一怔。

“燕豪！”金无垢脱口惊喜娇呼，人已带着香风，飞掠而至。

李燕豪方欲定神，入耳一声燕豪，不禁又一怔。

金无垢眼见李燕豪的神态，再看司徒霜的一双目光，这才发现自己失态，不禁羞红娇靥，垂下螭首。

霍天翔偕同蒲天义等迎了上来，呼道：“燕豪！”

李燕豪忙定神，抱拳躬身：“姨父，诸位！”

司徒霜道：“我曾经保证，李少侠除了行动不能自由之外，其他等于是我‘翡翠谷’上宾，诸位现在相信了吧！”

霍天翔含笑抱拳：“多谢谷主，霍天翔等感同身受。”

司徒霜忙答一礼道：“霍大侠是长辈，这叫司徒霜怎么敢当。”

霍天翔道：“谷主忒谦了。”

话锋微顿，取出虎符剑令，出双手递向李燕豪：“虎符剑令已然取回，你就快接过去妥当收藏吧。”

李燕豪神情一肃，微带激动，忙双手接过，道：“原来是姨父夺回来的。”

霍天翔望司徒霜。

司徒霜道：“我没告诉李少侠。”

霍天翔收回目光，道：“燕豪，虎符剑令是艾姑娘夺回来还给咱们的。”

李燕豪一怔：“艾姑娘？”

目光扫动，找寻艾姑娘。

金无垢道：“她已经带着哈三走了。”

李燕豪又复一怔，心中顿有怅然若失之感，半晌方始轻轻“呃！”了一声。

霍天翔道：“燕豪，她这么做是对的，也值得人敬佩。”

李燕豪心中百感交集，难言感受，微微点头道：“是的，姨父！”

只听司徒霜道：“虎符剑令物归原主，不枉诸位千里追寻，这件事总算告一段落了，请诸位厅中坐，容司徒霜一尽地主之谊。”

李燕豪猛吸一口气，平静了一下自己，道：“多谢谷主，这件事虽已告一段落，但还有更多的事等着李燕豪，虎符剑令的丢失，已使李燕豪耽误了不少事，不敢再行耽误，好意心领，李燕豪等就此告辞。”

司徒霜道：“少侠，不差这半日。”

李燕豪还待再说。

只听一个豪迈、粗犷话声传了过来：“哪位是李少侠？”

众人忙举目望去，只见院中大步走进一人，此人身材魁伟，一身锦袍，四十上下，虎头燕额，浓眉环眼，虬髯如猬，正是司徒霜那位“大哥”。

霍天翔忍不住脱口道：“好声势，好气概。”

锦袍大汉一抱拳道：“多谢夸赞！”

司徒霜忙道：“大哥，这位就是李少侠。”

锦袍大汉目光投射，大步行来。

李燕豪道：“在下就是李燕豪，阁下是——”

司徒霜要说话。

锦袍大汉抬手拦住司徒霜，凝目望李燕豪，环目中威棱逼人：“我有个不情之请，敢请少侠让我看看虎符剑令。”

“自无可。”李燕豪翻腕托起虎符剑令。

锦袍大汉入目李燕豪手中虎符剑令，身躯暴颤，神情激动，一部虬髯簌簌抖动，猛抬眼：“容我再问一句，你跟大将军是何渊源？”

李燕豪微一怔，忙道：“我是大将军的义子，也是大将军的衣钵传人。”

锦袍大汉大叫一声，推金山、倒玉柱跪了下来：“见少主如见大将军，请受末将韩少棠一拜。”

李燕豪急伸双手，硬生生架起锦袍大汉韩少棠：“你，你就是老人家帐下的韩叔叔？”

“不敢，末将正是韩少棠。”

“韩叔叔，我提个人，洪桐。”

“洪桐！”韩少棠大叫：“少主，洪桐，他现在何处？”

“奉老人家遗命，护守明陵至今。”

“好洪桐，没想到他……”

突一怔，急忙反抓李燕豪：“遗命！”

“少主，您是说，大将军他……”

李燕豪黯然道：“他老人家已经过世了。”

韩少棠入耳此言，如遭雷殛，身躯猛一震，旋即脸色大变，身躯暴颤，一部钢髯贲张如猬，抖动得簌簌直响，只听得哑喊一句：“大将军……”砰然一声，跪倒尘埃，爬伏在地，放声大哭。

韩少棠这种人，无论知道不知道他，一眼就能看出，他是属于豪迈、粗犷型的人物，铁铮铮的硬汉。

这种人，十个有十个是宁流血、不流泪的汉子，驰骋沙场，身经百战，怎么会是动辄号哭流泪的人物。

而如今，他竟然是如丧考妣，放声悲哭。

这正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

这也是真情的流露，至情至性的表现。

在场群豪，无不黯然。

司徒霜更陪着流下了珠泪。

李燕豪忍着悲痛，道：“韩叔叔——”

韩少棠听若无闻，依然呼天抢地。

李燕豪方待再拦。

霍天翔已然道：“燕豪，不要拦，韩将军哭得是大明江山，哭得是痛失故主，若不尽情发泄，闷在心里会闹出毛病来的。”

李燕豪没再拦，他的两行热泪也顺着面颊流下。

韩少棠哭得声嘶力竭，哭得泪尽血出，真正是风云为之变色，草木为之含悲。

突然，韩少棠住了声，不哭了，身躯趴伏在地，一动不动。

群豪都为之一怔。

霍天翔飞掠而至，一指点下，紧接着又一掌拍在韩少棠后心之上。

韩少棠张口吐出一口鲜血，身躯泛起了颤抖。

群豪明白了，韩少棠是悲痛过度攻了心、闭了气，若不是霍天翔眼明手快，这一指一掌，韩少棠就非受内伤不可。

只见韩少棠缓缓站了起来，嘴角犹见血迹，睁着赤红的两眼望霍天翔，哑声道：“多谢阁下。”

霍天翔道：“举手之劳，何敢当将军一个谢字，将军，人死不能复生，还望节哀，大将军的传人就在眼前，还请善视有用之身，化悲愤为力量，共同追随虎符剑令，完成大将军的遗志。”

韩少棠猛吸一口气，整了整脸色，道：“韩某敬谨受教，请教，阁下是——”

“在下霍天翔。”

“敢莫是有当世第一家的霍家主人？”

“不敢，正是霍天翔。”

韩少棠肃容抱拳：“韩某失敬。”

霍天翔连忙答礼。

韩少棠转向李燕豪，单膝点地。

“大将军已然升天归位，末将誓追随少主完成大将军遗命，虽是肝脑涂地，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

李燕豪忙伸手扶起，感动地道：“韩叔叔，燕豪感激。”

韩少棠站起身来正色道：“少主，您这话就不对了，叫末将又怎么敢当，匡复义举，凡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莫不应该尽自己一份心力，何况末将追随大将军多年，亲如骨肉手足，关系又自不同，末将等理应竭智殚虑，听候差遣。”

这就是忠义，这才是真正的忠义。

李燕豪好生感动，道：“既是如此，我就什么也不说了。”

只听司徒霜道：“少侠，翡翠谷自当追随虎符剑令，听候差遣。”

李燕豪呆了一呆，道：“谷主……”

韩少棠截口道：“少主以为这些人住在翡翠谷里是干什么的，避秦，做遁世之民，乐不思蜀，不，少主，这些人等的就是大将军的登高一呼，等的就是大将军的将令，末将当日跟大将军失散，曾遍寻宇内，不见侠踪，只好跟我这位义妹退居此处，等待匡复讯息，这些年来，我们企盼大将军，都快把眼盼瞎了，如今天可怜见，终于虎符剑令出现翡翠谷，您能叫这些人还闲着，您能不要这些人？”

李燕豪正色道：“韩叔叔误会了，匡复义举，需要的就是力量，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我怎么会不要，况且匡复义举不但是我汉族世胄、先朝遗民，每一个人的义务，且是每个人的权利，我又凭什么不让谁参与，尤其司徒谷主，才智绝世，这种奇才我更是求之不得，又怎容她闲着……”

司徒霜肃然施礼：“司徒霜深感荣宠，并多谢少侠赐我这份荣宠。”

李燕豪连忙答礼：“司徒谷主千万不要过谦。”

韩少棠道：“少主，此地不是谈话处所，请在大家厅里奉茶，摆酒欢聚。”

李燕豪还没说话，冷超已然叫道：“有酒，好哇，韩将军，你怎不早说。”

韩少棠道：“少主，这位是……”

李燕豪道：“让我一一为韩叔叔介绍。”

李燕豪为韩少棠一一介绍了群豪，俱是血性英雄，性情中人，自是一见投缘，惺惺相惜，略作亲热之后，韩少棠一把拉住了冷超：“冷老，您也能喝？”

“能喝？”冷超道：“笑话，谁不知道要饭的冷三是出了名的嗜饮、善饮，只问你有好酒没有。”

韩少棠大叫：“好酒，翡翠谷别的没有，窖藏的佳酿你尝尝看。”

拉着冷超，迈大步就走。

群豪都笑了，司徒霜道：“不急在这片刻，少侠如今纵是想走，只怕也走不掉了，请吧。”

司徒霜轻抬皓腕肃客，一声请，群豪鱼贯行去。

群豪刚到大厅门口，但闻得酒香扑鼻。

司徒霜道：“好哇，那两位已经在里头喝上了！”

进大厅看，可不，韩少棠跟冷超一人捧着一个坛子，正在鲸吸狂饮呢。

蒲天义目现奇光，白眉转动：“这是馋人嘛，老伙子也忍不住了，给我也来一坛。”

韩少棠大叫：“蒲帮主，你早说啊，接住。”

侧身，伸手，一巴掌拍在地上一坛酒上，那坛酒应手飞起，直奔蒲天义。

蒲天义哈哈大笑，单掌一伸一缩，已把那坛酒接在手中，拍开泥封，就口狂饮。

呼延烈忍不住道：“看来天下的英雄豪杰，都跑进穷家帮去了。”

霍天翔道：“还是真的，这一手我是自叹不如。”

司徒霜含笑再肃客，群豪纷纷落座。

那里韩少棠喘了口气，道：“一旦离开这儿，别的都不足惜，只可惜这近百坛好酒带不走。”

霍天翔笑道：“不要紧，没人让韩将军离开这儿。”

韩少棠一怔：“霍大侠这话……”

霍天翔看了李燕豪一眼，道：“执掌虎符剑令的人在座，我看还是让燕豪说吧。”

大伙儿的目光立即都聚集在李燕豪身上。

李燕豪脸色肃穆，目光一扫，道：“我不但要请韩叔叔跟司徒谷主暂时别离开此地，我还要请呼延教主留下，协同两位，在此地作生聚、教训，把此处建设成铜墙铁壁，牢不可破的根据地——”

司徒霜不等话完便点头道：“少侠好主意，这才是长远的打算。”

韩少棠道：“少主，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匡复义举，急不可待。”

“不，韩叔叔，咱们必须忍耐，必须等待时机，目下咱们要做的，是联络志士，培植实力，成功不必在我，大汉子子孙孙永继不绝，只要咱们有足够的力量，总有一天可以将满虏逐出关去。”

霍天翔点头道：“燕豪说得是，匡复必须要有完整的计划，足够的准备，充实的力量，不能毫无计划，一盘散沙似的东一下，西一下，那样也许可以给满虏不断的打击，但却不足以成大事。”

司徒霜道：“要是这样的后，少侠分配这里的人手，建设这个根据地，恐怕稍嫌不足。”

蒲天义猛可里站了起来，道：“少侠，穷家帮愿意留下，尽些微薄力量。”

李燕豪起身抱拳道：“多谢蒲帮主，固所愿也，未敢请耳。”

冷超大叫道：“这下好，不愁没酒喝了。”

蒲天义道：“三弟，咱们留下可不是喝酒啊！”

冷超道：“事当然要做，酒也当然要喝，不喝酒哪来的力气啊。”

群豪闻言大笑。

霍天翔道：“这样最好，燕豪四处奔走，去联络志士，我回明陵去照顾，这么一来，咱们就有两处根据地了。”

“姨父！”李燕豪道：“不久的将来，咱们的根据地也会一个连一个的成立，力量也会不断的日益壮大，只等准备充足，有了足够的力量。”

韩少棠接口道：“届时少主是一声令下，何愁不能打得满贼丢盔弃甲，狼狈逃出关去。”

李燕豪道：“我正是这意思。”

群豪听得无不热血沸腾，磨拳擦掌，跃跃欲试。

司徒霜道：“看来不能不光他们三位痛饮，咱们这些人也该喝一杯。”

话落，她立即吩咐摆酒设筵，四名绿衣少女领命而去。

李燕豪一双目光落在金无垢身上：“姑娘……”

金无垢微一怔。

霍天翔道：“燕豪，你也可以改改口了。”

一句话羞红了两张脸，李燕豪尤其窘，一时竟没说出话来。

冷超忽一拍腿道：“我想起来了，咱们不只有两处根据地，三处，金家船帮偌大一股力量，怎么忘了。”

蒲天义道：“说得是，怎么把金家船帮忘了。”

李燕豪轻咳一声道：“我没有忘，无垢，我就是请你回去，协助令尊，建设船帮内部，并逐渐扩大力量。”

金无垢呆了一呆，娇靥上浮现惊急之色：“你，你叫我回船帮去？”

李燕豪道：“大局为重，只有尽逐满贼，收复河山，大家才有安定的日子，目下，每一个人必须尽一己之力去做他该做的。”

李燕豪这几句话相当含蓄，可是在座没有一个人不懂。

金无垢也是位奇女，自然深明大义，也自然能暂时置儿女私情于脑后，闻言一整脸色毅然点头：“好，我听你的。”这句话，赢得了群豪的暗暗敬佩。

李燕豪目光深注，没说什么，但是他目光里所包含的，比他要说的还多得多。

有这一瞥，已很能安慰金无垢的芳心了。酒筵摆上，酒是窖藏好酒，菜是山果野味，大伙儿争杯畅饮，直喝到日薄西山。

席散，李燕豪、霍天翔、金无垢要走，群豪一直送到了翡翠谷口。

霍天翔赶回明陵。

李燕豪则只身孤骑继续他的神圣使命去了。

谁都不知道，天亮前后，李燕豪赶上了艾姑娘，把姬、单二人，还有海珠、紫琼请出了屋外，两个人关上门一席密谈。

谁都不知道李燕豪、艾姑娘两个人谈了些什么。

只知道李燕豪走了，艾姑娘送他的时候，美目中含着泪，香唇边噙着一丝甜美动人的笑意。

江湖上，从此出现一位带着虎符剑令，孤骑奔驰，仗义行侠，暗中联络志士的人，那个人就是李燕豪。

（全书完）

